

天才夢

美
國
德
蓋

鐘憲民譯

THEODORE DREISER: THE "GENIUS"

聯管編號2109

制研設計方 月

830564

著名學文界世

天才夢

Theodora Dreiser:

THE "GENIUS"

著末萊德因美
譯民憲鐘

百全

復旦大學圖書館
藏書之章

行印店書育教海上



FUDAN

JFZ30000627923 復旦圖書館

世界文學名著

天才夢

每册基本定價十二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八日初版

版權所有 未經印究

原著者：美·德萊塞

譯者：鍾憲民

發行人：賀禮遜

分發行：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聯營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福州路
東華里六號

教育書店

(本店參加聯營書店)

這個故事發生於亞歷山大城，時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九年之間。當時全城不過一萬人口，可說粗具城市規模，剛脫離鄉村氣息。城裏祇有一條行駛街車的路線，一個戲院，兩條鐵路和兩個車站，以及一個商業區，中間是一個廣場，四邊是繁盛的市面。

城裏有一處地方，住着一份人家，照它的氣派和身份，可說是美國中西部的典型人家。他們一家不能說是貧窮，或者至少他們自己並不認為貧窮；但也夠不上稱爲富家。父親韋吉生是一家縫紉機公司的代理人，他賣掉一架二十元、二十五元或六十元的縫紉機，便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益。機器的出售量並不大，但已足夠給他每年二千元的進益。贏了這筆收入，他購置了一塊房地和一幢屋子，把屋裏佈置得很舒服，送兒女入學校，並且在城裏廣場附近維持一爿商店，店裏陳列着最新的縫紉機式樣。他也接收別家公司出品的舊機，抵價十元至十五元之間，就可換給新機。他也修理縫紉機，他以美國人特有的精力，努力經營，終於在經紀生意之外，兼做小規模的保險事業。他早有意思，一到暮年保險生意發展得相當穩固的時候，就讓兒子韋有經來承繼這份事業。他不知道兒子將來究竟成爲怎樣一個人，但末雨綢繆總是好事。

他是一個機敏、強壯、而勤奮的人，身材不大，頭髮砂褐色，碧眼粗眉，鈎鼻如鷹

，笑容燦然，討人歡喜。他做過跑街生意，兜攬的對象都是頑固的主婦們或是保守的丈夫們，要他們相信家裏須得添置一架新縫紉機，非有特殊口才不可，韋吉生訓練有素，便懂得謹慎、機巧、和一切應付手段。

當然，他為人誠實、工作勤勞、生活節儉，一逕盼望有一天能自己有一幢屋子，能積蓄一點錢來防備意外。現在這一天終究來到，所以他們的生活也堪稱小康了。韋梅麗是一位賢母良妻，她是亞歷山大城附近華斯脫鎮上一個販賣五穀稻草的小商人的女兒，從未到過遠於斯柏林和支加哥的地方，但是她很有修養，面貌秀麗，外表沉着，而內心頗有情趣。

兒子韋有經可說是全家之寶，比他兩個姊姊茜雅與梅兒小兩歲光景。他有整齊光澤的烏髮，扁桃形的黑眼，正直的鼻子，尖形而不怕人的下巴，潔白整齊的牙齒，笑起來格外顯得精緻，彷彿他很得意這副牙齒似的。他早年身體並不強壯，悒悒寡歡，頗有藝術家家的氣質。

他在家裏常常開蕩，愛讀狄更司、史各脫、薩可柔、愛倫坡一類作品。他讀了一本，便回味其中的情節，同時訝異人生的意義。他想到大都市的生活，使心嚮神往，尤其覺得旅行是一件妙事。在學校裏他利用課餘之暇常讀泰納與吉本的作品，想到宮廷裏的奢侈華麗，便不勝詫異。他對文法、數學、植物學、生理學一類功課全不留神，其中祇有若干地方引起他的好奇心，例如雲的組成、水的構成、天地的原素。在家裏，無論春

夏或秋，他喜歡躺在吊牀裏，凝視樹木間露出來的蒼天。高空飛鷹的雄姿會使他注目而視。雪前浮雲，像羊毛般堆積，像海鳥般漂浮，他覺得像歌曲一樣美妙。他有機智，感覺靈敏，容易動情。有時他很想繪畫，有時很想寫作。這兩方面他覺得都有一點天才，但實際上他始終沒有動手。

他愛慕少女，甚至為她們而發癡，可是使他發癡的却祇是那些確有美貌的女郎。他不時寫作一些詩文，但十六歲的年紀，寫出來也是幼稚不堪的東西。

他十二歲那年，父親就看出他的性格不近經商，一到他十六歲，就深信不疑了。姊姊梅兒早就報告過他的父親，說他在學校裏不用功，儘在夢想，眼睛只向窗外望。

有經跟少女接觸的範圍並不廣，祇發生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不是偷吻一下，便是給別人偷吻一下，有經倒是常給別人偷吻的一個。

但到了十七歲那年秋天，有經接觸到一個少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思穎小姐年青貌美，年齡和有經相仿，膚片凝脂，碧眼明眸，綽約多姿，天性好樂，舉止嫺雅，着實迷人，自己也不知道她對一般易於動情的男性會發生什麼危險的魅力。她調戲少年，藉以自娛，却並無真意，祇是有經的怯懦引起了她的興趣。

他們相識不久，有一次相約到碧湖去溜冰。一會兒，他們到了湖畔高地上一簇屋子底下。月亮已經上升，幽光反映在磨光的冰面上。沿湖岸那些黑黝黝的樹叢裏，透露着窗戶的燈光，淡黃黃的，很有親切之感。有經和思穎離開了溜冰的同伴，便放慢脚步

，轉身過來觀望。思穎金黃色的髮髮，戴上一頂法蘭西便帽，除了露出幾束外，都給蓋住了。她上身裹着一件白絨線衫，一直到臀部，纏得緊緊的，更顯出少女的曲線，下身的裙子是灰色厚呢，絲襪纏着白色羊毛裏腿，她樣子着實誘人，而她也有自知之明。

他們剛轉過身來，突然問她的一隻溜冰鞋鬆了，於是她蹣跚難行，便叫起來。有經說：「等一下，讓我來給你縛上罷。」

她站在他面前，他跪了下來，給她的鞋帶解結。當他取下溜冰鞋預備給她重新穿上時，他仰首一望，她已低頭看他，滿臉微笑。他把溜冰鞋放了手，猛力一把抱住了她的臀部，頭靠着她的腰。

「你是一個壞孩子，」她說。

她緘默了幾分鐘。有人對她這樣調情，她覺得非常得意。正當他抱着她的時候，她揭去了他的羊毛帽子，手按着他的頭髮。這幾乎使她感嘆涕零，覺得無限幸福，同時他內心湧起了強烈的熱情。他示意地緊摻着她。

「現在好給我把鞋子縛上了，」她慧敏地說道。

他站起來，又欲擁抱，但她阻止了他。

「不要，不要，」她嬌拒道。「你再不能那樣了，要再這樣，我就不跟你來了。」

「噢，思穎！」他懇求着。

「我說這樣就是這樣，」她堅持道。「你一定不能那樣。」

他退了下來，傷心得有點憤怒。可是他又怕得罪她。她實在並不如他所想那樣輕易受人撫摩的。

又一次是幾個女學生發起的雪車遊會。思穎、有經和梅兒都被邀參加。那天夜裏遍地白雪，滿天星光，並不太冷，空氣涼爽。一輛卡車折下了車身，裝上滑輪，做做雪車，上面裝滿了稻草和棉袍。這輛雪車跑上了十幾份人家，便到有經和梅兒家門前來邀他們，思穎不在那裏，但不久又找上她家來。

「這裏來，」梅兒說，她坐在離有經半個座位處，她這一聲招呼使他很生氣。「坐到我身邊來，」他叫道，心裏惟恐她不肯，她俯身跨入梅兒身邊的座位，但覺得位置不中意，又往下移。有經特別起勁，在自己身邊留出位置來，於是她彷彿湊巧坐到了他的身傍。他拉起一件皮衣圍在她身上，想到意中人就貼近在他身邊，便有點心驚肉跳。雪車跑遍全城去邀別人，最後駛到了郊外，沿途看見黑黝黝的樹林，靜悄悄地蹲在白雪之中，還有白漆木板的農舍，緊貼着雪地，窗中燈光朦朧，頗有詩意。點點繁星，光芒閃爍。整個夜景對他印象甚深，因為他已有所愛，而且此刻在他身傍露着模糊的臉形的，就是他的情人。他看得出她面頰和眉眼的嬌好，看得出她金髮的柔美。

大家談笑歌唱，就在這些娛樂中間，他試以一手攔住她的腰，握緊她的手，迫視她的眼，以便揣摩她的表情。她對他一直撒嬌，並不完全依從。他三四次偷吻了她的面頰，一次還偷吻她的嘴，到了一個幽暗的地方，他用力拉她過來，在她嘴唇上印了一個性

或的長吻，使她心裏駭怕。

「不要，」她立不安地抗議道。「你一定不能這樣。」

他停止了一會，覺得雖是逢場作戲也迫得太緊了；可是良夜美景，嬌女柔情，却終於給他留下一個長久的印象。

一一

「我想我們該教有經去做報館一類的工作，」章吉生向他的妻子提議道。

「看起來他也祇能做這種事情，至少現在祇有這樣，」章太太回答。「我想他將來會有好事情做的。你要知道，他的身體並不很好。」

章吉生以爲兒子生性懶惰，但一時也不能斷定。他說起過西雅未婚夫的父親布本明，原是「晨報」主編和主人，或許能給他一個記者或排工的位置，好讓他從基礎開始學習報業。

有經服從了父親的意志。四月間一個風和日暖的下午，他到了布本明的辦公室。辦公室在廣場口就叫「晨報」的那幢三層樓屋子的地面一層。布經理是一個胖子，頭稍禿，從他那副鋼絲邊眼鏡上怪異地望着他。

「那末你想要從事報業，是嗎？」布經理問他。

「我要試試看，」少年答道。「我試試看究竟歡喜不歡喜這種工作。」

「我現在就能告訴你，並沒有什麼趣味。你爸爸告訴我，說你歡喜寫作。」

「我很想寫作，不過我怕寫不成。學排字也不要緊，到我能寫作時，我是十分願意寫作的。」

「你想什麼時候做起？」

「如果你認為不礙事的話，就等我畢業以後罷。」

「那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實在並不需要什麼人，不過我也可以用你。一星期五塊錢你高興嗎？」

「高興的，先生。」

「好吧，那你幾時可以來，就來好了，我來替你說法。」

「晨報」的辦公室和一般鄉鎮報館沒有什麼不同。地層前面是營業室，後面是放一座大印刷機和若干小件印機的房間，二層樓上是排字房，房裏高架子上是一排排的字匣，三房上管人就祇有一個人，名叫威卡萊。威卡萊短小瘦弱，黑髮尖翅，眼睛呆滯，盯着你看起來，真是一副怪相。他喋喋不休，忙這樣忙那樣，額前老帶一個綠色眼鏡，煙斗老銜在嘴裏。

韋有經剛到十七歲那年，完畢了第十一年學業，就進這報館來，那位威先生立即給他良好的印象。他後來又喜歡一個叫李德的排字房領班，還有一個常來做排字的排字工

人蘇瓊。李郁教他排字技術。有經一向好學，所以也勤於學習，而且重視這種智識。他不知自己要學習什麼，不過他知道他要把一切都看個明白。就因為此，他對這個商店有一短時間很感興趣，雖然不久他就發覺自己並不要做排字工人或記者，或者鄉鎮報館裏任何一類職務，他要學習的是生活。

依有經的年齡，他正在熱情蓬勃需要自我表現的時候，可是他還怯懦得不敢露一點聲色，雖然他已經落入情網而且情感十分高漲，他對安思穎祇能說些無關緊要的話，臉孔裝得一本正經。她呢，倒是無關緊要的話頂愛聽，而不要他的一本正經。她甚至於想他有點奇怪，似乎跟她的性情不配。可是她依然歡喜他。現在全鎮的人都知道，安思穎是他的情人，人家常見他帶她在外邊走。有經的父親也常常取笑他這一點。至於思穎，她的父母却認為這是一種單相思，那倒不是指她而言（因為他們知道她常常輕易接受男孩子的情意）而是指他而言。他們覺得他的感傷主義不久就會使安思穎厭煩的。他們對她的看法實在大致不錯。

有一次，幾個高中女學生舉行一個集會，會中組織了一個「鄉村郵局」。所謂「鄉村郵局」實是一種接吻的把戲，好像猜謎一樣，猜錯了就有種種罰則。如果你猜錯了，你得做郵局長，叫另外一人來做「郵件」。「郵件」就是在一間暗室裏給人接吻（郵局長就站在這暗室裏），接吻的人或是你歡喜的人，或是歡喜你的人。做郵局長的權威，也可說是做郵局長的強迫條件，便是不管你感覺如何就得把歡喜你的那個人吻來。

思穎小姐在有經之前給抓住了，就不得不叫人來接吻。她最初想到的是他，但因為這種行為太露骨，心裏又怕他太情急，所以她迫得無可奈何，只好叫一個名叫羅哈佛的少年過來。羅哈佛是一個美少年，思穎初遇有經以後曾見過他。她並不覺得他有什麼迷人，不過也還有趣。她存心撒嬌，要試試他究屬如何，而這正是她第一個機會。

他欣然入室使有經立刻大發妒性。他不懂她為何這樣對待他。輪到他接吻時，他嘆了他所傾慕的蕭蕭莎，這個少女也有點嬌美，但在他估計起來根本上思穎。他要吻思穎而不得不吻蕭蕭莎，真是有苦難言。他走出暗室時，思穎見他面有憂色，但她仍裝作不見。

她輪到了第二個機會，這回終於嘆了有經。他不服氣的樣子走進去。他想要懲罰她，當他倆暗中相遇時，她原諒他擁抱她一下，甚至於自己把手伸到他肩膀附近。不料他祇抓住了她一隻手臂，在她雙唇上印了一個冷吻。其實只要他當時問她一聲「你為什麼那個樣子」或者她懇求她不要那樣虧待他，他倆的關係或能持久一點，可是他默不作聲，使得她很不服氣，悻悻然走了出來。他倆一直僵持到散會，他才伴送她回家。

「今夜你一定很憂愁，」他們默默地走過了兩排房屋之後，她這樣說。街上是黑黝黝的，只聽得脚步走在磚鋪的街面上發着空廓的聲音。

「噢，我覺得很好，」他雖然答道。

「我想惠茂酒店裏非常有趣，老是那麼多的玩意兒。」

「是的，玩意兒很多，」他輕蔑地應聲答道。

「噢，不要那樣懊悶！」她怒冲冲的說。「你沒有什麼不如意罷？」

「有什麼不如意？」

「不，你應該沒有什麼。」

「好罷，要是你覺得如此，我想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不是這樣看法。」

「無論你怎麼看法，不關我的事。」

「哦，不關你的事？」

「毫無關係。」他昂起頭，很生氣。

接着他倆又默默無音，直到快要到她家的時候。

「下個禮拜四的晚會你去嗎？」他問，他指的是教堂晚會，雖然他平時很少關心，

這回却認爲正是和她重會陪她回家的好機會。他心裏惟恐就此破裂，所以急於問這麼一

句。

「不去。」她說。「我不想去。」

「爲什麼不去呢？」

「我沒有心思去。」

「我想你太不大方了，」他責備似的說。

「我不想去，」她回答，「我覺得你太神氣。我覺得並不怎樣歡喜你。」

他聽了心裏一陣酸痛，似有不祥之兆。

「你要怎麼樣，聽便罷，」他執拗着。

他們到了她家門口。他慣常一到她門口就在暗影裏吻她，不管她抗拒與否，總要抱緊她幾分鐘，今夜，他們走到門口時，他也想照做，但她沒有給他機會。她一到就急急打開大門溜了進去，叫一聲「夜安」了事。

「夜安，」他說，見她到了她的房門前，他又大聲喊道：「思穎！」

門開着，她一縷煙進去了。他站在黑暗中，苦悶懷喪，不知怎麼辦。他漫步回家，一路絞着腦汁，不知他從此不再跟她說話，除非她來找他也不去看她好呢，還是去找她出來跟她辯個明白好呢。他知道這是她的錯，他上牀以後一直為此發愁。醒來還整天愁容滿面。

他學習排字進步得很快，而且連採訪新聞的學理也懂了一點。對於這份預定的職業，他很肯用功，不辭辛勞。他竭力使人看出他的才能。報館同人也逐漸歡喜他了，雖然他做事還有點遲笨。那時他身體還不夠強壯，而且常發胃病，他也想到常聞油膩氣味，可能影響他的肺部，可是他並不當真害怕。大體說來，他覺得這種生活很有趣味，祇不過太狹仄一點。他知道外面還有更廣大的世界，他但望有一天能遠走高飛。他的希望是去文加哥。

思穎小姐愈來愈不在乎，有經受此影響心情更加陰鬱起來。可是他愈陰鬱，她愈不

在乎。其中一大原因就是還有別個少年對她癡情追求，就說羅哈佛罷，他雖不專心追求，却常獻殷勤，而且他比有經生得更漂亮，脾氣更好，這也影響不少。有經不時見她跟他混在一起，也見她跟他溜過冰，或者至少她是常跟他的淘伴在一起的。因此，有經對他深恨痛絕，有時也因為她不肯完全從從而恨她，但他依然為她的美色所迷惑，他覺得她的美貌確是一種典型，甚或是一種理想。從此他確切知道了女性是什麼，美貌又是什麼意義。

這個感覺的另一結果，便是他從此了解到社會地位的意義。以往他衣食依賴父母，而父母一向又不十分放縱他。他知道別的少年有錢便可以跑到支加哥或較近的斯柏林城去過禮拜六或禮拜天，而他却向來缺少這些快樂。父親不會允許，他不會給他化這種錢。別的少年因為家裏有錢供他揮霍，在城裏成了花花公子。他們年齡比他稍大，常對年紀相仿的少女發生興趣，雖說他們年齡大小不同，但問題仍是在錢的有無，想起這些事情，他真有點傷心。

他自己覺得並無上進的機曾，因而也沒有經濟寬裕的希望。他的父親決沒有發財的日子，這是任何人也看得出的。他又知道自己在學業上並沒有長足的進步。他痛恨保險生意，怕去求人，又輕視縫紉機營業，不知那裏去找點有關文學藝術的工作來做。他繪畫簡直是開玩笑，至於寫作或者寫作的志願，也等於無病呻吟。他變得沈思寡歡了。

有一天威經理經過長期觀察以後走到他辦公桌前停下來說：

「韋有經，我說，你爲何不到支加哥去？像你這樣的少年到那邊去比在這裏有辦法得多了。你老在鄉鎮報館裏工作不會有出息的。」

「我知道，」有經說。

「我的情形，跟你不同，」威經理說。「我已經跑過一些地方，我已有妻室兒女，而且一個男人有了家庭，就不能隨使去碰機會。可是你還年輕，爲什麼不去支加哥進報館工作？你總能找到什麼工作的。」

「我找不到什麼？」有經問。

「哦，你如果參加工會就可以謀得排字工作。我不知道你做記者的能力如何——我想這大概不是你的本份。不過，你可以研究藝術，可以學習繪畫。報館裏繪畫的賺錢不少呢。」

於是想起他的藝術。他學得不多，很少練習。可是他依然幻想支加哥，覺得心嚮神往，但頗能脫離這個地方，總要比一週七八元的薪水多賺一點才好。

有一大星期日他和思穎跟梅兒到茜雅大家去，逗留了片刻，思穎便宣稱要走，因爲母親等她回家，梅兒想跟她走，但茜雅請她等一回吃了茶再走，便改變了心思，「讓有經送她回家去罷，」茜雅說。有經一心情願，正感失望之際，聽了十分高興。他此刻還不相信不能追求到她，所以他們走了出去，一到清爽溫柔的空氣中——那時已近春天——他覺得他該有說話機會了，或許可以借此博得她的好感。

他們走到市區的邊界，離她家只差一條街了。她一到她住家的街口便轉身要告別，但他勸她不要走。「你此刻就得回家嗎？」他央求似的問道。

「不，我還可以走一點路，」她回答。

他們到了一處空地，漫談起來。談話愈來愈爲難，他想盡方法來討她歡喜，忽兒拾起三根樹枝來做一種均力支撐的把戲，那是把兩根樹枝放成適當的角度，而用第三根作直柱支撐起來。她當然做不成，實際也不很感興趣。他要她也來試試，而她剛試的時候，他就握住她的右手來穩定她的用力。

「不，不要，」她把手縮回來。「我做得了的。」

她終未做成，剛要把樹枝放下時，他抓住了她雙手，突如其來的一把抓緊，使她無法掙脫，因此她對他怒目瞪視。

「有經，我們走吧，請讓我走了罷。」

他搖搖頭，眼睛凝視着她。

「讓我走吧，」她又說。「你不能這樣，我不要你這樣！」

「爲什麼？」

「因爲……」

「因爲什麼？」

「因爲我不……」

「思穎，你真的不再歡喜我了嗎？」他問道。

「我想不怎麼歡喜你，總不歡喜你那樣。」

「但是你會經歡喜過我的。」

「我想也是如此。」

「那末你變了心嗎？」

「是的，我想是的。」

他放下她的手，盯視着她，很淒慘的樣子。她見他這樣的態度，並不悅服。他們沒步回到街上，走近她的門口時，他說：「哦，我想再來看你也沒有用處了罷。」

「我想你還是不來好罷，」她直捷了當地說。

她走進門去，頭也不回，他原想再上姊姊家去，也改變了心意，回自己家去了。他非常憂鬱，坐了一回，便走進自己房裏去，黑夜來臨，他還坐在那裏眺望窗外的樹木，爲失戀而憂煩。也許他待她不夠好，不能使得她來愛他。那是因爲他生得不够漂亮——他實在也不認爲自己好看。——還是因爲他缺少勇氣和魄力，還是爲了別的原因呢？

片刻之後，他發覺月亮已掛在樹梢，好像一面銀盾映在天空裏，兩層薄雲相對浮動，一高一低。此刻他又想起思穎來，心痛如搗。她真的離開他了，她是那麼美呀。她再也不會對他說話了。他也不會再擁抱她，吻她了。想到這裏，他傷心得握緊了拳頭。噢，湖上溜冰的那一夜呀！雪車進行的那一夜呀！多麼奇妙！最後他脫衣入牀。他要孤獨

，要寂寞，躺在他潔白的枕上，他夢想着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接吻呀、撫摩呀、以及千百種的愉快。

星期日下午，他躺在吊牀上遐想，正想到亞歷山大是多麼寂寞的城市的時候，他打開一份支加哥星期六晚報，便悵悵不樂地翻閱了一回。報上正如他所常見，充滿着微妙趣味。大都市的奇異，像磁鐵般吸引着他。

這個磁鐵立刻吸住了他，奇趣異美的都市生活擒住了他的心靈。

「我要到支加哥去，」他想到，隨即站了起來。

三

支加哥這城市呀，誰能描繪它！當有經乘車將近支加哥的時候，他第一次把握到大都市的意義。火車迂迴曲折地穿過一長排一長排的街車，終於到達一個巨大的車蓬，蓬下弧光燈傾瀉着電光，引擎嘶嘶發聲，鈴聲叮噠不絕。他沒有親友在此，沒有人可以投靠，但不知爲什麼他仍不感寂寞。下車以後他一面慢步向車站大門走去，一面訝異不知向那條路去好。他到了一個街角，那裏有一根燈桿，燈光已亮，照出麥迭孫廣場這個名字，他在這條街上極目張望，看見兩旁商店巍立，車馬雜沓，行人如潮。他一面想一面走，一直走了三哩路光景，後來因爲天色已黑，而睡處還無着落，便訝異自己該往那兒

去吃去睡。正當此時，他見一個胖漢坐在馬房門外一隻獨腳高椅上面，認爲他可以指點他一些門徑。

「你可知道這裏附近能找到房間嗎？」有經問道。

閉坐在那裏的人打量他一下。他是這個馬房的主人。

「有一個老太婆住在那邊七三〇二號，」他說；「我想，她有一間房間，或許可以容納你。——他覺得有經的相貌還討人歡喜。

有經穿過街去，按了樓下的電鈴。不久一個身高而面相和藹的婦人來開了門，她頭髮灰白，很有威儀。

「怎麼啦？」她問。

「馬房那邊的先生告訴我，說這裏有房間。我正在找一間房。」

她欣然微笑，覺得這個少年有點奇怪，眼睛睜大，什麼都好奇的樣子，顯然新從鄉裏來的。「請近來，」她說；「我這裏有一間房，你可以去看一看。」

這裏一間前房，是隔離正房的一間小臥室，簡單、清潔、又便利。「這間很好，」他說。

她微笑了。「每星期兩塊錢，」她討價道。

「那很好，」他放下提包來說。「我租下就是。」

「你吃過飯嗎？」她問。

「沒有，不過我就要出去。我要上街去看看，找個什麼地方去吃。」

「我來請你吃點東西罷，」她說。

有經道謝領受，她微笑起來，這是支加哥人對鄉下人的禮待。他把百葉窗打開，蹲在窗前，臂靠窗檻，向外眺望，悠閒自若。他想，這是奇異的大都市，住在這裏多麼好，他怎麼會在亞歷山大就這麼久！到了這裏，他可以進取了。

當時支加哥在新來的人看來，確是希望無窮。它是那麼新鮮，一切都是新興蓬勃的。這個城市會給每個動搖的心靈灌注活力，會使新出茅廬的人不斷夢想。連遭遇不幸的老者也會覺得不致永遠倒臺。

但在這表面之下自然還有艱苦的奮鬥。青春、希望、精力，三者必須步調一致。在這裏你不得不努力工作，努力活動，鼓起精神前進。你必須有理想，必須盡心竭力，否則大都市與你無關，這是每個進取的青年人都容易感覺到的。這裏不是愚人的樂園。

有經住定之後，就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為排印的職業在他已成過去，他要做一個藝術家，或者類似的人物，雖然他不知如何做起。報館也是一條路，但不知初學的人有沒有插足的餘地。梅兒姊有一回說他畫過幾張姆指甲的素描很美，可是她懂得什麼？只要他能易地學習，能找到導師，那就好了。至於目前他不得不找工作做。

當然他先要試試報館工作，因為這種機構對於有志上進的人似乎是理想的地方，可是熱烘烘的辦公室裏面坐着愁眉苦思的藝術編輯以及社論作家，使他見了就害怕。有一

個藝術編輯在他出示的三四張素描中確實見到他的一點長處，可是當時他脾氣正躁，祇說什麼人也不要，沒有工作可做、有經想，也許他要傲藝術家志願，一定要失敗了、有經對於當前的困難問題，實際上還祇有一知半解。人生的美妙使他着魔，但他不懂得怎樣用綠條色調來表現它。

他離家時曾決心獨立謀生，至少要獲得一份勉強維持生活的薪金。他希望能寫信報告父母，說他已弄得很好。信還沒有寫，家裏却把他的衣箱寄來了，母親還給他一封慈愛的信，並且匯來少數零用錢。可是他借錢寄回去了，錢只有十元，但他不願開頭就依賴家庭、他要自食其力，至少要去嘗試一下。

過了十天，他的財力已很少，只剩一元七角五分，迫得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不管是繪畫是排字他都肯做了。但要做法字工人非有工會會員證不可，所以他什麼也不再計較，東奔西投，向一家一家商店去武探。走了一回，他見一家鐵器店，便決定去探問。店裏的人對他好奇的一看，說道：「我可以在錢灶貯藏間裏給你一個位置。」

有經不甚了然，但終於欣然接受，這份工作每週祇有六塊錢，但已夠他的生活，於是他被領到一間棚屋，那裏有兩個粗工照管，還有裝配爐灶的工人，油漆匠，和修理匠。他們粗聲粗氣的解釋給他聽，他的工作是給爛灶擦鏽，帶忙拿零件，上螺絲，拾東西，擦亮配件。有經給指定坐在窗口一條矮凳上，教他就在那裏擦東西，但他一坐下來，就時常偷閒向窗外東望西望，他看的是鄰街有幾份人家的綠草地。這個城市在他看來，

簡直充滿着奇妙，處處都是迷人的。

他進店兩星期之後，有一天，他自以為做工做得很好的時候，有一個修埋匠說：

「噲，你要起勁一點呀。不是出錢教你來儂看窗外面的。」有經停住了，自己並不覺得在偷懶。

「你要我怎麼樣？」他受了吐資心裏很難過，有點不服氣，他覺得這些人是他的同事，而他也不是他們的下屬。

「我來教你，你這個毛頭小伙子，」兩個修理匠之中較年長的一個說：「你在我手下，你自己要起勁一點，不要再跟我吵嘴。」

有經聽了直跳起來，這簡直是晴天霹靂。這個畜生，他原先從眼角瞟過去看他，還以藝術家的眼光把他當作一個工人典型看待，不料他此刻獸性暴露了。

「滾你的蛋！」有經說，他不很覺得形勢的不妙。

「那算什麼！」那個人向他走過來說。接着他把他向牆壁一推，還想用大釘靴踢他。有經立即拾起一條爐腳，面孔慘白如蠟。

「你休想再踢，」他陰險地說，手裏抓緊鐵腳。

「吉姆，叫他滾罷，」另一個修理匠覺得脾氣發大並無用處，便這樣說。「不必踢他，你不歡喜他就喚他下樓去就是。」

「那末，你滾吧，」那個神氣十足的上司說。

有經帶着鐵爐脚走到掛着他的衣箱的釘子前。他戰戰兢兢的從他對頭身邊擦過，惟恐他再來攻擊。那個莽漢原想踢他一脚，但終於忍住了。

「小輩，你太懶了、你得覺悟一點，你這個小白臉，」有經走出去時，他這樣說。有經悄悄溜走，他精神頹喪，無以自慰。那多麼難堪！他，章有經，居然給八踢，幾乎一腳踢了出去，而且踢走了六塊錢一星期的工作！他如骨梗在喉，幾乎哭泣起來，可是他依然隱忍了，他下了樓，臉上手上還沾着油漆，蹣跚到辦公桌前。

「我要辭退了，」他對雇用他的人說。

「好的，是怎麼一回事呢？」

「樓上那個老傢伙要踢我，」他解釋道。

「他們原是粗人，」雇主回答。「我怕你做不下去，我想你不夠強壯，你的錢就在這裏。」他攤出三塊半錢來，有經訝異他為何把他的怨訴解釋得這樣奇怪。他一定要跟這些人過下去嗎？他們一定要跟他過下去嗎？那末，大都市裏竟有這樣的獸性！

四

經過一星期的奔走，他又找到了一個工作，那是替一家地產公司做跑街，他們要一個青年人去登記空屋的門牌號數，再在窗戶上貼出招租條子，薪金每週八元，似乎還有

升職希望。要不是過了三月又告失敗，有經這份工作可能永遠做下去。那時秋季已到，他秋衣無着，而且他又急需備製一件冬大衣，可是他並不向家裏訴苦。他無論好壞，總要裝作生活過得很好的樣子。

這時，使他對人生的感覺更加強烈更加銳敏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在某幾方面所見的奢華現象。米西根街、草綠路、安希蘭路、華盛頓街等處，都擁塞着高樓大廈，華麗異常，是有經前所未見的。其中設備的高貴，庭園綠草的優美，窗戶裝飾的炫耀，以及門首那些奉侍他們的馬車的華貴，使他深心驚喜。他生平第一次看見門口站着穿制服的僕役，他遠遠看見成年的少女和婦人們，穿着奇裝異服，簡直像是天仙；他還看見一些儀態不凡的青年人，他們的神氣也是他從未見過的。他想，這些一定就是報上所說的那些社交人物，但他還分別不出究竟。只要有華服錦飾，他們就有社會勢力。這使他有點喪氣和悲哀，人生是不公平的。

深秋日子，落葉繽紛，寒風蕭蕭，煙塵飛揚，不啻給他警告，大城市可能是殘酷的。這些日子，他變得非常寂寞，他不善交際，太好沉思，他沒有方法交友，所以他夜裏只有在街上閒蕩，對着夜都市的奇景出神，否則便躲在他的小房裏發悶。房東華太太和藹可親，但她已不年輕，不配他的幻想。他幻想的少女們，却始終沒有一個來給他有說有笑，那是多麼悲哀呀。思穎已經離去，那個夢早已完結了。他何時才能找到一個像她那樣的少女呢？

這錢開蕩了將近一月，其間他不得不把母親寄來給他定購衣服的少數錢用去若干，他終於在一家洗衣房找到了一個送衣的工作，每週十元，似乎很好。他不疲倦的時候，不時試作素描，但作品都是無謂的。這樣，他推着一輛貨車，就在洗衣房裏工作下來，但心裏却一逕覺得現在應該去找找研究藝術的門徑，或者旁聽藝術功課也好。

那年冬季梅兒姊姊曾函告訴他，安思穎小姐已移居父親早往居住的康寧斯城，他母親身體不好，所以要他回家來小住一會。

約當此時，他與一麻舌鬍女郎名杜瑪麗日相識了，她也在洗衣房工作，兩人一見生情，不久更加膠如漆，造成了一種在他結交女人的經驗中空前未有的關係。在此以前，他是未與女人發生肉體關係，而這回，差然也，他墮入了一種勾當，更他性格上激起了一種新的變化，一種即非邪惡下流或壞性的變化，他愛女人，愛她們肉體的曲線。他愛形體美，過後他也許同時會愛心靈美，但這時他還不太清楚，究竟他的理想是什麼，杜瑪麗能變瘦，氣質寬宏，單詞多變，相貌豐婉，比別無他，但美色實濃愈多，他的色慾愈強。幾週星期之後，他簡直完全給色慾支配了，他渴望每天跟這個少女在一起，而地呢，只要關係不礙於太露骨，也樂於賤就他。她對父母還有點怕懼，雖然兩立老人家白天做工，每晚很早上牀就睡得很熟，而且他們似乎並不關心女兒早結交男伴的事情，這次跟他來往，也並不覺得新奇。

有錢的情慾燃燒了三個月光景，熱烈而難以滿足，那個少女雖不知此熱烈，却也事

事願從，她喜愛他內心情火的表現，喜愛她所激起的苦戀的熾情，但過了一時又厭倦起來，因為他們漸漸發見了雙方個性的不同；論嗜好，論判斷，論趣味，他倆都有不同。他實在不能對她講什麼正經，他較為精微的情緒，引不起她的反響，而她呢，她專歡說笑話，專歡學別的男女那樣說漂亮話。可是這些小玩意兒她覺得他不會立刻賞識。她對服裝還懂得一點趣味，至於別的一切，例如藝術、文學、公務，却一點都不懂。有經年紀雖輕，對人情世態感覺十分靈敏；大人物，大畫家，如卡萊、愛默生、沙樂、韋特曼的名字，他常常聽得入耳。他每次欣賞大哲學家、大畫家、大音樂家的作品，便驚嘆不止，覺得總有一天人家會來找他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而且在他青年人的熱望中，還以為那可能是不久的事。他知道此刻和他調情的這個少女是抓不住他的，她曾經誘惑他，但一被誘惑他就是主人，就是裁判者，批評者。他已開始感到沒有她也能過下去，而且他還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對象。

自然，這種態度會造成熱情的死滅，正像情慾的滿足會發展成這種態度一樣。於是，瑪麗變得冷淡了。她憎恨他高傲的神氣，以及有時候自命不凡的口氣。他們甚至於爲了小事而發生齟齬。有一夜，他提出一件事情要她做，態度像他慣常那樣傲慢。

「噢，不要裝得那麼漂亮！」她說。「你說話老像我是你所有的神氣。」

「你原是我所有的，」他戲謔地說。

「是你所有？」她怒氣沖沖的說；「還有別人哩。」

「好吧，隨你什麼時候準備好，就去跟別人吧。我願意你這樣的。」這種口氣刺痛了她的心，雖然這不過是一種用非其時的作弄手段，而且本意不若聽來那麼狠惡。

「哦，我現在就準備這樣。除非你要來，你是不必來看我了，我也過得下去的。」她把頭翹了一下。

「不要傻，瑪。一他說，發覺她已起了惡感。「你說的是違心之言。」

「是嗎？哦！我們且看吧。」她離開了他，走到房間的另一角去。他跟着她，但她的愠怒又激起了他的反感。「噢，好的，」他過了一會說。「我想還是走開好。」

她默不作答，既不懇求，亦不提議。他去拿了她的帽子和外衣，又回過來。「要給我吻一下告別嗎？」他問。

「不要，」她簡潔的回答。

「夜安，」他叫道。

「夜安，」她淡然應答。

此後，他倆的關係，雖然又維持了些時候，終未得到友愛的調整。

五

就目前而論，這回邂逅，把有經對女人的興趣激動到不可遏制的程度。大多男人於情場獲勝之後，不免暗自驕傲。凡以征服女性自傲的人，達到足以證明他有吸引、奉承、佔領的本領的任何事情，都不免擺出高傲和自滿的神氣，而這在沒有那種勝利的人是常見的。有經這回勝利，可說是第一次，因而大為歡喜。他覺得已有把握得多，不再那麼羞答答的了。他想，留在亞歷山大的少年，要是和這種生活比較起來，那算懂得什麼？什麼也不懂的。他現在已在支加哥。世界就不同了。他漸漸覺得他是一個男子漢，自由自在，別人對他也注意起來了。杜瑪麗曾說他有許多優點。她恭維他的容貌，他整個的外表，以及他選擇某些事物的趣味。他已覺得爭取女人是什麼回事。他不滿意目前的工作了，覺得必須另找更好的位置。

於是，有一天他給一個女主顧送一包衣服到華倫街她的家去的時候，這位太太喚住他問了好久：

「你們送件人每星期多少工資？」

「我祇得十塊錢，」有經說，「我想有人收入比我多些。」

「你做收賬員大概很好，」她接着說。她是一個身體肥大，和藹懇切，說話直爽的女人。「你不要不要換那種工作來做？」

有經對洗衣房工作早已厭惡。工作時間長得可怕。星期日上午他工作會延遲到午後一點鐘。

「我想好的，」他叫道。「不過我一點都不懂，這種工作不是開玩笑的。」

「我丈夫是大衆傢具公司的經理，」她繼續說。「他時常需要雇用一個能幹的收賬員，我想他很快就委換掉一個人，我去跟他說罷。」

有經欣喜地微笑，向她道謝，這自然是一種僥倖。他急欲知道收賬員的薪金如何，但一想之下覺得此刻問她恐非得計。

「如果他給你工作，大概開頭可以有十四塊錢一星期，」她自告奮勇的說。

有經受寵若驚。這實是大大的高升。多了四塊錢！從此他可以做幾件漂亮衣服，而且省錢花費了。他可能有機會研究藝術。他的預想多起來。一個人只要努力總有得發的可能。他替洗衣房努力送件已有這樣的結果，那末到另一方面去加倍努力，可能收獲更多。況且，他年紀還輕。

他在洗衣房工作了六個月。六星期之後，大衆傢具公司經理密亨利先生，寫信托洗衣房轉交給他，請他隨便那天晚上八時以後到他家裏，他要見他。一內人已經給我講起過你，」他加上一句。

有經接信那天就應約前往。一個瘦小而活潑看來很熱心的四十歲光景的男人接待他，問了他關於他的工作、家庭、以及送件人工資多少一類問題，最後他說：「我需要一個漂亮能幹的年青人。只要有恆心，誠實，而且耐勞，這個工作是很好的。我太太覺得你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我願意讓你來試一下。我開頭可以給你十四塊錢。我要你這個星

期一之後隔一週再來看我。」

有經向他道謝。他決定照寇先生的勸告，星期一通知洗衣房經理。他告訴瑪麗說他要離開，她爲他前途着想顯然很高興。經理方面有點惋惜，因爲有經做事很好。他在最後一週內幫同東家物色了一個新人來接替，所以星期一便到了寇經理面前。

寇經理樂於接受他，因爲他看他年少翩翩，奮發有爲。他把這個工作的簡單的內容解釋他聽，那就是把公司出售的時鐘、銀器、地毯以及任何貨物的發票送到各處去收取該付的貨款，平均每天要收七十五元到一百二十五元光景。

有經立即發覺自己喜歡這份工作。新鮮空氣，戶外生活，沿途步行，以及工作做得敏捷的條件，都合他的興趣。他走的路線，使他深入這個城市裏他從未到過的新奇地方，並且使他與從未相遇的人認識。他在洗衣房的工作時，挨戶走訪已是一種新鮮的經驗，而這回又得增進見識了。他覺得他所見的某些景物，等他繪畫學得好一點的時候，一定能畫成偉大的作品。但目前他祇能想，不能作。他畫的還祇是一些淺薄、平凡、不得要領的線條，以及刻板的色彩的堆積。大藝術家家的畫筆怎樣做到那樣的光澤和柔潤呢？他訝異着。

有經每天收賬，忠實報告，而且設法積蓄一些錢。瑪麗現在已成了他過去的一部份。他的房東華太太已經到米蘇里州塞大理城女兒家去了，因此他移居到南岸東二十一號街一幢比較優美的屋子裏。使他看上眼的是屋前那塊五丈進深的園地上的一棵樹。跟他

從前住的房間一樣，他爲這開房化費的也不多，況且他住的是私人家裏。他的膳食儘量做到不超出每餐二角錢的標準，這樣他的基本生活費用就能減低到每星期五塊錢光景。餘下的九塊錢他用得很省儉，作爲衣服、交通、娛樂等費用，其中娛樂一項幾乎全然沒有。當他發覺自己已經積蓄了一點錢的時候，他就想去藝術學社參觀一次，因爲他心裏一廂想起這個地方，認爲它是上進的門徑，他還希望探聽到參加繪畫夜班所需要的條件。他聽說條件很公道，一季祇要十五塊錢，便決定立即開始。他開始有了自信，以爲自己天生是藝術家，但他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成功，自己也說不出來。

六

舊時的藝術學社，現已造成一幢富麗堂皇的房屋，位於米西根與孟洛路口，新穎別緻的氣派，在當時代表一般趣味的建築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一幢褐色石造的六層大樓，內有若干畫家、雕塑家、音樂教師的工作室，還有幾間陳列室以及各種講習班的教室。講習班晝晚均上課，連這個時候也有許多學生在那裏了。

他知道支加哥有藝術工作室，據說有些人畫得很好，這是他從報上看出來的。報上常有展覽會的消息，大多不要門票，但觀衆依然不多。有一次展覽會，展覽的是一個名叫傅雅琴的俄國藝術家的戰爭油畫，他是爲某種目的來到西部的。有經某星期六下午去

參觀，看見每幅畫都很偉大，戰爭的題材把握得十分雄壯，色調奇妙，個性逼真，景象悽慘，無論畫面，內容以及貫徹一切的精神，都使人引起威力、驚險、恐怖和受難的感覺，有經看了不勝驚異。這個人顯然有雄勁，有識力，想像豐富，氣魄很大。有經站着凝視，心裏訝異不知這些作品是如何創作成功的。從此以後，博雅琴這個名字，在他想像中成了偉大的號召；他想，要做藝術家就得做這樣的藝術家。

又一次另一幅陳列在那裏，使他天性的另一方面受了感動，雖然這種感動的根源仍是藝術性的。這是波古洛所作的一幅色彩熱烈的裸體畫。這位法蘭西藝術家，大胆描繪裸體，當時令人十分驚異。他描寫的典型，並非身材苗條柔情乏力的窈窕淑女，而是肌肉豐滿的健壯婦人，頸項、手臂、身軀、大腿、臀部都有肉感的輪廓，使年青人看到熱血就要沸騰。這位藝術家顯然了解熱情，自己也有熱情，對形體美，對人的慾望，對美色都有熱愛。他描寫那幅畫的時候，含有用婚後的床第做背景の意味，表現母性的偉大，又表現快樂中養育起來的肥胖的嬰孩。這些裸女都顯得偉大，富於美感又有吸力，眼睛發着情慾誘人的柔光，啓露着豐腴的紅脣，面頰漲起健美的血色。這樣的畫像，對於有保守思想和清教徒思想的人，有宗教氣質的人，以及受嚴謹教育以及保守趣味的人，自然是禁物。把這幅畫帶到支加哥來當商品出售，已使一般人紛紛反對了。報上大聲絕呼的說，這種畫是不該創作的，即使畫成功了，也不該陳列。許多人把波古洛當作藝術界一個大胆份子，說他利用天才敗壞社會道德；還有一個呼聲，認為應該禁止這種作品

；愈有人特別反對的事情，愈能引起社會的注意，這次也是如此。

有經是注意這次論戰的一個人。他從未見過波古洛的作品，也沒有見過別個藝術家
的裸體畫原作。他平常三點鐘以後便空閒，所以也有時間去參觀這些東西。同時他因為
平日可以穿着好衣服來上班，便索性每天穿起他最好的衣服來。現在他是一個像樣的青
年人了，面容又顯得嚴肅，所以到任何藝術商店去看什麼東西，人家已不以為奇了。
他外表看來是屬於知識階級或藝術界一類人物。

他現在將近二十歲，但終究還年輕，不知別人將如何對待他。可是他終於放胆到波
古洛作品陳列室門前停下來，請求讓他進去一看。管理人對他奇怪地瞋一眼，領他到後
面一間掛着深紅色帷幕的房間，把那四壁掛紅絲絨的小房間天花板上裝着的弧光燈扭亮
了，放出一陣光潮來，然後扯開帷幕揭示那幅畫。有經從未見過這樣的形體和面臉。這
是一個美夢——他的理想有了生命。他端詳那張臉和那頸項，端詳頸後那叢撩人情思的
棕色柔髮，艷紅如花的雙脣，以及柔婉的面頰。他驚奇乳峯和臀部的誘惑力，以及足使
男性狂熱的那種母性的潛能。他會幾小時站在那裏自我陶醉的夢想，可惜先前領他進房
後來離開的那個管理員此刻回來了。

「這幅畫什麼價錢？」有經問道。

「一萬塊錢，」便是那個回答。

他嚴肅地微笑了。「這是了不得的作品，」他說了轉身要走。管理員熄了燈光。

這個作品，像傅雅琴的作品一樣，使他得到深刻的印象。說也奇怪，他並不希望繪畫這一類作品，祇看得高興。它啓發了他目前對婦女的理想，那就是肉體美的理想。於是他一心渴望找得這樣一個尤物來寵愛他。

他對藝術的興趣急切起來了。他要發見藝術的底蘊，要自己來創造。有一天他放胆去藝術學社訪問。他請問那位女秘書，女秘書便告訴他學費多少。他聽說講習班從十月開始到五月為止，他可以進人物畫班或古典畫班，或者兩班同學，不過目前以古典畫較為適宜。此外還有插畫班，插畫班裏是用模特兒表現各時代的服裝的。每班都有一位導師，每個學生為自己的利益着想應該忠實的工作。他接得一份印好的入學須知，從中知道人物班就是臨摹裸體模特兒，男女都有，使他略感驚異。那末，他正接近到一個不同的新世界了。

他決定參加兩個班次，一個是每星期一三五晚間從七時繼續到十時而在一間工作室裏集合的人物畫班，第二個是每日下午五時至六時集合的素描班。有經覺得他對人體與解剖懂得太少，幾乎全然無知，所以還是同時學素描比較好些。

十月間一個星期一晚間，他帶着按照入學須知的指示買來的幾張畫紙，去開始工作了。他看到燈光輝煌的廳堂和教室有點心慌，到處蠕動的青年男女雖多，也沒有減輕他的恐懼。這一大堆人裏各式各樣都有，他見他們非常快樂，很有決心，態度瀟灑，便覺得驚心動魄。男孩子都很有趣，很雄壯，而且大多長得好，女孩子都是姿態優美，姣俏

炫耀，很有自信。他注意到其中一兩個具有一種神祕的美色。這真是一個奇異的世界。有兩間房是特殊的，已經用得相當陳舊，牆上幾乎堆滿從顏色板上刮下來的顏料。房裏沒有書架或別的工具，祇有椅子和小凳。有經驗者，椅子翻過來可以作書架，而凳子是給學生們坐的。房中央有普通桌子高的一個木板壇，供模特兒作態之用，牆角裏有一個屏風，隔成一個更衣室。房內並無畫件或影像，牆壁光禿，但奇怪的是角落裏還放着一座鋼琴。外面廳房裏，以及一間公共休息室裏，有不少裸體畫，或者部份的人體畫，姿態各不相同，在有經生嫩幼稚的想法，認為頗有性感的暗示。他暗自喜悅的去看它們，但他覺得一定不能說出他的心思。他覺得藝術家對這種暗示一定要表示冷淡，要表示超越於這種慾望。他們是來工作，不是來夢想女人的。

當各班集合的時候，學生們竄來竄去，互相商談。男生在一組房間，女生在另一組。有經在他的房裏發見一個少女，坐在屏風近旁，悠閒地東張西望。她生得相當漂亮，面貌略似愛爾蘭人，黑眸烏髮。她戴着一頂模倣波蘭制服式樣的帽子，還披着一個紅色披肩。有經付想她是他那班的模特兒，心裏訝異着他是否真會看到她的裸體。幾分鐘之後，所有學生都集合了，這時隨着一陣騷動來了一個健壯而很有風度的男人，大約三十六歲光景，他漫步走到房間前邊，宣佈上課。有經本能地判定這是本班教師包端爾先生，他還以為他要來一篇開課演說，但那個教師祇宣佈說本班已請賴威廉先生擔任導師，希望大家不要擾亂，不要浪費時間，每星期三五是他批評作品的時間，希望每個學生都

能表現顯著的進步，講習班快開始工作，他就出去了。

有經不久聽一個同學說，這實在就是包先生。這時那個愛爾蘭少女已溜到屏風背後，有經從他坐處隱約看得見她正在解衣。這使他有點吃驚，但因為有許多別人在面前，他只好故作鎮靜，維持面子。他學別人的樣子把椅子翻了過來，然後坐在凳上。他的墨炭放在身邊一隻匣子裏。他把畫紙攤在匣面上，一時手忙腳亂，但他力持鎮靜。有些學生在談話，突然間，他看見那個女郎剝下了一件薄紗襯衫，立刻一絲不掛的出來，態度泰然，跨上板台，挺直立定，雙臂在兩旁垂下，頭向後仰。有經心旌搖蕩，臉色漲紅，騷然不安，幾乎不敢朝她直看。然後，他拿起一根黑炭，開始沒精打彩地描繪，誠欲把這個性格和姿態移植於紙上。他做這個工作，在這個房裏，看這個女郎作態，總之，做一個藝術學生，他覺得妙趣無窮。這世界跟他以往所見的一切截然不同，而他竟投到這個世界裏來做一份子了。

七

有經決定加入藝術講習班之後，才第一次回家拜訪父母。雖然他跟父母祇離開百哩路遠，他却從來不想回去，連聖誕節也沒有回去。

火車到達亞歷山大，父親和梅兒姊茜雅姊在車站歡迎他，茜雅姊還帶着她兩歲大的
一個小兒。

「你長高一點了。」父親叫道。「有經，你到底長成一個高個子了，我原怕你不再長高呢。」

「我可沒有注意我有什麼長高，」有經說。

芮雅問起他的胃病。他告訴她還跟從前差不多。

正當他們有問有答的時候，不覺到了家屋門前。章太太跑到門廊上來，有經在暮色蒼茫中瞥見了她，便跳過車前輪子跑去迎接她。

「好媽媽，」他叫道。「你沒料到我這樣早回來罷？」

「這樣早，」她說，雙臂圍住他的頸項，擁抱了片刻。「你會長得大模大樣的，」她放開了他的時候這樣說。

他走進那個老坐居間，向四周一看，覺得一切如舊。他覺得母親老了一點，父親却依然如故，芮雅姊姊不同了，她顴骨突出，面頰不如從前豐滿，他想來是爲了做母親的緣故，梅兒似乎比從前更安靜，更快樂了。她真的有了着落，未婚夫是當地一個木器工廠的監理，名叫巴法郎。

他在自己的老房間裏熟睡了一夜，翌日便到晨報館去看威卡萊，布本明，李郁，和蘇瓊先生。報館裏也一切如舊。他總以爲兩年時間會大有變化，實際上祇有他才變了，他做過樹木伐，地產公司助理員，做過送貨人，收賬員。他認識了杜瑪麗小姐，洗衣房的李先生，以及寇亨利先生。他開始領悟大都會的意義了；他認識了傅雅琴和波古洛爾

位藝術大師，又進了藝術學社。

中午他回家來。梅兒姊宣稱要他伴同她和巴先生去參加晚會，晚會中將有遊戲和茶點。

晚餐後，巴先生來訪，於是三個人同去參加一個典型的鄉鎮晚會。這和有經驗思維同去過的那些晚會差不多，祇是參加的人年紀似乎大一點。兩年的光陰，青年人也變了樣。參加的青年男女大約二十二個，擁在三間大小剛巧的房裏以及前廊上，所有的窗戶都通空曠地方。外面是枯葉和秋花，早生的蟋蟀已在鳴叫，晚死的螢火虫還在閃爍，空氣溫暖和暢。

有經每到社交娛樂場所，很難打破初見人面的拘束態度，一舉一動都不自然。他怕人批評，有點心悸，這是因為他有虛榮心，有深刻的自私觀念。他東站西站，總想說一兩句漂亮話來湊熱鬧，加入大家旋風似的談笑。正當他躊躇欲試的時候，一個少女從另一間房裏出來。他從沒有見過她。她跟他未來的姊夫巴先生在一起，喜盈盈的嬌笑着，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穿着白色服裝，衣服下端裙邊上面的圓孔裏貫穿着一條金黃帶棕色的飾帶。她頭髮灰黃色，異常豐美，在前額和耳朵上邊結成粗大的辮子；鼻子正直，唇薄面紅，顴骨略露，頗有異趣。她似乎不同凡響，有一種有經所不解的個性美，使他頓起好感。

巴先生帶她過來。他是一個身體結實笑容滿面的青年，非常壯健，非常漂亮。

「有經，這是白小姐。她是溫高泉人，有時候也到支加哥來。我告訴她你該認識她的。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在溫高泉相會呢。」

「啊，這不是好運氣麼？」有經微笑道。「我能認識你真是高興。你住在溫高泉那一處？」

「黑樹林，」她笑道，碧綠的眼睛跳躍着。

巴先生走開一點，對他瞟一眼，有所批評似的。

有經轉身對着這少女，怯生生的笑一下。「我正在想，我不知變得怎麼樣了。我離開本鄉兩年，這些人有些我都不熟悉了。」

「我更糟。我到此只有兩星期，幾乎一個也不認識。金太太帶我到處走。但一切都很有趣，弄得我莫明其妙。我想亞歷山大真是有趣。」

「真是。我想你到湖上去玩過了罷？」

「噢，去過了。我們去釣過魚，划過船，也露宿過。我逛得真快樂，不過得明天就要回去。」

「是嗎？」有經說。「哦，我也是明天回去。我乘四點十五分火車。」

「我也是！」她說。「我們也許可以一道。」

「啊，一定，那真好。我以為要孤單單一個人回去呢。我是來這裏過禮拜天的。我在支加哥工作。」

於是，她倆互告身世。她故鄉黑樹林離支加哥祇八十五哩，她家一直住在那裏。她有兄弟姊妹。父親顯然是個農人兼政客。有經從她無意中吐露的話裏，知道他們一家雖窮却也有聲望。

有經沒有覺察，她實際比他十足大五歲，由於年齡較大，世故較深，人亦較老練。她理想的結婚年齡快要過去，所以在學校裏教書，替已婚的姊姊看管小孩，留在家裏做雜務，都感到厭倦了。她喜愛能幹的男人，對於愚蠢的鄉下少年絲毫不感興趣。她覺得這次和有經邂逅並不算給她一條出路，她不要急於追求，不過她覺得這個少年比她最近遇見的別個少年却可愛得多了。

那天晚上有經即不說一直跟安琪小姐在一起，却纏在她近傍。他對她感到的興趣，與其說是由於她的美貌（雖然她也相當嬌美），毋寧說她個性有點特殊使他戀戀不捨，好像吃過精美的食物舌頭上一直留着餘味一樣。他想她很年青，覺得她天真淳樸，因而有點迷戀。實際上她並不那麼年青，並不天真得一無矯飾。照通俗的意義說來，她十足是個好姑娘，生性忠實，對於金錢很可靠，待人接物很誠懇，貞節觀念很純潔，認為結婚與育兒是婦女的天命與職責。她內心有一股熱情的潛流，覺得難以滿足。男人不會了解它，至少她所能接近的男人不會了解它，可是她知道她很有愛的能力。只要能與男人來激發她這種熱情，只要他不愧接受它，她會用非常熱烈的情感來報答他。她會得愛，又會得犧牲自己。但現在看來，她的夢想永遠不會實現了，因為時光過了這麼多，還沒

有一個適當的男人來向她求過愛。因此，她現在二十五歲年紀，還只能夢想，渴望。

男女間性的吸引原是一經接近不久就會表露的。有經在若干智識方面比她懂得更多，眼光遠大得多，他有的才能，不是她所能理解的，但他終為情慾所激發，弄得無可奈何。她的情緒也許比他更強烈，但激發的情形不同。繁星，夜色，美景，所有大自然的美妙，都會使他迷感到威感的程度。至於她，連自然界最偉大的景象都毫不注意的放過。她對音樂似能感應，正如有經一樣。有經在文學方面祇對寫實主義感到興趣；而她呢，祇有緊張的情緒覺得最有味，雖然緊張的不一一定是虛構。純美的藝術作品對她毫無意義，而有經覺得這才是情緒的最高表現。歷史，哲學，論理，心理學等都與她無緣，而有經有了門徑，覺得這些都是引人入勝的。他倆雖有這些區別却不由得互相吸引着。

翌日有經與安琪在火車裏談了三小時，覺得十分愉快。車行不遠，他已告訴她兩年以前他怎樣在同一條路上，同一列車裏，同一時間旅行；他怎樣在那大城市的街上東走西走，找尋宿處，後來怎樣找到工作，怎樣安身立命。現在他要去研究藝術，要到紐約或巴黎去，還要給雜誌繪畫，或許還要繪單幅油畫。安琪目光游移地望着他，覺得他確與認識過的任何男人不同，年少英俊，有的是藝術家的氣質和想像力，而且很有抱負。

當火車駛近支加哥時，她說必須換車去黑樹林。

「巴先生說你時常來支加哥，是嗎？」有經說。

「是的，」她說。「我有時來看戲，來買東西。」

「你想過多少時候再來一趟呢？」他問道。

「噢，那說不定。我有時等冬天歌劇上演時才來。我或許在感恩節左右到這裏來。」

「再早不會來嗎？」

「我想不會吧。」她伶俐地說。

他們已近車站。他拿起她的手提包，幫她找列車。當他們要離別時，他熱情地握她的手。

「記着我呀！」他把她安頓在區間車的座位上之後，便笑嘻嘻地說。

「我不會忘記的。」

「我常常給你寫信不要緊嗎？」

「不要緊。我喜歡你寫信來。」

「那麼我就這樣，」他說了走出去。

他站在車外，等火車開動便從車窗望着她。他遇到這個少女，深心歡喜。他想，這是正當的一類少女，純潔，忠實，樸素，可愛。這是正當女子的態度，不像瑪麗那樣烈火般的野性，他還想說，也不像思穎那樣目中無人，可是他不敢想下去，因為他內心有一個聲音在說，思穎小姐在藝術家看來真是完美的，雖然記起她來還不免有點心痛。

八

有經初進藝術學社以後幾天，就發見許多新事物。他此刻纔了解藝術家與衆不同的地方。

但使有經最驚異的事，便是那位模特兒跟學生們放蕩不羈的態度，以及學生們對她隨隨便便的態度。過了起初幾星期之後，他發見去年就進來的某幾個學生，竟跑到模特兒坐的地方去跟她談話。她有一個粉紅色兜紗披在肩上或圍在腰間，不僅不足以減少她體態的誘惑性，反而增強了它。

「喂，你看那不要使你神魂顛倒嗎？」坐在有經身傍的一個少年說。

「哦，我想是的，」他笑道。「那總該有點分寸才對。」

學生們坐着跟那個少女談笑戲謔，而她也用嘻笑撒嬌回答他們。他見她到處走動，站在學生們肩後，引頸觀賞他們描畫她的人像，有時她面對着他們，一點也不怕羞。她這種姿態常使有經引起強烈的慾望，但他覺得不便表露出來，只能隱忍掩飾。有一次，他正在觀望另一學生買來的照相，忽然她走過來，從他肩頭偷看。她這個街頭小姑娘，身上遮着薄紗的披肩，雙脣和面頰搽得猩紅。她靠得很近，柔軟的肉體碰着他的肩臂，使他神經頓感緊張，如有電流通過，但他毫無表示，假裝平淡無奇。有幾次，因為鋼琴就在房裏，她乘便坐到琴前凳上去彈一曲，於是兩三個學生使應聲和唱。這種情景，在他看來，最富於性感，簡直要使他顛狂，牙齒不由自主地打戰起來。當她重新上台作態時，他緊張的神經便鬆弛下來，因為那時她形體的美學價值壓倒了一切。

雖有這些煩擾，有經的藝術頗有進步。他喜愛描繪人體。他畫人體還不及畫風景與建築物那些變化多端的輪廓來得靈敏，但已能給人體加上感覺性的筆觸，尤其畫女性的人體更有心得。

「我看，你整個兒都懂起來了，」有一天包端爾先生說，使有經幾乎得意忘形。又一個星期三，他說：「孩子，你得冷靜一點。你畫的裏面有性感。這不是人像。你要有這種傾向，將來去做一個壁畫匠才對。你已經把握到美感。」有經聽了毛骨悚然。他想，他畢竟把藝術學到家了，這位教師已經看出他的才能。

一天晚上，佈告牌上貼着一張佈告紙，上面寫着：「藝術家注意！茲訂於十一月十六日在莎美隆酒店聚餐，願參加者向本班導師報名。」

有經從未聽說這件事，想必是另一班學生發起的。他跟教師談起，就知道聚餐只要七角五分，而且可帶女伴同去。於是他決定參加，但那里去找女伴呢？

這次聚餐原是好幾次宴樂的最後一回。每班學生原有一個慣例：每逢來了一個陌生人，甚或一個新同學，就大喊「請客！請客！」要新來者拿出兩塊錢作為買啤酒的捐款，然後另向各人收錢買冷肉麵包奶油等，飲食俱備之後，便喝酒，彈琴，戲謔，不一而足。有一次，有經大吃一驚，看見一個奧麥哈城來的同學，一向好酒，身體魁梧，天性和善，竟把那裸體模特兒抬上肩頭，在房裏遊行，一面走，一面嬉皮笑臉，而那個少女則扯着他的頭髮，別的學生跟在後面哄鬧。隔壁房裏有幾個女生，停止了工作，在隔板

上鑽了六七個小孔偷看，見到這副景象十分驚駭，因此消息傳遍了整個屋子。學社秘書得訊就把那個胡鬧學生開除。但這回魔舞究竟演出了，印象終於餘留下來。

還有幾回聚餐，情形也差不多。大家教有經啤酒，但他喝得很少。他對飲酒不感興趣。他嘗試吸煙，也不覺得樂意。他有時祇要看到這種享樂情形，便會沉醉。於是他變得機敏，舉動輕鬆，漂亮話也脫口而出了。有一次，一位模特兒姑娘對他說：「哦，我以為你很嚴肅，實在也很俏皮呢。」

「噢，不是，」他說，「難得如此。你不懂得我。」

他攔腰抱住她，但她推開了他。他此刻但願懂得跳舞，因為他看出他那時很可以抱着她在房裏晃幾個圈子。於是他決定學習舞術。

聚餐會的女伴問題還在煩惱他，除了瑪麗，他不認識別人，而且也不知道她會不會跳舞。還有黑樹林的安琪小姐，他想，要她來參加這種集會似乎太不相稱。那種情狀要是給她看到，不知她將作何感想。

有一天他在社員室裏剛巧碰見甘小姐，就是他初進講習班那一晚見她作態的模特兒。有經記得她姿色迷人，因為她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的裸體模特兒。而且她就是曾經走到他身傍看他作畫的那一個。此後他還沒有見過她。她頗喜愛有經，祇是他的態度似乎太疏遠一點。她起初還看不出他有什麼長處，最近她覺得他漂亮得多了，皮膚潔白，眼睛明澈，目光銳利。

她見他時，假裝在看一幅裸體畫。

「你好嗎？」他微笑着問候她，因為他正感寂寞又認不得別個少女，便放膽跟她攀談起來。

她輕佻地轉過身來，回答了他，雙脣露着微笑，眼睛和藹可親，面對着他。

「我好些時候不見你了，」他說。「你回到這裏來了？」

「祇來這個星期，」她說。「我現在在私人畫室做事。我只要找到別個工作，就不想做講習班的工作了。」

「我以爲你喜歡班裏的工作呢！」他回答，想起了她一向好快樂的心情。

「噢，我不是不歡喜，不過，畫室更好。」

「我們一直惦念你，」他說。「別個人那有你好呢。」

「你不過當面恭維我罷了！」她笑道，黑眼睛霎一下盯視他的眼。

「不，事實如此，」他答道，然後滿懷希望地問她，「十六日的聚餐會你去嗎？」

「也許去，」她說。「我還沒有決定。就看……！」

「就看什麼？」

「我想那沒有什麼麻煩，」他說。「如果我有女伴，我就想要去，」他接着說，竭力引她到他那個要求的焦點上來。她也看出了他的用意。

「怎麼啦？」她笑道。

「你願意跟我去嗎？」他在她鼓勇之下便放膽問她，

「一定奉陪！」她因為喜歡他便這樣說。

「那好極了！」他叫道。「你住在那裏？我要知道你的地址。」他找尋鉛筆來記錄她的地址。

她把西五十七號街上的門牌號數告訴了他。

有經常去收賬，所以認識那一帶地方。那是在南岸全是簡陋的木板房子的一條貧民街。這樣看來，難怪這泥沼裏的鮮花要做模特兒了。

「我一定來找你，」他笑道。「你不會忘却罷，密斯——！」

「我就叫路琵，」她攔着說。「甘路琵。」

「這真是個漂亮的名字，不是嗎？」他說，「真好聽。你好不好讓我那個禮拜天到你這裏來看究竟在什麼地方？」

「好的，你來好了，」他聽了他恭維她名字的諛話，頗為高興。「差不多每個禮拜天我都在家。你高興的話就下個禮拜天來吧。」

「好的，」有經說。

他飄飄然跟她走出街去。

九

甘洛琵是一對愛爾蘭工人夫婦的養女。她很漂亮，性情和善，世故一概不解，祇是一個腦經簡單的少女，缺乏識別力，因而不管後果如何，一味愛好冒險。她先在一家百貨公司做出納員，十五歲就失貞操。她的義父母對她不加知識上的指導，一味聽她支配，聽信她對自己行爲的解釋，順從她的嗜好。

有經幾次上她家去的訪問，以及隨此而來的友情，實在和他以往跟別個少女所發生的關係屬於同一性質。他愛好美色，爲的是美的欣賞，因而他沒有完全放棄他一向渴望的靈性的美德。他對於女人，除了形色美之外，也追求美德與同情；他怕給人批評，怕受人冷視。他選擇情人，一向不愛那些在情操智敏或思想上勝過他的少女。

他這時候喜愛簡單的事物，簡單的家庭，簡單的環境，簡單生活的平凡空氣，因爲更高貴更炫耀的生活使他害怕。他愛那些小人物，性情和善可愛的不知名的人物。如果在這種背景之下找得到女性美，那末他就會快樂，就會心安理得，只要可能，就能靠近它舒舒服服地安定下來。他所以傾心洛琵小姐，當時也是受這種心理的影響。

禮拜天有經去訪她時，天正下雨，附近更顯得淒涼。他到達門前拉了鈴，一個老態龍鍾的愛爾蘭美國人出來招呼他，這人似乎智識程度很低。

「甘小姐在家嗎？」有經探詢。

「是的，」那個人說。「請進來。我去叫她來。」他躊躇地穿過一間典型的工人住宅的會客室走進後房去。他正在等候的時候，翻開桌上的照相簿來看，他想這裏面該是

她的親戚們的照相。他發見個個都是平民，不外記賬員、小販、店員之類。不久路瑤娉婷地出來了，使他眼前一亮，因為她帶來一股青春活潑的朝氣（她年齡不過十九歲），吸住了他的幻想。她穿着一件黑色開士米衣裳，領子與別處點綴着絲絨紅花，她還戴着一條紅領帶，好像男孩子一樣。她輕俏的與冲冲的伸出手來。

「你找到這裏來很費時罷？」她問道。

他搖搖頭。「我很熟悉這帶地方。我上班的日子天天到這帶地方來收賬。你知道，我在大衆傢具公司做事。」

「噢，那末很好，」她說，聽他坦白的口氣很滿意。「我先以為你好不容易找到這裏呢。今天天氣太壞，不是嗎？」

有經唯唯稱是，但對他沿路所見的車道頗有批評。「如果我繪畫，我就祇喜畫這些東西。那是多麼偉大，多麼奇妙呀！」

他走到衙門，眺望鄰區。

路瑟深感興趣的觀察他，覺得他的舉動很優雅。她跟他在一起覺得沒有一點拘束，彷彿她此後就要喜歡他這個人。

「支加哥有許多宏大的藝術工作室嗎？」他們談到她工作這方面的時候，他這樣問她，很想知道支加哥藝術界的情形。

「不，並不很多——至少好的不多。有許多人祇自以為能畫。」

「大藝術家是那幾個？」他問。

「哦，我祇聽藝術家他們說罷了。羅斯先生很好，他們說鍾藝野的風俗畫很好。陸華德善畫肖像，還有史馬孫也是。哦，讓我想想——還有皮亞瑟——他祇畫風景；我從沒有到他工作室去過；華芬萊又是肖像畫家；威爾孫畫人體——噢，我也不清楚，人有不少呢。」

有經驗得入迷。她這次所談的藝術界情形，是他到這城裏以後聽來最內行的了。這個少女居然也知道這些情形，那末她一定參與他們的活動。他訝異她跟這些人的關係究屬如何。

過了一會，他站起來憑窗瞰視。她也走過來。「這附近不很好，」她說明道，「但爸爸和媽媽喜歡住在這里，因為離爸爸工作的地方近些。」

「我在門口碰見的是你父親嗎？」

「他們不是我親爺娘，」她解釋道，「我是他們的養女。不過他們對我跟親父母一樣，我自然很感恩他們。」

「你服務藝術界不會很久吧，」有經驗想到她的年齡，這樣問道。

「不久；一年前才開始的。」

她告訴他曾經做過女店員，後來她利另一少女在星期增刊上看了幾篇文章，就想起服務藝術的念頭來。一次論壇報上登載一個裸體模特兒在當地人體繪畫班教室裏作態的

照相，使她看上了眼。她和另一少女商量，好不好也去試一試。她的女友至今還在講習班工作。她說她也要來參加聚餐的。

有經驗得津津有味，

「你會彈琴，」他問，「是不是？」

「噢，祇懂得一點。不過我們這裏還沒有鋼琴。我懂的一點是在那些工作室裏練習得來的。」

「你會跳舞嗎？」有經又問。

「會的，那倒會的，」她回答。

「我但願自己也會跳舞，」他悲愁的說。

「你爲什麼不會？這很容易。你不要多少時候就能學會的。我教你一下就行。」

「我希望你肯教我，」他慇懃似地說。

「這不難，」她接着說，從他身傍走開去。「我可以把步法做給你看看，大家多先從華爾茲舞學起。」

她撩起裙子，露出一雙嬌小的腳。她給他說明步法。他單獨試一下就出醜；因此，她教他用手臂圍着她的腰，一手抓住她的手。「好，跟着我走。」她說。

把她攬在臂懷裏，那是多麼愉快呀！她顯然並不急於結束這回功課，因爲她耐心指導，解說步法，停下來糾正他，無論他或自己一有錯誤，便笑出聲來。「不過你快懂了

。他們轉了幾圈之後，她就這樣說。

他們好幾次對眸而視，她以坦然的微笑回答他的微笑。他想起了她在工作室裏打他肩後望他繪畫的情形。當然，顧忌禮俗的那種隔閡必須立刻打破，只要他嘗試一次，只要他有勇氣。他把她拉得更緊一點，等跳舞停止時，他仍不放手走開。

「我覺得你對我真是好，」他勉強說出來。

「不，我祇是好脾氣罷了，」她笑道，並沒有脫開他的模樣。

他又像往常那樣情緒緊張了。

她十分喜愛他那種似乎很高超的態度。這和她以往認識的男人確有不同。

「你喜歡我嗎？」他望着她問。

她端詳他的臉，他的頭髮，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她鎮靜地說。

「你真不知道嗎？」

又是一次問歇，她望着他，像有讚笑的神氣，然後嚴肅地離開，走到客室門邊說：

「是的，我想我是歡喜你的。」

他把她摟在臂懷裏。「你好像娃娃一般嬌，」他說，隨即抱她到那鋪紅墊子的長椅子上。這細雨濛濛的下午的其餘時間，她一直躺在他懷裏，享受着他的吻。他真是一個新奇而異趣的少年。

這件事發生不久之前，安琪小姐由於有緊急切的懇求，曾到支加哥來作初次訪問。她看到他信中的詞句那麼熱切，不能不動心，所以勉強抽身來了一趟。他在活動的藝術世界的高貴，他品格的俊秀，打動了她的心。

她在他的藝術學社開班以後不久就來到，住在北岸姑母家裏，那是僻靜的小街上一幢精緻美觀的磚屋，頗有中產階級的安適氣象。他應她的邀請，去看過她，覺得屋裏那種精美的保守的空氣，對安琪小姐那樣高雅精緻的少女正是最適合的住所。他星期六清早就去拜候，因為她住所的鄰區剛巧和他要去工作的地方在同一個方向。

晚上，他穿得衣冠楚楚，容光煥發的又去看她。他對於自己的藝術前途，滿懷着希望，由於將要和她戀愛而得意揚揚，所以再去見她格外高興。她有一種熱烈的同情的態度，引誘着他。她想要這個少年喜愛她，所以特別討好他。

那一晚他帶她到支加哥劇院，那裏正有一個豪華的喜劇在上演。奇妙佈景，盡裝美女，幽默情節，甜美歌曲，使有經與安琪倆都迷惑了。

戲院散後，他領她穿過擁擠的人羣，上了北區街車，沿途閒談中還回味着劇中的美景妙趣。

這以後還有幾次相會。十一月初旬與聖誕節前她又來過支加哥。雖然他在十一月中遇到路廷小姐而且對她頗有親近之意（比起對安琪的關係來他日認精神基礎較少），但他把跟安琪的友誼究竟看得更為高尚，更有意義。她比路廷純潔；她內心有深情，有靈感，這從她的思想和音樂興趣中看得出來。而且她出身於鄉村家庭，和他的家庭情形近似，簡單樸素，全家如此。他為何要疏棄她，或者讓她知道他所接觸的另一種世界？他想他不該如此。他怕失掉她，他也知道她可以給男子做一個理想的妻子。她十二月間又來時，他幾乎向她求過婚，但一想又覺得不應該對她太隨便，太急於謀接近。她言語之詞使他感到愛情與婚姻的神聖性。因此，他到一月間才正式提出。

藝術家的性格，是許多微妙情感的混合，難於分析。要便有經那時的性情各方面都得到滿足，恐非任何一個女子所能做到。美色在他是一切的中心。任何女子，只要年青貌美，只要相當有情，或者對他相當同情，就會吸引他，使他在相當時期內戀戀不捨。他愛美色，却沒有生活的計劃。他的興趣在藝術事業，不在家庭的建立。少女的美，青春的美，是藝術的，因此他渴望得到它。

安琪的靈性和情感是固定不變的。她從小就已聽慣，知道結婚是一件固定的事情。她信仰一生一次戀愛的說法，以為一旦戀愛成功，其他一切非戀愛所必需的關係就得中止。如果生了小孩，那很好；不生，那也好；無論如何，結婚是永久的，如果婚後感到不幸，你還得有忍耐到底的義務，這樣的結合可能受苦無窮，但離婚更是危險，更是

恥辱。

自然，有經並不明白他有什麼輕舉妄動，也想不到他正在建立的關係是什麼性質。他繼續前進，夢想把這個少女作為他的意中人，同時預期和她成婚，至於何時結婚，他也茫然，因為他雖然在聖誕節加了薪，但終究祇有十八元一週，還不夠養家，不過他總以為過了相當時期就能實現。

同時，他不時訪問洛琵，終於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她年青，任何冒險行為，都躍躍欲試，尤其愛慕男性的青春和壯力。有經帶點憂鬱意味的蒼白的臉兒，他對美色的愛好，以及他性感的吸引力，都使她感到興趣。起先也許祇是熱情奔放，但不久熱情終與愛情混雜起來，因為洛琵小姐很懂得愛的藝術。她很狡美，性情和善，不懂世故。有經在她看來，代表着一種最有情趣的想像。她把她的義父母的性格詳細說給他聽，告訴他說他們頭腦多麼簡單，說她怎麼高興就可以怎麼做。他們還不知道她做模特兒的工作。她還秘密告訴他，她跟有幾個藝術家會有特殊關係，但目前已無曖昧的來往。她承認以前曾經愛慕他們，但現在已成過去。有經實在並不相信她，猜疑她此時還跟別人接近，正像她跟他接近一樣。這引起了他的嫉妒。他但願她不做模特兒。他還照樣對她說，她聽了笑起來。她知道他曾那樣做，那樣才是以證明他對她確有真正的情意。

從那時起，他跟她一起度過了好些情意綿綿的晝夜。有一個禮拜天，她邀他來吃早

餐。她說父母要出去，整個屋子由她看管。她要給有經煮一頓早餐，主要爲了表示她也會烹飪。於是新奇的事情來了。她等到九點鐘他來到以後才動手，穿着一套淺藍色緊身便服，圍着一條起縐的白色帷裙，走來走去，做着她的工作，擺桌子，做餅乾，加烈酒，煎肉餅，煮咖啡。

有經深爲喜悅，跟着她走，忽而抱她，忽而吻她，把她的時間都耽擱了，弄得她沾上一鼻子麵粉，他使用嘴舌把它擦掉。

就在這一天，她給他表演一種治蕩悅目的木版舞。跑一陣步，便向側邊移動，常以腳跟踢出急切的聲音來。她把裙子撩到足踝上面，在一陣混亂的動作中，兩足閃動着。有經異常欣羨，看得出神，心裏想他從未遇到這樣一個色藝俱全的少女，能作態，會彈琴，又善舞蹈，而且那麼年青。他想，能和她同居，該是極有趣味的，但願自己賺的錢夠他這麼辦。就在這種興高彩烈的時刻，以及類似這樣的時刻，他還想不妨跟她結婚呢。

聚餐會的晚上，他帶她到莎美隆酒店去。她穿着一套紅色服裝，前身有一排斜行的黑色大皮鈕，他看到頗爲驚奇。她穿着紅色鞋襪，髮間束着一個紅花結，胸口露出很多，衣袖很短，樣子着實妖豔。有經也把這個觀感告訴她，她祇笑了一笑。

參加聚餐的學生，日班夜班都有，總共二百多人，都是青年，間有藝術班女生，藝術家，模特兒，以及思想地位各異的女朋友。大餐廳裏充滿盆碟碰擊聲，戲謔歌唱聲，以及時起時伏的招呼聲。有經除了本班的同學，另外也認識幾個人，因而也有交談的機

會，不致感到冷落。

路瑤一開始就顯然是大家認識和喜歡的人物。她的服裝，稍嫌大膽一點，使她成爲衆目睽睽的對象。各方都傳來「噲，路瑤！」的呼聲。

有經不禁愕然。各式各樣不相識的男子來跟她攀談，談得很親熱。十幾分鐘之內，有十幾個人把她從他身邊喚了去。他也見她在餐廳另一端，給五六個學生圍住，談笑如常，使他妒火中燒。

夜漸深，大家的態度便顯得更親暱更隨便。餐畢，廳中央立刻空出一塊地方，一個角落裏掛起一塊綠布，作爲餘興表演人的化裝室。朗誦，歌唱，作打油詩之後，衆人高呼「黛絲蒙！黛絲蒙！」於是這位模特兒姑娘便溜進綠幕後面，片刻後，穿着一條綴有小銀片與黑點的西班牙舞的短裙重新出現，手裏拿着一對響鐸。一個熱心的學生已經帶來一把曼陀鈴，她跳起「拉巴洛瑪」舞來。

在這些遊藝節目時，有經雅得和路瑤在一起。找她的人太多了。那個少女舞罷，他就聽得「噲，路瑤！你幹麼不顯一下身手？」另一學生，急欲看她跳舞，便大叫「路瑤，上來！」全體應聲附和。圍繞她的幾個少年開始催她到表演的地方去。她在有經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給人攙在臂懷裏，並且在人堆裏被順次推移過去，對她戲狎，引得滿場哄笑。有經已經跟她那麼親近，見到這種狎暱舉動，頗爲忿激。她似乎並非屬於他，而屬於藝術生全體。況且她還在嘻笑，她給挪到了空場子的地方，便撩起裙子，像做給他看

過的那樣跳起舞來。有一羣學生靠她很近，使他非走近去有不可。她在那裏儘跳她的輕佻的舞，完全沒有想到他。她舞罷，三四個較厚臉的青年抓住她的手臂，教她再跳別的舞。有人把桌上東西拿掉，扶她上桌子去。她又跳了幾種別的舞。有人叫道：「噲，甘妮，你要那套紅衣服嗎？」那末，這就是她的臨時情人。

清晨四點她準備回家時，或者說別人同意讓她走時，她幾乎忘了有經帶她回來，直到另外兩個學生請求護送她的權利時，她才發見有經在等候她。

「不要，」她見着他叫道，「我已有護送的人了。我現在要走了。再會。」然後向他走來。他感到被奚落，被人拋出門外似的。

「你準備走了嗎？」她問道。

他悒悒不樂，責備似地點點頭。

那年冬季有經學習人體繪畫，已相當成功，之後興趣又轉到插畫班來。他第一次試學水彩畫。學水彩畫原是給雜誌繪插畫的過程。他實習了一個時期，很受人贊許。

他在大衆傢具公司工作，已感到枯燥無味。有一天星期三下午插畫班教師皮文生，從他肩後望他作畫時說：「韋有經，你不久就可以靠繪畫好好賺點錢了。」

「你想是嗎？」有經問道。

「畫得很好。像你那樣，該到本城那一家報館去找一份工作，你去試過嗎？」

「我初到這個城裏，就去試過，但當時他們不要什麼人。現在想來，幸而他們不要。我想他們不會讓我耽久的。」

「你鋼筆畫畫得好嗎？」

「起先我覺得鋼筆畫畫得真喜歡。」

「那麼，他們應該可以用你，我也不會老耽在這裏的。你該去紐約給雜誌社畫插畫。這裏沒有這種工作，但先做一下報館工作也不妨。」

有經決心到晚報館去試試，因為他知道做晚報的工作，晚間仍能繼續夜課。結果祇有一家報館給他一點鼓勵，總編輯說不久就需要添一個人。如果他二四星期內再來一次，他就能確實告訴他，但薪金不多，初來祇有二十五元一週。

有經認為這是大好的機會。當他在三星期之內再去訪問，終於謀得這個位置時，他覺得從此可以得發了。

有經在這個報館工作的時候，才初次知道自己也能寫作。報上近來很需要星期增刊用的本埠新聞特寫稿，他讀了幾篇送來給他繪插畫的文章之後，就斷定自己能寫得更好。於是，他試作了幾篇，成績確也不壞。

但他真正的興趣還在藝術。他的作品並未給人忽略，而且似乎愈來愈得力。

就在他節節上進之際，他跟安琪的關係接續到了當然的結局——他跟她訂了婚。雖然他與瑤瑤的關係自從聚餐以後迄未間斷，但他總覺得必須佔有安琪，一半因為思穎之後沒有一個少女像她那樣不易就範，一半因為她顯得那樣天真樸實而且好心。

有一晚，她坐在鋼琴前，他終於伸過手臂去圍住了她的腰，緊抱着她，雙唇貼在她的頰上。

她掙扎着站了起來。「你切不可這樣。」她說。「這是不對的。我不能讓你這樣。」

「可是我愛你呀，」他叫起來，追跟着她。「我要跟你結婚，安琪，你要我嗎？」她望着他，不勝愛慕的樣子，因為她知道他已經受了她的影響，所以這個野性的不求實際的藝術家的頭腦，居然會順從她的意志。她當時原想容讓，但忽然覺得還是等待一下好。

「此刻我不好告訴你，」她說，「我要跟爸爸媽媽談一談。我至今還沒有告訴他們。我要問他們對你有什麼意見，下次我來就告訴你好了。」

「噢，安琪，」他懇求着。

「噢，請你等一下，韋先生，」她央求道。她到如今還沒有稱呼他有經。「我隔兩

三星期就來，我要考慮一下才好。」

他抑制了慾望一直等候，但愈等他的幻想愈強有力，以爲她是世界上唯一給他的女人。她比任何別個女子更爲高超，使他感到在她面前有把急切的慾望隱藏起來的必要，同時也有裝作高尚的氣派的必要。他甚至欺瞞自己，相信他跟安琪的關係是一種精神的愛，但潛意識中却祇有一種熾熱的感覺，覺得她有美色，有肉體的魅力，也有熱情。他覺得她還不脫憧憬狀態，還受着習俗和近似宗教家的人生觀的拘囿。他但願他能把她驚醒過來。他閉着眼，憧憬着未來。

兩星期之後，安琪又來城中，這次準備來履行信約的。有經正在期待，急於聽取她的諾言。他原計劃在支加哥車站那個烟煤熏黑的車蓬底下迎見她，陪她到金蘭飯店吃一頓飯，送一些花給她，並且把他幾乎化盡全部積蓄七十五塊錢買來預祝訂婚的戒指交給她，可是她頗慮到當場不好意思，覺得祇有在姑母家客堂裏會見他最適當，因爲在姑母家裏態度可以隨意。她寫信說她一定要早來。當他某星期六晚八時到她那裏時，她穿着在她覺得最有羅曼史意味的服裝，那就是她在亞歷山大初次見他時穿的一件。她猜想他會送花來，所以自己沒有戴花，她把他帶來的紅玫瑰插入胸衣上口。她金黃的雲髮，做成厚厚一叢，掛在頸際，撩人情思，雙頰在這得意的時刻發着紅光，朱唇潤澤，目光炯炯。他進來時，她眼裏簡直射出歡迎的光芒來。

有經見了她也情不自禁。他每逢含有羅曼史意味的場合，都衝動得難以自制。他想

到爲愛而愛的美感，內心便充滿着青春的愉快，好像一闕甜美的歌曲，使他神經緊張，身心熱烈，興奮異常。

「安琪，你到底來了！」他說，試欲抓住她的雙手。「怎麼說？」

「噢，你切不可開得那麼急，」她回答。「我先要跟你談談。我要給你彈一曲。」

「不要，」他說，見她向着鋼琴倒退過去便跟着她走。「我要知道。我一定要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我還沒有決定呢，」她以遁辭央求道。「我要想一想。你還是讓我彈琴好。」

「噢，不，」他催促道。

「是的，讓我彈琴罷。」

她不理他的話，迅即奏曲，但一直覺得她在她頭上邊顫動，對她是一種威力。奏罷，音樂的感應力已使他的情思更爲銳敏，於是他像前一回似地溜過手臂去圍住她，可是她又掙脫了，溜到牆角裏去，站着擋住他。他喜愛她漲紅的臉，凌亂的頭髮，以及她腰間已經弄得不成樣子的玫瑰花束。

「現在你一定要告訴我，」他站在她面前說。「你要我嗎？」

她低下頭，彷彿有點懷疑，還怕他狎昵過甚。他跪下一膝，仰視她的眼，然後，他仰起頭攔腰抱住了她。「你肯嗎？」他問。

她瞧着他的柔髮，又黑又密，瞧着他柔順的灰色眉毛，瞧着他的黑眼和端正的下巴

。她想要演劇似地答允下來，尤其因為此刻的情景也夠有劇意了，她把雙手按在他頭上，俯身睜視他的眼，頭髮披到前額上，散滿了她的臉。「你會好好待我嗎？」她問，向着他的眼睛求情。

「是的，是的，」他宣告道。「你是知道的呀，噢，我是那麼愛你。」

她把他的頭向後放遠一點，把自己的嘴唇湊上他的。這一吻含著着烈火，含著着沉痛。她摟緊着他，一會兒，他站起來在她面頰、雙脣、眼睛、頸項上堆滿了連接的熱吻。

「天呀！」他叫道，「你是多奇妙呀！」

這種說法使她愕然。「你不能那麼說！」她說。

「我不能不說，你是那麼美麗呀！」

她聽了這句恭維話也就寬恕了他。

這以後他倆熱情如燃，猛力相抱。他把她摟在懷裏，情意綿綿的對她耳語，講述他未來的夢想。他拿出他買的那個戒指，替她戴上手指。他將成爲一個大藝術家，而她將成爲藝術家的新娘；他要描繪她可愛的臉，可愛的髮，以及可愛的體態；如果他要繪畫愛的情景，他就要把此刻他們在一起的那種情景做題材。他倆一直談到深夜一時，她求他離去，他還不肯走。他終於在兩點鐘離開，而次日清早，又來帶她上教堂去。

近來每當晚課以後，有經開或到玲廷家去。他到她家常在十一點鐘光景，因為早有約定，所以前門一直開着，讓他悄悄地進來。好幾次他發見她睡在隔離前室的她那

間小房裏，穿着一件粉紅色絲織梳妝服，像一個黑髮小孩似地蜷伏着。她知道他歡喜她藝術的性向，所以竭力滿足他的喜愛，裝作趣味特別超絕。她有時把一根蠟燭放在牀邊茶几上一個紅色燈罩底下，裝作剛纔讀過書的模樣，常常把書攤在被單的一邊，讓他進來就看到。他悄悄地進來，趁她朦朧之中，一股勁兒把她抱在臂懷裏，親她的嘴來驚醒她，然後抱她到前房裏來撫摩她，並且以耳語訴說熱情。當他向安琪小姐談情說愛的時候，他始終沒有停止對路琵的用心，而實際上他並不覺得她們兩個會有水火不相容的情形。他想他愛的是安琪。他也喜歡路琵，因為他覺得她嬌美。有時他又覺得她太幼稚，太沒有頭腦。誰會娶她呢？她將來會變成怎麼樣呢？

就因為他這種態度，他迷住了這個少女，使她樂於委身給他。她夢想着，如果他們能同居在這麼一個小樓裏該是多麼美妙。那時，她可以不再作模特兒，專心替他守家。他幻想中認為未始不可，所以也對她講起這一點，雖然心裏明白這是未必能做到的。他要安琪做他的妻子，但是他又想，如果他有錢也不妨同時要路琵，那只要設法給她另外安頓一個地方就得。至於如此做法，安琪將作何感想，他並不煩心，他認為只要不讓她知道就是了。他在她倆面前向不吐露彼此的訊息，心裏却訝異着，一旦給她倆發覺，彼此將作何感想。但由於缺少錢財，目前他還不想跟任何一個結婚，無論是安琪，是路琵，或是別人。他想，第一件要務，就是鞏固經濟地位，然後可以對任何女子認真講話。他知道，安琪對他的期望就是這樣，同時，如果他要路琵，他也得有相當的錢。

於是，情況變得爲難起來了。他到了目前的境界，就瞭解他生活圈子是多麼狹窄。他的同學馬肅和霍偉，賺錢比他多，生活也比他好。他們常去吃宵夜飯，約朋友看戲，到花天酒地的區域去。有經一則因爲生性好靜，善於自省，耽於沉思，二則因爲藝術趣味較高，覺得那些地方俗不可耐，三則因爲財力不夠，簡而沒有參與這些宴樂的機會。他在講習班的時候，常聽他們談起這些事情，講的人錦上添花，故意誇大，說得活龍活現，似乎格外有趣。有經嫌惡粗俗的女人，穢褻的行爲，但他覺得即使要接近這些地方去看一下，目前也不可能。享樂先要有錢，而他此刻就沒有錢。

有經的雇主向來不考慮他的用錢問題，這或許因爲他年輕，因爲他有一種不求實利的純正態度。他們似乎想他工作不計酬報，不在乎錢多。由於他們這種冷淡態度，他終於決心離開支加哥，雖然更深一層的動機是爲了安琪，爲了他的藝術事業，爲了他不安於現狀，進取心切，因而增強了對自己前途的自信。他一心想着安琪，認爲她是未來安樂的象徵。他已經飽嘗跟路諾的樂趣，所以此刻想來不妨離開她。他想她實際上也不很在乎，她的情感並不深。話雖如此，他知道她還放不下心來。於是，他開始減少經常到她家去的次數，對於她在藝術界的作爲，漸漸冷淡起來，同時心裏感到自慚，因爲他知

道這樣做法是殘酷的。當他說明不來的原因時，他從她的態度看出她的傷心，看出她已經知道他漸趨冷淡。

「禮拜天夜裏你要出來嗎？」有一次她盼切地問道。

「我不能出來，」他道歉地說；「我有工作。」

「是的，我知道你不得不做工作的情形，你去做罷。我知道我是不在乎的。」

「噢，珞慧，你怎麼說的呀。我不能老在這裏呀。」

「有經，我懂得是怎麼回事，」她答道。「你再也不顧我了。噢，好吧，不顧我好
了。」

「好了，甜蜜的，不要那麼說，」他說，但他走了之後，她會站到窗前，眺望那貧苦的鄰區，悲哀地嘆息。她覺得他和她的關係比跟她碰見過的任何男人的關係更深，可是她不是輕易哭泣的一類少女。

「他要離開我了，」她想到了這一點。「他要離開我了。」

晚報館的郭先生對有經會有長久的觀察，對他頗感興趣，知道他很有才能。郭先生快要離開晚報館一家大報館去主編星期增刊，想到有經在這裏簡直等於浪費時間，便覺得不好提醒他一下。

「我想你該到本城那一家大報館去試試，」有一天星期六下午事務快完畢時，他對他說。「你在這裏永不會出頭，這裏規模不夠大，你應該進一家大報館去工作。爲

什麼不去論壇報試試，或者索性到紐約去？我想你應該做雜誌工作。」

有經把這一切聽了進去。「這個我是一直在想的，」他說。「我想要到紐約去，我到那邊去可以好一點。」

「我看你非此即彼，總要換個地方。像這樣的地方，航久了對你會有妨害。」

有經回到辦公桌前，就有了變心。他要離去，要積蓄一百五十或二百元的錢數，然後到東部去試試運道。他要離開路瑟與安琪，離開安琪是暫時的，但路瑟却可能是永遠了，雖然他心中還祇有模糊的想法。他要去找些錢，再回來跟黑樹林的必要情人結婚。他認定去紐約是求上進的必要步驟之後，他的希望並不難於實現。自從他給安琪買了那隻戒指之後，他已經在銀行裏積蓄了六十元存款，現在他決定在短時期內使存款加多三倍，然後動身東往。

對路瑟與安琪，他有兩個問題必須同時解決，確非易事。一方面是對孤苦失望的同情與抱歉。她是那麼嬌美，她也有她的可愛之處，但胸襟不夠寬大，情感不夠偉大。即使要和她同居，他當真做得到嗎？她能代替像安琪那樣的少女嗎？他能以此易彼嗎？何況，他此刻與安琪繼續往返又進了一步，自從她那次回來答允和他訂婚以後，已有好多同情景，使他體驗到情感已非昔比。

他實際離開支加哥，是在那年秋季他和安琪訂婚之後，整個夏季他在徬徨與沉思中過去。他對路瑟愈來愈疏遠，終於不別而行。

至於他和安琪離別，正在他心情最頹喪的時候。他那時想來，他實在並不要去紐約，祇是命運拖着他去罷了。他在西部找不到什麼錢，因此他必須離開，而一離開就要失掉她，情形似乎很淒慘。

他勦身前一個禮拜六和禮拜天，他到她姑母家來和她相會。他跟她在地板上躑來躑去，十分憂鬱，計算着還有幾小時便得和她分離，並且講到他成功以後如何回來娶她。安琪惟恐時間一久，發生變故，預感疑懼。她讀到過藝術家到大都市一去不返的故事。有經似乎是一個奇特的人，她或許守不住他；可是他已給她諾言，而且狂愛着她——那是沒有疑問的。你看他眼裏那種堅定、熱情、渴望的目光，那不是持久的，永恆的愛，又是什麼？人生已給了她一個寶物——一種偉大的愛，一個藝術家的愛人。

「去吧，有經！」她終於悽然的說，幾乎感傷似的。她雙手捧着他的臉。「我會等待你的。你一點也不必擔心，你事業一成功，我就在這裏等你，只要你早些來——好不好？」

「好不好！」他說着吻她，「好不好？請你看我！你知道嗎？」

「是的！是的！是的！」她叫道，「當然我知道。噢，是的！是的！」

接着是熱情的擁抱。過後他們便分別了。他走出去，心裏想着人生又微妙又悽慘。十月的寒風，使他更感悲哀。這是奇妙的世界，但有時也覺得難以忍受。但苦痛他是忍得下去的，也許將來就會有幸福和安寧。他和安琪住在一起，互相擁抱，互相親吻

，就會發覺這種幸福與安寧的。

於是，帶他往紐約去的那列火車，載着一個凝神沉思的青年。紐約可是多麼不同呀！他顯得多麼幼稚，多麼生嫩！他做過新聞從業員，他能寫作，跟女人也談得來，人情世故也懂了一點，他並未積蓄多少錢，這是真的。可是他進過藝術學校，給過安琪一輛鑽戒，身邊還有這兩百塊錢，預備靠此觀光那全國最大的都市。那天他曾經走過五十七號街，也認得出他常去訪問路培時所見的那一帶地方。他可並沒有向她告別，只遠遠看見那幾排兩層樓的工人住宅，其中一幢是培托和她的義父母所住的。可憐的路托小姑娘！她還喜愛他呢。不別而行原屬可恥，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原沒有把她放在心上呀。他想起來未免心痛，所以索性不再想它。世界上悲慘的事情不是想想所能解決的。

十三

有經在紐約不認識路，也不認識方向，上了堤白路渡船，到了西街，便沿大街遊蕩，對着碼頭的進口凝視。他一路走，一路注意對他合適的住處，他要的是有院子和樹木的屋子。走了一陣，他在第七號路後邊找到一排前有鐵撐露台的屋子，覺得還合意。他就在這裏探聽，其中一幢有房間出租，租金四元，他想目前還是把這間租下來好些。這比任何旅館都便宜。女房東是一個穿黑衣的影相的婦人，他幾乎看不出她有什麼品格。

看她這副形相，他想到管理房客是多麼慘澹。那間房也平常得很，一無足取，不過他盼望的是那個新的世界，所以他一切興趣都在外面。他要觀光這大都市，所以放下手提包，叫人去拿了行李，就上街去，預備見識一下將來對他有益的一切事物。他身邊祇有兩百塊錢，但他就要靠這點錢來爭出路，因為眼前就是他認定要去征服的那個世界。

像有經這樣性情的人，是容易沮喪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形態，起先百看不厭，過後精神上却感到消化不了的苦痛。他一下子覺得看得太多了。他好幾星期到處閒蕩，商店、陳列室、圖書館、博物館、通衢大街，東看西看，愈看愈喪神。到了夜間，他回到他空洞的房裏，給安琪寫冗長的情書，報告他的見聞，重述他的永愛之情，這實際上多半由於他此外沒有方法發洩他過剩的精力和情緒。他寫的都是詞藻美麗的長信，有聲有色，情感洋溢，但在安琪看來，好像假情假意，是不見她而激發出來的。

初到紐約幾星期內，他接到唯一的信，是路瑤寄來的。他給她的告別信，是到了紐約才寫的，內容全是敷衍，足見情感早已枯萎。他祇說，他沒有看她一次就離開，非常抱歉。他本來想來看她，但匆促準備行裝，時間終於不及。他希望日內來芝加哥看她，又說他仍然愛她，但他為前途打算，不得不到這個機會較多的大都市裏來。「我還記得我初次見你時，你是多麼嬌美呀，」他接着說。「路瑤，那次的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加上這麼一句溫情話，實是殘酷的，但藝術家的心情似乎非此不可。這一句給路瑤

以雙重的心痛，因為她知道他還有一絲餘情，美感的餘情。他愛的是美色而不是她，而如今她特有的美色已沒有魅力了。

她過了一時才寫回信，想要藉此出氣，裝得滿不在乎，可是實際却做不到，她想說些痛心話，但終於祇說了實話。

「親愛的有經：」她寫道，「數週以前就接到你的信，但一直提不起心來寫回信。我知道我倆之間一切都完了，那也好，因為我想這是不得不然的。我想，你對任何女人也不會愛得長久。我知道你說必須到紐約去擴大你的活動範圍，原是實情。你應該去的，不過我怨你不來看我一下。你來一下有何不便？有經，可是我還是不怪你。這和你近來的作風有什麼不同呢！我曾經對你有心，但我知道我也放得下心來，不會對你起惡感。好不好請你把我一直寫給你的信和我的照相寄還我？你此刻也不會要它們了。珞琵。」

信紙上留出一段空白之後又寫：

「昨夜我站在窗前望着街道，月光皎潔，枯樹隨風飄搖。我看見月光照在田野中間的池塘裏，好像一片銀光。噢，有經，我但願我不再在人間。」

他讀到這裏，驚跳起來，把信紙抓緊在手裏，這寥寥數行，激動了他的情感，使他提高了對她的評價，使他覺得離開她實是一種錯誤。他畢竟對她有心的。她是嬌美的，假使她此刻在這裏，他可能和她同居。她在紐約做模特兒不是同在芝加哥一樣嗎？抑剛

要寫信這樣告訴她的時候，幾乎每天寫信來的安琪小姐又寄來了一封長信，使他改變了心情。他面對着像她那樣偉大純潔的愛情，不知怎樣再去跟珞瑟繼續談愛。他對她的感情快要死滅了，難道還要去復活它嗎？

情感的衝突，原是有經天性的一種特徵，只要他深心自省，就能發見他氣質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愛好美色，多情善感，但對任何人也沒有永恆的信念——除了一個不可能的她。

情形既屬如此，他寫了一封信給珞瑟，表示悔恨和悲戚，但並不約她來紐約。他想了，即使她來了，他也不能長久維持她的。況且他急於佔有安琪。因此，那件事就此過去了。

當其時，他曾訪問各雜誌社。他離開芝加哥時，曾在衣箱底上放了他給寰球雜誌繪製的若干幅圖畫。當他把圖畫送給「世紀」，「哈普」與「書學」等雜誌評閱時，他們祇表示一種看厭了的神氣。他們牆上懸着幾十幅壯麗的圖畫，簽的名有經知道都是插畫藝術界的領導人物。他回到自己房裏，深信自己並沒有給人留下什麼印象，他們所熟悉的藝術家，不知比他高明幾百倍呢。於是，他變得垂頭喪氣了。

但此外也有小型雜誌和小報，因此他誠心誠意去尋求工作。過了一時，他終於接受一兩家小型雜誌的委托，繪製了三四幅圖畫，換得三十五元的酬金，其中仍須扣除模特兒的費用。他需要一個房間來從事藝術工作，並且接模特兒來作態，最後他在西十四號

街找到了一間後房，窗外是一個空曠的院子，樓梯公用，任何人進來都不必詢問。月租二十五元，他認為還是冒險租下較好，他只要接受幾次委托，就能生活。

十四

紐約的藝術界：情形較為特殊，那時以及後來相當時期內，派別很多，互相對立，幾無團結可言。初來的人，不熟悉情形，會覺得紐約的藝術生活枯燥無味，一時不知參加那一派才好。

有經有才能，也有決心，但缺少經驗，沒有友好的圈子。整個城市是陌生的，冷酷的，要不是他死心塌地愛好這大都市的奇異生活，他會感到十分寂寞，十分悲哀。但是他被豪華的誘力所蠱惑了。熙來攘往的人羣呀！形形色色的生活呀！大旅館、歌劇院、戲院、餐廳，這一切都是美色的代表，擒住了他的幻想。那些服裝華麗的可愛的女人，紛至沓來的車馬；早晚如潮汐的市廛；這一切都使他忘却寂寞。他沒有錢可供花費，眼前還沒有事業成功的希望，祇能蕩馬路，看看人家的窗戶，對美女暗自欣羨，每天看報只見別人儘管方面不同幾乎時刻都有成就，自己只好望洋興嘆。

有經驗中於自謀經濟獨立，這也是他性格有趣的一面。他窮迫的時候，實在也不妨寫信到家裏要錢，向他父親借一點，但是他寧願自己去賺錢。裝得很有辦法。要有人問

他，他總說過得很好。他給安琪寫信，也是這麼說，還借此作爲藉口，說他爲了要多聚點錢，纔寧願再等些時候。他儘量使他的二百元積蓄維持下去，並且不管受托繪畫的進益多少，儘量加到積蓄裏去。他將生活費用減至每週十元，竭力不使超出。

他新找定的那幢屋子，實際不是適合藝術工作的屋子，而是一種古舊的公寓建築，一部份房間已改作商店。頂層有三間相當大的房間，兩間大寢室，都是從事某種技術的單身漢住着。有經的隔鄰，剛巧是一個臨時工作的畫家。他是在波斯頓學藝的，現在此間建立他的工作，作爲謀生的途徑。起先彼此不常招呼，但有經到來第二天就從開着的房門看見那裏有個藝術家在工作，因爲畫架是顯而易見的。

初時沒有模特兒上門來找事，他便向藝術生同學會去請求。他拜訪了那位秘書，便探悉四位模特兒的姓名地址。四個都回答了他的明信片。他選定了一個，那是一個年青的瑞典族美膩少女，似乎跟他要插畫的小說裏的女主角相像。她容貌端正，頗爲娟秀，黑頭髮，鼻子正直，尖下巴，有經立即對她發生好感。但他因爲工作室環境不好，頗感羞恥，因而覺得沒有把握。這位模特兒態度很大方，他繪畫力求迅速，以期儘量減少費用。

他終於跟他的鄰居都斐理相識了。他想向他探聽當地藝術界的生活情形，但那斐理並不出名，有經知道的，他祇能說出一些無關宏旨的事情。他從他口中聽說當地藝術工作室集中在那些地方，有那些著名人物，又說年青初學的一輩往往集體工作。前一年

郁斐理曾參加這種集團，但後來為何退出而改為個人工作，並未說明。他當場稱贊他的作品，對有鑿大有幫助。他發見有鑿確有藝術的特長，每次展覽必去參觀。有一天他給他一個建議，算是有經此後在雜誌事業上成功的開端。有鑿當時正在繪製一幅街景，每逢他沒有別的事可做的時候，總在那上面下功夫。郁斐理剛巧進來，便觀察他怎樣用畫筆描繪東區一羣女工，六點鐘放工以後湧現在街上的情形。

「喂！」郁斐理指着一點說，「那種樣子我看像是真的。我也見過這樣的一羣。」

「你見過嗎？」有經回答。

「你可以送給某個雜誌作封面畫用。你為什麼不拿這張到真理雜誌去試試看？」

「真理」雜誌是一種週刊，跟西部出版的許多雜誌一樣是有經最愛慕的一種，因為它每週插入兩頁彩色圖畫，而且偶爾也需用這類寫生畫。不知為何，他有時彷彿起來常常需要這種鼓勵來迫他努力。由於郁斐理的好評，他工作格外起勁了。製成之後，他決定帶到「真理」雜誌去。藝術編輯看了就贊許，雖然嘴裏不說，却帶進去給主編看。

藝術編輯回出來，臉色很嚴肅。

「這一幅我相當歡喜，」他說。「我們可以找個地位把它刊出來。你隻要把地址留給我，不久就會把支票送給你。」

有經留下了地址。他喜出望外，經歷着一種愉快的心跳。他根本沒有想到價格問題，只想這幅畫能以雙頁刊出就好了。那末，他到底賣掉了一幅畫，而且賣給「真理」雜

誌！現在他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他有了真正的進步。現在他可寫信告訴安琪了。

十五

這幅畫的出售，隨之而來的七十五元支票，以及彩色版畫的印出，使有經與致大為提高，一時覺得他的藝術事業已確有基礎，因而想到黑樹林去訪候安琪。但首先他得多做一些工作。

他又專心注意另外幾個街景。工作了一月之後，他又拿了一幅到真理雜誌去，聽候編輯又不得不讚美。他想裝作漫不在意，但事實上有困難。這個青年作家確有他所缺少的才能。

「這一類作品你都可以拿來給我看看，」他說。「只要水準夠得上這兩幅，我們總能採用幾幅的。」

有經趾高氣揚的走了。他開始對自己的才能有了進取的勇氣。

要維持相當的生活，至少要出售好幾幅畫，價格都將在七十五元與一百元之間，而藝術家人數也很多，所以立即成名的機會極少。有經等待好幾個月才看見他第一幅畫印出。他現在避免小型雜誌，而希望不久可以給大雜誌投稿，可是大雜誌並不急於找尋新畫家。他由郁斐理介紹得見兩位藝術家，他們住在華佛萊廣場同一個工作室裏，相識之

後便很喜愛他們。一個名叫麥克夫，另一個叫史密德。有經很想對他們友好，跟他們造成愉快的關係。他和他們很投契，有時說說俏皮話，但終於過了幾個月他才敢說跟他們已成莫逆之交。此後他開始經常訪候他們，再過一時他們也來答訪了。

到了這一年，他才認識幾個看得過去的模特兒，才開始參觀各種藝術展覽會，才給真理雜誌的藝術編輯提拔起來，並且被邀出席招待藝術家與女友的宴會。這些人裏他沒有一個特別歡喜，祇有那個實際並無多大希望的「技藝」雜誌的主編，他還歡喜。這是一個有詩人氣質的金髮青年，他覺得有經頗有審美精神，預備跟他做朋友。有經也樂於結交，於是魏利嘉常到他工作室來訪問。

他在這樣的氣氛中安定下來的時候，那是在第二年春天，他終於決心回去訪問安琪，順便去亞歷山大與支加哥。現在他離開支加哥已有十六個月，始終沒有見到什麼女人，能博得他的情感，或者使他改變對安琪的愛情。他曾於三月間寫信給她，說他將於五六月間回來。他終於七月中動身，當時紐約城裏熱浪來襲，很是悶人。他成績還不多，給八九篇小說畫過插畫，給真理雜誌畫過四幅雙頁插畫，其中一幅業已刊出；但他總在節節上進。正當他要動身去支加哥與黑樹林的時候，又一幅雙頁插畫在報攤出現，他便驕傲地買了一份，帶着上火車。

他在車中遐想着。支加哥與紐約間的長距離終於越過了，下午他便到了那個多湖的城市，但他並未停下來重遊舊地，就轉上五點鐘火車去黑樹林。天氣陰沉，一路陰霾密

佈，不久便來了大快人心的陣雨，樹木花草，全都濕透，路上灰塵也給吸住，空氣涼爽，吹在疲倦的肉體上，像是溫柔的撫摩。綠油油的樹木中間，嵌着小小的鄉鎮，風馳電掣地一一過去，終於到達黑樹林。黑樹林比亞歷山大更小，但情形並無多大不同。像亞歷山大一樣，令人注目的是一個教堂的尖塔，一個鋸木廠，一條兩旁磚屋的商業街，以及許多枝極開展的綠樹，有經一見就被它所吸引。這正是合乎安琪居住的地方。

他到達已經七點鐘，將近黃昏的時候。他並未通知安琪準備的到達時間，所以他決定住在街上發見的一家小客棧裏。他祇帶來一隻大衣箱，和一隻旅行袋。他向客寓主人詢問安琪住屋的方向與距離，就知道明早隨時可以雇車前往，車費不過一塊錢。

翌晨他早起來，心急地等待可以動身的時刻。一到九點，來了一輛像樣的四輪馬車供他使用。他坐着經過一條漫長的黃泥路，前夜陣雨之後已經潮濕，有些地方兩旁樹蔭遮着，路旁好些鐵欄上生着許多可愛的野花，千紅萬紫，煞是美麗。

白家的住屋是在一塊廣大的田野上，夾在兩座徐徐高升的小山坡中間，坡上樹木茂密。田地的一角，雖房子不很遠，給一條淺淺的溪流切斷，溪水潺潺，在無數的細石上流過，兩岸楊柳和褐色矮樹，長得很茂盛，雖屋子不滿一哩路還有一個小湖，屋前有一個空曠的長形草地，中間有一條砂石路，兩旁屹立着高高的老榆樹。靠近門口有一個低欄柵，跟那優雅的草地隔開，沿欄柵生長着紫丁香花叢，欄裏近屋牆的地方，有簡單的花壇，種着玫瑰與臘梅等花卉。

有經看見這個地方很優雅，非常驚奇。他想「這是多麼美妙的戀愛場所；你想安琪竟住在這個地方！」

馬車輕輕地駛過碎石路，到草地左邊，停在花園門口。安琪的妹妹瑪麗出來了。瑪麗二十二歲，不像她姊姊安琪那樣拘謹而有點呆板，可是非常活潑快樂。她像小貓一樣輕快，老是向光明方面看，到處結交朋友，情人很多，他們不斷以情書向她進攻。但她都用善意同情的天真態度，一概推却。她住在這田莊上，社交機會不像城裏那樣多，可是男朋友還是藉藉而來。這是瑪麗的吸力使然，而在她所造成的快樂世界中，安琪也分享了一些快樂。

安琪此刻正在飯廳裏，很容易喚她出來，但瑪麗要親自看看，究竟她的姊姊抓住了怎樣的一類愛人。她見他身段高高，眼睛銳利，想不到姊姊獲得這樣一個美好的愛人，但她仍不露聲色，祇笑迷迷的伸出手來。

「是章先生罷？」她問道。

「正是，」他回答，有點矜持的神氣，「那邊的車道多好看，是不是？」

「天氣好的時候才覺得好看。請進來，把提包放在廳裏，好嗎？且維會給你拿到你房間裏去的。」

有經順從了，心裏却想着安琪，不知她何時出來，樣子又怎麼樣。他走進那個天花板很低、幽暗而陰涼的大客廳，看見裏面有一架鋼琴，架上還有一堆樂譜，心裏非常高

興。從開着的窗口，他望見幾架吊牀，在那塊大草地上樹蔭底下。他覺得這個地方很美妙，簡直是詩境。不久安琪就出現了。她穿着簡樸的白麻布衣服，頭髮結成粗辮，像錦帶一般橫在額前，正如他所歡喜的樣子。她採了一朵大粉紅色的玫瑰花，插在腰帶上，見了有經，她伸出手來，向他奔去。他熱情地吻她，因為瑪麗已經謹慎地退了回去，讓他倆在一起。

「我到底跟你相見了，」他低聲道，又吻她。

「噢，是的，是的，可是時間已經好久了呀，」她感嘆道。

「你也不見得比我更難過，」他安慰道。「等等，等等，每分鐘都是苦痛！」

「現在不再想它了，」她懇求道。「我們重會了。你畢竟來了。」

「是的，我來了，」他笑道，「一切都在這裏了。那些樹木，那個美麗的草地，不可愛嗎？」他吻了她又停下來眺望窗外。

「我很高興你歡喜這裏，」她害羞地回答。

「我們也覺得好，不過這個地方太老了。」

「因此我更愛它，」他大為賞識地叫道。「那些矮樹叢，那些玫瑰，多美妙。噢，親愛的，你不知道我覺得這一切是多麼甜美！而你！你是那麼甜美。」

他隔她一臂之遠，捧着她來鑑賞，她面頰含羞發紅。他那樣情急，勇猛的直接進攻，有時使她慌亂得不知所措，使她脈息急劇跳動。

一會兒，他們走到門前院子裏去。瑪麗又出現了，她跟白太太在一起。白太太是一個端莊的粗圍身段的老婦，年已六旬，見了有經衷心表示歡迎。他覺得她和他自己的母親一樣，和每一個慈母一樣，喜愛循規蹈矩，喜愛和平，巴望兒女幸福，愛受人尊重，愛個人的榮譽；重視道德。別人有這些美德，有經是誠心尊敬的。他高興見到這樣的人，相信他們在社會上也有一席之地，但他不能十分確定他們對他有沒有什麼一定的或重要的關係。

他良心中私下裏常想，人生似乎比任何特定的理論或生活方式更廣大更微妙，有時也更險惡。人無論男女，能在指定的情況中，或特定的一類社會中，做到忠信誠實，以道德爲重，那或許是可貴的，但對整個宇宙的實質和組織，究竟發生不了作用。任何一個社會形式或秩序，如欲持久存在，必須有像白太太那樣的個人，一切行爲必求符合那個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和道德觀念。這種人一旦發現自必受人敬佩，但在變化微妙的自然力中却算不得什麼。他們祇是這個地方社會認爲至高無上的秩序中偶生的和諧之花，但對整個世界仍無足道。二十二歲的年紀，他已在思考這些問題，訝異着他是否有一天能把這些思想表現出來；訝異着他真正的心思一旦給別人知道，他們對他將作何感想；訝異着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一件東西，真是固定的，像一塊可以攀附的巨石，而不僅是一個隨時變動的影子，一件虛僞不實的東西。

白太太對她未來的女婿以慈藹的目光看着。她已聽了不少關於他的話。她教養兒女

務使他們誠實、有德、可靠，所以她要兒女跟同樣善良的人結交，非此便不放心。她總想有極是這樣的好人，他坦白大方的容顏，笑嘻嘻的眼睛和嘴，使他相信他本性良善。還有，他不時寄給安琪作爲證據的那些在她看來奇妙的繪畫，已夠使白太太真心喜愛這個少年了。她家裏別的女兒，就以已嫁的三個來說，沒有一個配到這樣的好丈夫，所以她把有經看成理想的女婿，以爲他會誠心樂意地、視爲當然地履行一切傳統的義務。

「白太太，承你招待，真是感激，」有經欣然說。「我一直想到府上來拜訪——關於府上的情形我聽安琪小姐說得很多。」

「我們這裏是鄉下房子，並不好看，不過我們還歡喜，」女主人回答。她蕩然微笑，問他到吊牀裏去躺一回是不是舒服一點，又問他在紐約的工作如何，然後回去煮菜，因爲她已經在給他準備第一餐了。有經跟安琪到大草地樹蔭下面坐下來。他正體味着人間最崇高的情緒——青春的愛情，那是有賞有報的；青春的希望，那是他在紐約的成功已證明爲不虛的；青春的安甯，那是他受之無愧的，因爲他正把握着多少心血換來的一個休假期，因爲他此刻有財力，有愛情，有美景，有愛慕，也有愉快的仲夏天氣來給他安慰，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當他在吊牀裏蕩來蕩去，遊目四周，意識到這一切的時候，他的目光終於逗留在安琪身上，想道，「人間再也沒有更美妙的東西了。」

中午，白老頭子從田裏翻了土回來。雖然已經六十五歲，髮鬚矍然，他却老當益壯

，好像會活到九十、一百歲。他碧眼銳利，紅顏發光，腰身瘦小，肩頭闊大，因為他年輕時代是一個美貌的少年。

「韋先生，你好。」他走上來從容地說，田野的黃泥還在他靴子上。

他看着有經微笑，安琪原坐在他身傍，這時站起來向屋子走去。

「我真高興見你，」有經說，「我歡喜你們這裏的鄉間。這裏似乎很興盛。」

「是很興盛的，」那老家長說，從樹腳邊拉過一張椅子來坐下。有經仍靠到吊床上去。

他們又談別的事情，談到周圍居民的品性，談到支加哥的逐漸發達，談到最近將和委納瑞拉開戰的謠言，又談到民主黨新起來的一位領袖，那是白育善老先生所敬佩的一個人。

當他們談話時，白家幼子且維跑過來就在草上坐下。他年僅十六，却矮胖而結實，聰明的面容，配上好奇的眼睛。後來哥哥乘嘉也來了，他生得又高又大，頗有清教徒態度，跟着長兄善謀也來了，身體相當魁梧，態度穩健，像他父親一般，皮膚褐色，力氣很大。有經看得出他們一家子女，都像安琪一樣，老老實實，十分忠厚。基督的教訓好像寫在他們的面容和舉止上，那是基督精神而非教條，他們運用這種教訓是正大光明的，善心誠意的。他們竭力服從十誡，循規蹈矩，事事顧到一般人所謂穩健和體統。有經發覺這一點，未免訝異自己對道德觀念何以如此懈怠。他疑惑着究竟他是否完全錯誤

而他們是否完全對的。

十二點半，白太太來邀他們用午餐。餐畢有經與安琪留在客堂裏，談了兩點鐘的話。他對她說，他覺得她的家庭多麼可愛，她的父母多麼和善，兄弟們多麼有趣。當白老頭子中午向他走過來時，他曾經畫了一張他的素描像，安琪看得非常高興，說要保留起來給她父親看。他又叫她站在窗口，給她描畫她的頭部和那圈秀髮。

當安琪看見了「真理」雜誌印出他的圖畫時，她又欣喜又替他驕傲，簡直有點得意忘形。這顯然是她情人多才多藝的明證。全世界都得到這幅圖畫，她想，他一定已經成了名。

十六

那一晚以及後來兩天晚上，他倆都有機會坐在客堂裏談話，情形愈來愈熱烈。有經逐漸趨向於男女相愛的終極目標，要不是安琪堅決阻遏，他決不會以接吻撫摩了事的。他覺得讓愛情發展下去是極其自然的。他沒有結婚，還不知道結婚有什麼責任。

那天下午，他倆到離家屋不遠的一個名叫烏窩的小湖上去游泳過後，他跟安琪，瑪麗，且維三個會開車作郊遊。那天午後，是夏季有時出現的好天氣，晴空萬里，溫和宜人，對愛情和美感的心靈，似有直接的訴願，尤其在濃密的樹蔭下，是那麼心曠神怡，使得有經禁不住感慨起來。他正在青春時代，人生是美麗的，老了還有什麼呢？

直到晚餐時，他還在這種感傷的心情中。餐畢，大家休息了一會之後，白老先生進了寢室，且維和瑪麗進了起居間，善謀和秉嘉說是明早要做工，也告退了。於是，有經攙了安琪的手，領她到屋子外面開着紫陽花的地方。他雙手捧着她的臉，又向她訴說愛情。

「我今天感到最愜意不過了，」他說。「這裏的生活真美麗，這個地方多可愛，多安靜，還有你！啊，你呀！」說罷，他以接吻結束他的語言。

他倆在那裏繼續站了一會，然後回到客堂裏來。到了那裏，她點亮了一盞燈。燈光照滿房間，淡黃而柔和，他覺得剛好使房裏感到溫暖。晚餐前她已經換上了一件鬆鬆的密黃色長袍。現在有經又勸她把頭髮放下來，掛成兩條粗辮。

真正的情是沉默的。熱情在他是那麼強烈，他只好坐在那裏，像着魔似的體味她。她倚在他肩上，撫弄他的頭髮，但後來連頭髮也不撫弄了，因為她自己的情感也強烈得不能動彈了。她把他看作一個青年的偶像，年少英俊，前途光明燦爛。這些年來她就等待一個人來真正愛她。他畢竟到她跟前來了。他撫摩她的雙手，她的頸項，而頰，然後慢慢地擁她近來，把自己的頭埋在她胸膛裏。

安琪對禮俗的觀念，對父母的教訓和家庭觀念，是堅信不變的，但這個情景却已不是她所能抗拒了。他先捏她的臂膀，又慢慢地輕輕地撫摩她，使她感到微妙的情趣，這些她都容忍了。他此刻那麼緊緊擁着她，緊得使她全部在他服力範圍內，連抗拒也不可能。

了。後來當她感到他的手捏緊了她震顫的肢體的時候，她覺得又痛又愉快，終於向後退去了。

「不要這樣，不要，有經。」她央求道。「不！不！救救我罷。救救我罷。噢，有經！」

他停歇一下觀望她的臉色。臉上佈滿劇痛的皺紋，蒼白得像生病。她的身體也軟弱無力了。祇有她的雙唇是熱烈的，潤溼的，足見她內心真正的情緒。他還不能立刻罷休。他慢慢地把手縮退了，然後用藝術家的敏感的手指，輕輕地按着她的頸項，按着她的胸膛。

這時，她無可奈何地掙扎，一下子跪了下來，她衣服的領口也鬆散了。

「有經，不要這樣，」她懇求道，「不要。請你想想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一向是那麽誇口的呀。他們以為我是多麼可以相信呀。噢，我請求你！」

他撫摩她的頭髮，她的面頰，凝視她的臉。

「噢，我知道這是爲的什麼，」她癡癡地叫道。「我並沒有比別個好一點，不過我已經等了這麼長久，這麼長久，可是我一定不能這樣！有經，救救我罷！」

有經隱約聽懂了她的意思。

「安琪，站起來罷，」他終於強自振作的說，對她熱烈地看看。她站了起來。「走開罷，」他接着說，「馬上走開！你再不走，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真要放肆了呢。請

走罷。」

她頓住了，惶恐地，悔恨地看着他。

「請你饒恕我，有經。」她央求道。

「饒恕我，」他說，「那該是我來說的。可是你就走開罷，親愛的。你不知道這是多麼爲難。救救我罷，請你走開罷。」

她走開了。他用熱情渴望的目光跟着她，直到她走到門口。當她把門輕輕閉上的時候，他也進了自己的房間坐了下來。他覺得渾身軟癱，十分疲倦，從頭到腳都因爲神經緊張而感到隱痛。

十七

回到紐約以後，生活大體跟去年一模一樣，祇有稍稍的變動。那年秋季，有經跟麥克夫和史密德同住了一個工作室，那裏有一大間工作室和三間臥房。那年冬季，有經的作品初次在當時主要出版物之一的『哈普』雜誌上刊出。他的兩位同事也慶賀他的成功，約定此後共同工作。

『技藝』雜誌編輯魏利嘉，很賞識他的才能，並且給他介紹認識了費梅麗和張克莉兩個性情和職業根本不同的女人，使有經見識到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費梅麗職業上是一位彫塑家，在性情上是一位批評家，自己並無多大情感表現的能力，但很能賞識別人的情意。她是一個從未真正有過青春從未有過戀愛的婦人，但她却固執着她對青春與愛情的理想，幾乎懷抱着一種愚妄的熱忱，一種永不會實現的信仰。魏利嘉有天晚上帶他到她的工作室去。梅麗那時已經三十二歲，是一個苗條的棕髮女郎，眼睛也是棕色的，說話和姿態，十分優雅，全是藝術家的風度。

有經從未接觸到這樣有聲望的女性，所以非常傾慕，而梅麗看他對藝術很有賞識力，也深感興趣。因此，他後來一星期總要去拜訪她一二次。他漸漸了解她的觀點，認為她有超羣出衆的藝術趣味，跟一般庸俗的藝術家顯然不同。她選擇情人的理想，有她一定的看法，大概是受了希臘藝術的影響，雖然她儘量結交有才能的青年人，男女都有，但始終沒有碰到她的對象。當有經出現的時候，由於過去多次失望的經驗，她幾乎下過斷論，認為愛情不會給她的，更不敢妄自尊大，認為他將鍾情於她。可是她依然對他感到興趣，有時用渴望的目光看他那有趣的臉兒和姿態。在她看來，如果他一旦戀愛，他的愛情顯然是有詩意的，有美感的。

於是，她用盡心計討好他，讓他對她的房間有自由出入的權利。他也賞識她的友情，但並不使他們的關係更加親密。他知道唯有真心誠意的求婚可能博得她的心，可是他還沒有這樣的意恩。他覺得已經受了安琪的束縛，況且他還感到，梅麗的年齡更是一切

的阻礙。

至於他撒梅麗而認識的張克莉，他覺得她是一個更有情趣更可愛的女人，而藝術修養也不比梅麗差多少。克莉是一位女歌唱家，跟母親住在紐約，年紀不過二十七歲，雖未十分出名，却頗有自信，認為總有成功的一天。

於是，有經一時被這兩個女人迷惑了，雖然他對安琪的感情依然未變。他覺得克莉在某一意義上是安琪的勁敵，那便是肉體美。有經目前所遭遇的主要問題，便是他並沒有賺多少錢，尤其自從這兩個女人引進了他的生活裏來以後，問題更顯得嚴重。他想，如果他永遠達不到華貴的上流社會裏去，那豈不是辜負他的一生嗎？因此，他必須向社會爭取名利，讓他也有一份人生的享受。現在他快到二十六歲了，不能不有這種感想。

克莉對他的友情，更使他增強了這種感想。她年齡並不比他大多少，跟他意氣很相投，希望和志向也大多相同。他倆相識不久，便把彼此的歷史互相傾告。有一晚，他在她的房裏，她站在鋼琴前，他握住了她的手，對她的面頰，圓大好奇的眼睛，豐腴光澤的頸項凝視着，突然向她問道：「你歡喜我罷？」她毫不躊躇地點頭默認，雖然面頰和頸項都有點漲紅。

「你是那麼可愛，簡直不能用言語形容。我祇能把你擁在懷上，或者你可以用歌唱來表現你，可是語言始終不行。我曾經戀愛過，但從沒有跟你那樣的女人戀愛過。」

「你在戀愛嗎？」她直率地問。

「這不就是嗎？」他反問道，隨即溜過手臂去抱住她，把她拉過來。

她把頭掉轉，讓紅噴噴的面頰對着他的嘴唇。他吻了她的面頰，又親她的嘴和頸項。他托起她的下巴，對她的眼睛盯着。

「留神點，」她說，「媽媽會進來的。」

「管她娘！」他笑道。

「她看見你會吊死你呢。媽媽決不會想到我有這樣的事情的。」

「那就足見媽媽對她的克莉知道的太少了。」他答道。

「她知道的也不少了，」她輕快地承認道。「噢，但願我們此刻在山裏就好了，」她添上一句。

「什麼山？」他好奇而問。

「藍山。我們在富樂里有一幢平屋，夏天我們到了那邊去，你一定要來。」

「你媽媽也去嗎？」他問。

「還有爸爸呢，」她笑了。

「我想還有安妮表妹罷。」

「不，還有喬治哥哥。」

「平屋裏出鬼罷，」他用一句很流行的俗語來回答。

有經不知如何對付克莉。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態度這樣爽直。他想，要是像她這樣美麗而有才能的女人，會自認對他有情，那麼他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呢。他當時並不想

追迫得太緊，而她却急切盼望他如此，雖然表面上她甯願裝得神祕一點。可是她的眼睛却顯示着情意和愛慕，使他覺得很驕傲，很幸福。

到了春末，有鑑認定，這一年的暑期，與其回去看安琪，不如到山間去住在克莉家的鄉屋附近。

當其時，費梅麗以她微妙的折衷主義繼續對有經施行教育。她本身就是學校。他常坐在那裏聽她講戲劇，談讀書的心得，綜論當代哲學思潮，他覺得自己漸漸成長起來。她認識的人有那麼多。她能告訴他，到那些地方可以見識重要的事物，著名的人物。有一回他把他寫的幾首詩給她看，她就把它們抄下來，黏貼在她稱為收集特別保留品的本子裏，表示對他特別寵愛。另一方面，他覺得張克莉對他也同樣慇懃，常向他挑情。

「要做藝術家就得犧牲好許多東西，」有一次她對有經這麼說。「你要做藝術家，生活就不能平凡。」

「莉，這是什麼意思？」他一邊說，一邊輕拍她的手，因為當時他們祇有兩個人在一起。

「哦，你就不能好好地結婚，生孩子，好些事情都不能照習俗做去。噢，我當然知道，藝術家也結婚，但有時候我想這是一種錯誤。我認識的歌唱家，大多不肯受結婚的拘束。」

「你想，想結婚呢？」有經好奇的問。

「我不知道，」她回答，她知道他用意何在。「我要考慮一下。一個女藝術家總有點尷尬，無論如何總有她的地位。她有許多事情要考慮。」

「比方說有什麼呢？」

「噢，比方說，人家有什麼想法，家裏人有什麼想法，我也不知道還有多少事情。藝術家應該另外有一種性別，像蜜蜂之中有工蜂一樣。」

有經微笑起來。他懂得她說的意思。但是她要保持貞操又要愛慕藝術名望，兩者必有衝突，這個問題她已經考慮了多少時候，他却不得而知。不過她差不多已經認定自己不願因結婚而使她的藝術生活複雜化。她幾乎確信，歌劇舞台上的成功脫不開男女間的私通關係。一般人都認為少女應該先保持貞操然後結婚，但這個原則不一定要應用到她身上來——難道藝術家的性格也得如此嗎？可是使她煩心的是她的母親，她的家庭。

十八

六月下旬他到了濱雪凡尼亞州富樂里地方的蘆山。他先以爲克莉會邀他住在她的平屋裏，但克莉警告他，還是住在附近一家旅館裏較為妥善。那時他已經積蓄了八百塊錢，存在一家儲蓄銀行裏，這次他支取了三百元作爲旅費。

有經在山間總共住了十七天，天天和克莉在一起，精神上感到異常的高超。首先，

他從未認識過像克莉這樣美麗的少女，她不僅生理上是完美的，而且頭腦敏捷，充滿藝術家的優美的靈性。

他住宿的旅館，比他以往見識過的任何旅館更為闊氣。他生平從未有過這麼多錢，也從沒有感到有如此揮霍的必要。他住的一間房是頂好的，那是為了顧到克莉的觀感。他聽從克莉的主意，曾邀請她，她的母親和兄弟聚過幾回餐；那時她家裏其餘的人還沒有來到。她們為酬答他的款待，也請他到鄉屋裏來吃早餐、午餐、晚餐、晚餐。

克莉見他到來表示早有計劃，預備儘量單獨跟他在一起，提議到高山、奇峯、煙嶺等處去遊覽。七哩、十哩、十五哩路以外的上等旅館她都認識，他們要是乘火車或坐馬車去，可以在月光之下回來。她在叢林間挑選了幾處幽僻的地方，那裏樹木稀疏，留出小塊的草地，他們就可以在此縛起吊牀，攔開他們的詩集，坐下來享受談笑調情的樂趣。在這種相互作用的影響之下，在晴空萬里的六月天氣的熱趣之下，克莉終於對那個勾當降服了。這樣一來有經便進入了在他想來跟她永遠不可能的一種關係，這以前他倆進行過種種微妙的求愛方式，一步追進一步。他倆討論過情感與情緒的究竟，終於把一般人認為兩性間發生最親密關係必含有邪惡的信念拋開了，認為無足輕重。克莉終於直捷了當地說：

「我不想要結婚。結婚不是我幹的事——至少在我沒有完全成功以前不是。我甯願等待——只要我能有你作伴而仍過單人生活。」

「你爲什麼要委身於我？」有經好奇地問。

「我不知究竟要的什麼。只要有你的愛，我就行了——就看你滿不滿意。你是我要給與幸福的人呀。我要把你所要的任何東西都給你。」

「奇女子，」她的情人說，用手柔撫她的前額。「克莉，我不懂你。我不知道你心裏是怎麼想的。你爲何要如此呢？事情要是弄到頂糟的時候，你會喪失一切呢。」

「噢，不會的，」她微笑道。「要是那樣我就跟你結婚。」

「但是你既然愛我，既然要我幸福，怎麼會那樣隨便的做去呢？」他說了頓一下。

「那我也不很了解，親密的，」她答道，「我就是這樣的。」

「不過，你既然願意那樣做，又不情願跟我同居，我所不解的就是這一點。」

她雙手捧住他的臉。「我覺得我比你自已更能了解你。我認爲你結了婚不見得幸福。你可能不會長久愛我。我也可能不會長久愛你。你可能後悔。如果我們現在能快樂，將來你也可以有不再顧念的一天。而我呢，我也不會回想到我們曾有過幸福而悔恨。」

「那是什麼邏輯！」他叫道。「你意思是說此後你不再顧念我了嗎？」

「噢，我要顧念你的，不過情形不同。有經，你可明白，即使我們分手，你也是一個佔有我的人，這一點叫我回想到也就滿意了。」

她這樣說法，這樣推理，在有經聽來簡直嚇人。一個年青貌美而有才能的少女真會如此嗎？他看她一眼，愁慮地搖搖頭。

「你要想想生命的精華是不會永存的。」他嘆息了。

「不，好孩子，」她答道，「你要的太多了。你以為你要它持久，實際却不然。它是要它消失呢。我知道，你常常跟我在一起並不會滿足。上天賜福，你就接受了罷，不必憂煩。不要多想；你要知道，你可以這樣的。」

有經把她摟在臂懷裏，接連吻她。他在她懷抱中把過去所有的戀愛都忘掉了。她欣慰地，快樂地委身給他，再三告訴他說，這樣才使她幸福。

「你要是知道我覺得你多麼美好，你就不以為奇了，」她解釋道。

於是，他斷定她是經歷過的少女中最奇異的女性。沒有一個女人曾經對他那麼表露自己，一點沒有私意。他認識的女人，沒有一個有這樣的勇氣和見識，竟會如此簡單直接地表露她的欲望，為愛情而犧牲她的貞操。

在重新回紐約之前，克莉對他說：

「好罷，你以後再碰見我的時候，我仍是紐約的張克莉小姐，你仍是韋先生，我們簡直可以把曾經同來此地這件事忘掉，我們簡直可以不相信我們看見過的東西，以及我們做過的事情。」

「不過，克莉呀，你說話好像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似的，不是嗎？」

「我們在紐約就不能幹這樣的事，」她感嘆道。「我沒有功夫，你也得工作呀。」她有斬釘截鐵的口氣。

「噢，克莉，不要那麼說。我可不能這樣想。請你不要這樣罷。」

「我不要好了，」她說。「我們且看罷，等我回來再說。」

他離別前給了她十幾個吻，到門口還緊緊抱了她一下。

「你要拋棄我嗎？」他問道。

「不，是你要拋棄我。不過，親愛的，記着罷！你明白嗎？你已經有過一切了。讓我做你的夢中情人罷。別的一切都是平凡的。」

十九

在山間過了一時美妙的生活，回到海濱的城裏來，實是一件乏味的事。他一定得寫信給安琪，因為離開紐約的時期內，他簡直把她忘了。他假稱有病，此刻才起牀來。但安琪接讀之下，覺得虛偽，她一直訝異真相如何。難道他竟跟一般放浪生活的藝術家同流合污了嗎？她想得發愁，因為時光易逝，而至今他還不會定期宣告他倆討論過多次的婚禮。安琪深怕時間耽擱久了，她會失掉生命中最重要青春。

春天漸漸過去，有經旬或仍在嚙犬他跟女人的關係，那時麥克夫與史密德已經回家避暑去了。正當他十分孤寂的時候，有一天他在一個編輯室裏碰見魏瑪瑪，便異常欣慰。她面色略黑，有點神經質，喜怒無常，可是一位煥赫的作家兼編輯。她也跟她之前別

的女人一樣，對有經發生了好感。報館的藝術股長姜強世給她介紹有經，兩個寒暄了一下，她便把她的辦公室指給他看。

她領他到一間不過六呎闊八呎長的小房間，那裏放着她的辦公桌。有經發覺她瘦小而面容清癯，年齡跟他相仿或者稍大一點，可是非常漂亮，非常活潑。他特別注意她的手，纖美而有藝術意味，她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奇特的光輝，衣服鬆鬆地裹在她身上，頗有風度。她知道並且欽佩他的工作，所以他們就談論這一點，她還請他到她寓所去。

克莉還沒有回城裏來，他每次回想到她，對安琪寫信使再沒有從前那種深切愛了。可是他還認為她是可愛的，認為今後更應該經常寫信給她，應該早些回去跟她結婚。現在算起來，他認識她已有三年了，而不見她也足足有一年半了。

安琪，生性沉鬱，多情而敏感，當然也發覺前途不妙。她覺得如果他的愛情終有冷淡的一天，當初該是迅即委身給他好些。她但願當時自己不那麼假惺惺地爭面子。當然那麼一來，可能生小孩，可是他有同情心和責任感，總會對得起她的。

起先妹妹瑪麗曾經妒羨過她。她會要想把有經搶過來，但一想安琪年齡已大，而且向來沒有人追求，也就作罷。現在有經顯然在奚落她。至少在毫無理由的拖延婚期，使她感到憂戚。

實際上，有經並沒有跟任何女人發生糾葛。費梅麗太保守，太文雅，魏瑤瑪不夠動人。至於其他較為嬌美的女性，雖然隨處都有碰見，却並不使他感興。她們對他亦不見得

感興。因此，他情感上還很孤寂，對安琪更下不了就此結束的決心。

瑪麗觀察姊姊的戀愛事件相當時間之後，便覺得應該幫忙她一下，終於寫了下面的信，寄給有經：

「親愛的有經，我冒昧的寫信給你，想必你要詫異罷。我願你答應我跟任何人不會談起這封信，尤其不要對安琪說。有經，我最近已經對她觀察了一個長時期，我知道她並不快樂。她是那樣死心塌地的愛你。我發覺她每逢你的信來得不準時，她便垂頭喪氣。我不免看得出來，她渴望望着你到這裏來跟她在一起。有經，你爲什麼不跟安琪結婚？她現在真是嬌美動人的時候，而且她性情又好。她並不要等待有一幢好屋子，並不要有各種奢華。有經，你要知道，一個少女既像她那麼愛你，決不肯等待的。她寧願趁你們兩個都年青的時候結婚而享受人生，不要什麼好屋子以及後來你能給她的好東西。我並沒有跟她談過，一句話也沒有，我知道她知道了我寫信給你，會大不高興，永遠不會原諒我的。可是我非寫不可，因爲我不忍心看她老是愁悶想念，而且我知道你要是知道這種情形，一定會來娶她。請你千萬不要洩露我曾給你寫信的事。除非你十分想寫，不必寫信給我。我願你不寫爲妙。把這封信撕掉罷。可是，有經，你總得馬上要來才好。她要你來呀。我們一家，爸爸，媽媽，所有的人都是那麼愛她。我希望你原諒我。我是不得已而寫這封信的。瑪麗」

有經接讀這封信，不勝說愕，但也不免自怨自艾，爲安琪，爲瑪麗，爲整個情勢而

憂煩。他覺得情形頗為悽慘。安琪生得美麗，那是無疑的，而且她也有她的可愛，除了在智識上特別優秀的少女外，她美色的動人，不弱於任何女子。她的情感有的地方還比費梅麗和張克莉更深切。

無論如何，他可沒有回答瑪麗的信，而且當真照她的話把信撕成碎片。

當其時，安琪正在思考，並且由思考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她的情人要是再來，她還是就此委身給他好些，因為這樣一來他就不得不娶她。她愛有經，覺得必須佔有他，覺得甯死不可失掉他，至於誘騙的念頭，乃是最後的手段。如果他拒絕了她，她是決心要投湖的。

二十

那一年這樣過下去，漸漸到了春天。有經因為她悽慘的詞句裏常有那種暗示，便覺得非回去一趟不可了。瑪麗的來信常在他心裏作怪。安琪態度的急切，使他覺得悲慘的事情將要發生。他當然不忍心坐下來，就此寫信告訴她，說他不要再見她。黑樹林的印象，在他心中還很新鮮。因此，他終於在四月間寫信告訴她，說他六月間要來。安琪接信簡直喜不自勝。

有經所以下此決心的另一因素，便是張克莉到了歐洲以後，那一年還不得回來。冬

天她會寫過幾回信，但措辭非常謹慎。局外人隨便一讀，竟看不出他倆之間會發生什麼特殊關係。他給她寫的信當然熱烈得多，可是她對於他急切的示意故意不理會，使他逐漸覺得她今後的一切不會讓他多多知道的了。他們可以做好朋友，但不一定要做情人，更不必做夫妻。他認為那麼重要的事，她竟看得如此平淡，這想來實在使他惱怒；而婉存心拋棄他，更使他的自尊心受了侮辱。忿激之餘，他覺得安琪的忠誠的愛更加正大光明了。她是真心愛他的，忠實誠意的。

美麗的六月來了，有經又動身去黑樹林。他自認引他去的是情慾，而且他確實看不出除了情慾以外還有什麼戀愛。慾望！這就是把兩人牽引在一起的一切嗎？此外，當然也還有性格的可愛，但關鍵却仍在慾望。

冬季這幾個月漸漸過去，他對魏瑞瑪興趣愈來愈濃，他覺得這個女人智識又博又精，超過他所有以往遇見的女人。她對文學藝術的趣味，特別高超，簡直非同小可。這時候，他倆已達到姊弟般的親密關係，或者說得好一點，是兩個好朋友。他一進她的房間便伸臂攬住她的腰，隨便握她的手，拍她的肩。

他剛要到黑樹林以前，是安琪情緒最緊張的時期。現在她要弄明白他到底愛不愛她了。她要感受和他重會的快樂，要領受他態度的微妙的影響，從中去發見究竟能不能保住他。

安琪坐的馬車停在車站月台盡頭。她留在馬車裏等候，不久看見了有經，便向他招

手。他踉踉跄跄地跑過來。

「喂，甜蜜的，」他叫道，「你在這裏，你是多麼漂亮！」他跳上車去坐在她身邊，對她評判似地瞧着。她也覺得他目光在打量她。他最初的印象，就覺得他的新世界跟她的舊世界，確有不同，未免有點沮喪。她老了一點，那是無疑的，經過三年的希望，渴念和憂煩，誰也不免顯得蒼老一點的。

白家像上回一般熱心招待他。過了一小時，三年來的情感又回來了。這些空曠的田野，這幢老屋，屋前那塊可愛的草地，都足以喚起痛切的感覺。有經特別感到爲白老頭子的性格所吸引，而安琪也靠父母增光不少。父親既是那麼可敬，那末她也決非普通女子可比。

等到安琪與有經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倆禁不住舊情復熾了。第一回他既經進追到那種程度，這一回自然又想照樣做去，甚至要更進一步了。晚餐後，她從她房裏出來走到他面前，穿着一種柔軟的晚服，料子很貼身。這回瑪麗帶她姊姊穿衣，特別要她把領子開得低一點。有經見她有點心慌，他自己也非常心亂，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不知道自己敢放肆到什麼程度，因爲他每逢給肉慾誘惑時便心煩意亂，因爲他的肉慾有時候簡直好像一頭怒獅。

今夜安琪回來時，他正在深思熟慮，訝異他的情慾究屬如何。他應該嗎？他應該跟她結婚嗎？他能逃避嗎？他們坐下來談話，但不久他就把她拉近身來。又是那麼一套，

情感愈來愈緊張。不久，由於過久的渴望和期待，她顧不到考慮一切了。於是她——

「我怕非走不可了。有經，」當他不顧一切地帶她進他的房裏來時，她這樣苦求道，「要是發生什麼事的話，我不能留在這裏的。」

「不要講罷，」他說，「你可以到我這裏來。」

「有經，你真有這個意思嗎？」她求情道。

「像我此刻抱着你一樣的真，」他回答。

安琪半夜起牀來，心裏十分惶恐，訝異又懷疑，覺得自己是最邪惡的東西。她眼前有兩幅景象，像鐘擺般不斷地交替着。一幅是婚禮的神台和一個優美的紐約藝術工作室，室內高朋滿座，正如他時常講給她聽的情形。另一幅是烏窩湖深綠的靜水，自己死臉慘白的不動的躺在那裏。是的，如果他不跟她結婚，她寧願自盡，覺得活着也沒有意思了。她不願強迫他。一到時間太晚，希望已盡的時候，她只要深夜投湖，次日他們自會發見她的究竟的。

這一夜之後，整個屋子在有經看來似乎佈滿責備的空氣，雖然無論面容上或言語中都看不出什麼真相。當他早晨醒來從半閉的百葉窗望着外面的綠色世界時，他一面感到清醒，一面感到羞恥。跑到這個屋裏來做那種像他昨夜所幹的卑劣事情，實是殘酷的。他進來的時候，這個家是清潔可愛的，而如今有點污穢了。那是他沾污了的！究竟是不

是他呢？他一直在對自己發問。這個人生問題簡直使他迷惑不解，有時使他感到羞恥。那個行為更使他感到羞恥。但他或許並非愚蠢。人生不是爲了生活，難道爲了煩惱嗎？他的情感，他的慾望原不是他創造出來的呀。他覺得在青春和愛情中，一切都是合理的，尤其在雙方都有真情的場合。他爲什麼不該跟安琪結婚？他倆爲何不該在一起？

當他住了幾天快要回去的時候，安琪決定自己應該去支加哥一趟，因爲她必須買幾件東西，同時因爲母親也要她去。於是她決定跟有輕同走。

沿途她再三問他，他對她作何感想，發生過的那件事會不會使他看輕她。他覺得不會如此。有一回她對他悲哀地說：「現在我祇有兩條出路，不是死便是結婚。」

「你是什麼意思？」他問，當時她金髮的頭髮在他肩上，碧藍的眼睛悲哀的注視着他的。

「如果你不要跟我結婚，我非自殺不可。我不能留在家裏。」他想到她豐美的肉體，滿頭的柔髮，都給死神玷污，未免不寒而慄。

「你不會那樣罷？」他疑不置信地說。

「是的，我就是那樣，」她悲哀地說。「我一定要那樣做。」

「勿說了，琪，」他央求道。「你不要做那種事情。你沒有那樣的必要。我要跟你結婚——你怎麼還要那樣呢？」

「噢，我已經統統想過了，」她憂鬱地繼續說。「你是認得那個小湖的。我要投湖

呢。」

「親愛的，不要這樣，」他懇求道。「不要那麼說。這是可怕的。你沒有那樣的必要。」

「回紐約來的路上，他想了又想，所得的結論總是這麼一個。他祇得跟她結婚，沒有別的出路。」

有經與安琪的結婚典禮，是十一月二日在布法羅舉行的。依照預定的計劃，瑪麗跟他們在一起。他們三個打算在婚禮舉行後去瀑布與西點兩處旅行，姊妹兩個到西點看過且維弟弟之後，瑪麗便要回家去報告父母。照這種情形看來，婚禮自然非常簡單，因為沒有賓客來賀喜，也沒有親友來送禮，就省了許多麻煩。安琪原已向父母說明，有經這個時候不能到西部來。她知道他反對公開舉行婚禮，免得在她的親族面前受罪，所以她也願意跑到東部來跟他結婚。至於有經呢，他還沒有把他的家裏人考慮在內。他上次回家時曾經表示或許快要結婚，對象是安琪，但是他家裏祇有梅兒姊姊一個人見過安琪，而梅兒姊姊此刻又在奧陀華，所以家裏人都記不得安琪是怎麼一個人。有經的父親有點失望，因為他希望有經配得一份好親。他的兒子此刻既然常有畫作刊登在紐約的雜誌上，而且他的面貌已相當受人注目，那末他在機會極多的紐約該能跟那一位有財產承繼的富家女子結婚。當然，要是沒有經跟一位鄉下姑娘結了婚，也未始不好，不過這樣一來光耀門第的希望就沒有了。

這回結婚在有經方面實在很少真心誠意。他一還覺得自己或許犯了錯誤，覺得當時的形勢迫着他，自己的弱點迫着他，使他不得不履行那個約定，而實際上他也知道還是

不履行的好。唯一驅使他的是他的欲望，他要拯救安琪免得她不幸做老處女，以為達成了這個欲望終會有報償。可是這是不很可靠的；因為這裏面並沒有真實的滿足。安琪是可愛的，忠誠的，對人生的態度，對他的態度，對她所接觸的一切的態度是耐苦克己的，可是她仍然不是他一直所幻想的那種真正的愛侶，終生的伴侶。

他跟安琪相會的時候，就親愛地吻她，因為他的情慾悶在心裏已有相當時候，一見她便不由自主的激動起來。自從上次會見安琪以後，他沒有接觸過女人，一則因為碰不到適當的女人，再則因為他對安琪的紀念和期望還是那麼親切。現在他又跟她在一起，情慾又似烈火般逼住他了，他巴不得婚禮早些完成。早晨他已經把結婚證書看過一下。安琪跟瑪麗走出了火車，便跟他坐馬車到美以美教牧師那裏去。安琪覺得這個婚禮意義非常重大，而他却覺得毫無意義。

禮畢他們同車到意樂旅館去，以夫婦資格登記，並且給瑪麗另外開了一間房。瑪麗藉口旅途勞頓急於要洗澡，便離開了他倆，祇答應準時回來共進晚餐。這樣，有經和安琪終於兩個人在一起了。

現在他覺得過去他雖有種種理論，但以往跟安琪的經驗已經使他對新婚的樂趣相當的減退。他又得到她了，這是真的。他一直深切想念的欲望又得滿足了，可是這裏面已無神祕可言。他真正的新婚早於數月前在黑樹林舉行過了。現在祇是一種平凡的結婚關係，雖也是緊張而有刺激性，却已沒有那種新奇微妙的神祕性了。他情急的把她撲在懷

裏，但整個過程中多半是粗暴的慾望，而很少驚奇的樂趣。

但安琪對他却非常溫柔。她生性多情，覺得有經已是終身的愛侶，覺得他的身姿非常雄偉，他的才能像是神聖的火焰。當然，沒有人會比他學識更豐富！沒有人會比他更多藝術趣味！真的，他不如有些男人那樣懂得求實際，可是他是一個天才。那末他為什麼要求實際呢？她已經開始考慮到如何一心一意做他的內助，幫他走上成功之路。他們在早餐前重溫舊夢，足有兩小時之久，然後穿得整齊齊，去跟外人相見。安琪爲了結婚的盛典，曾經設計幾套服裝，那是多年積蓄的成績。今天晚餐時她樣子很美，穿着一件有領黑綢衣，裝着銀灰色半袖，袖口上有小粒真珠和黑色小珠鑲成的花樣。瑪麗穿着一件淡粉紅色綢衣，色調柔和，短短的袖子，領口很低，年青活潑，顯有自然的豐美，簡直使人動心。現在她眼見姊姊很穩當的結了婚，覺得跟有經沒有再躲避的必要，再不必爲了讓姊姊出鋒頭而隱蔽自己的嬌媚。她現在特別顯得熱情充溢，因而有纏就此刻也不由得要把姊妹兩個作一番比較。瑪麗的微笑，她的興味，她不自覺的胆量，跟安琪的沉靜顯成了一個對照。

瑪麗跟他們到了西點，便決定多逗留一星期，讓有經與安琪自由自在的到紐約去享受些日子。他倆在西點停留得不久，看到瑪麗已經住定，便動身去紐約，住在華盛頓廣場口的公寓房間裏了。

他們到紐約時，天色已黑，安琪看見隔江四十二號街，那邊閃爍的光亮，覺得心嚮

神往。她不知道這個城市情形如何，到了四十二號街，有經指揮馬車轉向百老匯路去，這時馬車輪子格格作響，走走停停，慢慢的向南到了第五號街，她才初次見識到那個繁華世界，這裏就是後來稱爲「大白路」的地方。

她把各個戲院指給她看，教她注意那些輝煌的名稱；大談餐廳旅館商行店舖的內容，最後轉入第五號街下端。到了第十四號街，安琪已經看見華盛頓牌坊在電燈光裏閃着乳白色。

「那是什麼？」她感興的問道。

「那是華盛頓牌坊，」他回答。「我們住的地方也看得到這個牌坊的，就在廣場南邊。」

「噢，這豈不好看！」她叫道。

她覺得這個牌坊非常奇妙，他們經過它的時候，看見整個華盛頓廣場就在面前，覺得住在這裏簡直是十全十美的。

「就在這裏嗎？」她問道。這時馬車停在畫室所在的那幢屋子前了。

「是的，就是這個。你歡喜嗎？」

「我覺得好極了，」她說。

他們走上柏拉特大廈門前的白色石階，有經租的畫室就在這裏，又走上兩家鋪紅地毯的樓梯，終於到達那黑暗的畫室。他擦了一根火柴，爲了藝術趣味就把房裏的蠟燭點

燃了。她上前走去，她只見整個房裏照射着柔和的燭光，房裏有幾把式樣古雅的坐椅，一張寫字檯，一隻堅固的木箱裏，裝着已用和未用的油畫布，一個漆綠色的魚網形掛幔，網眼嵌滿小塊鏡玻璃好像鱗片一般，爐頂上有一面鑲金框的方形鏡子，有經畫的一幅油畫，豎立在畫架上，顯得又偉大又動人。這一切在安琪看來簡直美不勝收。現在她看出了普通旅館裏那種庸俗的華麗跟這種個別趣味的選擇和陳設確有不同了。方鏡左右兩旁，擺着一對七星燭臺，燭光輝煌，她見了深為驚異。凹壁裏一架黑桃木鋼琴，使她歡呼起來。「啊，這一切是多麼可愛呀！」她喊着向有經奔跑過去讓他親嘴。他把她撫愛了幾分鐘，然後讓她離開再去仔細觀賞圖畫，各件傢具，及各種黃銅和紫銅的裝飾品。

「這些東西你什麼時候弄來的？」她問道，因為有經這次僥倖發覺戴羅素要離開便把他的工作室租下代為看管，這一點他還沒有告訴過她。她問他的時候，他正在把管風人預備好的柴火點起來。

「啊，這都不是我的，」他輕鬆地說。「我跟戴羅素租來的。他要到歐洲去住到冬天。我想這樣你來了之後比較等着找安頓的地方便當得多了。我想到了秋天我們就能把一切東西安排好了。」

他正想着明年春天就能舉行他的作品展覽會，或許有幾幅畫可以買到好價錢，至少可以賣掉幾幅，可以增進他的名望，加強他賺錢的能力。

安琪聽了有點氣餒，但不久就恢復了，因為租得到這種地方也是難能可貴的。她走

到窗口向外眺望。她看見華盛頓廣場四邊房屋的牆壁，廣場各處散佈着樹木，樹上還點綴着一些沾滿灰塵的樹葉，樹間數十隻弧光燈傾瀉着白油油的光輝，還有第五號街進口上那個堂皇的牌坊，呈現着奶油白色。

「這是多麼美麗呀，」她又叫道，同時向有經回過去，伸出雙臂撲住他。「我真想不到會有這麼好的。你待我真好呀。」她向他湊上嘴唇去，他便親她的嘴，擦她的面頰。他們兩個一道到廚房去，到臥室去，到浴室去。過了一會，他們吹熄了蠟燭，上牀睡覺了。

二十一

安琪在小鎮和鄉間過慣安靜簡樸的單調生活，又在鄉村學校裏過慣刻板乏味的教書生活，現在突然來到這個新世界裏，覺得耳目一新，彷彿這裏一切都是美麗，新奇和快樂。

一天早晨安琪醒來，覺得她住的這個畫室是人間最完美的住所。房間佈置富於藝術趣味，各種設備又可愛，浴室跟臥室相連，裝着冷熱水管，廚房裏安排好各種必要的用具。畫室後半部，作為飯堂，從那裏向畫室中央一看，她就生出一種自然的美感，人體、彩色、情調都是美的。這一切跟學校裏教書的情形多麼不同呀。

「我們該穿好衣服出去吃早點了，」有聲說。「我家裏從來不想留放什麼東西的。老實說，及就是要買東西，也不懂得買什麼才好。我從來不想自己管家。」

「哦，那也不要緊，」安琪捧捧他的手說道，「我們非不得已就不必出去吃早點。讓我們先看看家裏有的什麼，」說着她走到後面當作廚房的那間小房裏去，看看裏面廚房用具有些什麼。她一直夢想着，要給有經營家煮菜，要親近他奉侍他，而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吃了早點，安琪彈了一會鋼琴。不久有聲開始他的工作，安琪就急急的去料理家務了。

兩個人過了一時幸福生活，有一次有聲提議請史密德與麥克夫來吃飯，因為這兩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安琪很想認識他的朋友，所以表示熱心贊成。

這一回聚餐經過非常順利，空氣也相當愉快。那兩位貴賓興高彩烈，很賞識這個畫室，不等安琪開口就大加讚美，並且祝賀有聲要得這麼一位太太。安琪穿着那次在布法羅婚宴席上的服裝，也顯得很動人。她一頭豐美的黃髮，使史密德和麥克夫看得着迷。

「你看，頭髮多美！」史密德等安琪與有聲兩個都走開了聽不到的時候，對麥克夫暗地裏這麼說。

「你說的對，」麥克夫回答。「她長得不壞，不是嗎？」

「我也說不壞，」史密德很賞識安琪樸實善良的西部人的態度。過了一會，他們用

很巧妙的說法對她表示敬佩，使她大為高興。

那天傍晚瑪麗也來了，但此刻還沒有露面。她正在那間唯一的臥房裏化妝。安琪正忙於監督煮菜，因為她雖然託管雇人雇來了一個婢女，却找不到人替她煮飯。那天預備的菜是一湯，一魚，子雞和生菜。最後瑪麗出來了，穿着粉紅色綢衣，妖冶迷人。史密德跟麥克夫坐在那裏，瑪麗便上前去獻媚。瑪麗對待男人不分品級高下，一概認為她的奴隸，覺得她的美色會吸住他們，使他們迷於情慾，對她捉摸不定。後來有經也領會了，把瑪麗的微笑稱為「暗箭」。她每次微笑，他就要說，「啊，這套把戲又來了，不是嗎？今天晚上擊中的是誰？可憐蟲！」

有經現在做了她的姊夫，便隨便起來，有時溜過手臂去抱住她的腰，而她也利用這個親戚關係來跟他親嘴。她覺得有經很有吸引她的迷力。最初幾天她給他抱在臂懷裏也就滿足了，但她仍有顧慮的態度，使他不得不自制一點。她暗中却在詫異，究竟他歡喜她到什麼程度。

史密德與麥克夫見她出來便站起來奉承她。麥克夫把火爐邊他那張椅子讓給她，史密德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了。

「我在西點過的一個禮拜真好玩，」瑪麗滿面春風的說，「跳舞，看時裝表演，跟兵士們同道散步。」

「我現在要警告你們兩個，」有經現在會作弄瑪麗了，「你們在這裏並不妥當。這

個女人太危險。你們是有地位的藝術家，還是自己留心一點好。」

「噢，有經，你說的那兒話，」瑪麗很有風韻的露齒笑道。「史先生，我聽你說罷。你看替自己的姨子這樣介紹不是太卑劣嗎？我來到這裏祇打算住幾天，時間實在太少。我覺得這太刻薄了。」

「這是可恥的！」史密德說，他顯然願意做她的情奴。「你真不該有這樣一位姊夫。如果你另外有什麼我認得的人——」

「這太放肆了，」麥克夫評斷道。「不過有一點倒是真的。你不要多少時間就行了。」

「那未免說得太冒昧了，」瑪麗笑道。「我看，要不是史先生在這裏，我實在太寂寞了。儘管說罷。我走了，你們都要難過的。」

「那我也相信，」麥克夫頗有所感的回答說。

史密德祇瞪視着她。他見她紅白相映的顏色，蓬鬆而光亮的棕髮，碧眼明眸，雙臂豐腴圓潤，正欣賞得出神。他想跟這樣一個春風滿面的好性情的女人同居一定很美滿，真不知道跟有經結親的是怎麼一份人家。有安琪跟瑪麗姊妹兩個，還有一個兄弟在兩點。他們一定是西部濃厚而守舊的富有人家。瑪麗去幫忙她姊姊做事了，史密德便趁有經不在說道：「喂，你看她真不錯呀，不是嗎？她樣兒真是嬌滴滴的，比她姊姊還出色呢。」

麥克夫對房內瞻視。他看到房裏的色調和各種佈置，覺得很美妙。這裏有古色古香的傢具，有地毯、掛簾、油畫，有戴白帽圍白帷裙的雇用的婢女，有安琪，瑪麗，還有那張燦爛的桌子，上面擺着彩色磁器，佈置着銀燭臺。在這十天之內有經的生活情調一定有了根本的變化。他真是非常的幸福。這個畫室就是幸運的象徵。也許有人——他若有所思的搖搖頭。

「好罷，」有經原在小房裏整容，完畢了最後幾抹便白出來這麼說，「比得，你看怎麼樣？」

「有經，你真是得意，我真料不到有這麼一個畫室。你該要讚美上帝呀。你顯然走了運。」

有經曖昧的微笑起來，他暗自詫異是不是走了運。現狀究竟是怎麼來的，怕史密德，麥克夫乃至任何別人也意想不到罷。人間是多麼虛偽呀！

瑪麗回過來，跟着安琪也來了。安琪對這兩個男人已有了好感，認為他們還是孩子氣的。有經很有本領，會得使每個人都露出本性來。

「章太太，我希望你讓我那一天給你畫個素描像，」麥克夫等安琪回到火爐邊便對她這麼說。

安琪聽到這個請求，又聽見有經的朋友對她用「章太太」這個新稱呼，便驚喜交集了。

「我當然高興，」她含羞赧顏的回答。

「我說真話，你確是美麗的，」瑪麗捧住了她的腰叫道。「麥先生，請你畫的時候要把頭髮結成辮子垂下來。她樣兒真迷人呢。」

安琪又漲紅了臉。

「克夫，素描像我是一直留着自己要畫的，」有經說，「不過你不妨試一試。我畫像也不大內行。」

史密德對着瑪麗微笑。他巴不得給她畫像，可是他人像畫得不好，祇在海洋風景畫中間或畫過幾個人物，而且他畫女人不及畫男人來得好。

「安小姐，假使你是一位老船主，」他對瑪麗諛媚的說，「我就會把你畫得很動人。」

「你要畫的話，我就裝作那個模樣，」她滿面春風的說。「我穿上一雙大靴子跟一件雨衣也會好看的，有經，你看對嗎？」

「要我來評判的話，你當然會好看的，」史密德答道：「請到我畫室裏來，我會給你裝扮的。那些東西我都有現成的。」

「我要來的，」她帶笑答道，「祇要你說一句就是。」

麥克夫覺得他在暗中搶先討好瑪麗，使她對他發生好感。

「喂，老史，」他抗議道。「本來是我提議給白小姐畫像呀。」

「哦，你太遲了，」史密德答道。「你說得太慢了。」

瑪麗覺得安琪與有經生活在這種空氣中非常有趣。她原知道這裏一定有藝術趣味，却不料這個畫室竟是這麼美妙。安琪給她解釋，說這個畫室並非有經所有，可是她仍覺得非同小可。有經既有這個畫室，那一定靠他在藝術界在社會上有他的關係。他夫婦兩個一定得發起來了。如果她結婚初期就能有這麼一個家庭，也就夠滿意了。

他們圍着戴羅索視爲珍貴財產之一的那張圓桌坐下，安琪借用的那個婢女便送上菜來。他們話談得很輕鬆，大部份是漫談，目的在使彼此更加熟識。安琪與瑪麗對那兩位藝術家都有了好感，覺得她們心地樸實，有點保守氣味。他們安詳自然的談到藝術界的艱苦和成就，談到安樂生活的不易取得，言語之間表示他們跟各界的名流要人都很熟識。

聚餐時史密德講述航海生活的經驗，麥克夫講述在西部山間搭蓬野宿的經過。瑪麗揣摩她在瀛高泉跟男伴們的遊樂情形，又揣摩她家鄉那些傻頭傻腦的鄰居們的特性，安琪不時插進來說一兩句。最後麥克夫畫了一幀鉛筆素描，畫的正面是瑪麗，後邊跟着一羣村夫對她垂涎而視，她挺起兩眼，又怕羞又迷人的樣子。

「哦，我覺得這太刻薄人了，」當有經真心笑出來的時候，她就這麼宣佈道。「我從沒有那個樣子的。」

「那正是你的樣子跟你的作風，」他說。「你就是引人自取滅亡的道路。」

「不要緊的，小寶貝，」安琪插入道，「要是別人不肯，就讓我來做你好了。你真

是個羞答答見人就畏縮的好姑娘，你怕對誰也不獻一眼的罷？」

安琪站起來，用雙臂抱住了瑪麗的頭，假裝同情似的。

「喂，那樣親愛的稱呼真妙極了，」史密德嚷道，瑪麗的姿色使他動了心。

「可憐的瑪麗，」有聲說。「到我這邊來，讓我來同情你。」

「白小姐，你沒有看懂我的畫意，」麥克夫欣欣然插進來說。「那不過表現大家多麼愛捧你。」

賓客辭別時，安琪站在有聲身邊，一隻柔嫩的臂膀圍着他的腰。瑪麗終於跟着克夫調情了。有聲暗中想，這兩位朋友是單身漢，所以跟她有嬉笑引誘的特權，而他早已沒有這個可能了。他再也不能那樣對待少女了。他不得不檢點，不得不故作鎮靜，考慮週到。他想到這裏未免心痛，覺得這跟他的性情不合。他要繼續過去的作風，只要瑪麗肯容讓，他還想跟她調情呢，可惜他現在不能了。畫室門閉上之後，他走到爐火前面去了。

「他們真是好孩子，」瑪麗叫道。「我想麥克夫真是再有禮不過了。他頭腦又聰敏又滑稽。」

「史密德也是好的，」有聲替他辯護似的答道。

「他們兩個實在可愛，真是可愛，」瑪麗回答。

「我覺得麥先生尤其好，他性情更古怪一點，」安琪說，「不過我覺得史先生也真是好人。他倒真是老古板。可是我的有經才是再好不過的，」她溫情有加的說，說着用手臂圍住他。

「啊，你們真是一對！」瑪麗叫道。「好罷，我要去睡了。」

有經嘆了口氣。

他們已經給瑪麗預備一張臥榻，等客人去後可以放在壁爐裏那個嵌銀片的綉形掛幔後面。

有經想，安琪對他的情感可惜已經不夠新鮮了。他想，假使他娶了瑪麗或者張克莉，情感就不會變得這麼快。當夫婦兩個進了臥室之後，他就覺得一切不過是情慾而已。難道他必須以情慾滿足一切嗎？他能嗎？於是，發生一大出思想，雖然間有斷落，雖然模模糊糊，却始終沒有停止。有時他的同情心，他的慾望，他的讚賞蒙蔽了這些思想，但實際上這些思想一選在他心中。他犯了錯誤，他昏了頭。他自己屈服於他並不真心贊許的情況之下，那末他怎樣去挽救呢，而且究竟能不能挽救呢？

二十二

無論有經私心的思想如何，他在結婚生活剛開始時外表裝得像正人君子一樣。現在

他既然結了婚，受了法律的拘束，他覺得也不妨將計就計。他曾有這樣的想法，認為可以以把結婚的消息對外隻字不提，讓安琪蒙在鼓裏，可是即使不說安琪的態度，單憑麥克夫跟史密德兩個的態度，他也就不得不打消那種想法了，因此，他就考慮到通知朋友們的必要，例如通知費梅麗與魏瑞瑪兩個，或許等張克莉回來的時候，也有通知張克莉的必要。他覺得對付這三個女人最困難，因為照她們三位的品格看來，就知道她們對他的批評如何。她們對他將作何感想？對安琪又將作何感想？現在她既到了這個大城市裏，他就看得出她代表的畢竟是另一種觀念。他原來打算的第一個步驟便是邀請史密德與麥克夫兩位到他家來，現在他們既已來過，就要進行下一步了。

他煩心的一件事，就是不知怎樣通知費梅麗才好，因為張克莉現在不在本城，而魏瑞瑪原來就不算重要。他心中推論起來，覺得本該事先通知她的，而如今既已疏忽在前，也得立刻補救於後。因此，他終於寫信給魏瑞瑪，同時因為沒有多話可以解釋，便簡短的說：「我已結婚。讓我帶我妻子來看你好嗎？」魏小姐接信確是驚奇，起先有點懷疑，因為她對有經很有好感，深怕他結婚弄錯了對象；可是她覺得命運既已逆轉，也只好儘從好處着想，於是寫下了如下的短簡：

「親愛的有經與有經夫人：欣聞喜訊，實堪慶賀，我稍暇即返，屆時當請兩位同來一敘。」

魏瑞瑪。

有經覺得她泰然處之，心裏又高興又感激，但安琪暗地裏却很懷喪，覺得他不該事

先不告訴她，他爲什麼不告訴她？這就是他發生興趣的一個女人嗎？三年來她一面懷疑一面等待，心裏早就生了疑慮，可是她裝得滿不在乎，很快樂的樣子。她表示很高興跟魏小姐見面。有經過告訴她，魏小姐以前對他很好，很讚美他的藝術，又說她常常幫助聯絡年青的文藝作家，而且在一般聞人名流面前，很有勢力。她將來會帶他許多忙。安琪新心靜聽，但心裏憤恨他對別個女人那麼重視。他，韋有經，爲什麼要依賴一個女人的恩惠？當然，那一定是她的好意，他們兩個好朋友也未始不可，不過——

兩天之後一個下午瑞瑪來了。她一來彷彿給有經帶來了熱烈的空氣，彷彿她週身都是光燭的雲彩。雖然她對他情感的逃避有過一點兒微微的悲恨，但他覺得她的關心和同情還像烈火一般，還是一種鼓舞他的力量。

「你這個鬼頭鬼腦的韋有經，」她叫道。「你偷偷跑掉結了婚一句話也不說，那算什麼意思？我連送禮的機會也沒有，反要我現在親自送上門來。哦，這個地方真不錯，實在很有趣，」她把禮物沒有打開就放下，隨即向室內環顧，看看韋太太在那兒。

安琪在臥室裏化妝剛要完畢。她原打算這位貴小姐要來，所以已有準備，穿上了她那件綠色的家常便服。她聽魏小姐對有經用那麼熟悉的稱呼，便眨眨眼，因爲這表示他們兩個結識已久友情很深。有經從前對於她沒有像最近那麼講起得多，可是她看得出他們兩個關係很親密。她向外一望就看見她——一個高身材、姿態不很美、却是雍容華貴的少婦。整個姿容表現她活躍有力、豁達精悍。有經正跟她握手，和悅的注視着她的眼

睛。

「有經爲什麼那樣歡喜她？」她立即自問。「他臉上爲什麼那樣熱烈發光？」至於「鬼頭鬼腦的章有經」這個稱呼尤其使她忿激，聽起來好像她跟他還有情愛似的。過了一會，她欣然帶笑的出來，儘量裝作好感的樣子走近去，但魏小姐却辨得出她的反對之意。

「噢，這就是章太太，」她一面吻她一面叫道。「我今天跟您見面真是高興，我一點詫異不知您先生要娶那一類女子。不過您得原諒我老實不客氣稱呼他有經。他現在結了婚，我想，過一個時候我會改正過來的。不過我們一向是好朋友，而且我又很讚美他的作品，你覺得畫家的生活歡喜嗎，過得慣嗎？」

安琪正在仔細觀察有經這位老朋友的一切容態，聽了她的話便用不很自然的音調回答，說她不習慣畫家的生活，說她剛從鄉下來，是道地的鄉下姑娘！她停一下話，讓魏小姐表示友好的驚異，然後繼續說，她想有經以前不大講起她，不過信是常常寫給她的，她想，無論有經怎樣怠慢過她，得到他的畢竟是她而不是魏小姐，也就覺得高興了。她看魏小姐的熱烈的態度就猜測她很歡喜有經，同時她也看得出過去使他事願遷延婚期的究竟是那一類女人。還有別的女人又是誰呢，她詫異起來。

他們談到一般都市生活的經驗。這時瑪麗跟一位林太太上街買東西回來了，林太太是一個在西點任教官的陸軍大尉的妻子，不久大家喫茶點了。魏小姐堅決邀請他們那天

晚上到她那裏來敘餐。有經乘便對她說，他快要送一幅畫到藝術學院去。

「那他們當然會掛出來的，」瑞瑪肯定的說，「不過你得籌備一次個人展覽會。」瑪麗極口稱讚那些大商店的奇妙。於是，魏小姐看看已經是必走的時候了。

「你們要上我那兒來的，不是嗎？」她對安琪說，因為她雖然覺得跟她性格不合，意氣不相投，却存心討她喜歡。她認為安琪世故不深，跟有經結婚不無僥倖之嫌，她怕她配不上他。可是她有點古怪，有點惹人愛憐，也許會相處得很好。至於安琪，她總覺得魏小姐故意賣弄她跟有經的老交情，過份做作，過份熱烈。

有一天費梅麗來訪。魏利嘉在史麥二人的畫室裏聽說有經結了婚，知道他現在在那兒，便趕來賀喜，然後又趕到費梅麗的畫室去告訴她。

魏利嘉曾經告訴有經，說他已經報告費梅麗，所以有經就寫信親自通知費小姐，措辭非常簡短，說他已經結婚，準備那天帶安琪來見她。於是，費小姐便登門拜訪，作為答覆。她來時滿面笑容，穿得非常端正，因為她跟有經戀愛曾經一度得勝，便急於要刺激安琪，同時要向有經表示他的變卦對她無關緊要。

「章先生，你這個小伙子一定是肚裏做功夫的，」她見了他就叫起來。「章太太，你為什麼不要他通知我們？」她質問安琪，可是眼中帶有暗刺。「好像不要我們知道似的。」

安琪給她暗箭一刺便惶恐起來。費梅麗彷彿要她覺得有經故意隱瞞了跟她的關係，

好像跟她發生關係是一種恥辱。安琪想，像梅麗跟瑞瑪這類女人究竟還有幾個呢？

有經滿心歡喜，却不覺得梅麗說話的真意，等起初那個惱人的時刻過後，就油嘴滑舌的漫談起來，竭力裝得一切都很简单自然的樣子。費梅麗進來的時候，他正在作畫，因為畫稿快完，便急於要聽她的評判。若是平時，她會拍掌稱好。她也認為這幅畫雖有獨到的妙處，可是這次却決心不發一言。她若無其事的走來走去，看這看那很有倨傲的神氣，問他這個畫室是怎麼得來的，又祝賀他的好運。她判定安琪也有動人之處，可惜跟有經不是志同道合，因而認為不必重視她。他找錯了對象，那是明顯的。

「你得帶章太太來看我呀，」她離別時這麼說。「我要把最近所作的曲子彈給你們聽，唱給你們聽。我最近研究意大利跟西班牙音樂有了一些最精貴的發現。」

安琪向來對有經裝作懂得一點音樂的，聽見她用那種高傲的神氣來邀請，便懷恨在心，正像她恨她整個的態度一樣，所以對她的音樂才能和趣味也不再發問了。她為什麼那樣高傲，那樣自命不凡？無論有經有沒有講起過她，那又算什麼意思？

她並沒有說起她也會彈琴，祇詫異有經為何不說。這似乎是他的疏忽，是他的失察。而他呢，他一還在想梅麗對他這幅畫有什麼觀感。梅麗離別時跟他熱烈握手，欣欣然注視他的眼，說道，「我知道你們兩個將生活得非常幸福，」說罷就出去了。

有經終於覺得刺耳了，他也知道安琪已有所感。梅麗有點忿恨，原因就在於此。她恨他假裝冷淡，她對安琪的外表心中自有評判，而評判的結果對她並不有利，她的態度

就是一種說明，說明他妻子畢竟不值得重視，跟他與她所處的藝術家的高貴環境根本不相配。

「你覺得她怎麼樣？」梅麗走後他便向她試探似的問道，覺得她心裏大有反感，雖然他不知道反感的根據是什麼。

「我不歡喜她，」安琪倔強的回答，「她自以為嬌，她對待你好像把你當作私人財產似的。她爲了你不事先告訴她便公開侮辱我。魏小姐也是如此——她們都是一樣的——她們都要侮辱我！噢！」

她突然聲淚俱下，一面哭泣一面跑到他倆的臥房去了。

有經追過去，一時驚愕、慚愧、心虛、自覺有罪、幾乎惶恐起來，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哦，琪呀，」他哀求道，俯到她身上要把她抱起。「你要知道那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她堅持道。「不要來碰我！不要到我身邊來！你知道是這樣的。你並不愛我。我到這裏來以後，你一直虐待我。你應該做的事情一件也不做。她當面侮辱我。」

她說話時嗚咽不成聲，有經見她情感流露得懇切而突然，便感到心痛，甚至有點恐慌。他從未見過安琪如此動情，也沒有見過別的女人如此動情。

「啊，琪呀，」他懇求着，「你怎麼可以這樣哭哭啼啼。你也知道你說的不是真有

其事，我究竟做了什麼呀？」

「你不告訴你的朋友——那就是你幹的事，」她氣喘喘的叫道。「她們還以為你是單身漢。你把我藏在這裏，叫我不得露面，好像我是——是——我也說不出是什麼！你的朋友們都來當面侮辱我。她們就是這樣！她們就是這樣！噢。」她又嗚咽起來。

她知道自已憤怒之中會做什麼。她覺得這樣做法並非錯誤。有經需要嚴厲的責罵；他行為太壞，現在既是結婚初期。她就這樣對付他。他的行為無可辯護，幸虧他是藝術家，一向耽溺於莫明其妙的藝術思想，對普通人情世故不願真正屈服，所以她還看得起他。雖然結婚是她催促的結果，那也無關緊要，那也不是可以饒恕他這種作風的理由。她認為他好好對待她原是他的本份。無論如何，他們現在已是夫婦，那末他就應該循規蹈矩。

有經受了調查，心裏像給刀割一般。他覺得他所以沒有提起她並非出於惡意。他祇想借此稍稍防備，暫時防備一下。

「琪，你不該說那種話，」他辯答道。「再沒有別個不知道的人，至少可以說再沒有別人是我要關心的了。我並不想隱瞞，沒有隱瞞的意思。我要寫信通知我有關係的每個人。」

他心她即使就愛也不該加這無情的指誦他，因而他總覺得痛心。最後她竟對他表示問已夠，覺得他已真心悔悟將來會改過自新，使裝作靜謐的樣子，然後突然將雙唇樹住。

了他的頸項，開始擁抱親嘴。這一切的結局當然是情慾，可是整個事情使有經感到味道難受。他不愛吵架。他甯願像費梅麗那樣冷淡，像瓊瑪那樣假裝高興，像克莉那那樣高超堅忍。這種吵鬧叫罵憤怒生氣的樣子，真不是他生活中所該有的。他真看不懂那種樣子怎麼能使他倆之間發生情愛。

可是安琪還是嬌媚的，他想。她止是一個女孩子，不及魏瓊瑪聰明，也不像費梅麗或者張克莉那樣懂得自衛。也許她畢竟是需要他的照顧和恩愛的。也許他娶了她畢竟是雙方的幸福。

這樣想着，他把她擁在臂懷裏搖擺，安琪躺在那裏也就滿足了。她贏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她初步沒有走錯。她給有經指點的第一步並沒有錯。她將在道德、靈性、和情欲方面佔他的上風，而且她要保持這種優勢。那末，那幾個目命不凡的女人就得退開。她將佔有她的有經，他將成爲一個大人物，而她就將是這個大人物的妻子。那就是她想要的一切。

二十四

安琪鬧出這場風波的結果，使有經趕快去通知他所有未曾通知的親友，於是來了一大批賀喜的明信片 and 信件。有經把這些證件都拿給安琪看，藉以求得和解。她知道此事已

告一段落，知道他受了委屈，所以急於用情感來補償他，這在她原是策略，但他却因而受苦難言。安琪雖然身體嬌小，而且在他看來有點孩子氣，却不料也是一個很有心計的聰明女人，對於切身的的事情很懂得怎樣處理。當然，她對有經情意纏綿，不再放鬆，這就是令人心亂的地方。她不瞭解他情感和思想的廣度，可是她對於造成夫婦間正常關係的道理、對於維持夫婦與社會間的面子關係，却有本能的了解。在她看來，結婚的誓言一經說出，其意義是一成不變的，他們就得相依爲命；此後凡是跟結婚誓約的文字與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感覺、和情緒都不該再發生。

有經對她這種觀念也有所感，但感覺得並不正確，並不完全。他對於她的信仰和意念估計得不够準確，不知道她具有怎樣的勇氣和堅忍。他以爲她的性格有點像他，天性和善，易於容忍。她應該知道，一般人的性格，特別是男人的性格，多少有點反覆無常。人生原不是硬性固定的規例所能支配的。那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呀。你爲了保全自己、爲了面子關係，可能竭力自制，也應該儘量自制，可是假使你犯了錯誤——錯誤是容易發生的——那也未必就是罪惡。當然，對別個女人使一下愛慕的眼色也未必是罪惡。如果你受慾望的逼迫走入了歧途，那究竟是不無理之當然呢？難道慾望是我們自造的嗎？當然不是，那末，要是我們壓制慾望而不得完全的成功，究竟是誰的過失呢？

他們婚後不久便感到必要的開支愈來愈多，有經覺得要維持他婚前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收入必須大大增加，必須更有把握。於是他有一天把他描寫城東風景題名「

六點鐘」的那幅油畫送到「美國藝術學院」舉辦的展覽會去。安琪曾聽有經說過，作品能夠被這個學院接受陳列便是一種贊許和獎勵的表示，但有經却並不重視。

作品送去之後，便被接受陳列，使有經大為滿意。展覽會開幕那一晚，詩人奧文在學院大門口招待來賓的門廊裏碰見了他，便真誠的慶賀他。「我記得在真理雜誌裏見過那幅畫，」他說，「不過原作究竟好得多了。這真是優秀作品。你應該多創作一些這樣的作品。」

「我正在創作呢，」有經回答。「我打算最近舉行一次個人展覽會。」

安琪這時走開去觀賞一個彫像，有經立即喚她過來替她介紹。

「我剛纔對你丈夫說，我是多麼歡喜他的作品，」奧文對她這麼說。

安琪聽了非常得意。他們在會場四周邊走邊看，有經不時給她指點，說這是某某著名的藝術家，那是某某文學家。同時會場上還有幾個妖冶的模特兒姑娘，一個名叫戴瑪，曾經替有經工作過。安琪發見她們那麼炫耀嬌美，便不勝驚異，甚至有點迷惑。她們那種落蕩的神氣，胆大的態度，簡直使她吃驚。有一個名叫安海泰，外表大胆而姿態極為嫵媚，好像在批評一般婦人太平凡不值一顧。她對跟有經並肩走着的安琪瞟了一眼，心裏詫異不知她是誰。

「她不妖冶嗎，」安琪不知道有經認識她便這樣批評了一句。

「我很曉得她的，」有經回答；「她是一個模特兒。」

這時安海泰小姐瞥見有經向她點頭便嫣然答笑。

史愛麗小姐剛巧走過，他也對她點頭。

「她是誰？」安琪問她。有經說：「她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煽動家，是一個急進份子。」

安琪對她端詳一番，只見她膚如凝脂、黑髮光滑、前額上辮條很整齊、鼻子正直而纖美、脣紅而頰低，正指明她有一個勇敢而精細的頭腦。安琪對她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那麼漂亮的姑娘居然會做一件像有經所說的事情。可是她態度確是那麼大膽，那麼瀟灑。她覺得有經一定結識了一些怪人。

各報對有經的畫都無批評，祇有最注重藝術批評的『夕陽』報登了一篇評述文字，結論很肯定的加以讚揚，認為明朗、雄偉、富有同情、忠於現實，完美無瑕，堪稱展覽會中最優秀的出品。

有經讀了這段評論，驚喜有感，覺得他只要有胆量，自己也會這麼批評的。安琪喜不自勝，覺得既有一個批評家賞識他的才能，以後安知沒有別個。因此，有經決定舉行一次個人展覽會。

四月間舉行的個人展覽會，確是大大的成功，更有嚮望的藝術家批評家，向他表示了欽佩，而報上的讚揚也比上次更加具體，更加有力。

有一天展覽會還在舉行，他站在自己畫室窗前，思考着別人給他的種種好評，安琪正在他身邊。當時作品還沒有出售過一件，但主持展覽會的賈安都先生曾經對他說過，展覽會結束之前，總有幾幅會脫售的，

「我想要是這次能賺錢，」他對安琪說，「我們夏天就到巴黎去。我一還想去巴黎觀光一番。我們去了秋天就回來，那時我想在城中區租一個畫室。六十五號街上有人在建築幾幢頂漂亮的佈置畫室的屋子。」

「噢，有經，」安琪叫道，「那真是妙極了。我簡直意想不到。你是一個真正的大藝術家！我們還要到巴黎去。那不是再好沒有嗎！做夢也想不到的。」她樂極欲狂似的擁緊了他。

於是，巴黎的景象一還在有經的想像中出現。現在他已被公認為大藝術家了，雖還沒有營業造極，却已在向那個偉大的前途進行了。展覽會結束時，賈安都先生告訴他，作品出售了三幅，一幅售價三百元是一位銀行家買去的，另一幅售價五百元是魏一莎先生買去的，還有一幅售與鐵路公司溫勞勃先生，價格也是五百元，有經雖未曾聽說過這幾位，但賈先生告訴他說他們都是富豪之士。他沒有想到送一幅給賈先生，但安琪提醒了他，於是賈先生還自願再寫劬勞，請他留給他三幅，以便代為兜攬。有經現在有了一

千三百元，再加已存銀行的一千餘元，便自信事業已有前途，決定夏季去巴黎。

有經到了巴黎，覺得巴黎的美妙在於氣象新鮮，到處都有藝術趣味。他從倫敦到巴黎，每次坐公共汽車總在用筆畫素描，全神貫注，不願給人打擾，有時數天各項開支，都要安琪給他付賬。她拿着他的錢囊，備置一本賬簿，付一筆記一筆，因而有經可以隨心所欲去觀察，去體驗，去思考。

祇有窮窮俱寂的夜晚，他的藝術工作再不會阻擋他倆的時候，她便能把他拉進她的臂懷裏，把他不愛靜止的精神浸沉在她愛情的潮水裏，也祇有這個時候，她才覺得自己配得上他，不愧做他的妻子。情慾把他們送到那個黑暗的境界，跟着又給他們極度的歡樂，在這種狂歡中她是十分慷慨的，又是深深自私的。她急切的吸收了有經那種恣情縱慾的哲學觀念，只要這種觀念顯用在他倆本身，她都容受，而且十分情願，因為這種觀念正符合她自己那些含混的觀念，也符合她自己那些熱烈的衝動。

安琪是經過多年克制纔結婚的，往年她一還渴望結婚，惟恐不得成功，因而她到婚後的牀第來是帶着多年累積的熱情的。她對性道德和性生理除了有關處女以外茫然無知，更沒有聽講過結婚的智識。別的少女儘管交頭接耳，新婚婦女雖也有隱約吐露，她姊姊雖曾含糊勸告（天知道那用的是什麼談話方式），她却像懵懂如故，毫無所得。現在，她只知道放任，儘量探究性的神祕，深以為情慾無限制的滿足，乃是正常的妙事，後來她還自認有所發覺，以為夫婦間發生意見或者性情不合乃至妨害和平相處的心情，唯有

這樣纔是最通常的解決辦法。自從他們在華盛頓廣場的畫室裏開始同居以來，大歸斷的實行縱慾，到了巴黎熱度更是有增無減，而這種縱慾既非他們天性所必需，自然有經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需求更是無關。她在有經看來非常驚人，非常有趣，也講究的地方還不及驚人的地方多。安琪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原始的，而有經却不然；他倆家，因而任這一點上正像在別的事情上一樣，常把自己提高到欣賞的頂點，但經又持這個頂點，却是任何強大的體力所不能的，何況他的體力在精微的藝術工作上已經磨得很多。探險性的刺激，試行巧術的刺激，以及發現女性秘密的那種刺激，這些實都是造成他浪漫行爲的魅力，甚至是主動力。征服就是一種美；但本質上却是一種審美活動。他認爲能使他所要的女人獻出她最隱秘的嬌媚，就是一種奇趣異美，因而這個美的實現在他想像中在他生理上老是一種不可抵抗的誘惑。但這些嘗試好像纖細的銀線纏滿在深谷上頂，他只見美的形色，却不知危險在那裏。這樣，他便繼續享受安琪所供給的獸性的快樂，而就這方面來說，他認爲他所要求的就是如此。至於安琪，她也儘量運用她的能力去響應他那似乎無盡的慾望，彷彿這表示不備是她的好意，而且也是她的責任。

二十六

夏季過後，巴黎的新奇也跟着過去了，雖然有經實在永不會厭倦它的。到了九月下

旬，有經在巴黎所作的描已經大體描成，隨處都能帶去完工的了。大約十五幅已經差不多完成，另一部份也快完成。他自認這個暑期收穫頗多。他孜孜不倦的工作，成績俱在，無可否認。

於是，有經跟安琪回到美國。他回來聽說他原來的畫室還能住到十二月一日，便安心的住下來進行未完的工作，預備在本地開展覽會。

有經回國以後，便頗慮到美國人對他的法國作品的觀感，但除了這個愈來愈深的顧慮以外，首先感到不如意的預兆是在秋天，那時他覺得咖啡不合胃口了。這以前他胃痛的老病已有幾年不發，但現在它漸漸回復了。他開始向安琪訴苦，說他每餐以後便感不適，咖啡到他喉頭便要作怪。「這個要是不再不停止，我想改用茶葉或者別的東西了，」他說。她提議用巧克力，他便改用了，但這一改祇把病痛轉移到另一方面去。現在他開始埋怨工作，覺得得不到成效；有時把一塊畫布改了又改弄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因而變得十分沮喪。同時他身體愈來愈瘦弱，臉色愈來愈蒼白。

有一天他在畫架旁邊，神經上突然感到一種特別的病象：眼前星光閃閃，耳中隆隆作響，渾身還有一種感覺，彷彿千萬顆針刺進他肉體裏去，彷彿整個神經系統快要崩潰，渾身難受。一時他驚惶萬分，以為快發瘋了，可是他不要說一句話。於是，他漸漸想到病源由於嫉忿，而補救之道就在節制，完全的節制，或是部分的節制。他覺得自己心身雙方已衰弱到難於復原的程度，對他的繪畫工作將有嚴重的影響，甚至生命也將在

旦夕了。

實際上，這還祇是勢將延續五六年的那個危險時期的開始，在這個時期內至少可說有經是顛顛簸簸的。假說一個人能用清楚的頭腦來推理，能用聰明的言語來說笑，能用智慧來辯論和閱讀，就算是神志清明的證據，那末有經目前也不是真正神志不清；可是他私心裏却充滿着互相矛盾的疑慮和情感，造成了亂糟糟的心境。他性格向來多思慮，好內省，深於推考，易於動情，而如今把這些特殊的能力都用在自己身上，結果自然跟我們對造物的奧妙推究過深的情形一樣，祇有產生混亂。無論宗教，哲學，科學都不能夠解答人生之謎。他把人生看成一種玄混的神祕，一種可悲的半自覺的活動，彷彿在黑暗中盲無目的地轉旋，誰也不知究竟。險惡，混世，痴道——這些是人生主要的特色。如果一個人在某方面感到實力貧乏，缺少人生的恩惠，一生不得時運的鴻施，那末結局就是淒慘。有經在他實力充足諸事順利的時候，還覺得人生的光景已夠淒慘，那末遭受挫折而眼見失敗的時候，就更覺得可怕了。如果現在他的藝術沒有成就，那末他還有什麼可做？虛名是難於維持的，沒有財富，却要養家，豈不是長年受苦，至死而後已！

當然，他並不立刻放棄希望，立刻屈服於慘敗的現實徵象之前。幾個月來他每天都在空想，以為這是暫時的狀態，以為藥劑和醫生能救治他。他去救教的一個醫生，勸他休息並且介紹他一種優良的補藥，又問他有否生過某種消耗性的疾病。他答復沒有，却承認縱慾過甚，醫生並不相信這在平常的情況之下會引起神經衰弱，認為必與過勞的工

作有關，又說有些人性情像他生來就有神經衰弱的傾向，必須善自珍攝以防意外。因此有經也得十分小心。他應該按時候吃飯，睡眠充足愈好，生活要有規律，同時施行某種運動也很有益。

於是，有經告訴安琪，說他要試作運動，並且參加了一個健身房。他開始用補藥，每天跟她走許多路，竭力避免肯定自己神經衰弱的思想。但這些事實上並無多大效果，因為他的身體顯然已經遠離常態，不得不忍受一切病態的苦楚，靜待逐漸的恢復。

當其時，他跟安琪繼續情感關係，雖然自己逐漸判定這件事對他必有某種妨害，他却明知故犯。他覺得不容易克輒，而每次克制不成便愈覺困難。他把『我要停止這個』當作口頭禪，但這正像酒徒自慚而說戒酒一樣，只是自欺欺人罷了。

同時，因為他現在已為社會所注意，藝術家，批評家相交藝術家多少知道他一點，偶爾也會想起他的工作近況，所以他認為必須振作精神再來努力一審，才能使社會信服他藝術的持久價值。幸而神經衰弱症發作之前，他的巴黎作品大多已經完成，而他自己發覺真正衰弱的那天，有二十二幅已經完工，後來他下了極大的決心又完成了五幅。這些畫都經買安都先生看過，大受讚賞，不過他不敢斷定它們比他的美國作品號召力更大，因為各種插畫和風俗畫裏已經把巴黎的景象描寫得差不多了。巴黎的題材已不及紐約新鮮，而且有經的題材也不脫俗套。姑雖如此，他仍舊要說它們非常優越，即使本地不成也不妨帶到巴黎去展覽一次。他見有經身體不好，非常耽心，勸他保重自己。

他覺得惡運當頭，諸事不順。有經知道有占星術與看掌術，有一次因為好奇和莫明其妙的憂懼，便去求教一位星相家，化了一塊錢便聽到他的預言，他說有經文名四海，藝術或文學方面必有成就，但現在正走厄運，要繼續幾年。有經聽了頓覺寒心。那位老朽先生看看相書搖搖頭。

「你二十八歲到三十二歲運道不好，但過後却有一個福星高照的時期。三十八歲那年，你還有一次麻煩，小小的麻煩，不過你逃得過關，看你的相就知道。你切不可多服藥。你看樣子是常服藥的，但服藥無益。至於妻室，元配不能偕老，要有續絃，但看樣子不會有子女。」

他漫步回來，一路愁眉不展，憂心切切。那末，命星註定他要經過一個倒楣時期，而且將來還有麻煩。但是他看出他三十二歲到三十八歲將有鴻運，那也算是一點安慰。至於續絃，她是那一個女人呢？安琪不能偕老嗎？他在這嚴冬的下午沿街走着，暗自沉思。

安琪來紐約之後，白家曾聽到許多關於有經事業成功的消息。親朋們都希望他那天帶安琪回來省親。韋家的情形亦復相同。有經自從上次去黑樹林以後還沒有回家去看過父母，但他們也不是沒有消息的。有經懶寫信，但安琪知情便代他維持家信的往還。這時有經感到不適，又怕一旦病倒經濟上不得不大事緊縮，所以安琪想起回家一趟也是好事。再期，他一月間舉行的展覽會，效果不如他的預想，二月間又因體弱不能工作，經

濟上便不得不力求節儉，因此他決定接受白家的邀請以及父母的叮囑，到亞歷山大和溫高泉去休養一個時期。

一七

正當他們預備行李將要離開華盛頓廣場那個畫室的時候，安琪總發見了有經愛情不專的第一批證據。因為有經一向粗心，除了有關藝術的事物以外一切都漫不在意，竟把過去張克莉寫的信以及玲瑤給他唯一的信放在一隻以前裝信箋的匣子裏，隨手拋在他衣箱的一角裏。這些信件他這時已經就就忘掉，不過隱約記得是放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的。安琪翻出箱子裏的東西來，發見了這隻匣子，再把匣子打開就拿出那些信來。

她發見的第一封信，是張克莉寫的，一時氣得摩拳擦掌，感情發作，深深悔恨，正表現了她易於動情的特性。她停了手，隨即發見了筆跡不同用紙較差的另一封信，簽的名是『玲瑤』。

「親愛的有經：幾星期前我就接到你的信，但一直提不起心來回答你。我知道我們的事什麼都完了，我想那也未始不好。那是無可奈何的。我覺得你愛任何一個女人也不會長久的。我知道你說要去紐約發展事業是真話。你應該去的，不過你不出來看我却使我難過。你總可以來一趟的。可是，有經，我也不怪你。近來你常有那樣態度，那末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對你有過真心，可是我知道我放心不下，

不會苦苦的想念你。請你把找前前後後寄給你的信以及那張照片退還我好嗎？你此刻也不要它們了。路瑟。」

「昨夜我站在窗前望着街道。月光皎潔，枯樹隨風飄搖。我看見月光照在田野中間的池塘裏，好像一片銀光。噢，有經，我但願我不再在人間。」

安琪讀到這裏站了起來（正像有經當時一樣）。那樣的感傷很使她動心，因為它有點像她自己的情緒。路瑟？她是誰？還有張克莉！啊，張克莉！她在那兒？她是誰？她幹的什麼事？她跳起來，準備跑去向有經大興問罪之師，忽然記起他已出去散步了。

以前她總覺得他跟別的女人來往祇是友誼關係，現在發見這些信件之後，就不再那麼想了。

有經回來，仍爲他眼前的景况而沮喪，祇想跟她在一起找得一些安慰。他一點鐘回來，正是他們平常吃午餐的時刻，看見安琪還在做事便說：「你真好！你一做事就儘管做下去，不是嗎？你真是不怕辛苦。覺得很麻煩嗎？」

「不是，」安琪回答，有點遲疑。

有經注意到她音調不自然。他以爲她體力不強，裝箱打包這類事情使她大傷腦筋了。幸而祇有幾個箱子要收拾，因爲其餘一大堆家用器物屬於畫室原來的主人。可是她畢竟感到疲勞了。

「你疲勞嗎？」他問。

「不，」她回答。

「你是疲勞的樣子，」他說，手臂溜過去抱她。他把她的臉轉過來，就見她拉長着發白的臉孔。

「那不是身體上的關係，」她答道，悽然的把目光移開他。「是我的心。它在這裏！」說着用手按着心頭。

「怎麼啦？」他問道，猜想是什麼情感上的事情，雖然他一輩子也想不透是什麼。「不是真的心，」她答道，「是我的心靈，我的感情；不過我想不該驚動你了。」

「琪兒，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堅持着說，因為他此刻也替她難過起來了。「噢，親愛的！」她用尖銳斷續的聲音叫道，「我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怎麼說！不知道怎麼想！我知道怎麼想怎麼辦，那就好了！」

「究竟怎麼啦？」有經央求道，從她身上放下手來，一半想到自己和目前的情況，一半想到她。這回情感的爆發，使他神經緊張到極度，簡直連頭腦也作痛起來，雙手也發抖了。在他身體神經都很康健的日子，這原不要緊，但如今心衰有病，稍稍的翻騰也會使他神經受到震撼，所以他覺得受不了了。「你爲什麼不直說，」他堅持着說。「你總知道我是受不了的。我現在經不起刺激。究竟你有什麼難過？這樣進下去有什麼用？你告不告訴我？」

「你看！」安琪說，用手指點着她放開在窗檻上的那隻信匣子。她知道他看得見，

「一定記得是什麼信。」

有經一看就記起那一隻匣子。他慌忙怯怯的檢起匣子，好像給人打了巴掌不能還擊似的。

安琪哭起來了。她已經從他身邊走開，此刻倚着爐頂嗚咽，彷彿心要爆裂。她聲音裏帶有令人信服的痛苦，那種顫動就是她感到失敗與失望的表現。他對着匣子瞪視，詫異自己為什麼那麼傻，竟把信留在衣箱裏，竟把信保存到今天。

「哦，我想那也沒有什麼可說，」最後他一面向她站着的地方走去，一面這麼說。「你都讀過了嗎？」他又好奇的問。

她點頭承認。

「哦，我希望你不要哭，」有經懇情的說。「那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樣不好。看起來是很壞的事，不過當時我還沒有結婚，而且我對她們也不很顧念，決不像你猜想那樣顧念；實在不是。你看起來這樣，但我可不是這樣。」

「不顧念！」安琪冷笑道，立刻冒火了。「不顧念！一個叫你好孩子，一個對你說情願死掉，你還說不顧念！噢，只怪我早不知道！只怪我早不知道！我是寧願死掉一百次而不願醒來受你不愛我的氣的！噢，親愛的，噢，親愛的！我不知怎樣辦？我不知道能做什麼？」

「不過我真是愛你的，」有經撫慰的說，他十分焦急，但求能寧人息事，無論說什

麼做什麼都好。

「是的，你愛我！」安琪又暴怒起來。「我看出你怎麼愛我了。這些信就是表示了。噢，親愛的！我寧願死掉！」

「琪兒，聽我說，」有經驗可奈何的回答，「我知道這些信看起來不好。我的確跟路托小姐與張克莉談過戀愛，但是你看我對她們並無誠意，跟那一個都沒有結婚。假使有誠意，不早就結了婚。我真心是為你。信不自由你。我跟你結了婚。我為什麼跟你結婚？請你回答一句。我並不一定要跟妳結婚。我為什麼呢？當然，因為我愛你。此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因為你得不到張克莉，」安琪悻悻然駁他一句，她從一個事實推想到另一個，這在她原只是一種直覺，「原因在此。你要是能得到她的話，你早已跟她結了婚。這我是知道的。她信裏明明白白寫著。」

「她信裏決沒有這種表示，」有經驗的回答。「我得不到她？我原能得到她，很容易的。我可不要她。假使我要她，我早跟她結了婚，那可以跟你打賭的。」

他厭恨自己這樣撒謊，但一時覺得非此不可。他覺得雖然失戀彼棄也不妨裝模作樣。其實，即使他娶跟克莉結婚是否會成功，他也莫明其妙。

「無論如何，」他說，「我再不跟你辯這件事了。我沒有跟她結婚，所以今天有你在這裏；我也沒有跟路托結婚。那隨你怎麼去想罷；我自己明白。我想念過她們，却終

沒有跟她們結婚。我娶的是你。我跟你結了婚，我想是因為我愛你。那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是的，我看出你怎麼愛我了，」安琪執拗着說，心裏思考着他特別堅持的那個事實，覺得理論上很難反駁。「你跟我結婚，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噢，那是我知道的。你本來不要跟我結婚。那是明明白白的，你要娶別個女子。噢，親愛的！噢，親愛的！」

「噢，你說的是那兒話！」有經驗的答道。「跟別個女子結婚！我要跟那個結婚？我要別個的話，我結過多次婚了。我不要結婚，我就是這樣。信不信由你。我要跟你結婚，事實也是如此。我想你不該站在這裏跟我這樣爭辯。你說的都不是真有的事，你自己心裏明白。」

安琪把這個論點再加推想。他跟她結了婚！那爲什麼？他或許想念過張克莉和路琵，但他一定也顧念她的。她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他話中確有真情，不盡是欺騙之意。或許他也顧念她一點。無論如何，她這樣爭辯下去也不會有多大結果——他會老羞成怒，固執爭辯。

「噢，」她飲淚吞聲的說，覺得在論理範圍內很難取勝，只好逃避到非邏輯的範圍內去用眼淚來求安慰。「我不知道怎麼辦！我不知道怎麼想！」

他也變得非常懊喪，只想求得她的同情。「你肯饒恕我嗎，琪兒？」他溫存的懇求

，伸手按在她臂上。「我今後再不會如此。你相信我嗎？來罷，不要哭了，好嗎？」

安琪躊躇了一會，很悲戚的樣子。她確實不知怎麼辦，怎麼說。他或許不會再辜負她，據她所知，他也確實沒有對不起她。不過這件事確是一個可怕的暗示。他隨即移動到適當的位置，她因為哭鬧得厭倦了，渴望得到同情，便讓他摟進他的臂懷裏，頭貼着他的肩，接着哭得更起勁了。有經當時很憂愁，一面替她難過，一面感到疚歎和慚愧。

二十八

那年春夏秋三季，有經與安琪先去亞歷山大後去黑樹林，在兩地都住了些時候。有經初到故鄉，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候，覺得心曠神怡，於是決定暫時放棄工作，放棄到倫敦或支加哥的念頭，專心為健康而休養。父母見兒子回來同住，也非常高興，不過他倆頭腦簡單，不懂兒子的健康為什麼起了那樣的變化。

安琪來到大家，便處處表現她賢母良妻的性格，跟韋老太太分担了料理家務的工作。她做得很賢慧，使婆婆深心歡喜。

但在家裏日子就久了，有經覺得沉悶起來，要不是他心中一逕潛伏着跟女人再發生一度新鮮刺激的關係的希望，他會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這個念頭正像酒徒想念威士忌一樣，鼓起了他的精神，使他避開完全失望的心境，形成了他目前處處覺得失敗的心情。

中唯一的慰藉。

當他倆在亞歷山大從二月住到五月的時候，有一夜他在姊姊家裏邂逅到一個少女，依他所賞識的美色的觀點看來，她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嬌娃，而依她的處境看來，他又很容易跟她調情。她是一個名為羅荷奇的旅商的女兒，母親已故世，現在跟她姊姊住在綠湖邊上一幢樹蔭遮蔽的老屋裏，離有經跟他初戀情人安思賴說過戀愛的地方不遠。她嬌娜動人，不過十八歲，碧眼圓大明澈，棕黃色的頭髮異常豐美，肉體飽滿，姿態婀娜。她是本地高中畢業生，照她年齡說來是發育得很健美的，容光煥發，雙頰紅潤，矯健活潑，天資聰敏，使有經一見生情。這個少女和她的繼母久已聽有經的父母和姊姊說起過他，因為她們跟他家很熟識，常常去訪問的。她名叫菲麗姬，以前見他來過她家，但那時她年紀太輕對男人還不大感興趣，如今妙齡已屆，自然專心追求了。她並不希望跟有經生情，因為他已有婦之夫，但因為他是藝術家，便對他十分好奇。

自從那一晚以後，繼續相見的機會自然很多。章家有一條船放在船屋裏，船屋就在羅家草坪的盡頭，靠草坪的屋邊有一條不常走的小路通到湖畔，還有一株葡萄樹在屋子較低的一邊遮掩了湖面，沿這小路到湖灘上真是一個隱蔽而幽靜的散步地方，而且湖灘盡處還有一條經過風打雨摧已經破爛不堪的木板長凳。有經有時到這裏來划船或釣魚。有幾回安琪跟他回來，但她不愛划船釣魚，所以他要去常常情願讓一個人去。

有一天他要去划船，忽然見她站在院子裏，於是她下來招呼他。

「哦，」他說，對着她清早那副新鮮活潑的外貌微笑，同時用熟不拘禮的輕鬆態度招呼她，他覺得對年青人以及一般生活的態度應該如此的，「我們今天真像花蝴蝶一般漂亮呀。我想我們花蝴蝶總不必吃苦工作的，不是嗎？」

「噢，是不是，」菲麗姐嬌憨的回答。「那你们都知道的。」

「哦，我真的不知道，也許纔有一隻蝴蝶會告訴我的，比方說，就是你罷。」菲麗姐嫣然一笑。她真不知道如何對待他，可是她覺得他有趣。

「我知道蝴蝶們並不做工，」他說，他對她不願意認真。「她們老在陽光中飛舞作樂，你跟那隻蝴蝶交談過嗎？」

菲麗姐祇有對他微笑。

他把船推入水中，輕輕地抓住一根繩子，從架上取下一把槳，跨進船去。然後他站在那裏對她瞭視。

「你們在亞歷山大住了長久嗎？」他問。

「現在快有八年了。」

「你歡喜這個地方嗎？」

「有時候歡喜，並非常常歡喜。我希望能住在芝加哥。噢——噢！」她翹起美麗的鼻子吸氣，「那不是可愛嗎？」她正聞着從花園裏吹來的某種花香。

「是的，我也聞到了。紫荊花，是嗎？我看見這裏有紫荊花開着花哩。這樣的天氣

真叫我快樂得發狂。」他在船裏坐下來，扶正了槳。

「哦，我要去了，去試試捉鯨魚的運氣。你高興去捉魚嗎？」

「我高興，好的，」菲麗妲說，「不過怕媽不讓我。我真歡喜去的。捉魚好有趣呀。」

「是的，捉魚，」有經笑道。「哦，我要給你帶一條美麗的小鯊魚來——它咬人的。你歡喜嗎？大西洋裏有鯊魚會咬會叫的。牠們夜裏游出水來，叫起來像狗一樣。」

「噢，親愛的，好有趣！」菲麗妲吃吃的笑，有經開始向湖中划去。

「你一定給我帶條好魚來，」她叫道。

「你一定在這裏等我回來，」他答道。

「多麼可愛的少女，」他想到。「她真是美，像花一樣新鮮。少女的美——那是人間最偉大的東西。」

他過了一會回來，以為她還在那裏，却不料給她的繼母喊去做什麼事了。他感到深深的失望。

此後又有多次邂逅。有一天她跑進穀倉他的書室裏去，給他帶來一塊剩下的麵糰，那是有經母親已經在爐子上焙過的。

「有經小時候老是歡喜這個的，」他母親說過這話。

「噢，讓我送去給她，」菲麗妲快活的說，覺得這一趟跑得很高興。

「那很好，」安琪天真無知的說。「等一下，讓我在鍋上烤一烤。」

菲麗妲拿了就跑。她見有經在對着畫布呆看，臉色陰沉得奇怪。當她的頭在那高板上露出來的時候，他的表情立即改變，恢復了毫無掩飾的和善的笑容。

「你猜是什麼，」她說，掀起身上圍的小白帷裙來蓋住盆子。

「草莓子。」這時草莓正合時。

「不是。」

「蘋果牛酪。」

「現在那兒去找蘋果？」

「水果店裏。」

「讓你再猜一次。」

「仙人餅！」他頂歡喜這種餅，安琪偶爾也做的。

「你都猜錯了。你沒得喫。」

他伸出手把她拉近身來，可是她縮退回去。他追上去，她就笑了。「不，不，現在你沒得喫了。」

他抓住了她柔嫩的臂膀，把她拉近身來。「我真的沒得吃？」

他們臉孔貼在一起了。她對他的眼睛看了一會，然後含羞低眸。她在有經腦海裏激起了異常的美感。老是那個魔力在作祟。他用自己的雙唇蓋住她甜美的嘴，她熱烈的容

受了。

「拿去吃你的麵餅罷，」他放她走時，她叫着說，羞澀的把笊推給他，她慌了，尤其因為玩笑沒有開成功。「要給韋太太看見，她會怎麼想？」

有經驗的停下來聽。他是怕安琪的。過了一會，他又把她抱在懷裏。

「你就是麵餅，就是草莓，就是蘋果牛酪。」他說。

「不要這樣！」她懇求道。「不要！我一定要走了。」

這樣菲麗妲又給他加在征服者的名單上了。安琪對這個新的吸引，還全然無知。但有一次菲麗妲到韋家來玩，安琪走進客堂的時候，隱約見她似乎很慌忙的從有經身邊脫開。她沒有看清，也不能斷定，不過她記得全家在一起的時候，菲麗妲大多在有經周圍兜圈子，脾氣很好的樣子。她詫異她是否跟他調情，可是始終不能證實。這次以後她會試加偵察，但有經驗很精細，菲麗妲也很謹慎，始終找不到證據。可是他們離開亞歷山大之前，終於哭哭鬧鬧的發生了一場風波，她責備他對菲麗妲調情，而他則堅決否認。「要不是顧全你們親族的面子，」她宣告道，「我簡直要當面指責她，就在你面前說她。我不怕她不承認。」

「噢，你發瘋了，」有經驗說。「你這個女人那樣多疑，我簡直沒有見過。天哪！難道我從此不能對女人看一眼嗎？這個小姑娘！我待她好一點都不能嗎？」

「待她好？待她好！我知道你待她怎麼好的。我看得見！我感覺得到！噢，天哪！

天老爺怎麼不給我一個忠實的丈夫呀！」

「噢，住了嘴罷！」有經狠狠的要求道。「你老在偵察我。我轉一轉身，你就盯住我。我知道的。好罷，你去偵察罷。偵察也沒有什麼用處。我這幾天就要做點事來讓你好有理由去偵察。你簡直使我厭透了。」

「噢，請聽他對我說的什麼話。」安琪哀泣道，「我們結婚還只一年哪！噢，有經，你怎麼可以了！你沒有一點憐憫！沒有一點羞恥嗎？在你自己家裏呀！噢！噢！噢！」這種顛癡的哭訴，有經聽了覺得腦子發脹。但她的眼淚却有力量，會引起他的憐情，激發他的羞恥心。

到了有經預定離開亞歷山大的時候，他心中還有點留戀，覺得菲麗姐跟他戀愛的問題，始終找不到解決辦法。因此，到了黑樹林，他感到整個空氣惹人厭煩，因為菲麗姐不在那裏。

他們在黑樹林住到秋季，因為情況並不見好，有經便想起住到支加哥去或許好些。也許他在支加哥容易恢復健康。他實在厭惡黑樹林這個窮鄉僻壤。

這以後他們在支加哥度過了六個月。在這期間他沒有畫成一張比較滿意的作品，幾次三番的修改，終於一無所有。後來他們又到台納斯山中住了三個月，因為事先有人告訴他們說，住在幽靜愉快的山谷裏對健康頗有裨益，那裏不但春色如錦繡一般，而且生活費用也很低。接着四個月的夏天在凱塔基南部度過，然後他們又到墨西哥與皮洛西

兩地住了五個月。在這個休養時期，有經的錢財耗費得很多，現在他還剩餘五百塊錢，可是他舊作既無售出，新作又不增加，想到將來總覺得財力太微弱了。

二十九

有經在經濟上已快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不得不想起將來如何謀生的問題。他身上並沒有特殊的疾病，他能走能吃能高談闊論，却不能工作，所以整天焦慮苦悶。

安琪受了刻苦經濟的家教，本性又愛節儉，現在正是她當道的時候了。有經雖不明言，却也覺得。因為他對自己的前途沒有把握，心裏又寂寞又恐懼，所以安琪的貼體愛顧使他深有所感。他想，誰在這種時候會對他那麼忠實呢？他幾乎相信自己可能再度愛她，重新對她忠實，只要他能脫出別個女人的引誘範圍。

於是，因為夏季快到而皮洛西的夏天又熱得難受，再則因為他財力將盡不得不有決策，他決定回到紐約去了。他第一次展覽會剩下的畫件以及巴黎作品的大部份都託買先生保管，存在凱勒先生那裏，現在他想去拿回來改託較小的書店老板或者販子估價出賣，再不成，他也可以親自跑動，一件一件兜銷。

他到紐約的時候，他的資本已減縮到僅僅三百塊錢的光景。他從這數目中又拿一百二十五塊錢給了安琪，讓她回黑樹林去，一直住到他把一切佈置妥當能接她出來的時候

。他們長久討論的結果，認為唯有這樣最為妥當。他終於在紐約二十四號街上租了一間勉強過得去的房間，開始單獨奮鬥。可是他原先兜售畫作的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後來打算進報館做藝術編輯的工作，却因為人家覺得他為養病而找工作，也沒有成功。當然，人家還記得他是畫家，而且做過插畫工作，但一兩年來他毫無成績表現，身體又那麼壞，他們的看法也就不同了一點。

經過多方面的碰壁，他終於覺得勇氣全無，再不能向自認為高尚的職業方面進行了。他聽說有些人清早四點鐘便起牀買報，照報上的人事徵求欄內的地址搶先跑去謀事，但照他目前的情況看來，他覺得這是可怕的，深怕從此一落千丈，無可挽回。

但是這樣漫無目的心慌意亂的流浪，究竟將繼續多久，真是一個問題，幸而他偶然記得藝術界某一位同伴給他講過的一個故事，說有某位作家一時神經衰弱不得已便向某鐵路公司總經理請求工作，終於給安插在視察團裏做實習員，給送到遠地去工作，所得不過普通工人的工資，一直維持到他身體康復的時候。有經驗得也不妨這樣一試，就在下一天早晨跑到四十二號街上那個鐵路公司的辦公廳裏去。有經驗見總經理，但書記員告訴他只要找秘書就行。他向助理秘書說明他是藝術家，因患神經衰弱症，不得不遵照醫生勸告，暫時改做輕便的勞力工作。他聽說威爾遜先生曾經同樣幫忙過一位叫沙文的作家，或許他也能同情他的境況。

助理秘書聽他提到沙文的姓名，又見他儀態不凡，說話誠懇，便替他通報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給他一封介紹信，要他去見總工程師霍華甫先生。總工程師辦公室的助理秘書接信，又給他介紹鐵路工程師哈威廉。這是一個四十歲光景貧血蒼白的紳士模樣的人，手下指揮一萬三千人。他怕他體力不夠，勸有經驗進造路工程團，而介紹他到斯比瑪鎮上鐵路公司所設的木工廠裏工作，工資每小時一角五分。

斯比瑪鎮在紐約近郊，離城不很遠。兩天之後，有經去找木工廠的主任，結果便得到了一個工人的位置。那個木工廠的地勢很優美，在他藝術家的眼光看來，簡直像特地爲他建築，再好沒有了。它位於大河、鐵路幹線與一小河中間的一塊尖角地上，小河在鐵路之東，穿過鐵橋又回到大地本身。廠房是一幢兩層樓長形的低屋，頂是綠色，其餘全是紅色，窗戶很多，望得見河上經過的游艇輪船以及停泊在小河灣裏的汽艇划船。廠房裏充滿炮牀、車牀以及各種轉旋工具，還有大羣木工匠，整天響着勞動的歌聲。他們製造的是桌椅和寫字檯以及各種辦公器具，專門供給各車站各辦公房之用。每個工匠在二層樓窗口都有一隻凳子，中間有幾種他們常用的機器、小篩、橫截器、旋鋸、直鋸、炮牀，以及四五個車牀。地層是機器間，有鐵工場、大炮牀、大篩、橫截器、貯藏室和材料間。外面院子裏有大堆木料，中間有鐵軌，每天兩次有一列貨車停下來裝卸一車一車の木料或者已完工的器材。

「哦，這裏的工作不會很吃力的，」有經驗。而且霍先生寫給李主任的信中，已有明白表示，說他必須慢慢的學做。

有了工作找住處也很不容易。那天他沿鐵道向南走到大約離城四分之一哩的一個住宅區去，但他覺得地點不中意，又回到斯比塢鎮沿小河走了半哩路光景。到了這裏他看見山坡上有一些精緻的小屋圍成一個半圓形，坡下就是那個銀色的河面，便覺得很高興。從小河上高坡有一條半圓形的小路，坡頂另外還有一條路。有經一望而知，這裏住的都是小康之家，有柔滑的草坪，有漂亮的蓬架，廊上有藍黃綠各色的花盆，有門階，有門廊。有一幢屋前還停着一輛汽車，很有點闊氣的樣子，通紐約的大路與那條溪河交叉的地方，還有一所過路避暑的屋子，顯出這個村莊對於旅客遊人不是默默無聞的。正當他徘徊之間，發見前面有一個美以美教堂，建築很古怪，紅磚砌牆，灰石裝邊，高玻璃窗淨潔無瑕，方形鐘樓如同宮堡，他一見便想起一個念頭，想要請那個牧師幫忙。他可以向他解釋，提出證件，使他了解來意。

牧師告訴他說，據他所知，這裏祇有許太太一家或許有空房，她住在上面離教堂大約十幢屋子的地方。現在祇有一個年齡跟有經相仿的侄兒跟她同住，她原有一個女兒跟她同住過，但此刻大概不在。

他要求住進這幢屋裏來的事情很快就解決了。許家的侄兒並不反對，他和藹可親，頗有才智，有經後來探出他三十四歲，雖則許太太自己顯然也有點錢，但余家的維持似乎由他幫助的。他們給他指定二層樓上一個佈置精美的房間，跟幾個浴室中的一個相連，隨即讓他自由自在的住下來。屋裏有許多書籍，一架沒有人彈的鋼琴，一架吊牀，一

個担任各種工作的女僕，整個空氣是和平舒適。許太太是一個寡婦，丈夫大概已經死了幾年，深於世故，善於判斷，顯得雍容大方。她對於他的身世並不特別多問，他從她外表看來，覺得她很文雅，很沉靜，有點保守。她會說笑話，但說得很精巧；很懂人情的樣子。他初來請求時就說明他已有妻室，妻子在西部，要等他健康稍有增進時再出來。

有經過去三年，尤其是過去九十天以來，顛沛困苦，始終不得安定，如今來到這種空氣中深感愉快。許太太祇要他付每星期八塊錢的房租，他覺得這種安靜的家庭空氣決不是平常在市場上所能買到的。

許太太與侄兒且維兩個談起他來，都認為他真是可愛的好人，值得跟他同住的。有經在木廠裏，情形跟在許家雖然根本不同，却也造成了一種自覺愉快的空氣。工作是相當的吃重，有時他覺得非他體力所能勝任，但在他藝術創作力未曾恢復的時候，他認為不能輕易拋棄。

時光荏苒，三個月這樣過去了。因為他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靠勞動生活，他的藝術界地位還是相當鞏固，所以他自認比周圍的一切更高超，終有東山再起的一天，可是他不想在這裏露鋒芒，甚至儘量裝得虛懷若谷。同時，他白天雖然辛勞，夜間却很容易睡熟，幾年來都沒有睡得那麼好。晚上他回到許太太家裏，便卸下衣服吃飯，洗好冷水浴，便穿上他最近化十八塊錢現成買來的那套棕色衣服。但有時他也感到非常寂寞，非常不安，覺得屋裏太沉悶，不大過得慣。正像在亞歷山大沒有邂逅非麗如之前一樣，他又

願望能有什麼少女來貼近他，因為有經無論到那裏都覺得唯有春光與愛情相合才是人生最有安慰的地方。

三十

正當他在這種心情中恍惚度日癡心妄想的時候，有一天魏尼綠（在社交場合稱為魏諾曼夫人）回到她母親家來了。她是一個身高苗條的棕髮婦人，三十二歲，容貌娟秀，有英格蘭人模樣，綽約多姿，舉止嫺雅，對世態人事頗有認識，因為她不僅天資聰明很有風趣，而且飽經風霜，把人生裏外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她的丈夫原是一個職業賭徒，雖是紳士派頭，却毫無信義，用聚賭的幌子，無情的詐取同伴的錢財。嘉綠跟他結婚時，還不知道她熱戀的情人有那樣的習性，不知道他是賭迷，只覺得他會獻殷勤，口齒伶俐；多情而熱烈。但跟他過了多年安樂生活之後，她終於感到他的庸俗和邪惡，跟她愛好藝術講求高雅的個性全然不合。這次她回家是因為他一時離棄了她的緣故。他現在到支加哥去了，在她想來主要因為他在紐約已經四面楚歌，不便久留。她一面討厭支加哥，一面跟他已經厭倦，便拒絕同行。有一個猶太富翁已經追求她好幾年，慫恿她離婚之後再跟他結婚；可是她冷淡的搖搖頭，祇反問一句：「那有什麼用？」她母親很明白她怪癖的態度，知道她婚姻的不如意，也知道她有賣弄風情的習性。她竭力管束她，希望

她保留提出離婚的特權，然後好好的再嫁一次。

嘉綠一來就聽說過有幾個人。她原不知他的名望，她母親提到他的時候，說話非常謹慎。現在她知道他住在她家，又知道他是藝術家，因身體關係而來做工，便發生了興趣。她母親本能地猜疑到嘉綠對他會有好奇心，因而故意向她說起他大概不會久留，希望能打消女兒的興趣。她又說有經的妻子快要來了。嘉綠認清母親的話意是離間，反而決心在家裏長住下去。

她白天來到的時候，有經正在廠裏工作沒有見她；晚上他回進來的時候，她也沒有見他。他頭上戴着他的舊尖頂帽，一隻手裏意氣揚揚的拿着那隻美觀的皮飯盒。他進了自己房裏，洗了澡，穿好衣服，便到走廊上來等候晚餐時刻的鐘聲。許太太在二層樓自己房裏，怪兒且維（嘉綠叫他辛哥）在後院裏。這時正是美麗的黃昏時分，他正在沉思，想到晚景的幽美，想到自己的寂寞，想到工廠裏的各種人物，也想到安琪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忽然他看見竹簾門打開，她嬌嬌的出來，她穿着短袖口有點子的藍綢便服，領口袖邊鑲着黃色花邊。她體態婀娜，跟她高度相稱，胸衣柔滑，纏得緊緊的，非常嫵媚。她頭髮結成粗辮貼着後頸，套在飾以銀片的棕色髮網裏，態度持重而無虛飾，自然大方的樣子。

有經站了起來。「我擋了你的路罷。請在這隻椅子裏坐好嗎？」

「不要，謝謝你。那邊角裏的一隻就是了。因為沒有別人來介紹，就讓我自己來罷

。我就是威太太，許太太的女兒。你是章先生罷。」

◎「是的，我就是，」有經微笑道。他起初的印象不過如此。她似乎還姣俏，他猜想她也聰敏，可惜年紀大一點，已不是他心願中可以發生興趣的那種女人了。她坐下來看看河水。他在他椅子裏坐下來，照常維持鎮靜，甚至於沒有跟她談話的興趣。她看相確實姣俏，所以他覺得她一來場面也輕鬆了一點。

「我總喜歡到這裏來，」她終於自動的說。「這幾天城裏好悶熱。我想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地方，因為車馬不常到的。」

「我住在這裏真快樂，」有經說。「真是給我休養的好地方。要是令堂不讓住進來，我真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呢。我做這種工作是不容易找到房子的。」

「我說你要恢復健康不該這樣辛苦的，」她說出她的意見。「每天做工我覺得太重了。你覺得不要緊嗎？」

「不要緊。我歡喜的。這工作很有趣，也不很辛苦。我覺得很新鮮，所以不覺得辛苦。我以為爲做工人，跟工人混在一起倒很有意思。我就心的是我身體太壞。我實在怕生病。」

「真精，」她答道，「做這種工作也許可以叫你多跑跑路。我想我們都是把眼前的困苦當作了不得的。我知道我就是如此。」

「謝謝你的安慰，」他說。

她並不看他，於是他默默地搖擺。最後晚餐的鐘點到了。許太太下樓來，他們也進去了。

此後當然還有別的機緣。有天早晨他走過她的房門。她的母親已經下樓去用早點。他見她躺在枕頭上露出一隻柔潤豐美的肩膀，差不多完全裸露，顯然她並不知道門是開着的。這隻肩膀的輪廓確是完美，使他十分驚奇，認為富於肉感美。又有一晚剛要吃晚餐之前，他見她在扣鞋子。她把裙子差不多撩到大腿上，肩頭臂膀都裸露，因為她那時還穿着緊身搭和短裙。她似乎不知道他在近處。有一夜飯後他開始吹口哨，吹着某一個曲子，她就跑到鋼琴前去伴奏。又有一次他在走廊上哼，她也湊上來跟他和唱。那時她母親已經進房休息，他把椅子拖到窗口有一張臥榻的地方，忽然見她出來就自己坐上了。「讓我來躺躺，你肯嗎？」她說，「今天夜裏我覺得很疲倦。」

「你躺好了。我很高興你來做伴。我感到很寂寞。」

她躺着凝視他，帶着嬌媚的淺笑。他哼着某種調子，她就唱起來了。「讓我看看你的手掌，」她說，「我要看出點花樣來。」他伸出手來。她癡惑似地摸着它，但這也並不使他動心。

後來她爲約會上的必要離開了五天，回來的時候，有經喜形於色的招呼她。

「我見你回來真高興，」他說。

「真的嗎？」她答道。「我不相信。」

「爲什麼不相信？」他問。

「瞧，看樣子，看預兆，看那些怪脾氣。我想你不很喜歡女人的罷？」

「我不喜歡！」

「我想你並不喜歡，」她答道。

她穿着灰綠色軟緞衣服非常皎美。他覺她頸項非常美麗，頭髮在頸後結成環形也很雅緻。她鼻子正直而精美，兩邊纖細顯得靈巧。他跟她走進圖書室，兩個人又走到廊外面來。不久他又回進來（那時已經晚上十點鐘），跟着她也來了。且維已經在他房裏，許太太也進她房裏去了。

「我想要讀讀書，」他漫無目的地說。

「爲什麼你只想這種事情？」她戲謔的說。「你什麼事都可以做，總不要讀書。」

「不讀書做什麼呢？」

「噢，許多事好做呀。打牌、算命、看相、喝啤酒——」她對他有意的擡一眼。

他走到窗口，坐在他頂歡喜的那張椅子裏，椅子旁邊是那張臥榻。她跟着就倒在榻上了。

「慫恿一點罷，給我墊上枕頭好嗎？」她問。

「當然好的，」他說。他拿了一個枕頭，因爲她不想動的樣子便給她抬起頭來。

「夠了嗎？」他問道。

「再來一個。」

他把手塞在第一個枕頭底下把它提起來。她抓住了他另一隻空手昂起身子。她抓到了他的手使握住不放，發出一個奇怪刺激的笑聲。他於是明白了，明白了她這些舉動的用意。他把拿着的枕頭放下，盯着她瞪視。於是她放了手，懶洋洋的靠過去，只管微笑。他先握她的左手，再握右手，然後在她身邊坐下。一會兒，他一隻手臂溜到她腰下，俯身把雙唇湊到她的嘴上去。她伸出雙臂圍住他的頸項，緊緊擁抱他；然後注視着他的眼嘆了口氣。

「你不是愛我？」他問。

「我本來以為你決不會愛我的，」她感嘆道，說着又把他抱過來。

三十一

魏嘉縷姿態嬌媚，情成熱切，精細機敏，任何環境都能應付。她覺得有經可愛，便一心一意追求他，尤其因為他起初表示無動於衷，更激動了她的虛榮好勝之心。她的確喜歡他，喜歡他每一個特性，因而得意自己的勝利，正像小孩得意他的新玩具一般。當他終於把手臂塞到她腰部底下的時候，她渾身顫慄，熱情如火，不能自制，渴望他來撫摩。她撲到他身上去，給他數十個性感的熱吻，又用耳語道說她的慾望和戀情。有經的

熱情給她點燃之後，自然對她另眼看待，覺得從沒有見過這樣可愛的女人。他一時忘掉了非麗姐，忘掉了安琪，忘掉了他的寂寞，更忘掉他此刻正在清心寡欲的工作以求恢復康健的那個事實，竟不顧一切的去享受目前的機運了。

嘉絲毫無厭倦的奉承他，儘可能跟他影形不離，或者念念不忘的想他。她到處守候他，儘用手腕給他方便。她把母親和表兄的行動探聽得一絲不差，她能做到腳步沒有聲音，一颯一笑都暗示情意。一個月來，她領導有經突過種種危險境界，每次相會總要抱着他到最後的時刻，並且利用最惹人注意的場合，出其不意的給他偷吻。她不再露出倦容，不再無精打彩，不再冷淡，只要不常別人面前，便顯得生靈活潑。但她的老作風依然存在，甚至於更加積極，因為她決心蒙蔽母親和表兄。她當時非常成功，因為她對母親全盤撒謊，說有經人很有趣，但對人情世故嫌遲鈍一點。「他做藝術家很好，」她自動的說，「但跟女人不大合得來。他連起碼的慇懃也沒有。」

許太太聽了很樂意。她想這樣看來至少這方面不會發生麻煩。她害怕嘉絲，害怕有經，可是她終究覺得無懈可擊。在她面前一切都是規規矩矩，有時還像疏遠似的。

嘉絲有一輛汽車可以常用，而且必要時也能自己租用一輛，所以她便向他提議，約他在某時某地跟她和會同去兜風，這樣一來就闖了他不少工作時間。

「你不必每天做工作罷？」一個禮拜天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問他。那時許太太和且維已出去散步，他們兩個在二樓她的房裏。她母親的房間在三樓。

「只要我不在乎他們給我的工錢，」他說，「我也不必每天去工作。我做工是每小時一角五分，現在我需要的是錢。你要記得，我是做一天算一天沒有固定職業的。」

「噢，不要幹它了，」她說。「一小時一角五分算得什麼？只要你來跟我一起，我願意給你十倍的錢。」

「不，不要你的，」他說。「什麼也不要你的。我們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法。」

「啊，有經，你說那兒話，你爲什麼不要？」她問。「我有的是錢——至少比你現在多得很多。這樣用法跟別種用法都是一樣。無論如何，我的錢並不算作正用，那就是說原來沒有特殊的用途。那末你爲什麼不用它一點呢？你將來可以還我的。」

「我不要這樣，」有經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法。我寧願去工作。工作纔心安理得。也許我可以賣掉幾張畫，我想總有賣出畫的消息會來的。你要做的什麼？」

「我要你明天跟我來坐汽車。媽媽要到烏羅克陵她姊姊愛拉家去。你那工廠裏有電話嗎？」

「當然有的。不過我想你最好不要打到那裏去。」

「打一次也沒有什麼不好。」

「好罷，也許沒有什麼。但是我們還是不要鬧頭，至少不要弄成常事。他們這些人很嚴格。那也難怪他們的。」

「我知道，」嘉綠說。「我不會的。我剛才不過想想而已。我來告訴你罷。你認得

山頂上那條通河邊的路罷？」

「知道。」

「明天一點鐘你在那條路上走，讓我來找你。你這樣出來一次總可以罷？」

「當然，」有經說。「我能來的。剛才我是說笑話。我也會掙幾個錢的。」他初次出去找工作的時候，還有一百塊錢沒有用。他一直守住不用，但現在生活情調輕鬆了一點，他也不想化費一點。他景況逐漸好轉，各方面都看得出有好運道來了。

「好罷，我去弄車子。你不好跟我坐坐汽車？」

「好的，」他說。「我穿件好衣服去上工到了那裏再換好了。」

她蕩笑了，覺得他的天真疑慮很有趣。

「你像是太子，我嬌愛的王太子，」她嬌癡的說着投到他膝蓋上去。「噢，你是天生的！我一還等着你，不知多久了。真是聰明人！可愛的王太子！我愛你！我愛你！我想你是從來沒有的好人。」

有經溫存有加的撫摩她。

「你就是我聰明的姑娘。不過我們都不中用了，你跟我都是。你是一個棄婦，一個蕩女，而我呢——我一時想不出自己算什麼。」

「什麼叫棄婦？」她問。「那我覺得是個新名詞呢。我想不到。」

「那就是給人家隨便拋棄的女人。蕩女就是不肯跟家裏人久留住在一起的女人。」

「那正是我，」嘉綠說，把那雙結實光柔的手臂直向前伸，露着淫邪的媚笑。「我不肯就在家裏，也不肯跟別家人在一起。我情願撒野跟我的聰明人。他對我真好，比十家八家的人都好。」她故意用俗語逗開心。「祇要你我兩個。我是不是你可愛的棄婦？你歡喜棄女嗎？說一聲歡喜罷。聽着！你喜不喜歡棄女？」

有經一逕把頭轉向別處，嘴裏說「傷風敗俗！你真是可怕，」可是她用她的朱唇阻止了他的嘴。

「你喜不喜歡？」

「你這個棄婦，我是喜歡的。你這個蕩女，」他回答，摸着她的面頰。「啊，嘉綠，你真可愛。你真是一個奇女子。」

於是，她整個的獻身給他了。

「無論我是什麼東西，我屬於你的了，聰明人呀，」她繼續說。「你要我什麼，我給你什麼，要我怎麼辦，就怎麼辦。有經，甜蜜的，你對我好像是鴉片，封住了我的嘴，閉住了我的眼，封住了我的耳朵。你使我忘掉我要想的一切心思，可是我也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我什麼也不管，但願我還沒有結婚，還能自由，但願我們能到那個局上去同住。噢，糟呀！人生真是厭倦，真是一團糟，不是嗎？得樂便樂不顧將來罷。」

這時嘉綠對有經的身世已經聽得很多，對他的現狀也已相當了解。她知道他體弱有病，却不知病根何在，以為那是積勞所致。她知道他除了要命的幾幅畫以外，沒有別的

財源，可是她也相信他恢復創作能力之後必有重新自立的一天。她對安琪也知道一點，覺得她離開他正是好事。但願她永遠離開。她進城到各個書店裏去打聽，便知道有經的藝術經歷以及他遠大的前程，因而他在她心目中更有魅力了。她把有經在漢德兄弟商店寄售的一幅畫買了來，教人把畫款送給他。他不知道他的錢是靠她得來的，也不知道畫是賣給誰的。她用的是化名。

此後，日子過得非常奇妙。早晨他穿上那套舊工服，拿着飯匣離去，她便在樓窗口向他揮手送別。晚間他放工回來，她便在半途上迎接他。有時他們坐汽車到某些小旅館去吃飯喝酒，嘉緣一到這種地方心裏便想，如果他們都是自由人，此刻要做什麼。她也常常想到安琪，而有經也不得安心，祇覺得大對不起她。

三十一

這樣的日子自然不能持久，因為他們在開頭就種下了毀滅的種子。有經很悲哀，時常露出他的心情，如果她問他爲了什麼，他便說：「我們不能長此以往。事情快要結束了。」

「你真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她便責備似的說，因為她希望無論如何要把關係維持長久一點。有經覺得任何託辭都逃避不了安琪的猜疑心理。她對於他沉默的心情和感覺

實在太靈敏了。不管他願不願意，她快要來了，以後這一切就得結束。事實上，確有幾件湊巧的事情逼成了那個變故，逼成了那個結束。

許太太的印象就是其中一件事，她覺得嘉綠不僅高興下去，而且一來家就有決心長住的樣子。她在城裏原有一套公寓房間，顯然因為夏天才鎖住不用的，她先想要去南朗西的時候，就說住在城裏太熱。自從邂逅有經之後，她料想那套房間可能利用一下，當然她也知道丈夫隨時能回來，因而危險性很大。可是他倆畢竟去過幾回，爲的是欺騙母親和跟有經尋歡的雙重作用。她曾跟有經爭辯過，認爲她離開一部份時間反而可以減少母親的猜疑，不致危害他倆的歡樂關係。因此她這麼做了。同時，她也不能完全離開，因爲有經早晚必在家裏。

但將近八月底，許太太疑心起來了。他們形跡可疑的行動，終究給她發見了幾次。有一個禮拜天且維跟許太太決定坐汽車出去遊玩。他們也邀有經與嘉綠，但他們不肯去，因爲嘉綠早幾天聽母親談論之後就通知有經，打算跟她的情人作一天玩樂。她勸有經假託必須進城訪友，而她自己則先說要去，臨時假託身體不適。且維與許太太終於去了，目的地是長島，往返需要一整天。可是出門一點鐘之後，汽車機件壞了，不得不修理，他們在車裏等了兩個鐘頭，覺得太厭煩，就改變計劃，終於乘電車回來。有經沒有進城，許太太打開樓下的門進來的時候，他甚至於衣服也沒有穿好。

「噢，嘉綠，」她站在樓梯腳邊喊道，期望她從她自己的房間或前樓她常去的那間

專爲休息與縫紉用的房裏出來。不幸嘉緣正跟有經在一起，而這個房間的門從許太太站着的的地方就看得見，所以她不敢答應了。

「噢，嘉緣，」她母親又喊一聲。

許太太先想進廚房去看看，但過後想了想，她却上了樓梯，一直向縫紉室衝去。嘉緣覺得她已進門，連忙抓住機會退入有經房間隔壁的浴室，可是動作不夠敏捷。她母親並未進房間，祇打開門向裏面望一望。她不會看見嘉緣跨出有經的房門，却親眼看見她穿着便服進浴室，她決不會從別地方進來的。她自己的房間在有經的房間與縫紉室之間，距離纔有十呎之遠。她似乎不會從自己房裏出來；時間來不及，而且她不答應爲了什麼呢？

她一時衝動想喊她，但過後一想還是裝作不知道，讓他們的詭計做下去好些。她相信有經在自己房裏，過了片刻，聽得一聲警告似的咳嗽，更是深信不疑了。

「嘉緣，你在浴室裏嗎？」她向嘉緣房裏掃一眼鎮靜的叫道。

「是的，」來了那個回答，此刻是脫口而出的。「你的縫紉機壞了嗎？」

兩個人隔着門交換了幾句話，然後許太太到自己房裏去了。她把整個情形認真想了一遍，覺得非常惱怒。這件事和一個深得父母信任素有貞節的女兒忽然被發覺了不端行爲的情形確有不同。嘉緣一向沒有被導入歧途。她已是成年婦人，已經結婚，很有經驗，各方面的智識不比母親差，有些地方還勝過母親。她自己不檢點，不防備有經那種人

，反而去引誘他，那該是她的羞恥，該是她的過失。因此，母親決定痛罵她一頓，把這段邪惡的因緣立刻切斷。

翌晨，母女間爭論得非常激烈，原來許太太決定在有經與且維未走出之前絲毫不露聲色的。她要單獨跟嘉絲辯個明白，所以吃完早點那兩個人離開之後就衝突起來。

「嘉絲，我想你無論你承不承認，應該覺得慚愧的，」她們互相爭辯了好久之後，許太太結論似的說道。「事實總是事實，你心裏一定有點不高興。你是在他房裏，那不必再辯了。你存心要這麼做，事實也已經做了。現在我不能不告訴你：你今天回你的公寓去，韋先生趕快離開這裏另找房子去。我只要做得到，總不容你們再繼續這種荒唐的關係。我再不能阻止的話，就要寫信告訴他的太太，還要告訴諾曼。你要把這個人放手。你沒有權利干涉他跟韋太太。這算是胡鬧，祇有沒良心的潑婦纔幹得出來。我再不跟他說話了，要他離開這裏，你也得離開。等事情過去之後，你要來可以再來。我爲你覺得羞恥，也覺得自己慚愧。要不是顧全自己的感情，顧全且維的感情，你知道我昨天就要把你們趕出去的。我是顧慮自己才輕描淡寫的讓它過去了。我對他那麼客氣，不料他竟是個壞東西。不過我還是不很怪他，我怪的是你，因爲你不惹他，他是不會看你一眼的。我親生的女兒！我自己的屋子！嗟！嗟！嗟！」

她母親呻吟起來，可是她也退讓了。嘉絲不願意做的事情，誰也不能逼她做的。她一回到自己房裏，許太太就聽見她唱起歌來了。她搖搖頭就算了。她是那種性格，難

怪有經給她魅住了。

三十三

這場風波的結局是不待多說的。晚餐時許太太就當嘉綠與且維面前，宣佈暫時封鎖這幢屋子，而且要立刻辦理。她跟嘉綠要去南期西從九月住到十月中旬。有經早得嘉綠警告，聽了略表禮貌上的驚異。許太太已跟且維說過她因為自家的事情不得這麼做。他也猜疑到所謂事情是什麼，因為他發見過有些微妙的表示，所以相信嘉綠跟有經已有不解之緣。

那天晚上來了一陣暴風雨，雷電交作，大雨滂沱，是仲夏常有的暴風雨。有經走出廊上去觀看。嘉綠也來了。

「好罷，聰明人，」她趁雷聲隆隆的時候說。「這裏什麼都完了，不要再耽下去。你無論到那裏，我也會來看你的。這次實在有趣，有你來貼近我真好。你不擔憂，好嗎？她說要寫信告訴你太太，不過我想她不會的。只要她覺得我行爲好好的，她就不會寫了，我要想法子欺瞞她。不過那太糟了。我真是爲你發狂呢。」

現在他怕有失掉嘉綠的危險，便覺得她的美貌格外有意義了。他跟她的接觸已經那麼親近，又見她經歷過種種境况，所以不僅深深讚賞她的美貌，而且也欽佩她的智慧和

能力了。

「那太糟了。我真難過。我真捨不得失掉你。」

「你不會失掉我的，」她答道。「你不能失掉我。我也不願你這樣。我既然找着了，我就要保持你。這一回事情算不了什麼。我們可以另找地方相會。你只要找一個有電話的地方。你想你什麼時候走？」

「馬上走，」有經說。「我明天就走，就去看房子。」

「可憐的有經，」她憐憫的說。「這太糟了。不過不要耽心。一切都有辦法弄好的。」

她還沒有把安琪計算在內。她以為即使安琪如有經所說快要回來了，也許可以做到兩面討好。安琪可以到此地來，她嘉緣仍能分享有經的情份。她覺得跟有經同居比任何人都好。

次日中午有經就租到了另一間房，因為他在這地方住了長久，早就想定了另找房間的捷徑。他去找郵局長，就聽說有兩份人家可以出租房間，其中一家是一個公務員，他認為這裏可能受歡迎，便決定住下來了。這裏風景沒有以前那處好，但也很有味，而且房間伙食都不惡。他告訴他們也許不會久住，因為他的妻子快要回來。安琪最近的來信，確是很着急的樣子。

他把放在許家的東西收拾好以後，便很有禮貌的辭別了。他去後許太太當然就改變

了心思，嘉緣却回紐約公寓裏去住了。她不僅用電話與有經聯絡，有時還派郵差送信，她要他在搬家下一天晚上某一個較便利的旅館裏跟她相會。有經對她說因為安琪已動身來紐約，目前已無事可做的時候，她心中已作另租房間以供幽會的打算。

自從有經把安琪留在皮洛西之後，她過了七個月的孤苦生活。她悲傷得心要爆出似的，因為她想他一定非常寂寞，同時又怨恨自己不該離開他。她跟他一起不是一樣嗎？她後來還付度可以向她兄弟中那一個借幾百塊錢來，跟他一起走，一直跟在他身邊共患難，讓他慢慢恢復精神的健康。

安琪終於來了。她見他像平常沒有心事的時候一樣愉快，可是面容消瘦，眼睛凹陷，安琪以為這是過勞與心煩的緣故。可憐的有經！她為何離開了他呀？她把有經給她的那筆錢抓緊不用，大部份還留着，預備這次作為替他調查的費用。她急切盼望他的康復，盼望他的心安，準備儘可能自己也找工作做，讓他日子過得安適一點。

她有一種自欺的想法，以為有經經過此番挫折以後，他的處世態度或許堅強了一點，精明了一點，對於明哲保身的道理，該不會像從前那樣冷淡，對於經濟總也懂得節儉了罷。他現在收入這麼少，也過得相當好，今後他們當然還能更好，而且能有點積蓄。

安琪來後便四處找房子。她多次奔走再三說明，終於在一個傢具製造商的屋裏找到了四間房，是那商人嫁了女兒空出來的，他們樂於租給一對藝術家夫婦。即以實際價值不論，那四間房是私人家裏分租出來的，而且屋子又在一個精美的草坪上，每月租金祇

有十二元。女房東戴太太覺得章太太很可愛，特意爲她把二樓上一間連接浴室的小寢室改成廚房，裏面裝置一隻小煤氣爐。於是安琪在收入微薄的經濟基礎上開始管理家務了。房內傢具不夠，又得添置幾件，安琪多次訪問舊貨店，觀察百貨商場，又看私人家里出售的物件，終於買得幾件便宜貨，形色與原有的塗妝台、書桌、飯桌、和那張大牀很相配。浴室和廚房所必需的窗簾都由她自己裁製、裝飾、並且懸掛。她又到有經存放未出售畫件的那家商店，拿回七幅畫來，掛在起居室和飯堂裏。她特別留意有溼的衣服、內衣、襪子等，不久就把他那內容稀少的衣櫃準備得很像樣。她到本地的市場去買些精美的蔬菜和肉類，做成美味的燉菜、燉肉、以及法國味的肉汁雞蛋。她全部的治家藝術，揮到了極致，使得家裏有條不紊，清潔整齊，以低廉的價格維持豐富而多樣的食品，竭力做到以週薪九元維持生活的標準，另外還劃出一元存入銀行作爲安琪所謂他們的私賬。

有經把那些優點看得十分清楚，但覺得這種作風祇合乎別人的性格。他是一個藝術家，普通的生活規律應用到藝術家身上來未必合理。藝術家應有智識的自由，應有行動的自由，應有交友的自由。安琪堅決要他每天工作，每週拿九塊錢回家，或者每月把相等的數目拿來，使他非常爲難。因爲現有的三百元存款中，他已經留出一小部份私用錢，而如今這筆錢須得特別留心了。原來他最近因爲晚上不能跟嘉絲相會，便不得不每禮拜抽出幾個早晨或上午的時間來溜幾趟，但走出一回便扣除若干鐘點的工資，這就是

需要私用錢來彌補的原因。

這是一種亂糟糟的生活，艱困而危險的生活。其中沒有安寧，因為欺騙之中就不會有安寧。一次熱烈的快樂，接着就是心煩意亂的後悔。必須謹防的有嘉綠的母親，有嘉綠的丈夫，有安琪，更不消說還有自己良心的放蕩。

這樣的情況不能持久，乃是意料中事。安琪對有經的舉動態度，向有直覺的能力。因為她對他懷有深情，有經有許多事情不待發生就給她猜到或者顧慮到了。在她離開的時期內，她一直心緒不寧，總想應該跟他在一起，而如今到了這裏，等重聚的興奮和家務的調整過去之後，便開始對某些事情發生驚覺了。有經似乎跟離開她的時候有點不同，態度雖有和善的情感表示，却老是疏遠而有心事似的。他實在沒有隱藏心事的本領，跟她一起的時候，多半是心神不屬若有所思的樣子。

安琪一面觀察他，一面揣測他的心情，終於有了一點懷疑，自己也說不出懷疑的是什麼。他愛她已不如從前深切。他撫摩她的時候有點冷淡，那是離開她的時候所沒有的。出了什麼事嗎？她自問。是心思不專還是別的原因？有一天他跟嘉綠出遊回家來，見了她便把她撲在臂懷裏，她來極對他嚴肅的問道：「親密的，你愛我嗎？」

「你原知道我是愛你的，」他保證似說道，但說話沒有勁，因為他對她原有的情感已經保留不住。音調裏沒有真情的痕跡，祇有同情，憐憫，以及一種悲哀，悲哀的是她經過一番操心勞力之後還受他加樣的虧待。

「不，你不愛我，」她答道，從他說話中，發覺了空洞的口氣。她聲音很悲哀，眼睛露出悽慘失望的痕跡，因為她有時候是很容易感傷的。

「哦，琪呀，我真是愛你的，」他堅持道。「你爲什麼要問？你想着什麼心事？」他疑惑着她有沒有聽到什麼或者看到什麼，她拿這句問話來先發制人是不是另有隱情？「沒有什麼，」她回答。「不過你並不愛我。我也不知道什麼一回事，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我在這裏感覺得到，」說着她把手按在胸口。

她這舉動出於真誠，並非胸有成竹，但他看了很感傷，因爲這像是小孩的舉動。

「噢，靜點！不要說那種話，」他懇求道。「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不要那麼憂愁的樣子。我愛你，你還不知道嗎？」說着他吻她。

「不，不！」安琪說。「我知道！你並不愛我。噢，親愛的；噢，親愛的；我真是難過！」

有經惟恐她再發一次神經病似的脾氣，這種脾氣他是早已領教過的，可是她終於沒有發。她克制了她的心情，覺得疑心並沒有真實的根據，隨即走去替他預備晚餐。不過她確是沮喪，而他也無恐懼。如果給她發覺，那怎麼辦？

又過了多天。嘉絲偶爾到他工廠裏來找他。他住的地方沒有電話，否則她不會這種冒險的。她給他的掛號信，都寫上金亨利名字，寄給斯比塢郵局留交。有經廠裏沒有人知道他姓章，所以也容易收到那些信件，至於信的內容通常措辭都很謹慎，不外約期

相會之類，而所約的地點也很含糊，祇有他纔了解。

有天中午有經走到斯比塢那個小郵政局去找信，因為前日嘉絲沒有會見他，祇用電話通知他下一天要寫信給他。他不安無事的得到了那封信，因為信上祇有幾個字，他看了便決定把它照常撕掉碎片拋棄，但他覺得這封信很可愛，因為她有時用『玫瑰的灰燼』來指稱自己，而這封信裏恰巧也有這個名詞，還有『噢，經！』的稱呼，似乎非常親愛，便想保留一會兒，保留幾分鐘。他那天如期赴約，但命運不濟，竟忘了那封信，直到回進自己屋門才記起來。於是他拿出信來，連忙把它撕成四五片，放在背心袋裏，便上樓去，想要一有機會便拋棄它。

自從他們在利物華村住定之後，安琪那天第一次決定在六點鐘光景到工廠那邊去走一趟，乘便迎接有經回家。她走近工廠時，便聽到汽笛鳴響，於是在一叢矮樹背後站定預備一見有經便喊一聲可愛的『喂』向他跳出來。可是他沒有來。

安琪廢然而返，心裏熱辣辣的滿是猜疑。她到家時有經還不在家。她上樓去把她的那頂闊邊草帽掛在小房間裏，然後到廚房裏去等他。她跟他同居的經驗以及她特殊的個性，都教她決定細心觀察。

有經上樓來，還是快樂的神情，急於要把破紙片在看不見的地方扔掉。但因為安琪在那裏守候他，他始終沒有機會。

「你今天工作辛苦嗎？」她見他預先不說不上工的原因，便這樣問他。

「不很辛苦，」他回答；「不。我沒有疲勞的樣子罷？」

「沒有，」她懷恨的說，但仍隱藏她的情感，她要看他怎樣存心滿口說謊。「不過我以為你也許很辛苦了。今天晚上你也停下來觀賞河水嗎？」

「是的，」他順口而說。「那邊真是很好看。我是看不厭的。現在樹葉發了黃，夕陽照在上面真是美麗。從有幾方面看來，樹葉好像潔淨的玻璃。」

她聽了這些話，起先傷心得要叫出來，「有經，你為什麼對我撒謊？」因為她有時脾氣也很暴躁，幾乎難以自制，可是她終於忍住了。她要多發現一點，怎麼去發現，她並不知道，但她想只要耐心等待，時間就會幫助她。有經到浴室去了，私心慶幸自己輕易脫險，覺得她並未痛加訓責已夠安慰，但一時得意揚揚又忘了背心袋裏的紙片，雖然忘記的時間並不久。他把上衣和背心掛在衣鉤上，便到寢室裏去取新硬領和領帶。正當他在寢室裏的時候，安琪打浴室門前走過。她一向注意有經的衣服，看他穿得怎麼樣，但一時心中沒有別的思想。她本能地急忙搜索他的衣袋，找着了那幾片碎紙，便裝模作樣的取下上衣和背心要把幾個污點刷乾淨的樣子。正當此時，有經也記起了那封信。他慌忙的趕來拿信，安琪却已經拿去看好了。

「那是什麼？」她問道，原來她狐疑的性情正急於找得新的證據。他為什麼要把撕碎的信紙保存在袋裏？這幾天來她心理上早感到要發生事端。他一切都奇怪，都值得查究。現在馬腳終於露出來了。

「沒有什麼，」他慌張的說。「一張便條。把它擲在字紙簍裏罷。」

安琪發覺他聲音態度都特別，尤其注意他賊胆心虛的目光。一定有什麼怪事，而且就在這些碎紙裏面。也許她從中可以發見他行爲之謎。這裏面可能有女人的名字。於是計上心來，她要把碎片拚合一看，但同一刹那另一個思想又勸她假裝無意。她把碎片拋入紙簍，想在有空的時候再去拚湊。有經注意她的躊躇，她的猜疑，怕她有什麼舉動，自己也不知道會有什麼舉動。他見紙片飄入那隻完全空的紙簍裏，呼吸也輕鬆了一點。

三十四

安琪想到就做，等有經進了浴室，便把碎片拾起，把另外類似的紙片放在原處，然後連忙拿到她原來站在前面的盥衣板上去拚湊。紙片並不很小，拚湊並非難事。一張三角形的紙上就有「噢，經！」的字跡，後邊加着雙點，另一紙上有「橋畔」兩字，還有一張有「玫瑰」兩字，她一想便知道是情書無疑，於是毛骨悚然，覺得非常可怕。當真有這種事嗎？有經真會找到另一個女人嗎？

她一時想衝進去，就在他站着的地方吐責他。她恨不得挖出他的心來，把他斫掉，可是突然心眼前現出他流血而死的情景來，却又不忍心起來。

「噢，上帝，讓我抓住那個婊子！」她喃喃自語道。「讓我一把抓住她。我要殺死

她，殺死她！

正當她悲怒猶盛、深心自憐的時候，浴室門滴答一響，有聲出來了。他穿着內衣、褲子、鞋子，正找一件乾淨的白襯衫，他記着撕成碎片拋入紙篋的那封信，一逕焦灼不安，但向廚房裏掃一眼，看見紙還在那裏，心裏稍寬慰。安琪不在廚房裏；他想他有清安琪在那兒之後仍能回來檢紙片。因此他進了寢室，同時向前室裏張望一下。她似乎在窗前等他。那末，她或許不致於那麼疑心，那麼敏感。好罷，他此刻要去把紙片檢來拋出窗外去。這樣安琪要查究也就無法可想了。他溜出寢室回進廚房，急速一把抓起紙團，向窗外一擲，讓紙片飛揚出去。然後他心裏寬鬆得多了。今後他再不會把任何人的信帶回家來，那是一定的。命運對他並不不利。

一會兒安琪也出來了，因為浴室門的響聲已經使她清醒了一點。她怒氣沖天，脈息反常，全身震盪，但仍覺得必須有籌思的時間。她要先發覺這個女人是誰，人在那兒，橋在那兒，他們在那兒相會。她一時詫異為什麼自己想不出來，為什麼不來一個奇蹟似的啓示，讓她恍然大悟。

幾分鐘後，有聲進來了，面孔雖得很乾淨，笑盈盈的，顯然已經恢復了心平氣和。信已經扔掉。安琪決不會知道。她可能猜疑，但醋性發作的可能性早已防止。他走到她跟前要伸臂撲她，但她溜走了，託言要去取糖。他撫愛之意就此作罷，在那擺着美味誘人的茶館的雪白的小餐桌邊坐下，等待安琪給他侍候。

「你很疲倦罷，琪兒？」他終於善意的問。

「是的，我今天覺得不很舒服，」她答道。

「你做些什麼，燙衣服嗎？」

「噢，是的，還洗了衣服。我又整理碗櫃。」

「你不應該做得太多，」他興沖沖的說。「你身體不夠強。你以為自己是馬力，其實你不過是隻小馬。還是慢點好，你是慢慢的做嗎？」

「等我整頓得一切都合意的時候，我自會慢慢的做。」她答道。

她為掩藏真情內心拚命掙扎，生平從未如此受罪。

有經坐在她對面，吃得津津有味。假如那封信的問題沒有那麼順利解決，他吃飯就不會有胃口，現在他却覺得舒暢了。安琪說她不餓吃不下。她把麵包、牛酪、馬鈴薯、肉釘、濃茶等遞給他，他吃得很高興。

「我想我要試一試，要跑出那個工廠才好，」他溫存的自動說。

「爲什麼？」安琪機械地問道。

「我厭倦了。我現在覺得那班人不大有趣了。我已經討厭他們。我想寫信給哈先生，他會給我調換一個位置。他說過這個話。我只要做得到，寧可跟外邊那班工人同道。廠裏把門一關，那裏面還有悶氣。」

「好罷，你厭倦了還是調動一下好些，」安琪回答。「你還要散散心，我知道的。」

你爲什麼不寫信給哈先生？」

「我要寫的，」他說，但並不立刻去寫。他走進前室，順手把煤氣燈點亮了，先讀報，再讀書，然後疲倦地打起呵欠來。一會兒，安琪也進來了，臉色蒼白，面有倦容的坐下來。她又走去拿了一隻縫衣筐，裏面有未補的頭巾以及別的零星東西，開始補襪，但想到替他做事頗不服氣，便放了手，接着檢起她正在做的一條自己的裙子。有經驗的她觀察了她一會，用藝術家的眼光打量她姿容的各種輪廓，終於認定她面貌非常均稱。他站了起來。

「哦，我要進房裏去了，」他說。「我早上六點就要起來。噢，親愛的，這個可惡的日工真使我苦痛。我但願就此了結。」

安琪不敢放心說話，她悽愴欲絕，覺得一開口就要哭出來。他走出去，同時喊道：「你快點來好罷？」她點點頭。她一見他走了，便悲從中來，頓時淚盈滿眶。她的慟哭不僅由於悲憤，而且由於悲恨和孤苦。她走出小陽台去孤獨哭泣，只見點點的燈光在各處依稀閃爍。哭了一陣她又振作起來，眼淚漸乾，因為她怒氣未消不願以眼淚示弱，她揩乾了眼淚，面色發白，又像先前那樣狠戾了。

狗子，壞蛋，畜生，野狗！她想到。她怎麼會愛上他？她現在怎麼還會愛他？啊，世道多麼險惡，多麼不公平，多麼殘酷，多麼可恥！真可憐！真可恥！如果這就是藝術，真是該死！可是她儘管恨他，儘管恨那個簽名為「玫瑰的灰燼」的婊子女人，她卻依

然愛他。她不得不然。她知道自己愛他。啊，背上這麼一個愛恨交叉的十字架！她爲什麼不死掉，不現在就死掉？

三十五

愛情的地獄是殘酷而且包羅萬象的。這以後有許多日子，她一還觀察他，從住屋跟舊那條雅靜的巷子一直跟他到河邊，等他走出不到八百呎遠，便不顧禮貌的溜出去跟蹤他。每天一點鐘與六點鐘光景，她守着利物華橋，期望有經跟他的情婦在橋畔相會。當時，幸虧嘉綠跟她的丈夫有要事離開了十天光景，所以有經仍是平安無事。

當時有經另有一件微幸的事，那就是他調換了工作。有一天廠裏來了一個愛爾蘭人的工頭，名叫狄鐵模，帶領一批他所謂「金洋錫」跟他做工的散工，他對有經大有好感。他是中等身材，大腹粗頸，紅顏瀟灑，灰色眼睛銳利閃爍，頭髮粗硬而剃短，留着鬍鬚。他是來斯比塢機器房裏裝置一架發電機的。有經跟他談了一會，就知道他本性良善，願意有經跟他做些起草報告監督工人的工作。當有經提起呈請哈先生批准調差的時候，他更覺得樂於接受他。

當夜他興沖沖的回家，覺得他的新環境很有意味。可是安琪此時憤痛過甚快要爆發。有經見她沉着臉有苦難言似的，便不由得生了愛憐之心，問道：「琪，這幾天你有什么事呀？你總是那麼厭倦的樣子！你有點不對。有什麼煩惱嗎？」

「噢，沒有什麼，」安琪厭煩的答道。

「不過我知道有的，」他回答。「你一定有點不舒服。你有什麼難過嗎？你神色不對呀。親密的，你肯告訴我嗎？有什麼事？」

他想安琪既不作答，一定身體有了真正的疾病，因為情感上的病態不會不很快發作的。

「你管我做什麼？」她小心的謹慎的問他，終於打破了自己的悶葫蘆。她正在想有經驗他那個不知什麼人的情婦居心要破壞她而且勾結得快要成功了。因此她的聲音由消滅的厭倦一變而為訴怨和惱怒，半隱半露，非常微妙，有經也覺察了。於是他不等她再開口就搶先說道：「我為什麼不管？哦，你說的那兒話！你究竟怎麼啦？」

安琪實在不想再說。她問那麼一句也是他顯然愛憐的表示所迫出來的。他總算還顧憐她。可是她因而更爲痛心，更爲憤怒。他追問的幾句祇有增加她的懊惱。

「要你管什麼？」她似訴似泣的問道。「你並不要我。你並不歡喜我。我有點不舒服的樣子，你就假裝同情，不過如此而已。但是你實在並不顧念我。你如果做得到，就要把我去掉的。那是明明白白的。」

「怎麼啦，你在講些什麼？」他驚惶失色的問。難道她已經有什麼發現？那紙片的事件當真已告一段落嗎？難道有人跟她談過最終的事情嗎？他隨即迷惘起來，可是他還得假裝到底。

「你知道我是顧念的，」他說。「你怎麼能說那種話？」

「你並不顧念。你自己也知道你並不顧念我！」她勃然大怒了。「你爲何要撒謊？不要來碰我。別挨近我身邊來。你爲君子的假感戴，我已經深恨痛絕！噢！」說着她站直了身體，指甲捺進手掌裏去。

有經見她第一回疑惑的表示，就撫慰似的把手按着她的臂膀。這就是她連忙從他身邊跳開的原因。此刻他却向後退縮了，非常狼狽，非常惶惑，有點悻悻然。克制憤怒比克制悲歎容易，可是他一樣都不想做。

「你怎麼啦？」他問，假裝莫明其妙的神氣，「我究竟幹了什麼呀？」

「你那一樣不幹，你這樣問才對。你這狗子！你這個懦夫！」安琪怒不可遏了。「你叫我留在溫高泉，自己却跟不要臉的女人鬼混。你不必否認！你敢否認！」——這樣一來剛巧激起了有經的抗辯心理——「我什麼都知道！我知道的比我心裏要知道的更多，我知道你近來的作風，近來的行爲。我知道你一味對我說謊。我就在黑樹林心痛欲絕的時候，你跟一個下賤而邪惡的女人一還在鬼混，這就是你近來的行爲。親愛的安琪！親愛的安琪兒！哈！你這個一味撒謊一味虛偽的懦夫！你怎麼稱呼她的，爲君子！畜生！騙子！我知道你近來幹些什麼。噢，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我爲什麼活在世上受冤氣？噢，爲什麼，爲什麼？——」

她的聲音漸漸低沉，終於變成悲愴的慟哭。有經站在那裏，駭得魂不附體，手足失

措，啞口無言。他不知道她的訴苦基於什麼證據，他忖想原因比他斷碎的那封信的內容複雜得多。

「你說話牛頭不對馬嘴，」他為爭取時間祇有隨便含糊其詞的說。「你瘋了？到底你腦子裏想的什麼？我沒有做過那樣的事情。」

「噢，你沒有做過！」她嗤之以鼻，「你沒有跟她在橋上亭子裏和電車上相會過嗎？你這騙子！你沒有叫她『玫瑰的灰燼』、『河邊仙女』跟『天使姑娘』嗎？」這些名字是安琪心裏憑空杜撰的。「我想你給張克荀的親暱稱呼，總也給了她幾個罷？她是歡喜這些稱呼的。她這個邪惡的娼妓！而你，你這狗子，跟我假裝同情，假裝寂寞，假裝因為我不在這裏而悲哀！噢，我恨你，你這個可怕的懦夫！我也恨她！我但願你發生惡報。我只要能找到她，我就要殺死她跟你兩個！——以及我自己。我要這麼做！我甯願死掉！我甯願死掉！」

「你那樣鬧下去有什麼用，安琪？」他聽了這些話倔強的說。「事實並不像你想的那樣糟。我並不是騙子，也不是狗子！你一定把我拋在字紙窠裏的那封信拚起來看過了。你是什麼時候讀到的？」

「我什麼時候讀到？」她答道。「我什麼時候讀到？那有什麼關係？你有什么權利來問這個？這個女人在那兒？我要去見她。我要當面說她是惡毒的畜生。我要教她怎麼樣來偷別個女人的丈夫。我要殺死她，殺死她，也要殺死你。你聽見嗎？我要殺死你！」

「說着她挑戰似的大胆厚臉地向他逼近來。」

有經驗怕了。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不，不，安琪，」他戀情的說，急切盼望能減輕她的憂戚。「你不要做那樣的事情。你不會的！」

「我要做！我要做！」她宣告道。「我要殺死她，也要殺死你！」

於是，達到了這個最高潮，她終於突然中止了。有經那種寬宏的同情畢竟感動了她，使她大感為難。他以耐心沉思對峙她的暴怒，他因為愛莫能助而感到歉疚（他臉上這種表情是顯然的），他以神態表現他知道她依然愛他，這些事實使她非常難受，好像她用自己的手在石子上碰擊。她即使能殺死他，能殺死那個女人（不管她是誰），但仍不能改變他對她的態度，而她所要求的却正是這一點。於是，她發出一陣痛心的嗚咽，使她渾身震蕩得像風中蘆葦。她跪下來把頭和臂膀撲在廚房桌子上，號啕大哭起來。有經驗沉着沉思，想到他怎樣把她的夢想打得粉碎。那當然是活地獄，他暗中對自己說；當然是的。正如她所說，他是騙子，狗子，流氓。可憐的安琪！不過，木已成舟，他又有什麼辦法？隨便做什麼嗎？當然不能。什麼都不行。她受了傷害，傷了心。人間沒有挽救的方法。傳教士能為犯教規者做懺悔，但為傷心者又有什麼辦法呢？

「安琪！」他溫柔地叫道。「安琪！我很抱歉！不要哭！安琪！不要哭！」

可是她沒有聽他，什麼也沒有聽到。她為境遇的悲慘而迷惘，祇能癡癡地啜泣，彷彿她弱小的軀體整個兒快要崩潰似的。

三十六

有經這次的心情相當持久。安琪的憤恨經過初次發作回復到平靜之後，憤恨抱怨的心理仍在繼續，雖然發展的方式稍有不同，因為「何精神的努力祇有一次最高潮。安琪實備他每一個弱點，每一個邪惡的傾向，但結果他祇板着臉偶爾說這麼一句：「噢，不是！你要知道我並沒有壞到那麼樣，」或者「你爲什麼那樣糟蹋我？那是不對的，」或者「你幹麼要這麼說？」

「因爲事實是這樣，而你也知道是這樣的，」安琪斷然說。

「安琪，聽我說，」他有一次頗有情理似的說，「你這樣威嚇我毫無用處。罵我也沒有好處。你是不是要我愛你？你要的就要這個，不是別樣。罵罵我就會使我愛你嗎？我能夠就是能夠，不能就是不能。爭吵又有什麼用？」

她聽着他不免動了惻隱之心，因爲她知道憤怒無用，或者差不多無用。他佔着優勢。她也愛他。淒慘的部份就在這裏。你想，哭泣，懇求，發怒或許不會發生一點作用。祇有一種非自發的慾望能使他愛她，對於這個悲慘的事實，她此刻已漸漸有了模糊的認識。

當其時，有經跟那愛爾蘭工頭做工，增加了一些奇異的經歷。狄先生包攬了一幢大

機器房的工程，有經所有的報告和賬目做得非常迅速，非常精確，使狄鐵模十分器重他。有經看見工程進展得很成功也很滿意，可是終覺寄人籬下，對自己前途並無多大利益。當然，他的志願仍在藝術方面，而如今他脫離藝術界已經很久，深怕很難再插進去。有經靠每週九元的工資維持生活，覺得相當艱苦，只見安琪無可奈何地掙扎，決心要在生活費用之外每週積蓄一點錢，因此過了相當時候，他終於醒悟過來，誠心誠意去求上進了。

這時有經與嘉綠的事件，由於各種形勢的反對，現在漸告結束了。其中一點便是嘉綠的母親雖沒有告訴她的女婿，却用態度使他覺得必須停止，因而嘉綠的行動也受了阻礙。他們的約會漸漸減少，有經雖然憂愁，也不很悲哀。說真話罷，他近來的浪漫傾向又使他身體大感不適了，因而很有悔恨之意。他覺得自己也看出了浪漫傾向將有怎樣的結果。這裏面並沒有金錢可圖。社會上做大事的人都是靠自己有辦法才獲得人生的幸福，他覺得這是顯然的。懶惰人照例一無所得，連同輩人的尊敬也得不到。放蕩的人都是衣衫襤褸，由於病態心理的傾向而為人所不齒。無論男女從慾過甚必然變為病態的感情主義者，而勢必受到強力社會的歧視和唾棄。一個人要獲得財富，須有強壯的身體，堅毅的精神，奮鬥的決心，尤須潔身自愛，而要保持財富也得具備這些條件。做人決不可以任性放蕩，否則就會變成他目前的情形——一個心身雙方都有病態的整天憂悶的感情主義者。

因此，他從戀愛的興奮，貧窮和衰弱，以及自暴自欺之中，得到了一個明白的認識——那就是他要有成就必須行為持重。他願意這樣嗎？他也說不出來。不過他不得不然。因為他既有努力上進之心，這顯然是必要的。

有經還保留着他早年的習氣，一直不修邊幅，有的是極端藝術家的作風，但近來已有點懷疑，覺得自己在这方面太古怪一點，跟不上時代精神了。他過去以及最近碰見有幾位藝術家，外表上都有點市儈氣，他斷定這是因為他們注重人生的實際方面，而並不注重跟他們工作有關的浪漫性質的緣故。這使他頗有所感，使他決心學習他們的榜樣，把飄飄然的領帶拋棄，把頭髮梳得不整齊的習慣改正過來，從此嚴格講究整潔樸素。他跟狄鐵模一起做事，已使他深切感到辛勤工作的意義，狄鐵模不過是一個工人出身。他沒有一點浪漫性質，根本不知道浪漫。尖鋤、剗子、灰泥板、三合土模型——他的生活如此而已，可是他毫無怨訴。

有一天他到了印刷廠廣場，預備看看自己能否下一個決心去向那一家報館的藝術編輯部請求工作，路上他湊巧碰見了老同事杜赫孫。他們兩個久違重逢，非常高興。杜赫孫問起他的近況，對他的藝術前途很表關切，終於鼓勵他再度振作。

「你認識奧琳罷！——你在支加哥的時候原是知道他的，不是嗎？」

「我當然認識他，」有經回答，「我跟他同事過。」

「他現在在世界日報負責藝術部份。剛去的。」有經想到時勢變化的奇怪而要叫起

來的時候，他突然接下去說，「那末你不是正好想辦法嗎？你說你快要脫離工廠。那末爲什麼不去試試筆頭工作？你去會得到很好的經驗的。我相信老皮一定會給你安插進去。」

「那倒也不壞，」有經說。「我有辦法的話正想做這種工作呢。也許我今天就去看他。那正是我現在所需要的事情，先來實習一下。我本來覺得我對那種工作已經太生疏，做起來怕沒有把握了。」

「你要我代勞的話，我替你去找他吧，」杜赫絲自告奮勇地說。「我跟他很熟。早些日子他還問我能不能替他物色一兩個傑出的人才呢。」

杜赫絲終於替他說成了。

有經在世界日報藝術部的工作，跟他十年前在芝加哥所做的工作並無二致。他雖有經驗，做起來却仍有爲難之處，尤其因爲他進來幾天就有大才小用之感，覺得跟這個地方格格不相入。他巴不得換一個酬報跟能力相稱的工作。雖然報館裏也有年齡跟他相仿或者比他較大的人，但多數是少年人，他覺得跟少年人坐在一起實在有點寒心。他認爲皮奧琳應該尊重他的才能，不該給他這麼一點薪金，雖然他能有這筆薪金也很感激他。他努力工作，凡是主任給他的題材都認真繪畫。他工作的速度以及設計一切的想法力，使上司驚絕叫好。有經進來第二天畫了一幅『黑死圖』，那是給星期日報上一篇說明

現代時疫的危險性的文章作插畫的，皮先生看了大爲驚異，立刻覺得他給有經那麼一個職位怕不能使他久留的。他原想有經患了那場重病之後能力也許低落得很，所以對他估計錯誤了。他初來担任報館藝術部份的主管職務，還不知道部下人員的薪級一經決定再要增加是多麼困難。但有經目前病體尚未痊愈，祇有戰戰兢兢的工作，能保持現狀也就滿意，但望將來靠體力的恢復，靠積蓄的少數錢財能夠把生活調整。

安琪看見情勢已有好轉，當然很高興。她受苦已久，一直覺得前途祇有每况愈下，現在每星期二能到銀行去存下十塊錢以防意外，自然大爲快慰。

有經做了六個月的報館工作，生活飄蕩，始終不得安定，渾渾噩噩，像在本工廠裏的時候一樣。最後他終於覺得再也忍受不住了。他薪金先提高到三十五元，後來又增至五十元，但這種工作刻板乏味，簡直可怕，要他誇大描寫的藝術，在他覺得不啻娼妓賣淫。他進報館來唯一有價值的結果，便是他現在平生第一次能取得一份穩固的生活費，同時他因爲全神貫注於繁瑣的事務，就沒有時間來替自己打算。

自從他因爲世界日報給他的待遇太低而變得十分厭倦之後，不久他聽到一個消息，使他發見一個大有高陞的門徑。有經曾從各方面聽說過廣告藝術的發展情形。有一天一個先前曾在世界日報做事名叫莫安道的青年藝術家，因爲一向欽佩有經和他的工作，便急急來把他聽到的消息告訴他，說蘇氏廣告社的藝術主任行將調換，他很有理由設想這或許是有經所樂聞的。有經一聽覺得莫安道不配在報館裏做藝術工作，覺得他太驕矜，

太倨傲，自作聰明。莫安道却懷有一種想法，認為有經必有飛黃騰達的一天。這原是一種直覺，但有時候我們正是靠這種直覺的鼓勵而得救的，因而莫安道便急於要給有經一臂之助，以期博得他的好感。

「你爲何不去一試？」莫安道說。「你能弄到手的。你的作品正適合作大廣告用的。而且你也懂得如何駕馭部下，他們都歡喜你的。這裏的青年朋友都歡喜你。你爲何不去找找蘇先生？他就在三十四號街。你可能正是他要物色的人才，成功之後你就自己有一個部份了。」

有經對他看了一眼，訝異他爲什麼想起這一點。他決定去訪杜先生，問他怎樣才是最好的進行步驟。杜先生並不認識蘇先生，但他却有一個熟人認識他的。

「有經，我告訴你怎麼辦罷，」他說。「你去看看莎蒂那公司的白巴克先生。那家公司在百老匯路與第四號街轉角上。我們跟莎蒂那公司生意來往很大，他們跟蘇氏也有很大的交易。我等會兒叫僕孩送一封信介紹給你，你就拿了信去。我再打電話給白先生，如果他肯幫忙，他會跟蘇先生說的。他會要跟你見面的。」

有經衷心感激，急切盼望介紹信送來。他向皮先生請了幾分鐘假，便去見白巴克先生。

蘇氏廣告社是總經理蘇丹尼先生單獨經營的，他全憑個人的毅力，造成了飛黃騰達的結果。這種出奇制勝的情形在商業社會中原是屢見不鮮的，關鍵全在個人的幹才。蘇氏的成功全賴別出心裁的設計，熱忱蓬勃的事業心，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誠然，他部下有一大批工作人員，廣告畫家，廣告作家，會計員，藝術家，速記員，簿記員等等，但他們都好像是蘇丹尼先生的個性發展出來的花果，放射出來的光彩。他身材短小，却很結實，黑頭髮，黑眼睛，黑鬍鬚，橄欖色皮膚，牙齒潔白整齊，非常悅目，但有時看來很像狼齒，足證他的性格貪婪無厭，比衆不同。

蘇先生出身貧寒，但他走的却是最直捷的途徑，全靠個人的努力，漸漸達到目前的豪富。在他出身的阿拉巴馬州裏，跟他家接近的那個小圈子裏的人以前都把他的一家稱為窮光蛋的。

白巴克受杜赫孫之託來訪蘇氏，談及藝術主任出缺的傳聞，就知道確有其事，當時蘇氏頗有接受之意。他剛跟別人簽訂了兩個重要的廣告合同，這兩個合同的實施，非有豐富的想像力和藝術才能不可，而前任藝術主任爲了不滿意從前的合同跟蘇氏爭執之後已經拂袖而去。

蘇氏在五年之中已換過五個藝術主任，他用人一向採取拿破崙式的手法，凡是艱難的職位都用精力飽滿的新人才來補缺，等到新人厭倦或者緊張得支持不住的時候，便乾脆把他去掉。他運用這種方法毫無一點遷就或者憐惜。「我用能幹的人，給與優越的薪

金，「那是他喜愛的口頭禪。」那麼我爲何不盼望得有優良的效果？」每當他精神疲憊或因做事失敗而惱怒的時候，他慣於這樣叫道：「這些該罵的畜生藝術家！你能盼望他們做什麼？他們除了懂一點怎樣才是美麗的理論以外，別的什麼也不懂。他們連人情世故也不懂的。啊，該死，他們好像一批小孩子，誰去管他們腦子裏想什麼？他們真使我頭痛。」蘇丹尼常常罵人，那是習慣成自然，而非出於真意，描寫他這麼一個人，非把他愛用的口頭禪道出，是無法做到維妙維肖的。

當有經持白先生介紹信住見蘇丹尼的時候，蘇先生並無特別匆忙的要事，可是這回他跟以往多次一樣決定使他多等一會，他認爲這樣對待向他求事的人是很重要的。他讓有經等了整整一點鐘，才派一個下屬告訴他，說蘇先生很抱歉，因爲有別的事情耽擱了時間今天不能接見他，歡迎他明天十二點鐘再來。翌日有經終於被引見，蘇先生一看就歡喜他。「一個智慧的人，」當他滾回椅背去打量他的時候，他這麼想。「一個得力的人。年紀還輕，大眼睛很靈敏，外貌也整潔。我看這個人來做藝術主任大概能夠勝任愉快的。他微笑了，因爲蘇先生跟人初交一向很和氣，差不多每回都如此，對人的態度（對雇員及未來的雇員）老是自視甚高，而表面却裝得和藹謙遜的。」

「請坐！請坐！」他與沖沖的叫道。有經坐下來，觀望周圍那些裝璜華麗的牆壁，又看那鋪着柔軟的淡黃色蘭地毯的樓板，以及那張鋪着玻璃板的紅木平面寫字檯，檯上陳設着銀器象牙和黃銅的裝飾品。這個人顯得那麼聰明精悍，好像一件漆光的日本彫刻

品，又堅硬又光滑。

「就請你把你身經歷統告訴我罷，」蘇丹尼開端道。「貴處是什麼地方？尊姓大名什麼？你有什麼經歷？」

「得了！得了！」有經從容瀟灑地說。「別着急。我的履歷很簡單。窮人出身，經歷簡單。我兩三句話就給你講完。」

蘇丹尼見他這麼唐突，不免有點驚奇，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態度追出來的。向他談事的人居然沒有一點恐懼，而且照他的判斷也沒有一點心慌，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他很滑稽，」他想，「很滑稽——顯然他見識不少。他態度老練從容，性情也和善。」

「好罷，」他笑盈盈的說，因為有經慢條斯理的樣子很使他感興。他的趣味在藝術主任中間確是無出其右的。據他的記憶，以前幾個都沒有什麼趣味的。

「好，我是一個藝術家，」有經說，「現在替世界日報工作。希望這對我不會有什麼妨礙。」

「沒有的事，」蘇丹尼說。

「我要想做一個藝術主任，因為我自信能夠勝任。」

「為什麼？」蘇丹尼問，露着那副整齊的牙齒，很友愛的樣子。

「好罷，因為我想要管理部下，或者我覺得如此。他們對我都會有好感。」

「你懂得管理嗎？」

「我懂得。再則我藝術已相當精通，再不願做我現任那種小事情了。我能做入一點的事情。」

「我也歡喜做大事，」蘇丹尼拍掌稱讚。「恕我冒昧，請問你現在收入多少？」

「照我的能力不該這麼少，」有經說。「祇有五十塊錢，不過我當作養病也不去計較。我幾年前患過一回神經衰弱症，現在我可不願再耽下去。我個性適宜做藝術主任。或者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過，請你看罷。」

「你是說，」蘇丹尼說，「你沒有主持過藝術部份？」

「沒有。」

「懂得一點廣告技術嗎？」

「我一直以為懂得的。」

「你以為懂得多久了？」

「我在亞歷山大日報的時候就懂的。」

蘇丹尼微笑了。他禁不住微笑。

「好罷，老章，讓我告訴你罷，」他終於說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主持這件事！我說照情形推測起來你或許不很內行，不過你似乎很有些思想，或者在我指導之下能有所成就，所以我想還是給你一個機會罷。請注意，我並沒有多大信心。我個人的喜愛常常證明出來對我大為不利的。不過你既然來了，我也歡喜你的容貌，而且還沒有見過

別個，所以——」

「多謝你，」有經說。

「不要謝我。我接受你的話，你當前是一份非常吃重的工作。這不是兒戲。你最好先跟我來把每個地方觀察一番，」說着他領他出去走到中間那個大房間，那裏因為還是中午時間祇有幾個人在工作，但一到那裏就看得出這是一個多麼宏大的企業。

「現在，」他們慢步回進他的辦事室的時候，蘇丹尼說道。「我告訴你做些什麼。我有兩個預約，一個來源是桑德香水製造公司，另一個是美國品糖煉製公司，如果我能提供他們適當的廣告設計方案，合同就能成功，那對我就會有兩筆大交易。他們要大做廣告。桑德公司需要瓶子，貼條，車上廣告，報紙廣告，招貼廣告等等的設計。美國煉糖公司想要把糖裝成小包發售，種類分細糖，粒糖，方糖，六角糖等。因此，我們就需要包裝的形狀，貼條，招貼廣告等等。問題就在如何在小小的篇幅上做到新鮮奇妙，簡單有力。現在我就靠我的藝術部主任替我說出一些辦法來。我並不指望他樣樣都做。這裏還有我來幫助他。業務輔助部那裏我也有人，他們對這方面的設計確是妙手，但藝術主任該當幫忙。藝術主任該有藝術趣味，能把他們的設計完成最後的形式。現在你就拿這兩個題材去試試你的技術。把你的意見提供給我。如果我覺得合意，你就是名不虛傳，我就雇用你。否則我也不會用你，那也沒有妨害的。你看好不好？」

「那很好，」有經說。

有經爲桑德公司與美國煉糖公司出品廣告設計的圖樣，確是別出心裁。使他不來的雇主非常滿意。蘇先生在細看過之後，就熱烈讚許，請他即日出差。

有經担任這份新職務不久之後，便覺得有遷居的必要，終於在中央公園西首租了一套公寓房間，寧臨公園，相當華麗。至於工作方面，起初他覺得想當滿意，但幾星期過後又覺得這仍不是久留之地，因爲在遺裏工作簡直每天像在驚風駭浪之中。蘇丹尼正如他所說早晚都『到差』，整天孜孜不倦，熱忱蓬勃，剛愎自用。他每天早晨八點半便從上城他的寓所趕到辦事室，差不多每天留到晚上六點半或七點鐘才離開，有時延長到八九點鐘。他有一個習慣，不管別人感受如何，總是一意孤行，看見那些職員在做他所成興的工作，便逼他們做通夜工。有時他發見工作有了錯誤，便大發雷霆，不但狂言怒罵，甚至於把實際並無過失的職員不分皂白的開除掉。

他對有經還不能隨便評判，但也在吹毛求疵。時間一久，有經終於覺得這種刺激和暴怒以及經常的爭鬧，對他的神經大有損害，長此以往決非他所能忍受。蘇丹尼對他的態度雖然起了變化，但有經却因而更增強了他的自尊心。他現在還不是妄自尊大，祇覺得自己有了把握。因爲他已經相當恢復了他的藝術工作和藝術界的關係，現在他常聽到

藝術家朋友談起他，他們都覺得奇怪，他為何不回復到繪畫的本身工作上來。

過了六個月，他真正的機會終於來了。其時，斐拉得菲亞城裏一家出版公司要出版一個重要的週刊，正開始物色一位廣告部經理。

卡爾文出版公司的創辦人是卡華白先生，爲物色人材，曾託支加哥，聖路易、巴爾莫，波斯頓、紐約各處的代理人設法羅致，也已經考查過好多人，但始終沒有決定。他們也聽說過有經這個人。有一天在聯合俱樂部裏，卡先生跟一位廣告代理人談起，那位廣告代理人便提出有經來，認爲相當合適。卡先生回辦事處跟營業主任費先生商談，便決定由費先生函約有經於下星期日到斐拉得菲亞來談話。

有經應約前往，先與費先生初步洽談，當時他就接受的表示。後來費先生引導他去見卡先生。

「那末你覺得可能願意到我們這裏來罷，」卡先生最後說。

「只要有些條件相合，我也不反對來這裏，」有經回答。

「條件怎麼樣呢？」

「好罷，我寧願聽卡先生吩咐。我實在並不一定要離開我現在那個地方。我在那裏似乎做得很好。」

「好罷，我覺得你這個青年人似乎很合適，」卡先生說。「你有些特點我覺得正是我需要的。我說本年度薪俸八千元，如果一切都滿意，那末一年之後我加到一萬元。以

後就看將來怎麼樣了。」

「八千元！明年一萬！」有經想道。一家大出版公司的廣告部經理的頭銜！那當然是大大的高陞。

「好罷，條件不算壞，」他顯然籌思了一會然後這麼說。「我想，我是願意接受的。」

「我剛才想你也會願意的，」卡先生帶着淡然的微笑說。「好罷，其他詳細的情形你跟費先生去接洽罷。祝你好運道，」說着他摯誠地伸出手來。

當有經回來把他的決定告訴蘇丹尼的時候，蘇丹尼坦然說道：

「你不必把我考慮在內。你要離開，我決不留你。愈快愈好。離開之前拖泥帶水，我是不感興趣的。這也沒有什麼。你要那個工作的話，今天就去把它抓住罷。我會另外找人的。」

有經怨恨他的冷淡，但終於用誠懇的微笑回答他。「你用得着我的話，我可以再留一個時候，」兩星期罷，我實在不願意耽擱你的工作。」

「噢，不必，不必！你不會耽擱我的工作。去你的罷，祝你一帆風順。」

「小鬼！」有經想；可是他終於跟他握手，並且說他很抱歉。

卡爾文公司的辦事室裏，情形根本不同。這裏空氣比較安靜。卡華白所以扶搖直上

，並非靠壓迫小人物戰勝小困難的捷巧；他專心致力的都是新創的大事業，他的事業就因為本身的偉大和新穎而得到發展，這也就是他成功的祕訣。他相信偉大人物，信賴誠實的人。他能物色最有氣魄最忠信的人。他發覺有堅有一種力爭上游的志向，很使他感動。

這回就職的手續迅即辦妥。有經走進這個華麗的新辦事處來，給大家譽為最可敬愛的人。編輯主任索東葆十分熱誠的歡迎他。他部下的職員都以友好的精神迎接他。有經眼見自己是許多能幹的廣告員的主管人，便濶步交併，廣告員單在斐拉得菲亞城裏就有十五位之多，支加哥分店有八位，全國各處還有沿途兜攬的人員。他在這裏的物質環境比在蘇氏廣告社優美得多。

於是，有經與安琪總算在一個舒適而高尚的固定位置上安頓下來了。他日已並無多大麻煩，跟同事們也很少磨擦，就把他全部的人事按照自己認為滿意的方針改組完成。有幾個人先前在蘇氏廣告社現在已跟他到了這裏。他所以帶他們來，是因為他覺得可以栽培他們，藉以養成一種友好合作互相了解的精神，那正是卡先生所要求的。他在這裏努力所得的進步，決不是蘇丹尼憑手下那些微薄的實力所能達到的；這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公司，像蘇丹尼那樣迫不得已一直苦鬥到現在，在它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會有的事。這個公司很注重商業道德。他們相信的是光明磊落的方法，豐厚的薪金，忠實的服務。卡華白寡欲有經。他在有經到職將近一年的時候，曾有一次值得紀念的談話，使他永

誌不忘，受益頗多。卡先生對他的優點和弱點兩方面看得都很清楚，有一次他對營業部費經理說：「我喜歡那個人的地方就是他靈巧多計，他隨時都有心計，什麼都願意嘗試一下，我從沒有見過那樣的有心人。他有的是想像力。不過他必須堅定一點，要向穩重方面着想，才不致把做不到的事隨便允承下來。此外我覺得他都不差。」

費經理表示同意，他也喜歡有經驗。他儘量使有經驗辦事順利，但有經驗是獨當一面的職務，祇能靠他自己去幹的。卡華白等到必須給有經驗加薪的時候，對他說道：

「我觀察你的工作已有一年，現在我得守信給你加薪了。你是一個好人。你有許多長處，正是我希望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所需要的；但是你也有一些短處。我希望你不要生氣。居於我這個地位的人，常常像是一份人家的家長，我的佐理員好比我的兒子。我不得不關心他們，因為他們也是關心我的。現在你工作做得很好——很好，但你免不掉一個錯誤，將來可能引起麻煩的。你熱情得過份一點。我不是要你停止多用思想。你有許多思想，像蜜蜂一樣癱在你頭腦裏，有時你把它們統統放出來，於是周圍一片嗡嗡之聲，把你自己以及跟你有關的人都弄得頭腦昏亂。如果你——我不願說你思想應該少一點——能夠把你的思想好好的約束一下，那你真是更加了不起了。你同時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你要慢慢的水。好好運用時間。你時間還多着呢。你還年青。你想！你有所懷疑的話，請來跟我商量。我做這種事業比你經驗更多，我可以盡力幫助你。」

有經驗面微笑，說道：「我想你說的都是實話。」

「是實話，」卡華白說；「現在我還要說起另一件事，比較上是私人性質的，但我也不能不願你生氣，因為我說話是為你的益處。如果我算有資格評判別人的話，而這一點上我不瞞你說倒有點自信，我認為你為人唯一的大弱點——請注意，我並沒有什麼證據，一點也沒有——你最大的弱點，與其說在女人方面，不如說在愛好奢華這方面，其中女人可能是而且常常是顯著的一部份。」

有繩不禁瓶，慌窘而憤慨的樣子，因為他以為到這裏以後行為是非常檢點的，實際上，自從跟嘉綠的關係告一段落以後一直如此的。

「我想你會詫異我為什麼要說這種話。好吧，我養了兩個兒子，現在都死了，其中一個很有點像你。你想像力真是豐富，不僅在營業方面想得出計策，而且在服裝、舒適、交友、娛樂各方面都有計謀。你要留心跟你接近的人。寧可心思偏向保守方面。這樣你或許覺得為難，但實在說對你最好。如果我的觀察和直覺沒有錯，我看你對於你認為理想的任何事物很容易受引誘——美色、女人、浮誇等等。我對女人並沒有爵士那樣的反對觀念，但對於你女人還是危險的。歸根到底，我覺得你並沒有一個真正頭腦冷靜的商業家的器質，但你確是一個傑出的副手。讓我坦白告訴你吧，我覺得坐過那個椅子的人沒有一個能勝過你。你真是傑出人才，但就因為才能高超使你有些地方不夠穩重。你還在事業開端的時候。現在增加的兩千塊錢會給你開展新的機會。保持冷靜。避開乖巧人對你下手罷。不要讓危險的女人接近你。你已經結婚，為你着想，我也希望你愛你

的兒子。即使你不愛她，也裝作愛她，保守習俗的規範，切勿讓不名譽的事情牽連到你身上。要不然，事情輪得到我來說的話，那對你絕對是致命傷。我有過一些能幹的職員，就因為有了些錢弄得昏頭昏腦，爲一個女人或者許多女人而發瘋，終於迫得我不能不讓他們滾蛋。希望你不要如此，我歡喜你。你想想罷。那是我給你真心的忠告，希望你「一帆風順」。

他伸手一揮讓他離去，於是有了經站起來。他訝異着這個人何以把他的性格看得如此清楚。這是一篇真話，他知道是真話。他內心的思想和情感一定顯露在外表上的，所以他能觀察出來。他真不愧爲一個大公司的總經理。他能觀察人。

他回辦公室來，決定把這個教訓牢記在心，他必須保持冷靜，保持清醒，要常常如此。「我想我我憑的經驗已夠了解這一點了，至少現在該了解了，」他自言自語道，然後撇開了那個思想。

這一年以及下一年，因爲他薪金已有兩千元的增加，有經大爲得意，前所未有。他跟宓東蓀成了莫逆之交。宓東蓀有些廣告設計的意見，對有經頗有價值。有經所有藝術和編輯方面的意見，對宓東蓀也有價值。他們時常一起參加社交活動，有時同伴們稱他們爲「卡門兩弟兄」，「老搭檔」。有經跟宓東蓀學打高爾夫，不過他學得很慢，老是打不好，此外也跟他學打網球。他跟宓太太，安琪跟東蓀，常在他們自己的院子或者宓家的院子裏並坐，也常在一起坐汽車或者騎馬。有經最近非常歡喜跳舞，在舞場，餐館

或招待會中也碰見過幾個嬌媚的女人，多半是青年婦人。他們跟定東蓀夫婦常有酬酢，常給別人邀請到各種盛大的集會中去，但他跟定東蓀夫婦一樣有一種漸漸明顯的感想，那就是有經在這種場合比他的妻子更爲某一類漂亮女人所歡迎。

「噢，他真有才智！」這是他在各種場所都能聽到的評語。但恭維話到此爲止，誰也不提安琪，後來即使有人提起，也祇說她不及他俊秀。「她既然不很嬌媚，不很相配，你要知道，我親愛的，她就用不着那樣。你就不能把她當作有些女人那樣看待。」

就在這時安琪纔第一回認真想起一個觀念，以爲有一個小孩可能對有經發生定心的效果。這以前，雖然她明知近來境况漸佳扶養一兩個小孩已非難事，雖然她就有些幾次情感的變節看來已明知有經須有某種壓力方能定心，但她內心依然堅決反對忍受生育的苦難。事實上，她早年看管姊姊的小孩已得有經驗，心理上一還覺得跟小孩連帶而來的是操心和煩勞，不但如此，她對生育的後果是十分恐懼的。她曾聽母親說有些女孩子從小就看得出她們將來能否成爲健康的好母親，能否生育小孩，而且她還記得母親有一次曾說她不會生小孩。她自己也將信將疑，但她沒有告訴過有經，祇一直小心謹慎的防止生育。

但這幾年來如對有經已有長久觀察，最近眼見他心情的歸趨，又感到一帆風順的境况對他發生的影響，使誠心盼望自己能生一個小孩，但願自己不要發生危險和麻煩，讓她能藉此影響他管束他。他或許會漸漸的喜愛這個小孩。由此而來的責任感可能發生效果。

。這樣一來，人家就會期望他行爲格外持重，那末他就會回心轉意——現在他是很聽從輿論的。她詫異的想了長久，同時因爲恐懼和煩惱對她仍有強大的影響，她並不立即實行。各種女人時時跟她談起小孩問題，她總是耐心靜聽，終於認定這小孩或許不是壞事，至少一兩個並無妨害；她決心要的話，大概也可以生一個的。她在密爾蘇家認識的一位桑太太，在斐拉得非亞的時候常來看她，曾經對她說過，即便她已經超過平常初次生育的年齡，她還是能夠生小孩的；因爲她認識的許多女人都是這樣的。

說也奇怪，在這期間他們跟西部家屬的關係逐漸冷淡下來，簡直把他們置之腦後了。有經已有兩年不回家，安琪自從到斐拉得非亞以後，家裏人祇見過弟弟且維一個。他們到這城裏第三年秋天，安琪的母親去世了；那時她曾回去一個短時期。那年春季有經的父親也病故了。梅兒姊姊已遷居紐約；她的丈夫巴法郎在西部一家傢具公司做事，那家公司在紐約設有重要的樣子間。有經聽說和兒近來神經衰弱，現在專心基督教科學。黃雅姊夫布亨利 他服務已久的銀行裏做了經理，他父親死後便把遺下的長報館頂讓。瑪麗明年有來斐城的可能，因爲據她說她希望有經能給她找得一個有錢的丈夫；但安琪私下告訴他，說瑪麗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訂了婚，明年就要嫁給溫高泉一個富有的木商。他們總沒有經很得意，個個都高興，但也在他放棄藝術事業而後悔。他做廣告事業已經名噪一時，人家都以為他對北美週刊的編輯方面也有相當勢力。因此他交運了。

三十九

第三年秋天人家選他擔任的是他生平最可敬羨的一個職位，而且在他不費一點勞力，因為他相信目前位置已相當永久，跟他的夥伴們也很愉快。當時出版事業與其他營業都有一個特殊情況，任何方面比較重要的幹部人才都可能被邀請擔任顯要而待信賴的位置。有經當年的大出版機構，都到了改弦更張的階段，所有創始經營的人都逐漸退出，轉讓兒子輩或持有產權的公司或股東集團來經營，而這些人中間對於託付他們經營的營業能有充分智識的實屬鳳毛麟角。

郭希爾根本不是一個出版家。他所以來經營史、希、譚公司，是由於金融界一些奇特措施的結果，這些措施往往推舉不能勝任的不感興趣的人物來主管那些業務人員。郭希爾辦事精明，任何事業一經他上手，都能成為生財之道，即使結果仍得放手亦無不可。換言之，他是一個理財家。

當郭希爾初次聽人談起有經的時候，他在史、希、譚公司主持業務已有三年之久，現在他正想把這公司改組為「聯合雜誌公司」。他試過多次改組，有幾次是根本的改組，也有幾次是比較保守的改組。他聘用過一個廣告經理，現在對他又不滿意了，此外在藝術與編輯兩部也有過人事變動，這些變動很少出於他自己頭腦中的思想，而大半由於

別人德惠的結果，其中尤以業務經理魏佛羅為甚。

這次爲了廣告經理的出缺，郭希蘭曾多方物色人才，先後測驗過好幾個，但都沒有滿意的結果。自然他流覽過各刊物上廣告負責人員，立即注意到韋有經的名字。據說韋有經赫赫有名，做得很成功。有兩個不同的商人曾對郭希蘭說，他們見過有經而且他非常能幹。另一個人把他在蘇氏廣告社的成績告訴他，幾星期之後又有一個認識有經的人，正約他在五金業俱樂部吃飯，於是郭希蘭便有機會見他的面，雖然當面似乎並不對他感到什麼興趣。

那一晚跟他談話過後，郭希蘭顯然急於要有經驗離卡爾文公司到他這裏來。過了幾天郭希蘭寫信約他到紐約他的公館裏來吃飯。有經應約前往，相談之下知道郭希蘭願意用年薪八千元聘用他。有經聞悉之下，覺得難以拒絕。

於是不久之後有一天早晨，他在編輯部樓上的大穿堂裏碰見卡先生時，他說道：「卡先生，如果你今天能留一點時間給我，我想隨便什麼時候跟你單獨談幾分鐘話。」

「當然。我此刻不忙，」總經理說。「就請過來談談罷。你來看我有什麼事呢？」

「哦，我要向你報告，」他們到了他的辦事室等他把房門關上之後，有經開始說。「有人邀我去做事，我覺得應該先跟你談談。他提的條件很動聽，所以我左右爲難了。我覺得爲你爲我都應該說一說。」

「是的；是什麼事？」卡華白謹慎地問。

「聯合雜誌公司的郭先生不久以前來跟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做事。他約我做廣告部經理，以八千元年薪做起，此後還有機會兼管藝術與編輯事務，並且過幾時可以加到二萬五千元。他把這個叫作經營出版的業務。我認真考慮過，因為我在這裏以及在蘇氏廣告社經營過藝術與廣告業務，所以我以為對圖書雜誌的營業也懂得一點。我知道這是一個人大有可為的提議，不過我不能一分確定能不能幹得好。」

卡先生靜聽着。「讓我來想一想罷，韋有經，」他平靜的說。「這個提議確是動聽的。假使不加以仔細的考慮，你真是太蠢了。你知道那個地方的內部組織嗎？」

「不很知道，」有經回答，「我跟郭先生談起的時候約略聽得一點罷了。」

「郭先生這個人你都知道嗎？」

「知道得很少。我祇碰見過他兩次。他聰明精悍，很動人，是一個多計謀的人。我知道他很有錢，大概三四百萬，有人告訴我的。」

卡華白淡然揮手。「你歡喜他嗎？」

「哦，我還能肯定說歡喜不歡喜。他祇使我感興趣。他很有幹勁。我相信他給我的印象很好。」

「他將來還要你經營所有的圖書雜誌，經營出版業務嗎？」

「他是這麼說的，」有經說。

「假使要我擔負那個責任的話，我是寧願慢點兒來的。我要先確定自己完全懂得以

後再做。韋有經，你要記得，你現在主持一個部門而且上面有人給你同情協助和關切，這跟單獨負責主持四五個部門究屬不同，況且你之上又沒有別人來幫助你，有的祇是一個反要靠你的才智來指導的人。郭希蘭，據我所知道，無論就志向就訓練就教育方面來說，都不是一個出版家。他是一個理財家。如果你接受那個位置，他就要你來告訴他怎麼辦的。好罷，除非你對出版事業懂得很多，不然，你的任務就有困難。你要步步高陞，這種抱負原是人情之常，我也不願顯得像給你潑冷水一樣，你只要可能是該當步步高陞的。如果你要去的話，你認識的人的圈子裏沒有一個比我更盼望你有好運。我祇要你未做之前留心想一想。」

有經最後思考的結果，便是接受聯合雜誌公司的敦請而離開卡先生。

郭希蘭在他來接任那天早晨給有經介紹魏佛羅，因為前幾次他來的時候魏佛羅都不在。相見之下，彼此覺得無懈可擊，因為兩個都是能幹人。有經發見魏佛羅人很有趣，高身材，秉性堅毅，好大喜功，山流浪濤一變而為紳士派的模樣。魏佛羅發見有經是神經質，態度文雅，感情有點衝動，類似文藝家的人物，才情卓絕，氣概勇壯，也是他所未見的。他確是年少精悍，但不夠穩重。

他們第二次回紐約去住的起初日子，好像入旱逢甘雨，在安琪真是非常快樂的時期。上一回她過了七個月的孤寂不幸的生活回來，看見的祇是一個病體未愈的丈夫和黯淡的前途，這回却不然，她雖然仍有疑慮，但眼見他功成名遂，聲勢顯赫，一帆風順，進益豐富。有經現在真是一個重要人物了。他們在銀行裏已有一筆可觀的存款。他們投資的收票，平均有百分之七的利息，總共已積蓄到三萬元。

他們這次在紐約選定的寓所，是在河街靠近七十九號街一種新造的十分奢華的寫字間公寓大樓裏，有經早就設想那才是他歡喜住的地方。這個著名的大街，也是美妙的觀覽場所，範圍雖有限，却有公園的氣氛，那堂皇的赫德孫河，一日瞭然，非常雄偉，街上五光十色的建築物，與壯麗的夕陽相映成趣，早就使他注意了。

有經給他的畫室挑選了青黃色的掛氈，上面織着萊茵河畔古堡的圖樣，別的地方用絲織品作為牆壁的裝璜。他現在實現了他早懷在心的一個夢想，佈置一個棕色漆的橡木大十字架，架上彫着流血的基督像，放在一個幽暗的壁角裏，像前有一對大蠟燭，插在高脚銅燭台上，燭台與小牀的柱高低相仿。這對蠟燭在幽暗的房間裏一經點亮，幽光閃爍，顯得悽淡，有時，房裏高朋滿座談笑風生的時候，燭光照在身上，更有一種奇美之感。另一個角裏放着一座英國橡木的大鋼琴，周圍用法國燻木細工造成一個富麗堂皇的音樂室。室內還有幾把彫刻圓槽的高背椅，一座彫木畫架，架上陳列着他的一幅最優秀的作品，一個黑大理石臺座上放着一個着黃色的尼羅半身像。那張深溝細壟的臉面，

似乎在對世界怒目而視，北面牆上掛着兩個金托盤的七星燈架。兩扇圓穴的高窗，都有防風雨的窗框，從樓板起與天花板齊頂，可以瞭望赫德孫河的西景。窗外有一個石板小陽台，可以容納四把椅子，從那裏俯瞰街景，感到幽靜奇妙，夏天台上有蓬布遮着，離地面有九層高。

聯合雜誌公司的業務，至少以廣告、營業、與製造三方面而論，情況並未惡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有策略有營業的判斷力，再加以耐心工作，很快就能恢復舊觀。自從魏佛羅接管營業與財務以後，至少這兩方面的情形已逐漸好轉。他懂得推銷書籍的途徑，懂得推銷的方法。他知道如何以最低價格大量購存紙張，也知道如何使書籍的印製儘量減低成本，一切浪費都設法免除。他儘量利用機器，使它們達到生產的最高度，時間分配得十分緊湊，務使免去大量的浪費，使人工減少到最低限度。

廣告方面過去的情形，確實太糟，因為廣告業務的根據地是雜誌，而這裏所出的雜誌編輯方面實在不夠健全。它們跟時代趣味有些脫節，不能迎頭趕上時代生活的情調，因而原來的讀者，另外去找精神食糧了。它們有過廣大的銷路，有過偉大的聲望。那是它們早年的成績，當時它們的出版人和編輯人都在年少力壯的時期，後來日漸厭倦，日漸冷淡，終於弄成一團糟。直到郭希蘭接任以後，事業才引起起色。他為事業的各部门物色得力的人員，特別是管理各部门的方法更須要找一個人來替他出主意。有經驗或許就是他所希望的人，但不知什麼時候他才能做到這一步。一般職員也歡喜有輕的態度有信心

。他信任他們，不到十天他也博得了全體的信任。他把最近所出的刊物帶到他跟安琪同住的公寓裏，把它們細心審查。他打算為每種雜誌確定一個類型，並且設想由誰來主持才能使它恰當的內容和精神。他立即替探險雜誌想定了一個人，那就是他幾年前碰見過後來編輯某報星期增刊件大有成功的皮約克。因此，他就約他來工作了，此外，他又請莫安道來幫他做藝術工作，原來莫安道曾表現過顯著的才能，後來替替那逐漸出名的『星球』雜誌做過藝術編輯。

在這樣龐大的組織裏，大規模的改進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非有幾星期幾個月時間，是不能看出顯赫的變化的。有經並不將負擔的責任推給助手去承當而自居於同或批評的地位，他跟所有部下的人同心合作，無形中把他的方針應用到每一件工作上去。

郭希蘭一逕觀察有經堅決的神氣，工作的毅力，以及任劳任怨的態度，所以比先前更加賞識他了。

有經目前有的是權勢、安樂、舒適、和奢華，境况大非昔比，因而使他不僅任大羣的助手中間成爲霸王，而且在自己家裏也氣勢洶洶了，這樣麻煩便發生了。這幾年來安琪一還好奇的觀察有經的作爲，現在想來覺得他至少是一個多方面的大才，在藝術界、財政界、出版界，甚或在這三方面，必有出入頭地的一天。她對他的行爲還不放鬆一向的態度，甚至比前更加深信，如果他照目前那樣扶搖直上，還想要登峯造極的話，他必須比往常更加謹慎。現在人家都在嚴密的觀察他。他們對他諂媚奉承，但仍然是危險的

，有他那樣地位的人處處必須十分留意，連服裝、談話、走路，都得留意。

各階層的重要人物——藝術家、文學家、慈善家、商人——男女都有，開始來找他了。女人更加奉承他，老是對他微笑，甚至展顏露齒，同時她們覺得遺憾的是面貌清秀而有成功的男人大多是有婦之夫。

在這個時期有經與安琪始終貌合心離，不但沒有親近起來，而且彼此更加疏遠了。她從未忘掉，從未饒恕有經那次可怕的變節，而且她從來不信有經已把享樂主義的傾向克服。大眾的女人來參加安琪的茶會，聚餐會以及他們的聯合晚會。難道他不會故態復萌嗎？

就在他節節上進之際，有經又跟溫凱蓉結交起來，溫先生是前任紐約州參議員，長島地產公司總經理，土地開發者，地產投機人，理財家，藝術家，不一而足——容態性格與有經很相像，那時在地產投機方面做得很成功。

有經初次碰見他，是在蘇氏廣告社工作的時候，但後來在長島北岸靠近漢濱濱地方威廉公館裏又遇見他一次。他在另一宅的晚會中見過威廉夫人，並且跟她跳過舞。威廉夫人高興他快樂豪爽的態度，便問他是否願意到她家玩一次。於是某星期六下午他應威廉夫人之約來到長島。當時溫凱蓉也在那裏作客，他是坐了汽車來的。

「噢，是的，溫凱蓉愉快地說。」我很記得你。你此刻在聯合雜誌公司——我知道的——有人告訴我的——那是一個很興發的公司，我相信。我跟郭先生很熟識。我有

一回還跟老蘇談起過你。真是了不起的腳色，非常能幹。你那時正在替他們設計煉糖公司的廣告，或者那時已經做好也說不定。我想我爲羅列丹村做的廣告還模仿你的設計呢。哦，後來你當然境況更有進步。我有一次曾對老蘇說，他能有你這麼個人真是了不得，可是他聽我的話。他太自私了，不懂得怎樣跟人平等合作。」

有經想起蘇丹尼不禁微笑起來。

「一個能幹腳色，」他簡短地說。「他幫我不少忙。」

「我想，要你来設計一個新建築區一定很有趣，」有經有一回對他這麼說。「把一塊處女地開發成街道和房屋，或者開發成村莊，我覺得非常有趣。你想把它開拓起來，再畫一個設計圖樣，什麼房屋放在什麼地位，那剛是跟我性情相合的。我有時但願自己是個建築師。」

「那是有趣的，假使事情就此爲止，當然很妙，」溫凱養道。「但財源問題比什麼都重要。」

「那是當然的道理，」有經說，「不過有了適當的計劃，再用正當的方法提出來，還怕引不到適當的人來投資嗎？」

溫凱養沒有說下去，但那個念頭終於牢記在他心裏了。他們互相告別之後，幾星期幾個月都沒有機會再見，可是彼此都沒有淡忘。

正當有經事業益極一時之際，他與一位戴愛彌夫人相會了。戴夫人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寡婦，姿色娟秀，才情卓越，父親出身於紐約一個頗有聲望的德意志族富有家庭，丈夫是一個有相當財富與地位的銀行家，數年前在巴黎附近因汽車出事而死於非命。她生有四個兒女，長女蘇珊十八歲；長子金祿十五歲；次女安妲十二歲，幼女寧娜九歲，子女雖多，但她在社會上仍不失為巾幗英雄，儀態萬方，風韻猶存。她身高苗條，體態嬌娜，深色豐美的秀髮，做成雅緻的式樣，更顯出面貌的秀麗。她外表沉靜，實際深情內藏，幻想甚多；她舉止大方，風度高雅，禮貌週到，頗有良好教養，更足見她出身於幸福而優越的環境。

她不以爲自己熱情顯著，但坦然自認喜愛虛榮又好賣弄風情。她感覺銳敏，善於觀察，專心注意社交上主要的機會，她真心喜愛文學和藝術，同時對寫作也有嗜好。有經由郭希蘭介紹跟她相識。他聽郭希蘭說，她的婚姻，除開金錢的觀點向外，可說非常不幸，又說丈夫的死亡在她並非不可挽救的損失。他又從他口中聽說，她是一個賢慧的母親，對兒女教養，可謂盡心竭力，務使適應他們的身分和機會。她的丈夫比她出身低微得多，但她出身却是最優秀的。她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交際人物，應酬頻繁，慷慨好客，

齊與年青人爲友，而對年紀相仿或更高的人比較冷淡，曾有求娶富婦的男人先後向她追求，他們都看中她的姿色，財富與地位，認爲這是提高社會地位的捷徑。

戴家住屋有好幾處，一幢在新加坡毛里墩城，一幢在水塔島上享有盛名的格林山，第三幢是城區住宅，在紐約六十七號街上靠近第五路口，有經驗見他們的時候，已以數年的期限租給他人，第四幢是一小住宅房子，在馬賽州萊諾城，也是出租的，他遇見她不久之後，她把毛里墩的屋子封閉，重新住到萊諾城的屋子裏來。

戴夫人大部份時間歡喜住在水塔島的別墅裏，因爲從格林山上那個優越地點，瞭望紐約的港灣，風景特別壯美。

她兩個幼女寄宿在泰萊墩一個著名女學校裏；兒子金祿正準備進哈佛大學；蘇珊年齡最大，現在家居，她剛從寄宿的學校裏畢業出來，開始社交活動了。她早已見過世面。蘇珊這女孩子比較特殊，花容玉貌，體姿豐美，喜怒無常，有時恍惚裝作一種自命不凡的神氣，微笑起來像輕風掠過水面一般。她眼睛圓大，有一種曖昧的藍灰色，雙眸是玫瑰色而帶弓形，紅頰豐滿。她有一頭栗色柔髮，體態純潔，輪廓迷人，突起來像漣波急湍，興趣表現得恰到好处，不算誇張，秀外慧中，正是天資聰明而尚未成形的藝術家典型，幾乎人生所有的精微之處，都不教就能體味，就能發揮得充分而且美妙，可惜她還像初出蛹的蝴蝶一般脆弱，也像照在幼蝶身上的早陽一般脆弱，有經常見戴夫人好久之後，仍沒有見過她的面，但一見即驚爲絕色。

有經某星期六下午在長島朋友家的集會中遇見戴夫人，彼此便發生了友誼，此後也常常來往。

大約六星期之後，安琪舉行了一個茶會。有經對安琪準備邀客的名單時，曾提議請兩位常來章家的特別漂亮的女郎担任招待。安琪在格林山戴莊蘇珊母親房裏見過蘇珊的照片，對她小娃娃似的美容嬌姿特別感興。

「我不知道，」她說，「戴夫人不肯那天讓蘇珊來幫忙招待。我相信她會高興的，那麼許多有才氣的人都要到這裏來呀。我們沒有見過她，那也沒有關係。她趁此機會替自己介紹一下也是好的。」

「我說道個主意的確很好，」有經當機立斷的說。

那天下午他時常付想，覺得茶會招待會之類都是無聊可笑的事情，他寧願留在辦公室多做些繁瑣的工作。話雖這樣，他依舊提早離開，五點半鐘就回家，只見房裏高朋滿座，談笑風生。厲佛羅小姐剛唱完一隻歌。

「噢，韋先生！」她叫道。「你來了，可惜沒有聽到我唱的歌。我原以為你也聽到的。」

「佛羅，別着急，」他攬着她的手，一時盯住她的眼睛，親暱地說。「你要給我再唱一遍的。我乘電梯上來的時候已經聽到一部份。」隨即放下她的手。「哦，戴夫人！我真是高興！承你賞光真是好。啊，蕭亞陀，囉哈，史嘉琪，你這個冷面傢伙！你這

意大利名字那兒來的？蓬那維達（歡迎）！妙極了！我有福氣聽你奏鋼琴嗎？都完了嗎？可惜可惜！狄瑪嬌！喂，你真嬌呀！要是章太太不在看我，我真要親你的嘴呢。噫，好一頂漂亮帽子！還有安佛烈！聽我說呀！你想要搶的什麼，老安？我在釘住你呀。不是吹牛！來了！來了！喂，沈太太，我真高興呀！安琪，沈太太要來，你爲什麼不早跟我說？我要是早知道三點鐘就要回家來了。」

這時他已走到那個大書室東面離河岸最遠的一邊，那裏有一張大餐桌佈置着一套盛裝的銀器皿，桌子後邊站着一個女傭，鵝蛋臉兒，嬌紅欲滴，蒼實健美，豐腴的朱唇張成燦然的微笑，藍灰的明眸，透露愉快滿意的情緒，額前繫着一條銀色繡花帶，栗色的髮髻從帶子底下突出。有經覺察她雙手肥瘦，膚若凝脂。她站得挺直，怡然自得，眼睛裏沒有一點矜態。她嬌小的身體裏套一件粉紅色鑲邊的白衣裳。

「我不知道，」他輕鬆地說，「不過我敢猜度一下，你是不是戴蘇珊小姐還是別個？」

「是的，正是我，」她笑着說，「韋先生，我給你一杯茶好不好？我照媽媽說起你的樣子，又看你跟別人談話的樣子，就知道你是韋先生。」

「請問我是怎麼跟別人談話的？」

「噢，我好不容易告訴你。我意思是不能照樣說出來。你要知道。不過我知道是怎麼樣的。我意思是推想起來你是十分親暱的樣子，你要一塊糖還是兩塊？」

「請給三塊好了。你母親不是說妳會唱歌彈琴嗎？」

「噢，你決不要相信媽媽說我的話。她說話是隨隨便便的。嗟！嗟！真叫我好笑。」她發音有點拉長。「她當我會彈琴呢。我老師說要打我膝關節呢！噢，真是的！」（說着她放聲吃的大笑了。）「還說我會唱歌呢！噢，真好笑，真好笑！那太好了！」

有經凝神注視她美麗的面貌，對她的眼鼻和嘴着得人迷。她是那麼嬌媚！他又注意她雙脣面頰和下頷的輪廓。鼻子精美，形狀端正，肥碩而不够玲瓏。耳朵纖細，眼大而寬闊，前額原來很高，但為垂髮所掩似乎低落。她有幾點雀斑，下頷有個小窩兒。

「你再不要那麼笑了，」他佯作嚴肅地說。「這麼笑法很嚴重。第一在這幢屋子裏大笑是違反規矩的。這裏誰也不便高聲大笑，尤其是招待茶點的女郎。安佩德說得好，喝茶會使人連帶想起權利義務的嚴肅觀念。招待的人偶爾可以笑一笑，那是他的權利，但無論如何決不能，決不能——」蘇珊喜不自勝的要把嘴脣張開來，禁不住大笑一陣了。

「老章，鬧的什麼事？」史嘉琪溜到他身邊來說。「突然停頓下來爲什麼呀？」

「喝茶，老朋友，喝茶！」有經說。「跟我喝一杯罷？」

「好罷。」

「史先生，他要教我不笑。我祇能微微的笑一下。」說着她雙脣又垮，終於高興得大笑起來。有經也跟她笑了。他實在忍不住。「媽媽說我整天吃吃的笑。我在這裏也不見得好多少，不是嗎？」她把媽媽兩字忘記成媽——媽。

她的大眼睛又向有經微笑了。

「那是例外，例外，我也容許例外——一個例外，多了不行。」

「爲什麼祇有一個，」她乖巧的退問。

「噢，爲了要聽一個出於自然的笑聲，」他悽婉似的說。「就爲了要聽一個真正高興的笑聲。你會高高興興的笑一下嗎？」

她聽到這裏又吃吃的笑了，他剛要說她笑得真是高興的時候，安琪喚他去聽厲小姐專爲他重唱的那隻歌了。於是他不情不願的離開了戴小姐，向厲小姐站着的地方走去，勉強聽了一曲，心裏還想着蘇珊，不時向她那邊瞟一眼。

客人開始離散，安琪與有經便忙於道別。戴夫人因爲女兒任務必須維持到底，還留着跟史先生閒談。有經在書室與進口的衣帽室之間來去匆忙，不時瞥見蘇珊端正地站在茶杯與茶壺前面，覺得多年來沒有見過像她那樣新鮮活潑的體姿。她像初春時光含苞未放的潤澤的百合莖，肌肉像豆蔻嫩葉般細膩，像春大 wat 飽滿的肥美的植物，眼如秋水，肌質晶瑩，精神充盈，天真無邪，不知憂慮，除了健康與幸福以外，毫無別的心思。「那樣的美貌！」他偶爾經過她面前心裏便這樣想着。「她真是少女之中難得這麼美的，像光明本身一樣燦爛！」

他繼續跟客人握手，鞠躬、微笑、戲謔，一連裝腔作勢，同時戴蘇珊的美貌一直在他心裏迴旋。

「有經，你在想的什麼？」安琪見他拉過一把搖椅來到窗口坐着凝視暮色蒼茫的河面，便走過來問他。

「噢，我在想這個景色的美妙，」他厭倦地說。

安琪並不置信。她已有所覺察，可是近來他們還沒有爲了他想的心思而爭吵過一次。不過她依然有點詫異。

四十二

正當諸如此類的事情接連發生的時候，聯合雜誌公司的工作却有迅速的發展。有經來後第一年底，編輯和廣告方面的積疾已經理清，不用他再多煩心，到第二年底業務已走上康莊一途。但有經與魏佛羅漸趨於貌合心離，因爲魏佛羅年薪二萬五千元掛着副總經理的頭銜，好大喜功，深恐有經比他更爲得勢，便時常向郭總經理貢獻意見。有經在應付人事方面當然不是魏佛羅的敵手，便聽其自然，寧願讓自己漸漸失勢。郭希蘭偶爾也根據魏佛羅的意見，向有經提出警告。有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警告出於什麼人的主意，本來想當郭希蘭面前告發魏佛羅的陰謀，但過後覺得沒有真憑實據也無濟於事。於是，兩個人極鉤心鬥角。

其時有經左思右想，認爲自己在公司裏既無股權，又無購買的能力，未必能永遠保

持現有的權勢，所以索性讓興趣轉到另外方面去。原來溫凱蓉自從在長島威家跟他有過那次可紀念的談話以後，並未忘掉他，而且當真給了他一個提議。他有一個計劃是要在長島南岸建設一個壯麗的海濱遊宴場所，距離紐約不過三十五哩，設備極其奢華，以期把大批愛奢侈的有閒階級和暴發戶從原有的遊宴場所吸引過來。他已經有過相當考慮，粗枝大葉也有了一些計劃，但還沒有做成適合自己理想的方案。他想有經或許對設計方面會感興趣。

溫凱蓉對他懇切提議的內容非常簡單。溫凱蓉聽說有經賺錢頗多，年薪不下二萬五千元，有房產，還有股票的投資，因而他自然諒想有經也有能力投資於地產投機。溫凱蓉的計謀是這樣的：他將組織一個公司，定名為「海島企業公司」，資本額為一千萬元，開辦時先收二三百萬元作為基金，再以基金為擔保發行一百萬元價值的股票。除了請有經投資而外，他還希望跟他談一次話。

事情不難安排。溫凱蓉跟他談話過後，有經就明白了整個內容。他所有股票，地產投資，銀行現款以及一兩年內所能積蓄的數目，總計約在五萬元光景，必要時可以拿來應用。他覺得溫凱蓉提供的是一個優越的機會，便非常滿意，認為只要善於經營不難立致鉅富。他已有五萬元在手。倘使這個事業當真進行，倘使一切果如溫凱蓉所說，那末他今後毋須再為職業地位煩心，也不必再踴躍如何維持他現有的社會地位。溫凱蓉說五萬元投資能給他二千五百股，其中一千為優先股，一千五百為普通股，全部票面價值為

二十五萬元，都用那筆鉅大的財產作擔保。二十五萬不就是百萬元四分之一嗎？再加上由自然增值的結果，他就能迅即成爲百萬富翁嗎？

有經當真參加這個偉大計劃，是連他在內十個人都認定每人五萬元股票之後。十人之中有長島參議會議長費先生，溫凱蓉先生，以及富紳威密頓先生，有經初見溫凱蓉就是在這個富紳家裏的。於是海島地產建設公司正式組成。

正當他很溫容進行初步籌備工作確定他對海島建設公司的關係的時候，有經對蘇珊萍水相逢的印象終於變成一往情深。在他倆重會之前六星期，戴夫人爲祝賀蘇珊舉行一次舞會，便邀請有經與安琪回來。那天晚上他們坐了汽車到戴莊。深冬之夜，空氣寒冷而清爽。那幢大屋子四周都是走廊和玻璃窗戶，此時已經輝煌着燈光。屋裏男男女女一大羣，大多是有經在各處碰見過的，也有些青年男女是他不相識的。在許多人面前他不得不替安琪介紹，當時他又引起了他所有的感想。覺得他婚姻上有一點不相稱的地方。安琪是美好的，但她不像別的女人那樣有風度。那些女人大多雍容華貴，氣宇軒昂，更不消說是姿色卓絕，善於掩飾了，使有經就近比照一下便覺得自己大錯已鑄。

今晚他得在社交場所自由周旋，雖祇有片刻時光，也爲之躊躇滿志。他最注意的是那許多美貌女郎。他看到妙齡少女精神肉體雙方都是那麼豐滿那麼完美，便大感興趣。她們趣味盎然，明慧狡黠，美艷絕色，幾乎跟四十以下任何年齡的男子都能成爲適當的配偶！有幾個在他看來真是美妙，好像出水芙蓉，嬌紅欲滴，血脈裏像活躍着野心和情

慾的火焰。美麗的少女真是花容玉貌，像玫瑰一般鮮艷。可惜他的戀愛時期早成過去，完全過去了！

過了一會蘇珊跟別人從樓上一間房裏下來，有經又爲她那樸素自然坦直和藹的態度所感動了。她淡淡的栗色頭髮，用一條淡藍絲帶繫着，跟她的眼睛很相配，把她的顏色襯托得很姣俏。她穿的衣裳是一種輕薄的質料，桃紅色，腰間束着緞帶，鑲着花邊像花冠一般。她脚上穿着一雙柔軟的白色露趾的平跟鞋。

「噢，韋先生！」她滿面春風的說，同時把一隻柔嫩潔白的手臂伸到跟她眼睛一般齊，然後很有風度地垂下來。她張開嫣紅的雙唇，露出齊整的皓齒，漸漸變成一個喜氣洋洋的微笑。她眼睛正像他記憶中那麼寬闊，呈現着天真驚異的表情，那在她全是不知不覺的。

「正是韋先生，一點兒不錯，」他容光煥發的說。「我以爲你已經忘掉了啊，我們今晚真好看呀！我們好像萬花爭妍，好像在水晶宮裏，好像打開珠寶匣，好像，好像，好像——！」

他假裝茫然一時想不出字眼來，莫名其妙地仰望着天花板。

蘇珊笑起來了。她也像有經一樣，很有滑稽趣味。她一點不矯飾，聽了萬花爭妍，水晶宮，珠寶匣，祇覺得妙不可言。

十點鐘過後跳舞開始了。有經跟安琪，戴夫人，史太太，威太太先後跳舞。到了第

三場，有經找尋蘇珊，只見她正跟另一個少女和兩個漂亮男人談話。

「輪到我了，你們知道罷，」他微笑道。

她笑着向他走出來，嬌揉作態地伸出手臂，自己並不覺察這個姿態多麼魅人。她每次頭向後仰都露出線條柔美的頸項。她坦率真誠地注視有經的眼睛，眉來眼去，以笑容笑。他倆開始跳舞時，他覺得彷彿自己從未真正跳過舞。

「你歡喜跳舞，是嗎？」她說。

「我歡喜的，但跳得不很好。」

「噢，我覺得你跳得好！」她回答。「你跳得多麼輕鬆。」

「這是因為你的緣故，」他直率地說。「你懂得跳舞的精神。大多數人跟我一樣跳得不好。」

「我覺得不是這樣，」她說，當他們走向一個坐位去的時候，她搭着他的臂膀。「噢，金麻在那邊！下一場他跟我跳。」

「好罷，我得放手了。我但願再跳幾回。」

那一晚就此過去，一點鐘他與安琪回家來了。

又過了五星期，有一天他在第五路上碰見蘇珊跟她的母親從一家古董鋪裏走出來。戴夫人說明她是來監工修理一件名貴的傢具。有經與蘇珊得有機會交換幾句愉快的談話。再過四星期他又在威却斯鎮上韓伯倫家中遇見他們，這回得和蘇珊單獨談話，終於把

她的個幕表達出來。

這回談話之後，蘇珊才恍惚覺得卓先生對她不祇是慫慂而已。此後還有過幾次會見，一次是出於有經的計謀，說勸安琪把戴家母女兩個邀來參加書室中舉行的春節晚宴，另一次是戚家邀請他跟安琪，當時戴比母女亦在戚家。

安琪一直跟着他。戴夫人跟蘇珊差不多影形不離，他們交談了幾回話，但祇是些飄逸而不着邊際的虛偽話。蘇珊從中發見有經是一個心境永遠快樂的人。她很少辨得出他快樂的外表之下潛藏着渴望的深思。

但到了七月間，高潮終於來到。有一天安琪從一個暑期遊息場所回來忽然得病。她平時常患傷風喉痛，還有些醫學者認為與潛伏性風溼病有關的特殊徵象，現在終於演成這個病症了。醫生也說明過安琪心臟衰弱，加以這回突發嚴重的風溼痛，簡直使她病倒了。於是有經不得不請來一個有訓練的看護，同時去信叫安琪的妹妹瑪麗也來。有經又請現住紐約的梅兒姊姊來照料，這樣在瑪麗未到之前，家務得以照常進行。梅兒已是一個篤信基督教精神療法的信徒，她堅信她有過一回神經上的宿疾已經醫好，所以主張訪得一個基督教藝術家，但有經不願聽從。他不相信這種新的宗教理論會有什麼效果，認為安琪需要的是一個醫生。他找了一個風濕病專家來。醫生說安琪必須至少經過六星期或者兩個月才能起牀。

「她全身都患風，」她的醫生說。「她病勢很兇。要休息，要安靜，還要經常服

藥，才能使她復原。」

有經非常憂慮。他不願她受苦，但她儘管生病，他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實際上他看不出一點能改變的理由。

他暫時放棄了各種社交活動，晚上深居簡出，心裏訝異，不知結果如何。他要監督看護的工作，要醫醫生下一步怎麼辦。他時刻都有事做，看書呀，商量呀，許多要跟他商量的人都在晚間到他公寓來。跟他有深交的人或親來訪候或來信慰問，戴夫人與蘇珊也來訪候。戴夫人因為有經在出版方面很幫忙她，不久快要發行她的處女作小說，所以對他十分關切。她送花又常來問候，同時自動提議，如果那天看護要離開，或者梅兒不能夠來，她就叫蘇珊來服侍。她想安琪或許歡喜蘇珊讀書給她聽。至少她的提議聽來是懇懇而有誠意的。

蘇珊起先並沒有來，但過了一時，安琪患病到了第五個星期，而有經爲了守視她每夜留在城中公寓裏忍受酷熱，她終於來了。戴夫人曾經示意，請他禮拜六禮拜天到她家來休息一下。地方並不遠，而且兩處都有電話可通。

安琪以前也提過幾次，說有經不妨去那個海濱遊息場所或海濱旅館休息一下，但他一遲不肯去，據他的說法此時不願單獨出行。事實却不然，最近他對蘇珊鍾情愈深，除了能與她重會的地方，別處都不想去。

戴夫人的提議頗受歡迎，但他既已多次裝假，此刻還得繼續裝假。戴夫人再三邀請

，安琪也加以懇請。梅兒認爲他情面難却必須去一趟。他終於在某禮拜五下午雇車前往，並且叫車夫把車子開回去。蘇珊當時到外面去了，於是他在廳廊上飽賞港灣的壯麗的景象。金祿與某少年朋友跟兩個少女在一個院子裏拍網球。有經走出去看他們，不久蘇珊回來了，她是剛從鄰家散步回來，臉孔走得紅噴噴的。有經見了她渾身神經緊張，心花怒放起來，而且看來她也有同樣的反應，因爲她笑逐顏開，特別高興似的。

「他們四個人一組，」她向他叫道，她那白麻布短裙隨風吹拂着。「讓你我兩個拿了球拍來一對一。」

「你要知道我拍得不好，」他說。

「你不會比我差，」她答道。「我真不行，金祿從來不願意我跟他拍。哈，哈！」

「既然如此——」有經輕快地說了跟她去拿球拍。

他們到第二個院子裏去，那裏他們拍得很暢快，幾幾乎有別人看見。每次擊中一球，彼此總有一個歡呼祝賀，不中一次，便大聲訕笑。有經一選對蘇珊張目而視，她也睜大眼睛對他嫵媚地凝視，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這一回高興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彷彿着了魔快樂得不能自制。後來她對他承認，她當時喜不自勝，近乎顛狂，球拍得隨隨便便，毫不用心，雖然心裏也有點害怕有點慌張，她在有經看來當然是令人目迷神蕩的。她正如她所說不會拍球，但那也沒有關係。她的情緒是美妙的。

戴夫人早已賞識有經的青年氣概。此刻她在一個窗口觀察他，覺得他跟小孩子差不

多。他跟蘇珊一起拍球，樣子着實動人。她想來假若他還是未婚少年，跟蘇珊做配偶，也不壞。幸而他頭腦清醒，很有理智，而且英俊動人，跟蘇珊一起真像她的保護人。他對他的友誼是一種健全的表誌。

晚餐後金祿提議他跟他的朋友與蘇珊同去參加舞會，舞會地點在海峽要緊附近一家俱樂部裏。戴夫人不願把有經除外，便提議讓大家都去，原來有經聽說蘇珊要走而把他留下便啞然若喪。車子喚來，他們逕往俱樂部馳去，到來只見場內幽暗，點着中國式燈籠，樂隊正在幽光中奏着柔和的曲子。

「你上前去跳舞罷，」母親對蘇珊說。「我要在外邊坐一下看看海水。我從門口看着你好了。」

有經伸出手臂給蘇珊接着，隨即兩個人旋動起來。他們兩個都若癡若狂，默默無言地緊摟着狂舞，跳得魂銷魄蕩似的。

「噢，多麼有趣！」蘇珊跳到舞池一個轉彎處便叫起來，同時向開着的門外一望，只見一隻燈光輝煌的帆船在遠遠的黑暗中靜悄悄地駛過。

「那樣的景緻你覺得有趣嗎？」有經問道。

「噢，真有趣！」她有點心旌搖蕩了。「美麗的景緻真叫我神魂顛倒。這個也是的，真是可愛！」

有經感嘆起來。他現在明白了。他心裏想，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的心靈對他有那麼

親切，會那麼陶醉於美感。他心中對美色的渴望，也同樣存在於她心中，那就難怪她那麼吸引他了。不過她心靈之外還有那樣的姿色，那樣的青春，而且還是小姑娘獨處，真叫他駭怕起來。要她來愛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把她擁在胸懷裏，她並不嬌拒，祇是愛慕似地用她的動作來迎合他微妙的心情。他要叫出來：「噢，蘇珊！噢，蘇珊！」但是他害怕。如果他對她說什麼話，那會使她驚嚇的。實際上她還在五里霧中，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你要知道，」他等音樂停止時說，「我快樂極了。這像是催眠藥。我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

「噢，希望他們再跳下去才好！」她祇說了這麼一句，於是兩個人到廳廊上去，廊上並無燈光，祇有椅子，祇見閃爍的繁星。

「好醜？」戴夫人說。

「我怕我不像我那樣愛跳舞罷？」有經安詳地說着，在她身邊坐下。

「我看你們跳，就怕我自己沒有這麼的興致。我一還在看你們。你們兩個同跳真是好。金祿，你去叫他們給我們拿點冷東西來好嗎？」

蘇珊已經溜到她兄弟的朋友那邊去了。有經看她的時候，她正跟他們談得高興，可是她私心切切地感到他在期望，感到他的動人。她試欲辨明自己的心事，但不知何故她想不出來——她祇能感受。樂聲繼起，她爲面子關係不得不讓她兄弟的朋友跟她同跳。

回。下一回和再下一回都屬於他，因為金祿和他的朋友都寧願坐讓。蘇珊和有經驗了大部份時間，情緒漸趨狂熱，但並不用言語表示，祇有他們說話中聽得出一種急切的意味。他們伸手相接，眉來眼去，可謂脈脈含情。蘇珊十分羞怯，非常恐懼。她對自己的行為實在有點吃驚，一方面惟恐有經會說什麼話，會有什麼感想，另一方面她又一心想要享受這種樂趣。有一次在跳舞間隔之時，他走到她倚着的欄杆邊來，只見她向暗中凝視，海水在欄下奔流，便靠到她身邊來說。

「夜色多麼美妙呀！」他說。

「是的，真美！」她叫道，眼望着遠處。

「你想到人生的神祕嗎？」

「噢，是的；噢，是的！一還想的。」

「你是這麼年青呀！」他熱烈動情地說。

「韋先生，你要知道，有時候，」她喟然嘆道，「我不高興去多想。」

「為什麼？」

「噢，我不知道；我無法告訴你！我說不出字眼來。我不懂。」

她措詞有一種深切的動情力，在他的理解中是意義深長的。他現在理解到偉大的心靈實際上可能是十分沉默，非世俗的語彙所能表達的。

他們同坐汽車回家。當他深夜坐在露台上吸着煙以期昏熱的頭腦稍得蘇醒的時候，

又發生了另一場活劇。那夜到處都是熱浪，祇山頂上才有習習的涼風。海上和港口有許多船隻，閃爍着點點的燈光，天空繁星如大軍密集。「你看天幕讓嚴密密的金星多美呀，」他自語道。這時一道門開了，蘇珊從門通廊的藏書室裏出來。他沒有想到會再見她，她也是一樣。美麗的夜色吸引了她。

「蘇珊！」門開時他就叫了。

她投他一眼，呈現着迷惘的神態，她那嬌柔的白臉映在黑暗中像黯淡的燐光一般。

「這外邊不是美麗嗎？來坐下吧。」

「不，」她說。「我決不能久留。這真是美麗呀！」她迷惑慌張地游目四顧，然後望着他，「噢，好爽快的風！」她翹起鼻子急急吸氣。

「音樂還在我頭裏打轉，」他說着向她走來。「今天夜裏我真過不下去。」他柔聲弱氣地說，幾乎像是耳語，然後把雪茄煙拋去。蘇珊的聲音也是低抑的。

她望着他，把她深闊的胸部裝滿了空氣。「噢，」她脫嘆道，把頭向後一拋，頸間的曲線表露得非常神妙

「再跳一回舞，」他說着握住她的右手，用他的左手扶着她的腰。

她並不從他身邊退却，祇對着他的眼恍惚入迷似的瞻視着。

「沒有音樂就跳嗎？」她問道，幾乎發抖了。

「你就是音樂，」他回答，她窸窣似的緊張之感摑住了他。

他向左邊移了幾步，那邊沒有窗誰也看不見。他把她拉近身邊，注視她的臉，但仍不敢說出心裏想的話來。他們輕益地轉動，於是她發出一聲輕笑，那聲最初就使他着魅的那種輕笑。「別人會怎麼想呢？」她問。

他們走到欄杆邊，他還握着她的手，但她隨即把手縮了回去。他感覺到一種絕大的危險，怕因此破壞了一種奇妙幸福的交誼，終於說道：「也許我們還是走開好罷。」

「是的，」她說。「媽」媽知道了要大為心煩呢。」

她在他之前走到門口。「夜安」她輕聲說。

「夜安，」他嘆息道。

他回到自己的椅子裏，思考着他目前的行徑。這是一個可怕的冒險。他應該繼續下去嗎？這時蘇珊的花容玉貌又呈現在他眼前——她柔美的肉體，她神妙的風姿和嬌媚的美色。但望人生給他一次恩惠，讓他得到了她！

四十二

這回情感的勃發，非常微妙地達成了心心相印的結果，終於使有經的生活面貌根本發生了完全的變化。他又回復了青春的精神。

同時聯合雜誌公司辦事室裏的情形亦未見進步，不但未見進步而且每況愈下。由於他多方面發生的興趣，特別由於他對海島地產建設公司的興趣，他對目前從事的雜誌事業的態度漸趨冷淡了。他把到處羅致來的得力人員引用進來，但這些人地位已經很穩

固，更因為他不常注意他們，他們祇自顧工作不大尊重他了。魏佛羅與郭希蘭跟他們大多數相處得很親近了。其中有幾個，如廣告員漢氏，發行部經理，『國際評論』主編，圖書部主任編輯，都非常能幹，雖然確是有經歷用過的人，但一切都已定局，不能隨便更換。郭希蘭與魏佛羅逐漸融洽，覺得有經雖然選用人材非常精明，但對於細目小節是不會注意的。他不會專心致力於繁瑣的實務。

郭希蘭是喜歡有經的，但他更喜歡他事業上的利益得有充分的保障。他不喜歡他僚屬變得太強橫，以致一旦他離開就妨害到自己，有經早就趾高氣揚，所以他一選為此煩心。有經的態度有點傲慢。他早以為在郭希蘭面前非表現他的重要不可，加以他業務大多掌握在手，他以為這一表現就能博得他的器重。但過了一時他的態度終於使郭希蘭難堪了，因為郭希蘭本人就是虛橋恃氣的，不願別人在他的地方專橫稱霸。魏佛羅恰恰相反，一選是卑躬屈膝，事事採取磋商態度。兩個人相形之下顯然大不相同。

於是，由於事勢的推移，逐漸地，有經失勢了，但目前還是一種游移模糊的狀態，而不是可以捉摸的定論。

另一方面，海島建設公司的前途，顯然愈見光明了。這原是一個非尋常累月不能發展的計劃，而實際上開頭就不是那麽樣的。它似乎已有具體的成功表徵。第一年投資大批金錢之後，挖泥工程已進行得不少，許多地方已露出旱土。大部海灘背後已呈現一長片良地，上面可以建設旅館以及各種遊樂場所。海濱散步的板路已經動工，用的是

有經設計的模型，經專雇的建築師認可而加修正的，將來的大餐廳和舞場一部份也。由動工而至完成，全部是一幢摩爾式西班牙式和老教會式混合設計的大建築。原來的計劃方面已頗有改進，因為「碧海村」的配色依有經的理想應用紅、白、黃、藍、綠五色做成活潑簡單的輪廓。所有房屋的牆壁漆成黃白兩色，一律用綠色漆邊。屋頂、圓柱廊、門窗楣、拱臺、階步分別漆成紅、黃、綠、藍四色。大多數院子以及大廳內部都要有意大利式水泥的圓形淺池。旅館建築都照西班牙吉拉德式修改為西方式樣，每個大小不同。到處用綠色針松和圓錐形白楊點綴地面。那條鐵路已照溫先生的預計完成鋪設枕木的工程，同時那個美麗的西班牙式車站房屋也已完工。看來「碧海村」必將成為溫先生口中所謂理想的海濱遊覽地。

這實際的進展曾使有經心嚮神往，以致蘇珊未出現之前，他為發展這個計畫所用過的功夫，已超出實際的必要。當他跟蘇丹尼起初回去的日子，他一還為內外的設計而工作——四面，地面佈置，島上的改造，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他跟溫凱蓉及其建築師坐汽車去看「碧海村」的進展情形，去拜訪可能感興趣的殷商富戶。他又繪製廣告和小冊子的圖樣，作成富於羅曼史意味的速寫，並想出別開生面的題句。

再則，自從蘇珊出現以後，他開始專心於對她的想念，日夜都不能把她脫出頭腦。無論在辦事處，在他家裏，乃至在他夢中，她的幻象一逕纏繞着他。實際上已有一種奇異的熟望在他內心燃燒，使他不得安息。他何時再得見她？他何時再得見她？他何時再

得見她？

他跟她在水上俱樂部跳舞不久之後，有一次她跟她母親同來問候安琪的病況，於是經得有機會跟她在寢室裏談幾句話，因為她們在下午五點過後來正是他住家的時候。蘇珊睜大眼睛望着他，幾不知怎麼想才好，雖然她確是給迷住了的。他急切的問她剛去過那個地方，還要去那個地方。

「哦，」她溫雅地說，美麗的嘴唇張開着，「我們明天要到漢本華家去。我猜想我們會在那裏逗留一個禮拜的。超過一禮拜也說不定。」

「蘇珊，你常常想我嗎？」

「想的，想的！不過，韋先生，你不能……不，不。我不知道怎麼想法。」

「我到漢本華家來，你歡迎嗎？」

「噢，歡迎的，」她猶豫的說，「不過你決不能來的。」

有經在那個週末也到了那裏。事情是不難安排的。

「我實在太厭倦了，」他寫信給漢夫人說，「爲什麼不請我出來一趟？」

「來！」來了一個電報，他就去了。

這回他比前幾回運氣更好。蘇珊也在那裏，當他來到時，她出去騎馬了，但他聽漢夫人說，鄰近一個鄉村俱樂部裏有舞會。蘇珊跟好些其他的人都要去的。戴夫人決定參

加，便邀有經同住。他抓住這個邀約，因為他知道將有機會跟他的意中人跳舞。當他們進去晚餐時，他在穿堂裏碰見蘇珊。

「我要跟你一同去，」他急切地說。「留點時間跟我跳幾回罷。」

「好的，」她說，喘着氣呼吸。

他們去了。

「我們得留神，」她懇求道。「媽媽不高興的。」

他聽了就覺得她已開始了解，並且願意跟他同心共謀了。他為什麼引誘她上來？她為什麼讓他引誘呢？

當他跳第一回舞溜過胳膊圍住她的時候，他說「到底來……」接着又說：「我等的那麼長久了呀！」

蘇珊默不作答。

「蘇珊，你看着我，」他懇求道。

「我不能，」她說。

「噢，看着我罷，」他催促着說，「請看一下罷。看着我的眼睛。」

「不，不，」她央求道，「我不能夠。」

「噢，蘇珊，」他叫起來，「我為你發狂了。我瘋了，失掉了所有的理智。我看看你的臉像是一朵花。你的眼睛——我不能告訴你是怎麼樣的。看着我。」

「別這樣，」她懇求道。

「我不看見你，日子像是過不完的。我等待又等待。蘇珊，你看我像是一個蠢笨的傻子嗎？」

「不是的。」

「人家當我是精明能幹的。他們還說我赫赫有名的。你才是我所認識的真正十全十美的人兒呀。我醒着睡着一直想念你。我能把你畫成一千幅畫。我的藝術能力也靠着你而回來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把你畫成千百種樣子。你見過羅賽蒂這個女人嗎？」

「沒有。」

「我把她畫了一百幅像。我可要把你畫成一千幅。」

她舉眸羞怯地，驚異地望着他，爲他的劇烈的熱情逗引得陶醉了。他也目光燦明的注視她的眼。「噢，再看我呀，」當她受不住他熾熱的目光而含着低眸的時候，他更低聲說。

「我不能，」她懇求道。

「噢，是的，再看一次。」

她抬起眼來，一時彷彿兩個靈魂融合爲一了。他感到頭昏目眩，蘇珊也感到心旌搖蕩了。

「你愛我嗎，蘇珊？」他問。

「我不知道，」她顫抖了。

「你愛我嗎？」

「現在別問我罷。」

樂聲戛然而停止，蘇珊隨即溜走了。

他過了好久才得再見她，因為她是溜開去思考的。她心慌意亂，內心有暴風雨襲擊，頭腦快要爆裂似的。她感到神魂震蕩，騷然不安，也感到某種渴望與急欲。過了片刻，她回來了。兩個人又跳舞，但她表面顯然安靜得多了。他們走上前廊去，他就趁這個地方用心計說了幾句話。

「你切不可，」她懇求道。「我想有人在留心我們。」

他離開了她，回家的路上他坐在車子裏低語道：「我今夜在西邊廊上。你也來好嗎？」

「我不知道，我試試看罷。」

一到夜深人靜時，他走到西邊廊上，坐下來等候。那幢巨廈漸漸沉靜。一點鐘，一點半鐘，幾乎兩點鐘了，才見門推開，溜出一個人影來，那是蘇珊的倩影，穿着舞會時的服裝，髮上兜着一個花邊髮罩。

「我真是害怕，」她說，我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你能夠斷定沒有人看見我們嗎？」

「讓我們沿這條路走到田野裏去。」這是初春天氣他在這裏碰見她的時候跟她走過

的那條路。西邊天空掛着殘月，淡黃黃的鐮刀形，這時顯得特別巨大。

「你記得我們來過這裏嗎？」

「是的。」

「那個時候我就愛你了。你顧念我嗎？」

「不。」

他們繼續向前走到列樹底下，他搓着她的手。

「噢，這個夜色呀，這個夜色呀，」他說，他熱烈的情緒緊張得困倦起來了。

他們從列樹底下出來。到了小路的盡處。空氣裏有一種八月天氣的乾燥意味，是溫熱而撩人性感的。四周有蟲鳴，低微的嗡嗡聲，以及刮刮聲。

「到我身邊來，蘇珊，」他們走到小路盡頭在明月的光輝中霍然出現而停止前進時，他終於說了。「到我身邊來。」他超過手臂去攬住她。

「不要，」她說，「不要。」

「看着我，蘇珊，」他懇求道；「我要告訴你，我是多麼愛你。噢，我簡直無話可說了。要告訴你就像是可笑的。我愛你愛得發狂了。你跟我說呀。」

「不，」她說，「我不能說。」

「跟我親個嘴！」

「不！」

他把她拉過來，不顧她的抗拒拉着下巴抬起她的臉。「睜開你的眼來，」他懇求道。「噢，上帝呀！我真有這樣的幸福。噢，花容玉貌！噢，你是多麼完美呀。多麼完美！你想你還愛我呢！」

他急切地吻她。「蘇珊，吻我呀。告訴我你愛我呀。告訴我呀。噢，我多麼愛你蘇珊這個名字。輕輕跟我說一聲愛我呀。」

「不。」

「但你是愛我的。」

「不。」

「看我呀，蘇珊。爲了上帝的緣故，看着我呀！你是愛我的，」

「噢，是的，是的，是的，」她突然嗚咽起來，伸出手臂摟住他的頸項。「噢，是的，是的。」

「別哭哪，」他懇求道。「噢，甜美的，別哭呀。我愛你得發狂了，狂了。吻我罷，接一個吻罷。我把靈魂放在你的愛情上作孤注一擲了。吻我罷！」

他把雙臂壓上她的，但她驚惶失措地扭開了。

「噢，我真是駭怕，」她突如其來地叫道。「噢，我怎麼辦呢？我真是害怕。噢，請你，請你。我覺得有點恐怖。有點嚇人。噢，叫我怎麼辦呢？讓我回去罷。」

她臉色發白，身體戰慄了。她雙手神經緊張地捏攏又放開。

有經安慰似地撫着她的臂膀。「蘇珊，鎮定一點，」他說。「鎮定一點。我不再說了。你是好好的。是我把你嚇怕了。我們回去罷。安靜一點，你是好好的。」

他見她顯有恐怖便勉強回復了鎮靜態度，隨即引她走到列樹底下回去。爲了使她安心起見，他從袋裏掏出他的雪茄煙匣，假裝挑選一枝雪茄。他見她安靜下來，又把雪茄煙放回匣子裏去。

「你現在安靜一點了罷，親愛的？」他溫柔地問道。

「是的，不過我們還是回去罷。」

「聽我說。我祇能走到那個邊上。你一個人去罷。我會望着你平安無事的走到門口的。」

「好的，」她心平氣和地說。

「你當真愛我嗎，蘇珊？」

「噢，是的，不過別再提了。今夜不要再說了。你再說又要使我害怕了。讓我們回去罷。」

他們漫步前去。然後他又說，「再吻一下告別罷，親愛的。吻一下就是。人生給我重新開展了。你是我整個生命的救藥。你把我重新改造，快成爲一個不同的人了。我覺得彷彿我還沒有生活過。噢，這一個經驗呀！真是神妙的經驗，神妙的改造。你把我整個改變了，又把我改成藝術家了。今後我又能繪畫了。我能畫你。」他不知自己在說中

麼，彷彿他在天啓的幻影之前自說自話。

她讓他親嘴，但她太駭怕太慌亂，甚至不能好好的呼吸。她神情緊張，情感衝動有點異常。她實在不能了解他講的是什麼。

「明天，」他說，「在樹林邊。明天。願你多美夢。我沒有你的愛再也不會安心了。」

於是他望着她，急切地，悽哀地，沉痛地，出神地望着她，只見她從他身邊輕輕地走開，像影子一般穿過黑暗進入了那靜悄悄的門。

四十四

自從他對蘇珊由傾心而至迷戀之後，他已爲千頭萬緒的情感所纏擾，而這些情緒也逐漸迷住了蘇珊，其中的微妙，荒唐，綺麗和恐怖之處，連這變一部詳細的記載也不能描寫得淋漓盡致。戴夫人在社交姿態上是有經一個最好的友人。她自從認識他以後會到處宣揚他的名聲，說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出版家和編輯人才，一個才能卓越的藝術家，一個思想精博有趣而品格高超的人。他從幾次跟她談話之中得悉蘇珊是她珍愛的寶貝。他聽她說過，實際上跟她討論過，在目前社會中教養一個態度樸實心地純潔的少女的種種困難情形。她還對他信任的說，她的政策是在符合良好家教和當前社會輿論的範圍以

內，儘量給她自由。她並不要使她胆大妄爲或者過份嬌恃，却要使她自由自在。據戴夫人長久的觀察以及多次坦白的談話，她知道蘇珊是秉性忠實而心地純潔的。她並沒有準確了解她，因為做母親的怎麼能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孩子呢；但她以爲已經把她看得相當明白，知道她堅強能幹像她父親一樣，相信她自然會力爭上游。

她有什麼才能嗎？戴夫人不得而知。這少女對於凡非實際性質的某些事物確有曖昧的慕羨。雖然她遇見過不少男女青年，但她對她們大都忽然置之。他常常跑動，但都是去騎馬或者駕車的。賭博性的遊戲並不使她感興。會客室的談話，雖覺得有趣，却不能吸住她。她喜歡有風趣的人物，有內容的書籍，動人的國畫。她特別感興的是有輕的作品；她曾對母親說它們是奇妙的。她愛好高雅的詩，對談諧滑稽的事物具有無窮興味。一個意外的失錯往往使她不禁捧腹大笑，報上刊載馳名藝術家滑稽畫漫作，她看的時候，便發生深切的興趣。她愛研究個性，常研究自己母親的個性，現在她漸漸看明，親所以對她那樣的動機了，可說跟她母親自己看得一樣明白，甚至更加明白。歸根到底，她比她母親更有才智，但方面不同。她此刻還不能自持，對於一般的見解和信今的了解，還不如她的母親，但她有藝術性向，有情緒，易激動，很有才氣的樣子，她一啓發高超的幻想，具有熱烈而精細的實識力。她確有肉感的姿色，但她漫不在意。不十分珍視它。她知道自己美麗，男人和男孩子容易爲她發生癡情，但她並不搔首弄姿。意引誘他們。她想他們決不會如此愚蠢的。恰恰相反，她儘量避去挑撥的場合。她母親曾坦白

告訴她，男人大多是風流倜儻，他們的許願大多不值一笑，她在姿態行爲上必須格外審慎。因此，她怡然自得的來往，不露一點鋒芒，儘量避免引使男人發生癡愛的悲劇，同時暗自詫異，不知她的前途如何。終於有經出現了。

蘇珊與有經一旦萍水相逢，她的生活便不自覺地進入了新的一面。她在社會上見過各種人物，但他們都善於敷衍，使她感到厭倦。她曾聽母親說，嫁與富豪權貴乃是一件要事，可是這個人應該是誰，是什麼樣子，她却不得而知。她碰見過的典型社交人物，她並不認爲適合高尚的標準，她也見過幾個權貴出身的著名富豪子弟，但她覺得他們實在缺少人性，不值得考慮。他們大多冷酷無情，剛愎自用，虛偽矯飾，跟她滿洒的詩意的風度不配。在不愧爲名流的範圍之內，有許多多名噪一時常見於報端的，例如財政家、政治家、音樂家、編輯家、科學家等等，她知道其中有幾個常在社交場所露面，但大多是不出來交際的。就以她少女的年齡而論，她也碰見過幾個，但會過面或僅僅見過的人都是年老而冷淡的，壓根兒沒有注意過她。有經出現時，彷彿庸中佼佼，氣勢煊赫，而且他又很年青，相貌也好，滿面春風，逸興遄飛。這麼一個笑嘻嘻的年青人居然會有雄才大略，起先她覺得簡直不可能，而且她母親也這麼說過。後來她認識了他，就開始覺得他不僅能幹，而且做事都能隨心所欲。有一次母親陪同她到他辦事處去看他，她見了那幢巨廈，它的裝飾裝璜，以及有經富麗堂皇的環境，內心便深有所感。當然他是她認識的年青人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了。接洽他又給她熱烈的殷懃，他跟她在一起總是熱

情蓬勃，春風滿面的，然後——

有經深深思考着他應該如何進行。那一夜之後，他突然覺得整個人生問題擺在他眼前了。他已經結婚；社會地位很高，正在時運最佳的時候。他與郭希蘭很接近，接近得連他也有點怕他，因為有經雖知郭希蘭情感方面也有某些荒唐的傾向，但實際上他是很顧忌習俗的。他所有的行為都裝得像逢場作戲的樣子，決沒有意思使家庭生活蒙受影響或者就此破裂。至於溫凱蓉，戴夫人也認識的，他外表上也裝得很顧禮俗。他有一個情婦，但據他所知道，他把她隱藏得非常嚴密。有經曾在那個新舞場裏遇見她，覺得她有驚人的姿色。她很漂亮，很大胆，很冶蕩。那時有經看着她心裏便訝異起來，不知他會不會有一天也放胆進行這樣一種曖昧的關係。許多結了婚的男人是這麼做的，他要不要也來試一下？會不會成功？

現在他與蘇珊邂逅以後，他對這一切的觀念便不同了，而且立刻執着這種新觀念了。先前他夢想中以爲他可以用凱蓉對狄嘉爾小姐那樣的勾搭方式造成一種情感關係，以爲這樣就能滿足他厭倦的想望，因爲他一還想望的是在美色方面能有新奇愉快的發覺，能使他得着一種新的同情關係。但自從邂逅蘇珊以後，他把這思想根本置之腦後，祇想把他的生活重新調整或者重新安排，讓他能得到蘇珊，而且祇要得到蘇珊就夠。蘇珊！蘇珊！嗚，那個美夢呀！他怎樣去得到她，除了跟她發生的美妙關係以外，怎樣去解除他生活上其他一切的對累？他能跟她永遠一起生活，總有那麼一天的，這是可能的，

可能的，這個幻象，這個美夢！

跳舞之後下一個禮拜日，有經又另外設法跟她同過一天快樂日子。這一天雖然有點偶然，好像不動聲色，實際却不是完全無意的巧合，不是事先沒有同意或者沒有默契就發生的。他們抓住這個機會，默默地半日覺地接受了它，兩個都像不知不覺地把這天的事情做了出來。假使彼此問不是那麼如膠似漆，那天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可是他們確是大大的高興了一番。原來舞會的下一天早晨，戴夫人得了頭痛病。再則，金祿曾向他的朋友們提議到南海濱去遊玩一趟，南海濱是水塔島所有海濱地帶中最窮僻簡陋的地方。戴夫人曾經表示讓蘇珊同去，有經也許會覺得高興。她是把他當作她的嚮導和教師來信任他的。

有經泰然地說他並不反對。只要他能跟她在一起，沒有一處不是他盼切的地方，同時他付想只要他們到了那個地方，自然會有兩人在一起的機會，可是他願有所表示。他們又雇了汽車動身，到了那個毫無精彩的風景地的一端，便下車讓車子回去，原來那個風景地祇是沿海大約一英里長的一條醜陋的狹長地帶。車夫把車子開回戴家去，事先已經約定用電話跟他通消息。那隊遊客開始沿木板路走去，但走不到幾步，因為興趣不同就分散開來。有經與蘇珊停下來在一個練習打靶的棚屋前打鎗。接着他們在一個甘蔗攤上榨甘蔗。只要他能有機會觀察他的情人，鑑賞她的美貌和微笑，聽到她天仙般的嬌聲，有經覺得什麼事都有趣的。她替他榨了一根甘蔗。她一舉一動都是美不可言，每

一個眼色都是愉快的激動。他似乎散步在樂園的境界裏，跟他周圍俗世的形相全然無關。

他們在「鬼漩渦」騎了一回馬，便沿板路南行，因為此刻蘇珊已爲他脈脈含情的神情所攝住，不由她忠實的判斷力來指點究竟她應不應該這樣流露情感。要使她明白她漂流的去向，非有一種震驚或提醒不可，而這個目前是沒有的。他們到了一個新設的舞廳，那裏祇有幾個女招待跟她們的情人在跳舞；爲尋歡作樂起見，有經提議進去一趟。他們又相擁共舞，雖然環境非常簡陋，音樂非常惡劣，有經却依然興高采烈。

「讓我們跑到黛拉瑪琳去罷，」他提議道，想着海岸南首遠處一家飯店。「那邊真有趣。什麼都很便宜的。」

「在那兒？」蘇珊問。

「噢，在南邊離此地大約三哩路。我們走路也走得到的。」

他向那長長的灼熱的海灘俯視一下，但立刻改變了心思。

「我走路倒不担心，」蘇珊說。「那邊既然有趣，你要知道那倒是很糟的。我要看看那班人作樂是個什麼樣子。」

「不過那確是很糟，」有經爭論道。「我但願我對一切事情也有你那樣天真不羈的態度。要是你不願意，我們還是不去好了。」

蘇珊停下來考慮。她應不應該跟他跑掉？同來的人一定會找他們。無疑的，他們已

經在詫異，不知他們到那裏去了。可是這仍然沒有多大關係。她的母親已經把她信託給有經。讓他們走他們的路罷。

「好罷，」她終於說道，「我不管別的。我們去罷。」

「別的那些人會怎麼想呢？」他懷疑的說。

「噢，他們不會担心的，」她說。「他們準備回去的時候自會叫車子的。他們都知道我跟着你。他們知道我要車子也叫得到的。而且媽媽不會不放心。」

有經引路回去趕上一列駛往湖格諾鎮的火車，那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他想到能有一整天跟蘇珊在一起，便沾沾自喜。至於家裏的安琪以及戴夫人將有什麼觀感，他根本沒有一點考慮或者顧忌。這不會出什麼事情的。這不是什麼荒唐的冒險。他們上了南行列車，不久便在另一個世界裏了，站在那個飯店的遊廊上，俯瞰海景。飯店門前的庭院裏，停着許多像他們一樣悠閒的遊人的汽車。還有一個大草地，那裏有幾個鞦韆架，上面用紅藍綠三色的木條編成遮蓬，鞦韆架過去便是一個碼頭，許多白色小遊艇停泊在那裏。海水平靜如鏡，遠處有大汽船駛過，拖着一縷縷悠悠的煙霧。烈日炎炎，光明燦爛，在蔭涼的遊廊上，侍役們給愛快樂的遊客送上各種食物和飲料。四個黑人在唱歌。蘇珊跟有經先在搖擺椅中坐下來觀賞那明媚的景色，然後走去坐在一箇鞦韆架上。無思無慮，默不作聲，這兩個人漸漸心心相印，恍惚迷離，彷彿着了魔，遊離了日常的生活。蘇珊坐在那個雙座鞦韆架上看着他。兩個人面對面坐在那裏，時時相對微笑，或者漫無日

的地戲謔，內心深深激盪着的情潮，却一點沒有吐露出來。

「那裏有過這樣美妙的日子？」有經終於說道，聲音充滿着盼切的愛慕。——你看那邊的汽船。它好像一個小玩具。」

「是的，」蘇珊略帶嬌喘的說。她發出這個字語時吸了口氣，那種窒息似的嬌態，假惺惺的有點動情的意味。「噢，這真是美妙。」

「你的頭髮，」他說。「你不知道你樣子多麼美麗呢。你跟這個景色真是相得益彰。」

「別提我罷，」她懇求道。「我是蓬頭散髮的樣子。火車上的風把我頭髮都吹亂了，我應該到梳妝間裏去找個侍女來整一整。」

「你在這裏別走，」有經說。「別走。這裏一切都是那麼可愛的。」

「我不去了。我但願我們能一直坐在這裏。你就坐在那邊，我就坐在這裏。」

「你讀過『希臘覺醒』這首詩嗎？」

「是的。」

「你記得『樹下的美少年，你不能離開嗎？』這幾句嗎？」

「記得，記得，」她神情恍惚的說。

「勇敢的情人，你永遠不能親吻，」

雖然你快要達到目的——可是，你莫憂煩；

她是不會衰落的，雖然你沒有得到幸福，因為你將永遠愛她，她也將永遠鮮美。」

「別提了，別提了，」她懇求道。

他心領神會了。她覺得那個偉大思想的感動力太深切了，使她百感交集，正像他所受的感觸一樣。那是多麼動人的靈性！

他們悠閒地搖擺動蕩，他有時候用腳一推，她也幫他着這麼做。他沿海濱走去，坐在一大塊綠草上，瞭望海景。常有些閒蕩的人在他們面前來來往往。他把手臂放在她腰間抓住她的手，但她神態有點異樣，使他不敢有所表示。在飯店裏吃着晚餐以及一路走去趕火車的時候，她都是那種神態，因為她盼望在黑暗中走路。但走到幾棵高樹下面的時候，他終於在明燿如畫的月光中捏緊了她的手。

「噢，蘇珊，」他說。

「不，不，」她弱聲弱氣的說，同時把手縮了回來。

「噢，蘇珊，」他重複道，「讓我告訴你好嗎？」

「不，不，」她回答。「別跟我再說了。請你別說了。我們祇願走路罷。你跟我兩個。」

他沉默了，因為她的聲音，雖然悽哀而有點恐懼，却是迫切的要求。他祇有迎合她的心境。

他們走到一所小小的村舍，那是靠路邊作爲驛站用的，隨即唱起舊滑稽歌劇中一支輕快曲子。

「你記得初次跟我拍網球的情形嗎？」他問道。

「記得。」

「那是什麼情形，蘇珊？」

「我不知道。」

「你要知道嗎？」

「不，不，韋先生，現在不要知道。」

「叫我韋先生嗎？」

「一定要這樣叫的。」

「噢，蘇珊。」

「我們放在心裏想罷，」她懇求道，「這真是美妙。」

他們到了戴莊附近一個車站，便走了過去。路上他溜過臂膀去圍住她的腰，但仍是輕輕的樣子。

「蘇珊，」他問道，心中渴望得隱痛起來，非常難受，「你要責備我嗎？你會責備我嗎？」

「別問我能，」她懇求道，「現在別問我。不要，不要。」

他試欲把她攆得更貼近一點。

「現在別這樣了。我並不責備你。」

他們走近草地嘻嘻哈哈的進入屋子時，他停住了。解釋並不困難，祇要說他們擠在一大羣人中間，迷失了路。戴夫人好心誠意的微笑。蘇珊向自己房間裏走去。

四十五

有經一往情深到了這步田地，已把蘇珊看成人生的一朵完美之花，他抓住了它作為己有，此後唯一的思想便是怎樣保持它。現在他好多年來的厭倦突然解脫了。他重新戀愛了。繚繞的愛情又是那麼奇異，那麼完美，那麼巧妙，真不料人生對他會這樣優厚，會給他這麼多恩惠。

這幾天來他想到安琪便非常痛心。歸根到底，有經實在並不憎惡她，從未如此。他跟她多年同居已產生一種了解和緣份，那在有些方面看來很可以說是一種強固而深切的關係。安琪自從住在利物華的時候起，常有一種付想，覺得她再也不能真心愛有經了，不能真心愛他，因為他一意孤行，太自私自利；這在她多半還是幻想，事實却不然。從某一觀點看來，她對他確有披肝瀝胆的愛顧，爲了他的利益前願自己犧牲一切。但從另一觀點看來，這也全是自私的，因為她希望他也能爲她犧牲一切作爲報答。這是他不願

意的，從來不願意的。他認為人生是偉大的，不僅僅用任何一種婚姻關係所能範圍的。他要自由行動，自由結伴，可是他害怕安琪，害怕社會，也有點害怕自己，惟恐恣情縱慾可能對他發生不良的影響。他覺得對不起安琪——如果他用某種方式強迫她脫離，她將忍受深切的痛苦——同時也覺得對不起自己。這些年來在他蒸蒸日上的時期中，他從未克服過美色的引誘。

巧事的湊合往往產生高潮，這原是奇怪的。有人以為悲劇是像植物花卉一樣，先有播下的種子，再靠各種方法生長起來，然後達到可怕的成熟階段。悲劇的愛情好像地獄裏的玫瑰，照耀着地獄的火光。

首先，有經現在對職業工作完全懈怠起來，他心思不能集中在這方面，他操心較多的倒是海島公司的事務，或是自己的家務以及安琪的病況。那天他跟蘇珊在海濱遊玩，發覺她奇怪的沉默之後，第二天早晨他祇有短短一刻時光看見她在戴莊的前廊上。她並不假裝沮喪，至少外表看不出來，但她有一種嚴正的神氣，表示她腦中已形成一個顯著的印象。她睜大眼睛，坦率的望着他，同時走出來存心的告訴他。那天她將要跟她的母親和幾個朋友動身到泰萊墩去。

「我不能不去，」她說。「媽媽已經打電話約定。」

「那末我不能在這裏再見你了？」

「不。」

「蘇珊，你愛我嗎？」

「噢，是的，是的，」她宣告道，懶洋洋地走到一個沒有人看到他們的牆角裏去。他急忙小心翼翼地跟她過去。

「跟我親個嘴，」他說，於是他把嘴唇湊上他的，心慌意亂的樣子。然後她轉身敏捷地走開，同時他欣賞着她身體健壯的揮蕩。她像他一樣並不高，但不像安琪那樣嬌小，却是中等身材，身姿豐美，健壯有力。他現在設想她還有一個強健的頭腦，能有偉大的思想，充滿着勇氣和魄力。她只要年紀長大一點，一定很有毅力，富於堅強正直的思想。

他大約十天沒有機會再見她，當時他想念得幾乎神魂顛倒。他一還訝異，不知如何安排才好。他現在祇能偶然冒險見她幾回，但長此以往這是不可能的。不久之後她可能離開城裏到別處去過秋天，那時他將怎麼辦？如果他們的事情要給她母親聽到，她會把她帶到歐洲去，那時蘇珊會不會忘掉他？那將是怎樣的悲劇！不，在這種事情沒有發生之前，他要跟她私奔，他要實施所有的投資計劃，然後離開，他沒有她不能生活。他不能任何代價要得到她。聯合雜誌公司算得什麼？他已經厭倦那種工作了。如果他不能把海島地產公司的股票賣得好價錢，就讓安琪拿去罷，如果賣得好，他將從賺得的潤利之中給她準備一部份。他還有一部份現款——大約數千元。這筆數目以及他的藝術——他仍能繪畫——就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他要同蘇珊到英國去，或者到法國去。如果她實在

愛他，他們會有幸福，而他將來她確是愛他的。至於他原來的生活，就讓它去罷。無論如何，沒有愛情的生活是一件淒苦的事情。

後來他們又接連幾次相會，每次都是煞費苦心，充滿危險的，每多一次相會，他內心的安甯，他最近纔獲得的道德與商業上的責任心，以及他專心致力編輯出版方面的志和興趣，便多遭一次破壞，而實際上這些都是最近幫助他成功的因素。

這種情愛關係究將如何進行的問題，又因另一問題的發生而更形複雜，那是有經前所未知而實際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原來安琪一逕觀察有經的行徑，在社交與商業方面，覺得非常高興，非常滿意，而在情感生活方面却仍多疑慮，她終於決定冒險試行她的計謀，讓有經跟她生下一個小孩，再看結果如何，能否對他的生活發生一種鎮定的力量，使他認清他的責任，而在社交娛樂與青春的引誘之外，給他另一種快樂的泉源。她從未忘却桑太太跟她的醫生在斐拉得非亞給她的規勸，也從未停止過生小孩可能發生什麼效力的思考。有經是需要這種效力來穩定他的頭腦的，他的社會地位太難以捉摸了，他的氣質太變化多端了。一個小孩——她希望生一個女小孩，因為他常常喜歡小姑娘，看重小姑娘——大概會使他安定下來。但願她現在能生一個小女孩！

她患病之前兩個月，有經跟蘇珊那樣若癡若狂，她全然沒有疑心。當時她已經完全放鬆或者完全放棄了她原來的戒，但最近又開始疑惑，以為她的恐懼或者希望，甚或恐懼與希望兩者，都快要實現了。因為她後來有病在身心境受了影響，所以她現在不很

快樂了。當然，她決策的結果如何，以及有經對此態度如何，她都沒有把握。他從未表示過要生一個小孩的願望，但她此刻還不想告訴他。因為她事先要有絕對的把握。如果她的疑惑並非準確，或者不受歡迎，那末他曾勸她將來不再嘗試。如果確有其事，那末他就無可奈何。像跟她處境相同的一般婦人一樣，她開始渴望同情與愛顧，開始更加深切地注意有經的心向，看他對於跟他並無多大關係的那個世界究竟打算怎樣。他對蘇珊發生的興趣，曾使她迷惑過一時，但因為戴夫人似乎對她女兒很有謀算，所以她並不十分煩心。但時勢常在變遷，有經常常一個一個出去，祇有一個一個會挽救這種形勢。現在時機已是迫不及待了。

蘇珊起初跟她母親回來，安琪毫不用心；但她抱病時蘇珊曾有幾次來訪，當時有經也在家，她就覺得他倆之間很容易發生事端。蘇珊是那麼嬌媚。有一回蘇珊離開臥房要到書室裏去一趟，她躺在牀上思考的時候，聽得有經跟她戲謔，發出刺耳的笑聲。蘇珊笑聲吃吃，如浪濤急流，令人心惑。有經很容易使她發笑，因此她覺得他的戲謔方式是有趣不過的。她覺得他們那樣下去，未免太放蕩一點。每次她來，有經都自動提議用他的汽車送她回家，這就使她推想起來。

後來有一次，安琪風溼病好一點的時候，有經邀請一個地名的次中音樂唱家到他公寓房間裏來歌唱，他有一個動人的歌唱節目。有經在石魯克陵跟溫地峇有關的一個社交會場上碰見過他。這回邀請的客人有不少，戴夫人，蘇珊，金麻都在內；但戴夫人不能

來，蘇珊因爲下一天星期日早晨城中有約會，當晚便決定留在章家。於是已經喜出望外了。他已在買來的一本素描冊裏，開始憑藉記憶繪畫蘇珊的像，他正要把這些給蘇珊看。同時，他也要她聽聽那個歌唱家的美妙的歌喉。

參加的都是有趣人物，奈祿陪蘇珊早早來到，不久便離去。蘇珊跟安琪互相招呼幾句之後，有經便跟她坐在外面靠河的小石陽台上，一時情話綿綿。他趁沒有人看的時候，常常握她的手，偷偷吻她。過了一會，賓客絡繹來到，最後那個歌唱家也來了。有經幫那個看護婦扶着安琪上前來，安琪對那些歌曲聽得出神。蘇珊與有經，給有經雙歌曲的魅力所激蕩，互相凝視着，那種灼熱的目光，祇有愛情才能了解。在有經看來，蘇珊的面貌是一朵完美之花，具有催眠性的魅力。他一時望着她，幾乎目不轉睛。那歌唱家停止了，賓客們便開始離去。安琪還在那裏歡呼，對最後一隻『鬼土』的妙曲，驚嘆不止。然後她回到自己房裏，蘇珊也離開了，顯然是到她房裏去的。她回出來對章太太最後說了幾句話，然後穿過畫室又回進她自己房裏去。有經在畫室裏等着她。他把她摟在臂懷裏，默默地吻她。他們假裝談起一些俗套，然後他送她到外邊陽台上坐幾分鐘。河上月光皎潔，非常美麗。

「不要！」他把她摟在臂懷的時候，她在外面的黑影中說。「她會跑來的。」

「不會，」他急切地說。

他們傾聽一下，並無聲音。他開始假裝輕鬆的談話，同時撫摩她裸露的玉臂。他爲

她的美貌，爲夜色的柔美，爲音樂的魅力所陶醉，變得情不自禁了。他不顧她的抗拒，把她拉到臂懷裏來，忽然看見安琪在房間另一邊門口出現了。毫無掩飾的情景，她都看見了。她趕快上前來，只見蘇珊轟地裏跳了起來，當時她心中怒憤欲狂，對切身問題尤有強烈的感覺，同時意識到可怕的禍患已經臨頭，可是她病體未愈，不敢冒險大鬧大叫，或者盡心吐露。假使她忍得住，她還不願在蘇珊面前露馬脚，可是她替自己擔憂，爲他覺得羞恥，對蘇珊有點憐惜，又欲維持面子關係，終於只好一方面像往前那樣怒氣冲天，另一方面不得不自制一點，要是在六年前，她會當他面前大發雷霆，但時過境遷，她這種脾氣也溫和一點了。她看不出粗言辱罵有什麼價值。

「蘇珊，」她說，「她直站在光影參差的幽暗中，西邊的月光還射進房來，」你怎麼可以！我原以爲你好得多呢。」

她久病未愈，又時刻思考當前的處境，臉孔不免消瘦，可是在精神方面看來，她仍不失爲美麗。

「怎麼啦，怎麼啦，」蘇珊叫道，一時震驚惶恐，但並未忘却心中主要的思想，「我愛他；那就是爲什麼，拿太太呀，」

「不，不，你並不愛他！你祇自以爲愛他，像你之前許多女人一樣罷了，蘇珊，」安琪冷冷地說，心裏一逕想着那將生的小孩。但願她早些告訴了他！「噢，可恥呀，在我家裏，你是那麼年青，人家還以爲你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子！你想，要是我喚你母

親來告訴她，她將作何感想？或者你的弟弟又怎麼樣？你知道他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否則，要是你不認識我，沒有接受過我的招待，我倒可以原諒你。蘇珊，這在我原不過是傷事重提。在你之前，他跟別個女人這樣幹過，在你之後，他還要跟別個同樣幹的。我既然跟一個所謂天才的男人結了婚，這也算是我該受的一種苦難。蘇珊，你儘管說你愛他，可別以為你對我說的是什麼新奇的事情。這種事情我早聽別個女人說過。你不是第一個，而且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蘇珊對有經驗一眼，若有所問，迷惑不解，又無可奈何似的，同時訝異不知道這些話是否真實。

安琪那樣無情的指指，使有經驗強起來，但起先他茫然。以為答。「安琪，」他見蘇珊對他瞪目凝思，終於恢復鎮定，開始說道，「你為什麼那樣說話？你知道你說的不是真話。以前有過一個別的女人。我自會告訴蘇珊的。我跟你結婚以前的確有過幾個女人。這些我都要告訴她的。可是我的生活好像一個硬殼，你也知道的，這套房間就是一個硬殼。這在我毫無一點意義。我們之間沒有愛情，多少年來，在我是沒有愛情的，這個你是知道的。事實上你時時對我承認，你並不顧念我。我並沒有欺騙這個女孩子。我現在很情願把一切實情告訴她。」

「一切實情！一切實情！」安琪叫道，她勃然大怒，一時忘掉了自己。「你要不要告訴她，你做我丈夫是多麼好，多麼忠實？你要不要告訴她，你是多麼忠實地履行了你

在神台前對我發的誓言？你不要告訴她，我這些年來爲你多麼操心勞力，多麼犧牲？而你就用這些事情來報答我？蘇珊，我替你比什麼都可惜，」安琪繼續說，一時疑惑着，不知她此刻好不好把她懷孕的情形告訴有經，但她又恐怕他不相信。這聽來真像演戲。「你真是一個給老練的男人欺騙了的傻女孩子，你以爲他一時愛上了你，其實不然，我會變的。坦白告訴我罷，你究竟盼望的什麼？你不能跟他結婚。我不會答應他離婚的。我不能答應，這他以後會知道的，他沒有理由取得離婚的許可。難道你盼望做他的孀婦嗎？除了孀婦以外你休想做別的。那豈是你那樣身份的女孩子該有的志氣嗎？而且人家還以爲你是有貞節的呢！噢，要是你沒有貞節，我真爲你覺得羞恥呀！我還替你母親難過。我想起你那樣小看自己真是吃驚。」

蘇珊聽入耳的是「我不能」這個字，但她實在不知如何解釋。她從未想到還有一個小孩的問題會使事情更加複雜。有經告訴她，說他不快樂，夫妻間沒有情愛，那末小孩的事就不會有的。

「可是我愛他，韋太太，」蘇珊簡短地，動情地說。她神情緊張，身姿挺直，臉色蒼白，確是哀切動人的樣子。這個問題居然要她來承當，真是非同小可的。

「蘇珊，不要胡說亂道！」安琪憤憤地無可奈何地說。「不要欺騙自己，不要固執一個蠢笨的態度。你現在就像演戲。你說話好像你以爲應該這麼說的，好像做戲的人說的話。這是我的丈夫。你是在我家裏。來，把你的東西拿去罷。我要打電話把種種情形

告訴你的母親，她會派汽車來接你的。」

「不，不，」蘇珊說，「你不能那麼做！如果你告訴她，我就不能回去了。我贏得有體面出去想辦法，然後可以理清自己的事情。要是那樣，我就不能再回家去了。噢，我怎麼辦呢？」

「靜心一點，蘇珊，」有經驗地說，握着她的手，對安琪挑戰似的望着。「她不會去喚你的母親，也不會去告訴你的母親。你既要留在這裏，你留在這裏好了，到了明天隨你的意思到那裏去就是。」

「噢，不，她不要留在這裏！」安琪怒沖沖地說，動身走向電話機。「她要回家去。我去喚她母親。」

蘇珊感到坐立不安，有經驗手給她握在自己手裏，使她鎮定下來。

「噢，不，你不要去喚，」他堅決地說。「她，要回家，你也不要去接觸電話機。你動一下手，就會有許多事情發生，而且很快就會發生。」

電話機掛在書室門外，他見安琪正側着身走去，便溜過去阻攔她

安琪聽他說話帶有咄咄逼人的音調，又見他態度那麼堅決，便呆住了。她看他近乎粗暴似的擋開她，便不勝詫異。他握着蘇珊的手，使她靜心一點。他是她的丈夫呀！

「噢，有經驗，」安琪心驚胆戰無可奈何地說，怒氣多半溶化在恐懼之中了，「你不知道你幹的什麼呀！蘇珊也不知道。她知道了究竟，就不會跟你來往。她雖然年輕，將

來做婦人的道理總會多多知道的。」

「你在講些什麼？」有經無可奈何地說。他不知安琪所指何事，簡直猜疑不到。「你在講些什麼？」他倔強的重複道。

「我只要告訴你一句話，跟你一個人說，可不要在這裏當蘇珊面前說，只要一句話，那末你也許就會願意讓她今天夜裏回家去了。」

安琪對這一點非常精細，簡直有點奸滑。她並不正面利用她的優勢。

「什麼事？」有經尖刻地說，料想她必有詭計了。他對於束縛他的鏈鎖早已深恨痛絕，無論鏈鎖再加長多少，他想必便大為憤慨。「你為什麼不能就在這裏說？那有什麼分別？」

「那是大有分別的。讓我對你一個人說罷。」

蘇珊大惑不解，便走開了。她訝異於安琪妻說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安琪的態度，不足以暗示她心中那個重大的秘密。蘇珊走開之後，安琪終於對他低語道出。

「這是謊話！」有經斷然說，失望而不顧死活似的。「這是你想出奇制勝的詭計。這正是你才會說的，正是你的作風！呸！我不信！這是謊話！這是謊話！你知道這是謊話！」

「這是真的！」安琪怒冲冲地，悽惻動人的說，一時渾身神經緊張，覺得受了凌辱想不到這個事實那樣不受歡迎，想不到他將有小孩的消息，曾受到那樣的接待，而且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這是她不得不作爲最後手段來宣佈的，更不料這一宣佈反而遭到譏笑和輕視。「這是真的，你會我說那種話應該覺得羞恥的。像你今夜裏那樣要把別個女人引到家裏來的男人，我對他還能盼望什麼呢？」你想，這種淒慘的境况一下子臨到她身上！在這裏她是不能跟他爭辯的。她此刻把這件事提出來，已覺得很難爲情。她看出他此刻不願相信，爭辯的結果祇有使雙方老羞成怒。他太狂野了。這一宣佈已使他大爲憤慨，使他心裏看輕了她，以爲她詭計多端，居心刻薄，以爲她要用不公道的手段來抓住他。他幾乎厭惡似的從她身邊跳開去，於是她覺得她使了一個可怕的打擊，而在她看來其中頗有不公道的成份。

「你現在好不好留點體面讓她回去了呢？」她聲色俱厲，懇切沉痛地說。

有經怒不可遏。如果他對安琪有過痛恨和輕蔑，那就莫過於此刻了。那是多麼卑劣而可惡的事情呀！

蘇珊回過來的時候，他們還在爭辯。她還猜不透怎麼一回事，可是她不敢有所作爲不敢明確的思想。她臉色非常難看，慘白而拉長的樣子。

「我不能留在這裏，」她對有經淒涼地說。「我要到別處去了。我還是去找個旅館過夜吧。請你喚一輛車子好不好？」

「蘇珊，聽我說，」有經堅決有力地說。「你愛我的，是不是？」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她回答。

安琪受了激動，很有唯之以鼻的樣子。

「你可留在這裏。她無論說什麼，宣佈什麼，我勸你不介意。別上她的當。你到你房裏去睡覺罷。我明天要跟你談話。你今夜不必離開。這裏儘有住的地方。你要走，那太慢了。你既然來了，就留在這裏罷。」

「不過我想還是不住在這裏好，」蘇珊心慌意亂地說。
有輕握了她的手，要她鼓起勇氣來。

「聽我說，」他開始道。

「可是她不要留在這裏，」安琪說。

「她要的，」有經說；「如果她不留在這裏，她就跟我走，我送她回去。」

「噢，不，不要你送！」安琪答道。

「聽我說，」有經憤憤地說。「這不是六年之前，而是現在。事情都得由我作主，她得留在這裏。她留在這裏，要不然就跟我走，將來隨你怎麼看法都好。我愛她。我不會放棄她，如果你要搗亂，現在就搗亂罷，房子坍下來是在你的頭上，不關我的事。」

「噢！」安琪說，幾乎惶恐起來，「這算什麼話？」

「就是這麼回事。現在你到你房裏去罷。蘇珊到她房裏去。我到我房裏去。今天夜裏我們不在這裏爭吵了。吵架已經吵過。木已成舟，也無可奈何。我已經完了。蘇珊要我的話，她當然跟我來。」

安琪越過畫室向自己房裏走去，事情那樣急轉而下，真使她恍目驚心，悶在肚裏的思想又使她誠惶誠恐。她無法使有經信服，無法使蘇珊脫離，只覺得喉頭乾澀發熱，雙手顫抖，心怦怦地跳，彷彿頭腦快要爆裂，心當真要脹破，而不僅是情感作用似的。

她去後，有經在穿堂裏站在蘇珊身傍，板着脸，眼有窘色，頭髮蓬亂。他看來很倔強，還是他那副堅決神氣，以前他從未有過這樣的強顏。

「蘇珊，」他說，抓住她雙手，對她眼睛注視，「她對我說了 個謊話，一個謊話，一個冷酷、卑鄙、殘忍的謊話。她馬上會告訴你的。她說她肚子裏懷着我的小孩。這是假話。她不會生小孩的。她一生小孩就會送命。假使她能生，早就有過了。我知道她的。她以為這樣會嚇倒我。她以為這樣會趕走你。你說會不會？這是謊話，你聽得我嗎？無論她怎麼說，這是謊話，她自己也知道。唔！」他把她的左臂放下，扯扯他的領子。「我受不了這個。你不會離開我。你不會相信她，是嗎？」

蘇珊注視他尷尬的面容，注視他那雙美麗、倔強、脈脈含情的眼睛。她在這雙眼睛裏看出憂愁和痛苦，感到深深的同情。他似乎非常值得愛憐，非常苦惱，發迫得非常不幸；可是她依然惶恐。事實上她又早已承認愛他。

「不，」她斬釘截鐵的說，眼睛表示哀切動人的信任。

「你今夜不會離開我罷？」

「不。會。」

她用手撫摩他的面頰。

「你明天早晨會來跟我出去散步嗎？我要跟你談一談。」

「是的。」

「別害怕。你害怕就把房門鎖上好了。她不會來打擾你的。她不會做出什麼事來。她怕我的。她可能要跟你談話，不過我就在旁邊。你還愛我嗎？」

「是的。」

「如果我安排好，你會不會跟我來？」

「是的。」

「不管她說什麼嗎？」

「是的；我不相信她。我相信你。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你並不愛她呀。」

「不，」他說；「不，不！我從來沒有愛過她。」他困倦地，稍稍寬心似地把她拉到臂懷裏來。「噢，」他說。「不要拋棄我！別擔心。無論如何不要擔憂。我以前確是不好，就像她所說，不過我是愛你的。我愛你，我一切寄托在這上面。如果這種事情一定要落在我們頭上，聽其自然罷。我是愛你的。」

蘇珊神志顛蕩地用雙手撫摩他的面頰。她臉色慘白，非常惶恐，但總算鼓勇支持了下去。她從他的愛情中汲取了支持的力量。

「我愛你，」她說。

「是的，」他答道。「你不會拋棄我罷。」

「不，我不會，」她說，連自己的心情也不知究竟了。「我會得忠實的。」

「明天情形就會好轉，」他說，比較鎮靜了。「明天我們會安心起來。我們要同去散步，談話。你不會撇開我就走罷？」

「不會的。」

「請勿要撇開我，因為我愛你；我們必須商談一下，計劃一下。」

四十六

安琪這件切身有關的驚心動魄的事情，來得出人意外，不但奇特，而且令人寒心，因此，有經口頭儘管否認，說她撒謊，但實際有點將信將疑，同時愁腸百轉，惟恐她說的是真話。

他上牀以後仍輾轉不得入寐。他終於起身到安琪房裏，只見她睜大眼睛，沒有睡着，有苦難言的樣子。

「哦，」他嚴肅而冷酷地說，「你以為詭計使得巧妙，是不是？你以為給我佈置好了一個陷阱罷？我來告訴你罷，你什麼詭計也做不成……你走的是末路的開頭。你說你要生小孩，我可不信……我們原來的生活，」他悽愴地接下去說，「已經完結。已經完

全死滅。我跟你同居了十一年，一遲知道我是虛偽的。我自從結婚以來實在從未愛過你。那你是知道的。起初我或許是愛你的，是的，在黑樹林的時候，我是愛你的，但那是早已過去，早已過去。我不應該跟你結婚。這是一個錯誤，可是我竟犯了錯誤，因此我便自食其果，一點一點的。你也是一樣。你要用一個小孩來籠絡我。我告訴你罷，那你是做不成的。一切都完了。即使有十五個小孩，也無濟於事。蘇珊不會相信那麼卑賤的假話，即使相信，她也不會離開我的。那個女孩子屬於我了，我要去得到她。」

安琪對他瞠目而視，好像懷疑自己眼睛是否沒有看錯。「噢，有經，」她安靜地說，「一時已經聽不出怒氣沖沖的聲調了，因為她愁腸寸斷，心驚胆戰，除了一直恐怖而外，沒有別的感覺，」你不知道你做的是多大的錯誤。有經，我確是存心這麼做的。這是真的。好久以前在麥拉得菲亞我已經跟桑太太去請教過醫生，看我能不能生小孩。你知道我一遲以為自己不能生的。哦，他對我說我能生小孩子。我去看他是因為我想你還要這麼一個東西來使你定心一點。我想你知道了一定會發脾氣，因為你並不要小孩子。我當時也不想，所以我好久都沒有實行。要生的話，我希望生一個女孩子罷，因為你一直討厭女孩子。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這或許是愚蠢可笑的。我知道我犯了什麼錯誤。我看得出錯誤在那裏，不過我不是惡意，有經。我不是惡意。我要抓住你，用什麼方法來束縛你。來幫助你，有經，你要完全責備我嗎？你知道，我是你的妻子呀。」

他聽了怪不舒服。她停頓一下，不知怎麼說下去。

「我要我的自由，」他沉痛地不顧一切地叫起來，「而且，我要她。我什麼都不管。我一運撒謊假裝，實在厭透了，不管你的想法對不對，我覺得這種老生常談太庸俗太渺小，我實在厭透了。」

「是的，有經，」她聽了他的辯答悲哀地回答，「我想你要的是自由，那我現在已經看出來了。我已經明白起來，那在你是什麼意思。不過我已經犯了可怕的錯誤。你不是還替我想呢？我怎麼辦呢？除非我死掉，小孩是會生的，這是千真萬確的。我或許會死。我害怕的就是這個，或者以前我總是害怕過的。現在我可不怕了。我還要活下去的原因，就是想把她扶養大來。噢，」她悲從中來，熱淚湧進眼裏了，「這真是錯誤！但願我沒有做這件錯事！」

有經對着樓板瞪視。他一點也沒有軟化。他不以為她將死 沒有那種僥倖！

「我不管後果如何，」他終於說。一我不願跟你住下去。我並不會要你生小孩。這不是我的主意。我也不會不給你經濟上的辦法就離開你，不過我再不願跟你共同生活了。」

他又坐立不安了，安琪面紅耳赤的瞪視着。

「是的，是的，我懂得，」她竭力自制的懇求道，「但你要考慮的不祇是我一個人。你想不到戴人人，她會做什麼說什麼呢？她知道不會沒有動靜就讓你得到蘇珊的。她，蘇珊，不管她多麼一心情願。現在她還歡喜你，但是她知道了你要跟她女兒做什

應，你想她還會長久歡喜你嗎？她怎麼對付她呢？即使我願意跟你離婚，你也不能要她差一歲年紀就結婚，這一年之內你是離不了婚。」

「我要跟她同居，我就是這麼辦，」有經宣佈道。「她愛我，她要得到我，正像我要得到她一樣。她並不需要結婚儀式，結婚戒指，發誓以及種種束縛。等到我不愛她的時候，她也不會再愛我。這裏面的確有點不，你看是不是？」他刻薄的說。「跟黑樹林的作風有點兩樣罷，是不是？」

安琪忍住了怒意。他那樣對她冷嘲熱罵，實在太殘酷了。

「有經，她說這些話，」她鎮靜地說，「是因為她沒有時間考慮。你一時蒙蔽了她。她迷惑了。過後她靜下來一想，只要她有點頭腦，有點自尊心——不過，噢，你既不要聽，我為什麼要再說呢。你不會想一想的。」然後她接下去說：「但你對戴夫人預備怎麼辦？即使我不跟你爭鬥，你猜想她也不會嗎？有經，我希望你停下來想一想。你幹的事情真是可怕呀。」

「想一想！想一想！」他狠心狂野地說。「好像這些年來我還沒有想過。我想得頭痛腦脹了。我想前想後，但願上帝讓我不要再想。我早已想過戴夫人的事。你不用替她擔心。我自會跟她解決的。我要去得到蘇珊，你阻止不住我的。」

「噢，有經，」安琪感嘆道，「但願有法子使你明白！這一半是我的過錯。我迫得太緊，疑心太多，妒忌太深，不過那也是你給我理由造成的，你想對嗎？我現在明白這

是我犯了錯誤。我迫得太緊，太妒忌，不過你容許我試試看的話，我可能改造你的。」（她此刻想着的是生活，而不是一死了事。）「我知道我能夠改造你。你將有許多損失。這個變化值得那麼多損失嗎？你很明白，社會對這些事情有怎樣的。哦，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居然能脫離了我而得到自由，你想社會的觀感又怎麼樣呢？你不能脫離你的孩子呀。爲什麼不等一等，再考慮有什麼變故呢？我可能送命。因生育而喪命的情形是有的。那時你就自由了，可以隨心所欲了。這也是不遠的事情呀。」

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懇求，用意在籠絡他，但他也看透了。

「沒有的事！」他用當時流行的俗語叫道。「我什麼都懂得，我知道你的心思。第一，你說你有那種情形，我可不信。第二，你不會因生育而死的。我不願等待自由，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不信任你。我幹我的，不必影響你的境況。我不會叫你挨餓。除非你開頭就吵鬧，也不必讓別人知道。蘇珊跟我自會安排的。我知道你想的什麼，可是你休想來干涉。你要干涉的話，我要把眼前的一切都打垮——你，這個住所，我的工作！」他抓緊拳頭，非常倔強的樣子。

有經說話時，安琪雙手發顫，神經緊張。她感到眼睛刺痛，神志顛蕩。她並不顧念蘇珊，也不顧念戴夫人。使她惶恐的是她自己和有經前途從此毀滅的慘狀。

「你想郭先生聽得了會怎麼辦？」她無可奈何地說，想藉此威嚇他。

「郭先生將要怎麼辦，能夠怎麼辦，我一概不管！」他斬釘截鐵的說。「無論什麼

直到早晨他倆沒有一個得到比前夜更進一步的結論，祇有自己肚裏明白，一個大悲劇或者大事變快要來臨。蘇珊左思右想，竭力考慮，但熱血和情慾的衝動，都傾向於有經，因而她祇能從自己的觀點來觀察整個情勢。

她黎明時便起牀，開始靜悄悄的穿衣，心裏想去散散步，覺得不妨給有經留下一個字條，教他到那裏去找她。

過了一會有經聽得她的動作，便站起來，去叩她的房門。當她差不多穿好衣服來開門時，他心裏覺得一陣隱痛，因為他以爲她存心不再見他一面就溜走的。他們彼此了解得實在不夠。可是她站在那裏，態度有點冷淡，沉默無言，也像頭腦清醒了似的，那是由於她心事想得太多，處境較爲特殊的緣故，但她這時顯得比平常更美了。

「你不走罷，是不是？」當她用詢問目光仰望着他的時候，他這麼問她。

「我想出去散散步。」

「不跟我回去嗎？」

「我本來想，只要做得到就來看你，或者留一個信讓你來找我。我想你是願意來找我的。」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他問，彷彿覺得他要活下去就必須永遠把她守住在身邊。「只要稍稍等一會。我要去換衣服。」他說了把她抱懷在臂裏。

「好的，」她溫存的說。

「你不會離開我就走罷？」

「不會。你問它做什麼？」

「噢，我那麼愛你！」他答道，隨即把她的頭向後一推，愛慕地注視着她的眼睛。她把他困倦的面孔捧在雙手中，遮掉他的眼睛。她爲這初戀的情潮所陶醉，除他而外什麼也不見了。

他走去更衣，然後步入安琪房裏。

「我要同蘇珊出去散步，」他準備好之後，盛氣凌人的說。

「好罷，」安琪說，她困疲已極，簡直要暈過去。「你回來吃飯嗎？」

「我不知道，」他回答。「那又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樣：你不回來的話，女用人跟廚工就不用留在這裏。我不要吃什麼。」

「看幾時來這裏？」

「七點鐘。」

「好罷，你願意的話，就把飯準備好，」他說。「我儘可能四點鐘回來。」

他向蘇珊等在裏面的畫室走去，只見她還等在那裏，臉色發白，眼睛略閃，但態度強硬而有信心似的。

他並不用電話喚車子，就跟她出外到馬車路上去，沿河邊石岸向北首格蘭茲走去。他想起他們不妨到克萊蒙飯店吃早點，然後乘汽車到別處去——他不很知道往那裏去。

蘇珊或許會給人認出，他也會許給人認出。

「甜美的，我們怎麼辦？」他問，早晨的涼風拂在他們的臉上，這是一個明媚的日子。

「我不管怎麼樣，」蘇珊回答。「我答應今天找個時間到安家去的，但是我沒有說出什麼時候。我只要不在晚餐之後到達那裏，他們一點不會想到這種事情的。章太太會不會叫我母親來問？」

「我想不會。事實上我斷定她不會。」他想着他跟安琪最後的一回談話，當時她說她不會有什麼舉動。「你母親大概不會打電話來問你？」

「我想她不會。她只要知道我去的地方，就不會担心。如果她真要担心，他們會簡單的說，我還沒有來到。如果她打電話來問，你看章太太會不會告訴她？」

「我想她不會，」他說。「不，我確定她不會。安琪需要考慮的時間。她不會做出什麼事情來。今早她說過這個話。她要等着看我怎麼辦。一切就看我們下的是什麼棋子了。」

他繼續漫步前進，一面望着河水，一面操着蘇珊的手。時間已是七點一刻，馬車路上還是空空的。

「如果她告訴媽媽，事情就很糟了，」蘇珊深思熟慮的說。「你真以為她不會告訴她嗎？」

「我確定她不會。我是肯定的。她現在還不要做什麼。這太危險。我想她以為我會回心轉意。噢，我過的是什麼生活呀！我現在有了你，真覺得往事若夢，你真是大不相同，你是那麼寬宏大量！你的態度沒有一點私心！你想我這些年來每件小事都受支配。而且最後她還來這麼一個鬼計！」

他憂愁地搖搖頭。蘇珊對他疲倦的面容打量一下，她自己的面容像晨光一樣新鮮。「噢，假使我能開頭就跟你！」他加添道。

「聽我說，有經，」蘇珊說。「你知道我替章太太難過呢。昨天夜裏的事情，我們不應該做出來的，可是你使我不得不然。你知道你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肯聽我的話。你是那麼魯莽！我不要你離開章太太，除非你一定要如此。你不必為我這麼做。我並不要跟你結婚，無論如何現在還不要。我寧願獻身給你，如果你要我的話。不過我需要時間來考慮計劃。假使媽媽今天聽到了，那就可怕了。如果我們有考慮的時間，我們也許能說服她。章太太昨夜跟你說的話，我倒一點不去管它。我並不要你離開她。只要我們能說法安排。你要知道，問題在媽媽。」

她抓着他的手輕輕地搖動，同時捏緊他的手指。她深思考，因為她的母親確是一個現實問題。「你知道，」她繼續說，「媽媽並不狹仄。她對結婚並無多大信心，除非那是理想的。章太太的情形，如果祇因為一個小孩的存在，那也沒有多大出入。我已經想過這一點。只要媽媽覺得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我幸福而且不會出醜，她也會認可的。不

過我總要有時間來跟她談談。這不是馬上辦得到的。」

有經驗了這些話，覺得相當驚奇，正像他聽到蘇珊出於自動的一切說話一樣。她對於這些問題似乎已經想過很久了。她這些意見並非脫口而出，措辭是經過斟酌的，言語是斷斷續續的，但一經說出，意義就確定如此。他很驚疑這些見解的中肯。

「蘇珊，」他說，「你簡直使我驚訝！你那種想法真妙，你知道你講的什麼嗎？你當真對你母親了解得這樣清楚嗎？」

「媽媽？噢，是的，我想我是了解媽媽的。你知道她非常特別。媽媽很有文學興趣，很有羅曼史意向。她常常談論自由，不過我並不聽信她說的一切。我想媽媽跟一般女人不同。她是超絕的。她肯愛我，把我當作人而不太把我當作女兒。她非常關切我，你知道，我嘗得我比媽媽更堅強。我想，我要是試一下的話，可能克服她的。她現在很信任我，我不願意的事情，她是不能強迫我做的。我能使她跟我一樣想法，我相信。我已經好多次做到過。要使她答應我要做的事情，那是需要慢慢兒來的。」

「要多少時間？」有經驗深謀遠慮地說

「噢，我不知道。三個月。六個月。我也說不定。不過我總要試一試。」

「要是你試不成功，那怎麼辦呢？」

「哦，那末——哦，那末我不惜冒犯她就得了。我也斷不定，你要知道。不過我想我做得到的。」

「做不到又如何呢？」

「可是我做得到的。我確定做得到。」她輕快地把頭翹一下。

「然後到我這裏來？」

「然後到你這裏來。」

他們已走近第一百號街，到了列樹之下。相隔不遠有一個孤單的行人正從他們前面走開去。有經把蘇珊撲進臂膀裏，在她嘴上印了一個吻。「噢，你真是神妙！」他叫道。「海倫！西施！」

「別這樣，」她眼帶微笑的答道。「不，不要在這裏。等我們找得一輛車子再說好了。」

「我們要不 去克萊蒙飯店？」

「我不餓。」

「那天我們喚一輛車子來代步也是一樣。」

他們找到了一個汽車行，便乘車向北行駛，早晨的清風吹涼着他們灼熱的感官，使他們心曠神怡。

他們向泰萊坡與史家堡繼續行駛，一路上有經把他的一些計劃告訴蘇珊。他願意不讓萊安琪，只要她不懂得不如意。他願意維持體面，只要能做得滿意。唯一的焦點就是他能否留在原處而同時得到她？

「你知道，」她等談到某一點的時候說，「我還有錢到手呢。爸爸給我們子女每個人劃開二十萬塊錢，等我們成人的時候給我們，現在我年齡足了。這筆錢原要存放起來的，但是我能得到一萬二千元利息，也許不止此數。我現在年齡已足，但還沒有說起過這件事。一切是由媽媽安排的。」

這又是一個使有經典奮的思想。他跟蘇珊一起還有一筆額外收入，可以作為任何一項必要的用途。

兩個人吃了一頓快樂的午餐，然後回到城中心區。蘇珊將近紐約市區的時候，非常心慌，不知安琪有何舉動，因為她惟恐安琪告訴她母親之後，她就不得不回家裏去替自己聲辯。

有經不得不讓送蘇珊到水塔島，然後命令車夫加速駕駛，以便四點鐘左右能到達河街。

他回家來看見安琪已大不相同。早晨他離開的時候，她懷恨在心，脾氣非常暴戾。下午她雖然極形悲哀，却是比較溫柔，他從未見她如此軟化的樣子。她倔強的神氣已經暫時消解，因為她已經存心聽天由命，把一切認為上帝的意旨。

她向他解釋她的心情，她祈禱上帝，表示必要時願意放棄他，不管對她後果如何。這使他非常感動，比他倆之間發生過的任何事情更使他感動。他晚餐時跟她對面坐着，望着她消瘦的面容和雙手，望着她悲哀的眼睛，竭力裝作高興而有所考慮的樣子，然後

回到她的房裏，聽她說了她的願意照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做去之後，不禁涕淚交然。由於一種不自願的未加壓制的情緒的過度激動，他哭泣起來了。他幾乎不知道自己為何哭泣，但一切情形的悽慘。人生，人類情感的糾葛，人生的短促，死亡的接近，年老的悲哀，蘇珊，安琪——一切都感動他，使他震撼，好像身體要裂開似的。安琪也看了也很驚心，替他憂切。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悔悟了嗎？「有經，到我身邊來！」她懇求道。「噢，我是多麼難過。你真是那麼鍾情嗎？噢，親愛的，親愛的，但願我能有什麼辦法！有經，別那樣哭罷。如果那對你是這麼重要，我願意放棄你。我聽你哭泣，真是傷心。噢，親愛的，別哭了。」

他把頭倒在膝蓋上，渾身震顫，然後見她要起牀，趕過去阻止她。

「不要，不要，」他說，「這會過去的。我真是無可奈何。我替你難過，也替自己難過。上帝會責罰我這個罪惡的。我無可奈何，但你是一個好女人。」

他在她身邊低下頭，嗚咽起來，那是極其沉痛的嗚咽。過了一會他回復了鎮靜，只見安琪又給他鼓勇起來。她此刻也許會想，他既然那麼同情，他的愛情也可能挽回過來；而蘇珊也可能去掉。他却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悔恨自己哭泣了一場。

他們繼續討論，爭辯，激發彼此的反感，逐漸引到同情的協調，但一會兒又重新破裂。

「形勢擺在眼前，」他會堅持着說。「你可以照我所說維持下去，也可以破壞它。」

如果你破壞了它，你便失掉我跟我所代表的一切。如果你維持它，我夢留住這裏。我想我是願意的。我十分情願維持體面，不過我要的是自由。」

安琪對此再三考慮。她曾想派人叫戴夫人來跟她秘密聯絡，慫恿她事先不讓蘇珊或有經知道把蘇珊擋開，可是她沒有照做。這是她可能做到而戴夫人也會同意的唯一事情，可是她心慌意亂不敢實行。第二件事便是寫信給蘇珊或者跟她談話，但因為她在蘇珊面前對自己的心情不敢置信，她終於決定寫信。星期一有經到辦事處去了，她躺在牀上寫了一封長信，把有經一生的歷史幾乎統統寫出，同時重述自己的境況，並且說明她認為有經應該做的有那些事情。

「蘇珊，你怎麼可以這麼想，」她寫到一個地方這麼說，「照他這個樣子既然能不管我，你以為他對你會忠實嗎？他對誰也沒有忠實過。難道你願意斷送你的前途嗎？你的境地現在就已確定。你此刻既未得到什麼，他還能再給你別的吗？如果你跟了他，事情一定會給人知道。受害的是你，不是他。男人達到這些事情是會回頭的，尤其是達到這種癡情，回頭之後，社會上的人也就不去想它了，可是社會對你却不會寬恕。此後你就是『壞女人』，生了孩子尤其不可挽救。你以為你愛他。你真的那樣愛他嗎？你把這封信讀一讀，再停下來想一想罷。想想他的人格。我是熟悉他的。我當初就弄錯了，現在已經來不及改正。社會不會給我什麼的。我祇有悲哀和憎惡，但是我至少不會被棄，而恥辱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朋友們和一般社會。可是你——你的前途儘是憂患。你要愛

的那個人，不問你的究竟，會寧願把你犧牲掉的。噢！請你想一想！你並不需要他。歸根到底，我雖然憂心切切，畢竟是需要他的。你當真忍心不顧這篇申訴嗎？」

蘇珊讀了這封信，大為驚愕，安琪把他描寫得那樣邪惡，說他跟女人來往，向來輕浮、欺騙、不忠實。她在自己房裏，暗自商討這個問題，因為這畢竟不能不使她稍稍停頓一下。過了一會，有經的面貌又回到她心眼前。她想到他那美感的心靈，他週身縹緲的那種樂趣無窮和十全十美的氣氛，彷彿有經是美的幻象，那麼溫柔，俊俏，有趣！噢，跟他在一起，聽他那美妙的聲音，感受他那些熱烈的撫愛！人生還能給她同樣的恩賜嗎？況且，他又需要她。她決定跟他徹底一談，把信給他看一看，然後決定方針。

有經在星期一二兩天早晨打過電話以後，一兩天之內又來了。他把冰廠的屋子作為約會地點。他們似乎跟往常一般急切一般微笑。他回辦事處來，當場並未發見安琪使用破壞手段的任何形跡，因此他恢復了勇氣。他衷心希望一切能如願以償——一個書室以及他可愛的蘇珊。他倆在汽車裏坐下的時候，她立即拿出安琪的信來遞給他，沒有加以任何評論，有經靜心閱讀。

他讀着這封信大為驚愕，因為他以爲安琪對他不該那麼刻薄。可是他依然知道這一切都是真話，不過他不信蘇珊會因為他的情愛而受苦。命運或許會優待他們。他們在一起可能得到幸福的。無論如何，現在他是愛她的。

「好罷，」他把信還給她說道，「那怎麼樣？她說的話你都相信嗎？」

「事實可能如此，不過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我似乎什麼都不了。我不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情形又有不同，我也說不定。」

「你說不定我究竟是不是像你心中想我那麼好嗎？」

「我不知怎樣想法才好。我猜想她說你的話是真的。我斷不定。你不在面前的時候，有點不同。你來了，我總覺得一切都會有好結果的。噢，我知道會如此的！」她伸出雙臂抱他。

「那末這封信實際上不會有什麼影響？」

「不會。」她黑圓大的眼睛望着他，這是老調，是由無思無慮的情感而來的極樂之感。他們乘車跑了好幾哩路，在一個飯店門前停下來吃東西——那天戴夫人整天不在家——回來沿海邊馬路走的時候，又觀賞海景，同時好幾次互相親吻。蘇珊情不自禁，簡直茫茫然，不知道一切是怎麼做出來的。

「現在你讓我來應付一切罷，」她說。「我要試探媽媽。如果她講理，我想可能說服她，我當然情願那麼辦。我痛恨欺騙。我甯願老實告訴她，然後，必要的話，我就不惜冒犯她。不過我想不會有這個必要。她不會有辦法的。」

「那我也不得而知，」有經驗地說。他開始欽佩蘇珊的胆量了，同時他信賴着戴夫人對他的關切，希望她來阻止蘇珊不採取過激手段，可是他仍不知他倆的目的究將如何達成。

他一時想要跟她進行一種非沙關係，但他却隻字不提。他並不着急，因為他對蘇珊的情感不純是肉慾的，雖然他確實想要她。因為她讀過一些奇書，而且自有她的哲學觀念，她現在正反抗着世界呢。她堅持着說，她看不出那對她怎麼會有妨害。

「不過，親愛的，你不懂得世故，」有經說。「那對你大有妨害。除了紐約以外你到處都會感到身敗名裂。這裏是世界的都市。這裏情形不很相同，不過你至少得裝模作樣才好。這比較上容易得多。」

「你能保護我嗎？」她意味深長的說，暗中指着安琪懇求的那個條件。「我不要——我不能，你要知道，現在還不能，還不能。」

「我明白，」他說。「是的，我能夠，絕對能夠的。」

「好罷，我要考慮一下，」她又說。「對於這件事我實在情願誠實的。我情願老實告訴媽媽之後再去做。那樣好得多了。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我歡喜怎樣就怎樣做。這不關別人的事，甚至跟媽媽也無關。你知道，如果我要精塌它，我自有的權利，不過我想我也不是在精塌它。我要隨心所欲的生活。我現在還不要結婚。」

有經聽着她，覺得這是他生平最奇異的經驗。他從未聽過，從未見過，從未經驗過這種事情。

日子漸漸過去，蘇珊開始她所謂她的個人運動了。她第一步是在吃飯的時候，或者趁她跟母親兩個人一起的時候，談起結婚問題，藉此測驗她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見解，並且把她的論調記錄下來。戴夫人是一個徒憑經驗的思想家，喜歡概括的談論哲理，但任何見解都不應用到切身的事情上去。關於婚姻問題，她對一般人說來，常持有最富於自由主義與哲學意味的見解，但總把自己的家庭除外。

「你想女孩子應該不應該結婚，媽媽？」有一晚母女兩個在一起的時候，蘇珊這樣問她，「如果她認為結婚不是一個能夠終生忍受的條件，那又怎樣？」

「不，」她母親回答。「你為什麼問這個？」

「哦，你看結了婚的人多麼麻煩，這些我們都知道的。他們在一起往往沒有幸福。一個人要是一直不結婚，等到找得一個能真心相愛的對象的時候，好罷，他們也毋須結婚就能有幸福，那不是更好嗎？他們需要結婚嗎？」

「蘇珊，你最近讀些什麼書？」她母親說，同時抬頭對她一看，眼睛裏有點驚訝的表情。

「最近沒有讀什麼。你為什麼要問？」蘇珊慧敏地說，注意到母親口氣的變化。「這幾天你跟誰談過話？」

「怎麼，那有什麼關係，媽媽？我聽你表示過同樣的見解呀。」

「正是。我可能表示過。不過你可想到你年紀還輕不該想這些事情嗎？我根據哲理

來辯論事物的時候，常是言不達意的。一切事物都受某些條件的限制。如果一個姑娘沒有可能好好出嫁，或者為容貌或貧窮所限，——
 山確有許多——那末你那種說法或許可以原諒，可是你為什麼想起這個來？——

「哦，媽媽，因為我長得好，或者稍微有點錢，或者有點身份，那也不一定就說我應當要結婚。我也許根本不要結婚。我跟你一樣眼見過大多數人的實際情形。我為什麼要結婚呢？難道我就此要避開每個男人嗎？」

「你怎麼啦，蘇珊！以前我從沒有聽得你這樣爭辯過。你一定跟誰談過，或者最近讀了什麼怪書。我願你不要這樣，你年紀太輕，生得又好看，不該存這種念頭。哦，你願意要那個青年人，差不多總能得到他的。你當然能找得一個你能跟他過幸福生活的男人，或者你願意跟他嘗試同居的男人。你嘗試失敗之後，還有足夠時間可以考慮別的事情。至少你得先有充分時間來學習生活，然後再談這種空話。你太年輕。哦，這是可笑的。」

「媽媽，」蘇珊說，不露一點聲色，「我願你不要跟我那樣說話。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是一個婦人。我是跟婦人一般想法，而不是女孩子的想法了。我或許不要結婚。我想我是不要的。現在追求我的那些傻瓜，我當然一個也不要。我要的話，為何不應該獨立自主的挑選一個？在我之前早有過別的女人也是這樣幹的。即使沒有過，又有什麼理由不讓我這樣幹呢？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

「戴蘇珊！」她母親站起來叫道，恐怖的之感震動了她的神經。「你在講什麼？你這些觀念是拿我說過的話來做根據的嗎？這樣說來，我親生的子女年紀輕輕就來跟我鬥法了。你不配考慮結婚不結婚的問題。你簡直沒有見過男人的真面目。你為什麼現在就這樣下定論。蘇珊，千萬不要早去想這些可怕的事情。再等幾年多看一些世面。我並不要你嫁人，但你可碰到你十分喜愛的男人，也能愛你的男人。如果你根據你此刻想着的那種櫻瓜理論去犧牲自己，不停下來看看，等待人生給你這點命中的恩賜，你會給他什麼呢。蘇珊，蘇珊——蘇珊正轉身向着一扇樓窗——「你真叫我吃驚！那不會的，不可能的。噢，蘇珊，我請求你，你要留心你的思想，你的說話，你的行為！我不明白你所有的思想，做母親的都不能明白，不過，噢，只要你停下來想一想，等待一下。」她望着蘇珊，只見她走向鏡子前去開始扣正一個髮環。

「媽媽，」她鎮靜地說。「老實說，你真叫我好笑。你在外邊跟別人吃飯的時候，你有一種說法，而在家跟我一起的時候，又有另一種說法。我還沒有做過什麼不得了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媽媽，我已經不是小孩子。請記着這一點。我已是成年婦人，我的生活當然可以自作主張。我相信我不願意照你那樣做法——言行不一致。」

戴夫人給她暗箭一刺，心不由主的畏縮起來。她彷彿眼見社會輿論的深淵迫近在她跟前，恐怖得縮退了。

決不，決不，決不！蘇珊必須加以拯救，把她救出這些觀念，而且立刻要救她。

於是她想起出外旅行的意念，開始考慮怎樣把它輕而易舉地大大方方地提出來。她必須誘動蘇珊同去，事先不讓她驚覺——不使她以為她運用壓迫手段。但從今以後，必須建立一個新秩序。她說話須有區別，行爲須有不同。蘇珊以及她別的兒女們須要特別加以保護，以防他們貽誤自己，以防別人施以引誘。這就是這同談話所給予她的教訓。

有經與安琪曠日持久的爭論，一逕非常劇烈；有時，安琪試欲運用極微妙的方式訴求他的正義感，即不希望破鏡重圓，亦求能公平處置。但她以往的謀算方法已經完全失效，再也不能如法泡製，因而她感到無所適從了。以前有經顯然怕她發怒；現在他却漫不在意。以前他對於惟夫婦最善了解的某種誘惑性的隱私不覺懾服，而今這些都成了死灰。她的媚態對他已毫無意義。她希望將生小孩的念頭能感動他，可是不，這顯然是無效的。

如前所述，蘇珊並非沒有熱情。她跟有經愛染愈久，她愈急切盼望他用言語、容顏、和情感所指示的那種欲樂得以實現。她用傻頭傻腦的女孩子的方式，建立起一個幻想，覺得這個幻想祇有用最放肆最暴戾的行爲才能實現。

有經所以沒有當機立斷把她佔有——他們企圖非法結合必然發生的種種困難，他寧願遷延到形勢更迫緊的時候再來解決——那是因為他實際上並不像他表面上那麼胆大而無顧忌。他要佔有她，但他對她也有點害怕。她不無疑惑，焦心等待，急於要照她的方針來計劃一切。他實在不是真正的鐵石心腸，他心地良善，祇是輕率不羈罷了。

另一方面，蘇珊是情願被佔有的，但仍留他的憐慈或強迫。她恍惚覺得她須要等待，須要照自己的方針來安排一切，但實際上她祇是夢想着，遷延着，因為他也是遷延着的。其實，只要他立刻強迫她，她會覺得幸福的，可惜他缺少先做後想的那種斷然的毅力。像哈孟雷特一樣，他太好深思熟慮，太渴求比較不激烈的方策，因而妨害了那種理想的幸福，雖然他為這種幸福是寧願拋棄他以往獲得的一切物質優益的。

幾天之內，戴夫人果然隨便的談起她的旅行計劃來，說他們秋冬兩季要離開紐約；她、蘇珊、與金祿三個，先去遊歷英國，再到法國南部，然後前往埃及，蘇珊聽了立刻發覺其中必有用意，或者至少那就是天不假緣，蓄意破壞她的幸福。

「我不想去歐洲，」她謹慎小心的說。「我們剛在三年前去過，今年冬天我當願留在這裏，看看紐約的情形。」

「不過這次旅行真有趣呀，蘇珊，」她母親堅持道。「秋天卡滿隆家要到蘇格蘭卡萊達去住。他們在那邊租了一所鄉屋。禮拜二我接到魯意絲的信的。我想我們可以趕去看看他們，再到威島去。」

「媽媽，我沒有意思去，」蘇珊堅決的回答。「我們在這裏已經住定，很舒服。你為什麼老想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怎麼，我不是逃——你怎麼說的，蘇珊！以前我要到那裏去，從沒有聽得你這麼反對過。我想埃及跟里維拉會使你覺得很有趣的。這兩個地方，你一處也沒有到過呀。」

「我知道它們有趣，不過今年秋天我不想去。我甯願留在這裏。你爲什麼突如其來的決定要出去一年呢？」

「我不是突如其來的決定，」她母親堅持道。「你要知道，我已經想了好久。我不是說過我們不久要到歐洲去過一個冬季嗎？上回我提起的時候，你還是很熱切的呢。」

「噢，我道知。媽媽，不過那差不多已經有一年了。現在我可不要去了。我甯願留在此地。」

「你爲什麼要這樣？你的朋友也是去的多，留在這裏的少。我想今年冬天那班朋友要去的是特別多呢。」

「哈！哈！啊！啊！」蘇珊笑了。「特別多。媽媽，你心裏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嘴裏多麼會誇大。你老叫我好笑。因爲你要去，所以特別多。」

蘇珊的頑抗使母親大感不快。她突然抱定心思不去，那爲什麼？

「戴蘇珊，你說話像給鬼迷了似的。我不要聽你這種話。你是我的女兒，做女兒的就得受我的監督。你在想什麼？你近來讀些什麼書？你說話的根底裏有些傻氣。我不會把你放開了走的，你得跟我去。我這些年來一心爲你，我想你應該顧到我的感情。你怎麼可以站在那裏跟我這樣爭辯？」

「爭辯嗎，媽媽？」蘇珊傲慢地問道。「我不是爭辯。我不去。我不要去自有我的

理由，我不去，那就是一切！你要去，你去好了。」

戴夫人注視蘇珊的眼睛，第一次在她眼睛裏發見真正反抗的閃光。這是什麼原故？她的女兒一下子竟會變得這樣固執，這樣倔強而狠心嗎？恐懼、憤怒、驚奇，在她情緒中均等地混和起來。

「你說自有理由是什麼意思？」她母親問道。「你有什麼理由？」

「一個很好的理由，」蘇珊安靜地說，把理由這字改成單數。

「好罷，那末是什麼理由，請問？」

蘇珊心裏很快考慮一下，但仍有點迷惘。她原希望延長哲理的討論，以引誘母親落入一種道德和智識的陷阱，讓她不好再作退步，然後使她因此不得不給她想要的那個許可。但從這次及前次談話中所吐露的命調看來，她發覺她的母親頭腦裏的邏輯系統，並未把她包括在推論的計算範圍之內。天下任何一種理論，每一種理論，她都可能擁護，但對蘇珊却全不適用。因此，餘下的唯一途徑便是公然反抗她，或者私奔，但私奔是蘇珊不願幹的事。

「因為我要跟我的愛人接近，」最後她恬靜地自勸說了。

戴夫人原來揚起手在她面前演手勢，此刻這隻手却軟弱無力地、不自願地在她身傍落了下來。她的嘴微微張開。她瞪視着，驚疑、憤痛、有點發呆的樣子。

「你愛的那個男人嗎，蘇珊？」她問道，一時驚惶失措，如入五里霧中。「他是誰

「韋先生，媽媽——有經。我愛他，他也愛我。媽媽，別訂着我。韋太太也知道的。她願意我們各得其所。我們是相愛的。我要留在此地跟他接近。他需要我的。」

「韋有經！」她母親驚忌似的叫道，眼睛含有恐怖的表情，雙手緊張得發冷。「你愛韋有經？一個有妻室的男人！他愛你！你是跟我說話嗎？韋有經！你愛他！我簡直不信。我神志不清了。蘇珊，別站在那裏！別那樣看我！你跟你母親說話嗎？告訴我，不是的！在你沒有迫我發瘋之前，說聲不是罷！噢，偉大的天哪，我遭到什麼運道呀？我做了什麼呀？偏偏是韋有經！噢，上帝，噢，上帝，噢，上帝！」

「你為什麼那樣着急，媽媽？」蘇珊鎮靜地問道。這種情景原非意外，但她以為不致如此緊張，如此癡狂。她原知道不免發生類似的活劇，因此可以說她早有準備。鼓舞她的支配她的衝動力是一種自私的愛情，一種蒙蔽自我、將全世界和人間一切規律置之度外的愛情。她把她意中人認為十全十美，把他倆的愛情認為美談，因而她已為這種幻覺所纏惑。除了炎夏的美景，涼風的柔撫，天空的光耀，日月的明媚，她心中沒有別的現實事物。有經的手臂圍着她，他的嘴唇貼着她的嘴唇，她覺得這七周圍的整個世界都有意義。「我愛他。當然，我愛他。那有什麼大驚小怪？」

「什麼大驚小怪？你神志還清楚嗎？噢，我可憐的小姑娘！我的蘇珊！噢，那個流氓！那個惡棍！竟到我家裏來跟你調情，我親愛的孩子！你怎麼會知道？我怎麼能盼望

你了解？噢，蘇珊！爲了我，爲了上大的愛，別作聲！別透露出去！不要再跟我說起這個可怕的事情！噢，親愛的！噢，親愛的！我竟活着看到這件事！我的孩子！我的蘇珊！我可愛的、美麗的蘇珊！我阻不住這件事，甯可死掉！甯可死掉！甯可死掉！」

蘇珊不料使母親情感這般激動，祇能驚惶失色的對她瞪視。她張大着明麗的眼睛，眉毛挺起，雙脣分開，非常狡猾。

「哦，媽媽！你以爲我是小孩子，是不是？我對你說的都是真話。我愛有經。他也愛我。等到事情靜靜地安排好以後，我就要跟他同居。我要告訴你，因爲我什麼事都不願意秘密進行，但事情我是要做的。我願你不要一味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媽媽。我知道我做的什麼。這麼久以來我早已徹底想過了。」

「徹底想過了！」戴夫人想道。安排好以後跟他同居！她是說不舉行婚禮就要跟一個男人同居嗎？跟一個有妻室的男人同居！這個孩子莫非根本發癡了？一定有什麼事情使她頭腦昏憤了。一定有的。這不是我的蘇珊！——親愛的、可愛的、迷人的蘇珊。

對蘇珊她高聲叫道：

「你說要跟他同居的是這個，這個，噢，我簡直不敢稱呼他。我要是不把這件事解決，甯可死掉；不舉行婚禮不等他離婚就跟他同居嗎？我不相信我是醒着的。我不信！我不信！」

「當然是的，」蘇珊答道。「我們一切都已經安排好。韋太太也知道。她已經答應。媽媽，我盼望你也答應，如果你要我留在這裏的話。」

「要我答應！願上帝作證！我還活着嗎？這是我女兒跟我說話嗎？我此刻是跟你在這間房裏嗎？」她停住了，張大着嘴。「這要不是悽慘得那麼可怕，我簡直要狂笑呢。我要笑！我要變成遏斯底里！我的腦子已像輪盤一樣的打轉了。蘇珊，你神志不清了。你的神志不清到近乎發狂，愚笨極了。你再不住口，停止這種可怕的胡謔，我要把你關起來呢。我要檢到你的健康。這對母親來提議，簡直是最狂野、最恐怖、最不堪設想的事了。你想想我跟你共同生活了十八個長久的年歲，把你抱在懷裏，貼在胸前喂你，不料此刻你竟站在這裏對我說，你不得我許可就要去跟一個男人同居，而這個男人還有一個良善忠實的女人活在那裏做他的妻子的。這是我從沒聽過的駭人聽聞的事情，簡直不能相信的。你不許那麼做。你這樣做法簡直是要遠走高飛。我要殺死他！我要殺死你！我甯願你此刻死在我跟前，不願想到你此刻竟站在那裏對我提出這種事情來。這決計不行！這決計不行！我不要給你吃毒藥。我什麼手段，一切手段都會做出來，可是你不能再見那個男人。如果他敢跨過這個門檻來，我一見就要殺掉他。我愛你。我以為你是一個不平凡的姑娘，但這件事決計不行。而且你也休想來勸阻我。我要殺死你，告訴你罷。我甯願死掉。你想！你想！你想！噢，那個畜生！我那麼禮待他，他又到我這裏來對我下這個手段。等着瞧罷。他有地位，他有聲望。我要把他逐出紐約城。我要毀壞他

我要使他在有體面的人中間露面。等着瞧罷！」

四十八

這風波當夜繼續了幾小時，直到翌晨一點、兩點、三點；又從五點、六點、七點、延長到中午以至夜晚，再從次日延長到再次日，乃至第四第五日。這是一個可怕的困境，令人焦灼、傷心、煩神；戴夫人的體重很快減少下去。她頰上紅色漸退，眼睛顯有憔悴的模樣。她非常惶恐，自覺進退維谷，一籌莫展極想，但求能有方法克服蘇珊的反抗。於是她的意志方終於遽然顯現，頗有一鳴驚人概。

蘇珊由於對母親的長期觀察，曾判定她雖然喜愛高談闊論，口氣輕鬆而多哲學意味，有時還顯得心高氣傲，但實際上她說話很少內容。她不信她母親有真正的勇氣，不信她會冒險把她錮禁在一個養育院裏，或者告發有經以自害，更不消說不會毒害她或者殺死她了。她母親是愛她的。她的脾氣一時會發作得很可怕，但過後她自會讓步的。蘇珊的計劃就是消耗她的耐力，堅持自己的立場，使她不勝其煩，終於受不住緊張而失敗。但戴夫人並不如蘇珊想像中那麼容易被戰勝。她雖然面容憔悴，精疲力竭，但離開屈服還遠着呢。

在這個危急關頭，她想起有幾件事可做，而且只要假以時日使蘇珊暫不作聲，那就

不致於引起不可收拾的大危險。如果她能使她說出五天十天之內不作任何舉動的話，那末她們之間一切都會好轉。她可以往訪安琪，往訪有經，必要時去訪見郭希蘭。要留下蘇珊以便出外訪問，那必須先得蘇珊的同意，她知道這一點她可以絕對遵守，因為她在時機不到之前決不願有任何舉動。她託言蘇珊自己也須有考慮的時間，或該有考慮的時間，終於經過再三的央求，使那少女表示同意，但仍以准她用電話把情形通知有經為條件。有經在母女爭論開始的第二天曾來電話，但戴夫人吩咐廚司告訴他，說她不在城裏。下一天再來電話，又得到同樣的回答。他寫信給她，戴夫人却把它燒起，但第四天蘇珊用電話向他解釋明白了。當她解釋時，他抱怨她對母親告訴得太急促，很抱怨她，但木已成舟，也祇得見機行事。他無論成敗，準備強到底，但無論是進是退，他都得先知道他意中人的心願。

「要不要我來幫你辯論？」他問。

「不要，五天之內不要。我已經答應這個話。」

「要不要我來看你？」

「不要，五天之內不要，有經。」

「我難道連見你都不能嗎？」

「不能，五天之內不能。五天之後，可以。」

「好的，我的美女。我服從。我聽你指揮。不過，親愛的，那是一個長時間呀。」

「我知道，但時間終要過去的。」

「你不會變心嗎？」

「不會。」

「他們不會使你變心嗎？」

「不，你知道他們做不到的，最親愛的。你幹麼還要問我？」

「噢，我不得不有點怕懼，甜美的。你是那麼年青，對愛情是那麼生嫩。」

「我不會變心。不會變心。我毋須發誓。我不會。」

「那末，很好。」

她掛上聽筒，於是戴夫人知道，她生平最激烈的爭鬥就在眼前了。

她計謀中的第一步驟，是去訪見章太太，探聞她所知道的實情究屬如何，再聽她有什麼意見供獻。

「你知道，戴夫人，」她談到某一點很有意義的說道，「我認爲蘇珊不是全然無罪的。她年紀不算小，應該明白一點。她見過不少世面，應該知道一個結了婚的男人對別個女人是神聖的財產。」

「我知道，我知道，」戴夫人怨憤而謹慎地說。「但蘇珊那麼年輕，你實在不知道她是多麼孩子氣。而且她還有那種櫻頭櫻腦的理想主義者的性情。我早已疑心她這一點，却不料性情那麼倔強。我實在不知道她這種性情是那兒來的。她的父親是頂實際不

過的。不過她在你丈夫沒有慫恿她以前是不錯的。」

「那也許都是真的，」安琪繼續道，「不過她不是無罪的。我知道有經。他意志不堅。但沒有人引他去的地方，他是不會跟去的，而且一個姑娘要不是自己願意，是無須受人誘惑的。」

「蘇珊是那麼年青，」戴夫人又聲辯道。

「好罷，我相信，假使她確切知道韋先生過去的行為，」安琪蠢笨地說，「她就不會要他。我已經寫信告訴她。她應該知道了。他並不誠實，並不講道德，單是這件事就看得出来。假使這是他第一次跟別個女人戀愛，我可以寬恕他，可是事實不然。他六七年前已做過差不多這般糟的事情，而且剛在兩年前他還有過另一個女人。假使他把蘇珊得到手，他對她仍舊不會忠實的。一時會有烈火般的情感，過後他就會生厭把她拋棄。哦，他要對我提議，而且他在這裏也確實提議過的，教我不作聲讓他替蘇珊另外維持一個家庭，這樣看來他這種人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是豈有此理！」

戴夫人咋舌作響，很有意義。她認為安琪這樣說法未免蠢笨，但現在事情確也無可奈何。或許有經跟她結婚，確是錯誤。

傍晚戴夫人辭別了。耳聞目觀的一切，已使她大為困惑，但她深信這種形勢不會有好的結果。安琪決不肯讓他離婚。無論如何，有墜在道德上跟她女兒是不配的。不過她仍想跟有經談一談，且看結果如何。

翌晨，戴夫人的名片放在他辦事桌上。過了幾分鐘，他叫他的秘書出去，並且命令不准別人進來之後，戴夫人終被引入了。她臉色蒼白，精神疲勞，但服飾精美，穿着墨綠色綢衣，戴着插羽毛的黑草帽。她本人也顯得年青秀麗，跟有經相配也還不嫌年老，事實上她也有過一何幻想，以為他很可能跟她戀愛。當時的思想，她此刻已不願回憶，因為這些思想會連累安琪，使她遭受遺棄、離婚、甚或喪命的厄運，而使有經對她發生狂熱的癡情。當然，現在一切都已過去，而在刺激與苦惱的當中，幾已全然磨滅。有經未曾忘却，當時他也有過類似的激動和想像，覺得戴夫人一選對他親近，頗有同情友好的模樣。但是今天早晨她到這裏來，一定真有嚴重的使命，他得竭力跟她爭辯一番。

他見她板着臉走近來，先勉強陪着柔順的笑容，對她的面容打量一下，然後談話開始了。「哦，」他談生意經似的說，「夫人有何見教？」

「你這個流氓，」她演喜劇似地說，「我的女兒統統告訴我了。」

「是的，蘇珊打電話對我說，她已經統統告訴你了，」他回答，音調變為和婉。

「是的，」她用低抑的聲音說，「我真該馬上殺掉你。你想我竟會把你這個怪物放進家裏來接近我親愛的女兒，這現在聽來好像不能相信。我也不能相信。你竟敢如此，而且你還有一個可親可愛的妻子在家裏，生養病，而且有孕在身。我想，假使你有一點丈夫氣概，有點兒羞恥心，那就好了！我一想到那個可憐的，親愛的小婦人，想到你幹的什麼好事，想到你要幹的那種事情，要不是我怕家醜外揚，你決不會再活着

離開這個辦理事的。」

「噢、多煩呀！別說廢話了，戴夫人，一有經雖然忿激却依舊恬靜地說話。他並不顯是她演喜劇似的態度。一你說起的那個親愛的小婦人，並非如你所想的那樣糟，我想她用不着你那麼拿腔調表示同情。她雖有病，還很能照顧自己。至於殺掉我也好，殺掉你或者隨便那一個也好，那個想法倒並不壞。我對這個人生也不很愛。這已不是五十年前，而是十九世紀，在紐約城裏呀。我愛蘇珊。她也愛我。我們互相要好，彼此都覺得非此不可。現在，我們可以來商量一個辦法，要不讓你受影響，而仍舊可以安排我們的事情。蘇珊是急於找得那個辦的。這是她的提議，也一樣是我的提議。你為什麼要那樣大驚小怪？你原是很懂得人情世故的呀。」

「我為什麼大驚小怪？我為什麼？你，你是一個大業務機構的負責人，你能坐在那裏說風涼話，問我為什麼大驚小怪嗎？況且我女兒的一生已在危急關頭。我為什麼不大驚小怪呢，而且我的女兒脫下知衣還不久，世故簡直不懂。你敢對我提議的！你這個不通人情的流氓！你想我還會這樣看錯人。你，你那些假惺惺的態度，那些言不由心所謂幸福的家庭生活的言論。我見你不常帶妻子出來，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你的。早該知道。我知道的，顧上帝保佑我！不過我沒有因此而行動罷了！你那種偽君子的態度叫我上了當。我不責備我可憐的，親愛的小蘇珊。我責備你，你這個完全欺騙人的流氓，我也責備自己太愚蠢。不過我現在得到應得的報應了。」

有經祇對她呆望着，用手指彈着桌子。

「可見我並不是來跟你口角。」她接着說。「我來對你說。你決不能再見我的女兒，或者談起她，或者在她剛巧到的什麼地方露面，其實，你可能到的地方，她是不會再去的，只要我照我的做法，你今後不會再有多少機會在體面社會裏露面了。除非你立刻在這裏答應我從此不再見她或者跟她通消息，我要去見郭先生，我知道我是認識他的，把整個事情宣佈給他聽。我所知道你的劣跡，你跟我女兒的企圖，你太太的情況，我都已有把握，所以他不會再要你服務多久了。我還要去看溫先生，那也是我的朋友，當面宣佈這件事。你偏人將被逐出社會，而我的女兒不致受什麼壞影響，她那麼年輕幼稚，事實一經明白，祇有你會挨罵。你妻子昨天才把你的劣跡告訴我。你想要叫我的蘇珊做你第四第五個姘婦。好罷，那決計不行。我要把你沒有見過的顏色給你看。你是跟一個為女兒拚命的母親在打交道。你有胆量就反抗罷。我要求你立時立地寫一封訣別的信給蘇珊，讓我帶去給她。」

有經含譏而笑。戴夫人提及安琪，使他更為憤慨。

「給你寫下放走蘇珊的聲明嗎？」他捲起嘴唇說，「那多傻。當然我不會的。至於你要去見郭先生那種恐嚇的話，我也聽章太太說起過。門就在那裏。他的辦事室在十二乘樓梯之下。你要去，我就喚聽差送你。你去告訴郭先生罷，你年紀再長大多少年，事情也不會有多大進展的。溫先生那裏也跑去罷。他也好，郭先生也好，我那裏管得了

許多。如果你肯大大方方，有興有味的討論這件事，就請你開始說罷。那會討論到這大方面去的，我可以担保你、我愛你的女兒。我對她鍾情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我簡直爲她發癡。」他站了起來。「她愛我，或者我想她是愛我的。無論如何，我已把一切寄托在這個理想上面。我的生活從情或觀點看來是一種失敗。我從來沒有真正戀愛過，但我對蘇珊已有癡情。我簡直發狂。如果你對一個不幸的，多清淨感的心靈，對他從本跟女人有滿滿足的苦楚，能有一點同情，你就會把她許給我的。我愛她。我愛她。憑上帝作證！」他以拳擊心。「我爲她什麼都行。我要，到她！我要得到她！她是我的！她是我的！」他揚起一個抓緊的拳頭。「你趕快去做你要做的一切罷。謝謝上帝，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懂得生活和愛情的女人。她是我的！」

戴夫人對他驚駭呆視，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他瘋了嗎？他真有如此的情愛嗎？蘇珊真使他昏憤了嗎？那是多麼驚人的事情。她從未見他如此，從來不料他能夠如此。他往常是那樣的文雅、笑臉盈盈的，又懇懇、又智慧的。而在這裏他是那麼激烈、衝動、騷擾、貪婪。他眼中有可怕的閃光，像要拚命似的。他一定陷入情網了。

「噢，你爲什麼對我做出這件事來？」她突然嗚咽道。他的恐怖情緒一時感染了她，引起了她以往從未感受過的一種同情。「你爲什麼到我家裏來企圖破壞它？世界上有不少女人會愛你的。有不少女人跟你年齡性情比蘇珊更相配的。她不了解你。她也不了解自己。她祇是年輕，愚蠢，受了迷惑。你迷惑了她。噢，你爲什麼對我做出這件事

來？你年紀比她大得多。人情世故比她學得多。爲什麼不放棄她？我並不要到郭先生那裏去，我也不要去跟溫先生說。我不得不去的話，我是要去的，不過我現在並不要去。我一直想你很好。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平凡的人。讓我恢復對你的尊敬，對你的信任罷。我即不能忘掉，也會寬恕你的。你的婚姻也許沒有幸福。我替你惋惜。我不願做出激烈的事情來。我祇要拯救我可憐的小蘇珊。噢，我請你，請你！我是那麼愛她。我想你並不了解我的感受。你或許一往情深，但你應該考慮到別人。真正的愛情就會如此。我知道她現在很堅強、存心爲此、不顧一切，但是你肯幫她一下的話，她還會改變的。哦，如果你真心愛她，如果你同情我，或者前到她的前途，或者你自己的前途，你就會拋棄你的計謀把她放手的。對她說你做錯了罷。現在就給她寫信罷。告訴她，你這樣做法一定會破壞她，破壞我以及你自己的社會地位，因此你願這樣做。告訴她，假使事情非此不可的話，你也已經決定等待到你成爲一個自由人的時候，然後讓她有機會觀察她在正常生活中能不能得到幸福。你願使她在這個年紀就糟塌掉，是嗎？她是那麼年輕，那麼天真。噢，願你對世道有點認識，有點重視，有點顧忌，我求你：我像任何一個母親那樣求你，因爲我愛她。噢！她又眼淚汪汪了，於是她掩着手帕哭泣起來。

有經對她說。他在做什麼？他往何處去？他真如表面看來那麼邪惡嗎？他真給鬼迷了嗎？他真是鐵石心腸嗎？他從戴大人和安琪的悲愛以及提起郭溫兩人的恐嚇話中，瞥見了事體真正的核心——彷彿一道巨大的閃電照亮了一片昏暗的景象。他心存同情地發

見了其中牽連着的悲哀、愚妄、以及一大堆事情，然後一剎那間這又過去了。蘇珊的面容回來了，柔潤光潔、完美無瑕，這典型的美貌，如緊張的弓弩，令人屏息神往；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頭髮、她動作的輕快活潑，以及她的微笑。放棄她！放棄蘇珊以及放棄建立畫室享受快樂無疆的伴侶生活的夢想嗎？蘇珊會要他放棄嗎？她電話中說的是什麼？不！不！不！他先要爭鬥。他要爭鬥下去。決不！決不！

「我辦不到，」他說，又站了起來，原來他講了前面那篇激論之後已經坐下。「我做不到。你要求的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決計不能。願上帝佑助，我神志不清，爲她發狂了。去罷，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可是我一定要她，而且一定會得到她的。她是我的！她是我的！她是我的！」

他纖細癯瘦的手指抓緊了，牙齒打戰了。

「我的，我的，我的！」他喃喃道，人家真要把他當作下流卑鄙劇裏的一個流氓。

戴夫人搖搖頭。「願上帝保佑我們兩個！」她說。「你永远不會，永遠不會得到她。你不配得到她。你神志不清。我要用全部力量跟你鬥，我已經決心拚命。我有錢，我知道怎樣鬥法的。你不會得到她。現在我們且看將來誰個勝利罷。」她起立欲行，有經跟着她。

「去罷，」他安然白若地說，「但結局是你的失敗，蘇珊將跟我來。我知道的。我感到的。我可能失掉別的許多東西，但我將得到她。她是我的。」

「一句話嗎？」

「噢，」戴夫人因疲地感嘆道，對他將信將疑，同時向房門移動。「這是你最後的

「千真萬確。」

「那末我一定得走了。」

「再見，」他嚴肅地說。

「再見，」她答道，臉色慘白，眼睛呆滯。

她走出之後，有聲拿起電話筒；可是他一下子記起了蘇珊曾教他不要道話暫時信賴她的警告。因此他又把它放下了。

四十九

戴夫人這回爭鬥中第二個步驟，便是告訴金祿，由於少年人血氣方剛，他當然自告奮勇立刻要去殺死有經。這却給戴夫人阻止了，因為她對金祿比對蘇珊更能約束，她給他指示利害，說明這樣會引起身敗名裂的後果，勸他小心忍耐。金祿對他的姊妹具有誠摯的情感，特別是對蘇珊與安姐。他要保護她們大家。他以義不容辭的慷慨精神決定幫助母親計劃一切，於是母子兩個談起將於某夜對她施用蒙藥，趁她昏睡時當作病女用車子送往緬因州或安帝隆達山間，或者送往加拿大某處地方。

諸如此類的策略，毋須詳述。蘇珊約定的五天過去之後，有經曾試用電話通音訊，但都給金祿打消了，因為他這時擔任着私人偵探的職務。蘇珊決定召有經來家商討，但她母親表示反對。她覺得他們繼續會而，祇會加強他們結合的緣份。金祿，動寫信給有經，說他已經知道一切，說有經若使再欲走近那個地方來，他一見就會殺死他。蘇珊發覺已被母親封鎖軟禁，便寫信把情形告訴有經，信由她的婢女愛麗秘密投郵。

有經眼見情勢急轉而下，感到悲苦而又驚奇，但蘇珊對這一切的態度，仍然鼓勵他向好的方面希望。她的勇氣使他堅強起來。她是那樣沉着，那麼有主意！她是多麼難能可貴呀！

於是他接連寫了幾天情書，直到蘇珊勸他停止。

戴夫人時刻在計劃如何拐走她。施蒙藥與偷運，照她心中的那種方式，是不易實行的。她怕藥力過甚她會死去。這是非醫生動手不可的。僕役們也會覺得有異。她設想他們竊竊私語的樣子，大料他們已經有了疑竇。最後她想，不妨假裝放棄一切阻撓，跟蘇珊約定，要她去阿爾巴尼跟她的監護人商量，那實在就是麥主特信託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受託保管她又親即已故戴威維財產中派給她的部份的，她這部份財產是在紐約城西郊。戴夫人決定假裝非去阿爾巴尼不可，爲的要蘇珊簽立一張棄權狀，聲明她對她母親的私產已放棄一切權益，然後她將給蘇珊以自由，事先並於預立遺囑中聲明剝奪她的承繼權。按照這個計劃，蘇珊於簽立棄權狀後得回紐約自由行動，從此母親不再見她。

爲使計謀更加有效起見，金祿奉派將母親的計劃通知蘇珊，並且懇求她爲自己爲家庭着想，勿使這個永別成爲事實。蘇夫人改變了她的態度。金祿履行他的本份，很有成效，加以母親伴作罷念的表情，冷淡的口氣，竟使蘇珊一半受了騙。她以爲母親完全改變了心計，或許會照金祿的說法去做。

「不，」她回答金祿的懇求，「我不管她要不要揮掉我。我很高興簽約。如果她要我走，我就走。我想她這一切事情都做得愚笨，你也是一樣。」

「我願你不要讓她這麼做，」金祿評論道，其實他非常得意這個誘計的圓滿成功。「媽媽傷了心。她要你留在這裏等一年半載，然後你去幹你的好了，如果你不願意，那末她就要你這麼做。我已經勸她不要這樣。我真不忍心見你走。你可以改變心思嗎？」

「金祿，我對你說過我不會改變的。別問我罷。」

金祿回去向母親報告，說蘇珊還是那麼倔強，不過那個巧計大概能行。只要她滿心以爲真是到阿爾巴尼去，只要她跨上了火車，此後坐在一輛關閉的私人車廂裏，她就決不會存一點疑心，直到下一天早晨，但那時他們早已遠在安帝隆迷出閣了。

這個計謀部份地實現了。她的母親，跟金祿一樣，把那預先佈置的一幕演得像在舞台上一般成功。蘇珊竟懷着行將獲得自由的憧憬。要準備的行裝祇有一隻旅行袋，蘇珊甘心情願的跨進汽車，跨進火車，祇要求一件事，那就是准許她打電話向有經說明。金祿與母親表示反對，但最後她堅持非此不走的時候，他們答應了。她打電話到他辦事室

——那是午後四點鐘，公司裏的人天點半就要下班！把實情告訴了他。他立刻想到這是一個騙局，並且照樣告訴她，但她不以為然。戴夫人以前從不對她設謊，她弟弟亦復如是。他們言必信守。

「有經說這是個騙局，媽媽。」蘇珊說，從電話機轉過頭來對站在近傍的母親說。「是嗎？」

「你知道不是的，」母親恬不韌顏地撒着謊。

「真是騙局，也不會有結果的，」她回答，這話有經也聽到了。他聽了她的口氣，又壯胆起來答應了。她無疑是一個奇妙的少女；她對人無論男女自有她的駕馭方法。

「很好，只要你覺得不錯，」有經說；「不過我要十分寂寞了。我現在已經很寂寞。今後更加了，除非我不久就能見你。噢，頭時間早到！」

「我不久就回來，有經，」她回答，「不過幾天。我星期四回來，那時你可以來看我。」

「星期四下午嗎？」

「是的。我們星期四早晨動身回來。」

她終於掛上聽筒，於是他們進入汽車，一點鐘之後又上了火車。

這是去蒙脫里爾、沃太華、魁北克的特別快車，中途不停直駛阿爾巴尼的。將近阿爾巴尼的時候，蘇珊正要上臥鋪睡覺。因為這是私人車廂（戴夫人說明這是路局總管理借給她的），侍役不會來通覆到達地點，因而不會驚醒蘇珊。十點過後列車不知在那裏停了下來，但因為這是列車南端最後一節，所以雖然聽得到叫喚聲音，却不知道叫喚什麼。蘇珊已經睡在鋪上，以為這是坡基西城或者某一過路站。她母親宣稱，因為到達時間太晚，列車將轉入旁軌，等候天明。話雖如此，她與金祿非常驚覺，隄防蘇珊心血來潮有所決定，因此，列車繼續行進時，她仍是呼呼然睡，翌晨到達威爾蒙州北部遼闊的布陵墩域，她醒來一看，列車還在急速直駛，於是恍惚覺得有異，但仍不知究竟。四圍崇山峻嶺，松林密佈，山水從高構架上流過，只見一片一片的焚燒過的森林地區，耳聽電掣地過去，地上殘留着淒涼的黑黝黝的樹幹，高聳入雲。蘇珊頓覺有異，於是走出浴缸來問究竟。

「媽媽，我們在什麼地方呀？」她問。戴夫人仰倚在一隻舒適的藤椅裏讀書，或者祇是裝模作樣。金祿此刻在車廂外台上賞景。但不久他回進來，因為他心儀他恐蘇珊發覺所在之處會有什麼舉動。前夜他們曾帶了一籃食物上車，未給蘇珊知道，不久戴夫人便開始預備早點。她這回旅行未敢攜帶女僕同行。

「我不知道，」她母親忽然置之，向窗外眺望一片焚林。

「我原以為半夜過一點就到阿爾巴尼的，是嗎？」蘇珊說。

「是呀，」戴夫人回答，此刻已準備承認。金祿回進車廂來。

「那末，」蘇珊說，先向窗外一望，再回頭注視她的母親。她發見她母親臉上和眼中有一種騷然不安的表情，金祿也如此，便恍然覺得其中必有詭計，她是被拐到什麼地方的？什麼地方呢？

「這是詭計，媽媽，」她對她母親嗔皇地說。「你們對我撒謊——你跟金祿。我們根本不是去阿爾巴尼的。我們到那兒去呀？」

「蘇珊，我此刻不告訴你，」戴夫人安詳地說。「你洗了澡，我們再談罷。這也沒有關係。你要知道也好，我們是到加拿大去。現在快到了。我們到了那裏，你很快就會明白的。」

「媽媽，」蘇珊答道，「這是一個卑鄙的詭計！你要後悔呢。你不能這樣管束我。你得親自送我回紐約去。」

「那麼說有什麼用呢？」金祿懇切說道。「媽媽爲你的事幾乎已經發狂。她此外還有什麼路可走，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金祿，你住嘴，」蘇珊回答。「我不要跟你說話。你欺騙我，我可從來沒有那樣對付過你。媽媽，我真驚奇你，」她回頭向母親說。「我的母親對我撒謊！很好，媽媽。今天一切都在你手裏。以後却在我手裏了。你走錯了路。等着瞧罷。」

戴夫人聞悉之下，畏意喪胆。這個姑娘簡直肆無忌憚，真是一個最倔強的鬥士，她

可不會見過的。她訝異她的大胆從那裏來的。或許由於她亡夫的遺傳。她確實感到最近幾星期以來她由反感而迭次挑戰的結果，態度已變得非常沉着，非常堅定，毫無怕懼。「請勿要那樣說話，蘇珊，」她懇求道。「我做這種事都是爲你的好處。你知道我還是如此。你爲什麼要磨難我？你知道我是不情願把你放棄給那個人。我不願。我要東奔西走，甯可死在這次掙扎之中，却不願放棄你。」

「那末，媽媽，你爲了我要做我所說的事情，就甯可死掉。你可以帶我到火車停下的地方，却不能迫我出去。我要回紐約。現在，你的功勞確是不少呀，是不是？」

「蘇珊，我差不多要斷定你是神志不清呢。你簡直使我也跟着你神志不清了，不過我還夠清醒，還能明白是非。」

「媽媽，我不想跟你再講，也不想跟金祿再講。你把我送回紐約，要不然就離開我，可是你決不能把我趕出這輛車子。廢話假話我聽得夠受了。你對我撒了一次謊，還有機會再撒謊呢。」

「我不管，蘇珊，」她母親答道，列車還在疾速前駛。「你迫我這麼做的。這一切麻煩都是你倔強的態度惹出來的。如果你有點理性化點時間來重新考慮一下，你就不會弄到現在這個地步。你要做的事情，我不會讓你去做的。你要留在車裏，你可以留下，但沒有錢你回不到紐約去的。我會關照站上的人的。」

蘇珊考慮一下。她沒有錢，除了身上穿的，沒有別的衣服。她是在異鄉，向來不慣

於單身旅行。過去她單獨去過的地方實在極少。這樣一想，她的反抗決心也就受了磨折，但決沒有被克服。

列車繼續前進。早餐已經預備好。那輛私人車廂一到蒙脫里爾便被移上那拿大太平洋的路軌。母親繼續懇求。蘇珊拒絕飲食。她坐着眺望窗外，沉思着這個結局。

將近中午，他們到達旭那泰城，兩點鐘他們已在離魁北克西面五十哩的地方。起先蘇珊試欲壓根兒不進飲食，藉以對抗母親。過後一想，她覺得不合情理便吃東西了。她的態度使他們大為不快，使他們覺得把她帶出紐約城，也無非把麻煩移到了另一個地方。她的神並未屈服。它給車廂裏充滿了擾人的整頓。

再過幾點鐘，到了一個小鎮，蘇珊決定下車，於是戴夫人與金祿當真用武力來反對她了。他們無法克服這個少女的反抗精神，自感笨拙與慙慚。她十分鄙視他們的樣子，一點不理會他們的心思和心境。戴夫人哭泣起來。一會兒她面露厲色。她又懇求。她的女兒祇高傲的把目光移開。

到了一河埠，蘇珊留在車廂裏不肯稍動。戴夫人央求她，怒言恫嚇，說要告發她有狂病，要叫人來迫她下車，一切都歸無效。車掌問戴夫人要不要下車之後，車廂被卸脫了其餘的列車。她弄得神魂顛倒，羞憤欲狂，因屢遭抗拒而困窘。

「我想你簡直不可理喻！」她對蘇珊叫道。「你是一個小魔鬼，那末我們就住在車子裏好了。我們且看罷。」

她知道這是無稽之談，因為車子是租來供旅行用的，下一天就得歸還。

車子給推到了旁邊一列軌道上。

「我求你，蘇珊。不要讓我們給人做笑柄。這是可怕的。人家會怎麼想呢？」

「我不管人家怎麼想，」蘇珊說。

「可是你不能留在這裏呀。」

「噢，能的，我能夠的。」

「來，下車罷，我請你。我們不能永遠就在這裏。我送你回去。你只要答應我留住一個月，我就正正經經允許你到時候送你回去。我厭透了，再也受不住了。這以後，隨你怎麼辦罷。只要住一個月。」

「不，媽媽，」蘇珊答道。「不，你不會的。你對我撒過謊。此刻又是跟上次一樣的撒謊。」

「我對你發誓不是撒謊。我上次撒了謊，但那時我是有點瘋癲顛的。噢，蘇珊，我求你，我求你。理智一點。考慮考慮。我會送你回去，不過要等一些衣服寄到以後再去。我們不能這個樣子就走的。」

她差使金祿去找站長，向他說明他們需要一輛馬車到西雪爾山去，還需要一個醫生——這是戴夫人最後的心計。她欲向醫生告發蘇珊的瘋狂。她還叫人把她押出車廂。她把這個意思告訴蘇珊，不料她祇對她發自面說。

「叫醫生來罷，媽媽，她說。」我們且看罷，我是不會這麼走的。不過你這麼做法風塵都會自討沒趣，你用這種愚笨手段，每回都要後悔無窮的。」

當馬車來到時，蘇珊拒絕下車。那鄉下車夫，是一個英國居民，上前來報告馬車已到。金祿試欲安慰他的姊姊，說只要她安安靜靜的同走，他願意幫她解決一切事情。

戴夫人已經用電話向卡家租得了那幢山間別墅。這裏條條具備，隨時可以居住，甚至於木柴已經在火爐裏預備好。馬車到達時，戴夫人已經跟管屋人通過電話。那些鄉路非常惡劣，汽車不能使用。那個站長眼見將有一筆肥大的進款，對他們非常慫恿。

蘇珊聽了金祿的話，並不置信。她現在除了有經誰也不會相信，有經此刻既不在近處，當然無法教她怎麼辦。可是她身邊沒有錢，而且他們又聲言要叫醫生來，因此她想或許最好還是安安靜靜的走。她的母親心緒非常紛亂，臉色發白，面容憔悴，神情慌急，金祿也緊張得快像爆裂似的。

「你真心答應我，」她問她的母親，母親此刻又開始聲訴，頗有替金祿作證的模樣。「只要我住過兩星期，你就送我回紐約嗎？」這還沒有超出她答應去見有經的期限，只要那時能回去，她也不介意，唯一的條件是准許她寫信給她的情人。她母親這次獨斷獨行，實在愚蠢，可是她還能忍受的。她的母親覺得情理上無法求得和平，就允許了她。如果她能安靜無事地看守她兩個星期，或許事情就有辦法。蘇珊在這裏由於情形不同，大概可以考慮一下。紐約這城市太令人興奮了。這個別墅附近却是非常沉靜。於是，

經過再度爭論之後，蘇珊終於答應坐上馬車，他們便向西雪爾山開卡氏別墅駛去了。

五十一

卡氏別墅，一幢長形的二層樓屋，位於一個樹木茂美的山坡中途，原是富豪人家的避暑設備之一，它的位置靠近原始的荒野，令人意識到未經開墾的大自然中的嶮巖景象，但離魁北克與蒙脫里爾這兩個城市也不很遠，因而住裏面的人仍覺得很有把握享受到現代文化的物質安樂。這一年卡家到別處去住了，所以一個像戴夫人那種身份的女人當然可以向他們商借到手。

當他們到達別墅時，管屋人彼爾正在個房裏煮着點燃火爐，以烘暖整個屋子。他的妻子，一個穿着寬襟的矮小結實的婦人，正在廚房裏預備食物。一個婢女已從鄰近一份獵戶人家喚來。她曾在這個別墅裏替卡家服務過。他們一到就準備舒舒服服的住下來，但爭論依然繼續下去，好像永無止境，而在這當兒，實際上蘇珊老是遇見的一個。

當其時，自經河到紐約之後，正份收蘇珊是應回給他消息，可是消息始終不來。他打電話到戴家，祇聽說戴夫人不在城裏，而且最近不得回來。他試寄一掛號信，信封上註明「交收信人親收，須索取親筆簽名回執」，但那封信給退了回來，上面批註「本人不在」。於是他用白他猶疑的正確：蘇珊已被誘入陷阱。憂鬱、惶恐、急躁、焦躁。

種種情緒交替而來，同時即在他心頭。他在辦事室裏以指彈桌，聲如雷鼓，心猿意馬，對於他當前冗繁的日常工作，始終不能全神貫注，有時候他在街頭也是彷徨遐想的。

郭希蘭有好幾次派人來找他，他都不在，又有幾次他親自上樓到他辦事室坐有為，發見有經已外出，郭希蘭並不認為他該受責備。有經當然有來往自由的權利。但只一個個出版事業經理人的利益而論，那是不足為訓的。

其他方面還有別的因素，對他也是一還敵對的。於是，公司裏漸漸形成一種流言，說有經興趣已在「碧流」或「海島建設公司」，城裏也有許多人談起，尤其在金融界與社交場所。郭希蘭也曾聽說過這個公司。

聯合雜誌公司方面所得的消息，後來郭希蘭與魏佛羅也聽到的，是說有經對那個投機事業很有關係，他在那個公司裏不是担任秘書，便是担任別種職務，又說他本來可以多用點功夫為聯合雜誌公司的利益打算，但現在他大部份時間都化費在那個事業的開展上了。

郭希蘭對他的態度，他已經注意了相當時候，覺得他對他沒有往前那樣的熱誠和熱心了，但他以為這可能有別的原因，未必是反對他的緣故。有經猜想這是魏佛羅對他使用的奸計，可是他想如果郭希蘭態度要變，他總是照變的，那也無可奈何，他想，在雜誌公司的事務方面，他是任權可擊的。他工作做得很成功。

至於安琪，她一還失望、頹喪、也漸漸感到了形勢的恐怖性。她在那場風波未發

生之前已經回到溫高泉。梅兒在紐約，但安琪不敢向她告白。她所以憂切的，是怕終於要丟掉她的男人，因為這個男人雖有種種過錯，她還是愛他的。

三天之後，他在辦事室的時候，戴夫人拍來一個電報，電文是：『我把希望寄託在你君子人的信譽上，請你在我未跟你見面以前切勿理會我女兒給你的任何音訊。』

有經非常惶惑，但猜想蘇珊與她母親無論這時在何處，母女間必有激烈的爭論，或許不久他可能得到她的訊息。由於這個電報，他第一回猜想到她的所在地，因為電報是從加拿大三河埠發來的，他以為他們一定在那個地方附近。發報地點實際對他並無多大用處，因為他無法根據它來給蘇珊寫信或者追蹤她。他不會知道到那兒去找到她。他祇能等待，同時意識到她正經歷着一種或許比他更為嚴重的爭鬥。

蘇珊總算平靜無事地混過了這段時間，心裏一還思考她與母親之間當時的情感狀態。他們順着現在已經非常熟悉的線索，不厭其煩地繼續討論了幾天，她終於開始看出她母親沒有意思在約定的期限內終止她們的居留，尤其因為她們一回到紐約，依蘇珊的情形而論，就是她立刻離開到韋家去的機會。因此，戴夫人開始先懇求她繼續居留，繼而懇求她即不同意去紐約，亦當同意去萊諾城過秋季。這時氣候已經寒冷，雖然白天十點鐘到四點鐘，偶爾也到晚間，此地還有明朗溫暖的夏末秋初的氣象，但一到晚間通常總是寒冷的。戴夫人很歡迎有一個折衷辦法，因為過慣了紐約的快樂生活，她也只得她自己已和蘇珊兩個孤單單住在這裏是寂寞得可怕的。在她原定離開的日期前四天，戴夫人還

在執拗着，或者用外交方式繼續談判，蘇珊却大起反感，出言恫嚇，終於使戴夫人心煩意亂地給有經打去一個電報。後來，蘇珊寫成了下面一封信：

「親愛的有經：如果你愛我，請來接我。我已經告訴媽媽，如果她背信而十五日左右不肯跟我回到紐約，我就要寫信給你，她現在還是那麼固執的。我在加拿大三河埠以北十八哩間路附近的卡氏別墅。誰也會給你指點的。你隨時來，我都在這裏。不要寫信給我，因為我怕接不到它。不過我總在這個別墅裏。」

愛的蘇珊。

有經以前從未接到過情人的懇求信，生平從未從任何女人那裏接受過這種懇求。

這封信是電報到達以後三十六小時再到他手裏來的，立刻使他籌思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他必須行動了。

他喚了他的車子，打電話叫他的侍僕準備他的旅行提包，把它送到中央大車站。他先確定了自己動身的時刻，再打電話跟安琪談一談，但安琪此刻已到第七路上端林兒的公寓裏去了，因為她已準備把她的憂慮向有經的姊姊告白。他時時想起的那個不可避免的結局目前似乎還不致於發生。他通知郭希爾，說他要休息幾天，然後到銀行裏去把所有的存款四千餘元統統提出。他又到票房裏買了一張單程車票，當時心裏疑惑，不知他一見蘇珊會弄到什麼地步。他又一次試欲跟安琪通話，想要大膽對她說開他要去找蘇珊，叫她不要擔心，因為他曾跟她通音訊的，可是她為仍未回來。說也奇怪，他儘管道

變做，却一還爲她感到歉疚，訝異若果他一去不返，她的感受又將如何。

五點半鐘，列車離去。於是，當列車向北行駛時，他坐在車廂裏沉思，打算着牠到達以後的辦法。

當他到達三河埠時，情形當然出他預料之外。那裏的道路，本來經過長期的乾燥天氣之後，確實可以行駛汽車，至少能通達間路，但近來天氣並不完全乾燥。因爲有過一個時期的淒風冷雨，那些道路簡直不能通行，除非騎馬或乘公共馬車。那裏有一輛公共馬車駛往聖約可，離開路還有四哩路，駕駛人告訴他，一到聖約可，他要騎馬的話，馬是能雇到的。行駛這條馬車路線的車行主人有一個馬房在那邊的。

他聽了很滿意，於是決定到聖約可雇用兩匹馬，打算騎到別墅近處，就把牠們繫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然後，他把形勢考慮一下，再給蘇珊一個信號；只要她在那裏守望，那個結局是多麼哀切動人！他們相借私奔又是何等幸福！不料事出意外，他一到聖約可就見戴夫人在那裏等他，真使他大吃一驚。原來戴夫人的忠實代表，就是三河埠的站長，早已打電話來通知，說來了一個面貌像有經的男人並且已經動身到間路去。這以前，金祿又從紐約來電報，說有經動身到某處去了，自從戴夫人離去後，他的日常行動已被監視。金祿回紐約後，曾往聯合雜誌公司打聽有經是否在城中。此後關於他的報告是一直不斷的。金祿聽說他離開的那一天曾去訪問安琪。她也說他已經離開本城。他當即電告母親。戴夫人之能明達的時間真準以快，又逸站長說他上了公共馬車，便買來些兒

他。她已決定運用她所有的策略，跟他一步不放鬆地爭鬥。她並不要殺死他。她沒有胆量這麼幹。但她仍希望能勸阻他。必要時他們將同回紐約去，她要向郭溫兩位先生訴願。

她一見有經使用慣常和藹的微笑迎接他，同時向他初藹地招呼：「來，請過來。」他對她確顧地瞥一眼，隨即服從了，但當他發見她口音真是和善的時候，他也跟她溫婉地寒暄起來。

「你近來好嗎？」他問。

「噢，很好，謝謝你！」

「蘇珊怎麼樣？」

「我想她也很好。她不在這裏，你應知道。」

「她在那裏？」有經問道，他面有沮喪的神情。

「她跟幾個朋友到魁北克去遊玩十天光景。以後她直接從那裏回紐約。我看我不會在這裏再見她了。」

有經聽見她神氣活現的說假話，深感憎惡，簡直要悶死。他不信她的話，立即看出她在對他用狡計。

「那是假話，」他粗聲粗氣地說，「那根本不對！她在這裏，你肚裏明白的。無論如何，我要親自去看一看。」

「那你是多麼有禮貌！」她圓滑地笑道。「那不是你平常的說話態度。無論如何，她是不在這裏。你堅決不信的話，你終能發覺的。我可不能你堅持，因為我聽說你要來，已找人來商量過了，你會發見偵探們跟保鏢的人在等着對付你。她不在這裏，你要去找她也好，你要轉身回去也好。你要去的話，我用車子送你到三河埠。爲什麼不講點情理，免得鬧笑話呢？她不在這裏。假使她在這裏，你也得不到她。我雇用的一班人會阻擋你的。如果你要找麻煩的話，結果你會被捕，以後報上就會登出新聞來。爲什麼不講點情理，不就回去呢，韋先生，你說是不是？你終歸要失敗的。今夜十一點鐘，有班火車從魁北克駛往紐約是經過三河埠的。我們可以一言爲定。你要那樣辦嗎？只要你現在頭腦清楚起來，不在這裏給我生麻煩就好了！我答應在一個月之內把蘇珊送回紐約。我不會讓你得到她，除非你離了婚把一般問題跟你的妻子解決妥當，但你要是在六個月或一年之內把這些事情辦好，而那時候她還要你的話，你還是可以得到她的。我願意立筆據答應一概不再反對，並且親自辦好手續，讓她應得的財產毫無爭執地歸她所有。我將盡我的努力在社會上幫助你跟她，你知道我不是一個沒有權勢的人。」

「我要先跟她見面，」有經堅決不信地回答。

「我不願意說我會忘掉一切，」戴夫人繼續說，不理睬他插進來的話。「我不能！不過我會假裝忘掉。我在萊諾城的別墅可以供你們使用。我要把手里墩的出租屋子或者紐約那幢屋子收回來，隨你們住在那一處。你願意的話，我就把我的錢放開一部份給

你太不用。這樣可以幫助你得到解放，你既然稍等一個時候就能光揚揚落地得到她，我想你也不要非在非法的情形之下接受她。她說她不願結婚，但那是蠢話，祇是讀了一些奇書的結果，沒有別的根據。她一到認真考慮時候，就要結婚的。爲什麼不帶她一下？爲什麼現在不回去，讓我過一時送她回紐約，然後我們再來整個兒商談？我極高興我們家庭裏有你來加入。你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我是一逕歡喜你的。爲什麼不講點情理？來罷，讓我坐車趕到三河埠，你就上火車回紐約，你願意嗎？」

當戴夫人講話時，有經安詳地觀察她。她說話多麼聰明呀！她多麼會說假話！他不相信她。一句話也不信。

「荒謬之至！」有經輕快地，頑抗地，冷淡地說。「我決不會做這種事情。第一，我對你不信。如果你真是存心討好我，那末讓我先見她，然後你當她面前說出這一切來。我既然爲了看她而來，我一定要看到她的。我知道她在此。你不必撒謊。你不必多說。我知道她在這裏。我一定要見她，那怕在這裏停留一個月來找她也好。」

戴夫人心慌發急了。她知道有經準備強到底。她知道蘇珊已經寫信給他。說話也許無用。手段也許失敗，但她仍禁不住要用它。

「聽我說，」她着急地說。「我告訴你蘇珊不在這裏。她走了。那邊有許多守衛的人——好許多。他們都知道你是誰。他們都有你面貌的記錄。他們奉命要殺你的，如果你要衝進去的話。金蘇也在那裏。他是要拚命的。我已經費盡口舌才阻止了他。你好不

好講點情理？你不得見她的。她走了。爲什麼這樣胡鬧呢？爲什麼你要把性命當作兒戲呢？」

他向前瞻瞪視，戴夫人暗自思考此後的辦法。她說的衛士偵探，其實全然沒有。金祿也不在那裏。蘇珊並未離開。

「噢，請你氣量放大大一點，」戴夫人懇求道，她惟恐他倆相見之下，理智會完全消失。「我會守信的，」她心煩意亂地說。「實實在在，她不在這裏。她在魁北克，我告訴你罷。請等一個月。一個月以後我帶她回來。我們一起來安排好了。你爲什麼不能把氣量放大大一點？」

「我不能，」有經說，他正在思考她的提議，覺得其中可能發展出光明燦爛的前途，因而免不了感動。「可是我不能相信你。你對我說的不是真話。你把蘇珊從紐約拐走的時候，說的不是真話。那是一個騙計，而這回你又來了。我知道她沒有離開。她就在別墅裏，不管別墅在那裏。你把我領到那邊去，讓我們一起談出一個辦法來。喂，你現在往那兒走？」

戴夫人已轉入旁邊一條小路，那祇是一條不像樣的道路，兩旁矮樹密集，看來像是伐木人走的小徑。

「到別墅去。」

「我不信，」有經回答，十分狐疑。「這不像是你通那種地方的大路。」

「我告訴你是這條路。」

戴夫人已將近別墅的外圍，她希望多些時間來說話來懇求。

「好罷，一有經說，一你要走這條路，你走罷。我出去自己去罷，俾啱鬼圈子也不會把我趕掉的。我必要時會在這裏停留一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但不見蘇珊我，不回去的。她在這裏，我知道。我一個人去找她好了。我不怕你的守衛人。」

他一躍而出，於是戴夫人心灰意冷，只好降服了，「等一等，」她懇求道。「還有兩哩路呢。我帶你去罷。無論如何，今夜她是不在家的。她在管屋人那裏。噢，你爲什麼不講點情理呢？我告訴你，我會帶她回紐約來的。你真要拋棄你所有光明的前途，破壞你的，她的，跟我的一生嗎？噢，但願戴先生還活在人間！但願我有一個可以靠傍的人！來，進來，我用車子送你到那邊去，但答應我你今夜不要見她的面。她也不在那裏。她在管屋人家裏。噢，親愛的，我但願有什麼巧事發生把這件事解決了才好呀！」

「我不是聽說她在魁北克嗎？」

「那是我欺塞的話。我神經是那麼衰弱。那不是真話，不過她實在不在別墅裏。她今夜不在。我不能在那邊留你。讓我帶你到聖約可，你可以在甘彼爾那裏過夜。明早你可以來的。用人會覺得奇怪的。我答應你能見蘇珊就是。我對你保證就是。」

「你的保證。哦，戴夫人，你是在兜圈子！你的話我不能相信，」有經安靜地說。「我今晚就要去，你得替我把她找來。如果她不在那裏，你也知道那裏去找她。她在這

地，我今夜就得見她，我們當她面前討論你提議的一切好了。這樣扭扭扯扯是愚蠢的。那個女孩子一心要跟我，你也知道的。她是我的。你不能束她。我們兩個一起跟你來談罷。」

他在那輕便車子裏靠後坐下，開始哼曲子了。月亮愈來愈明燦。

「答應我一件事，」戴夫人失聲地說。「你答應督促蘇珊接受我的提議。幾個月不會有妨害。你可以照常去紐約跟她相見。去把離婚手續辦妥罷。祇有你能影響她的。我承認這一點。你的前途就在於此。勸她等待一下。勸她在這裏，或者在萊諾停留一個短時期，再回紐約去。她會服從你的。你的話她無有不信的。我說了謊。我這回說的都是可怕的謊話，不過你不能責難我。請你設身處地想一想。想想我的地位。請你運用你的勢力。我說的話一定會照辦，而且會做更多。」

「你今夜會替我把蘇珊找來嗎？」

「只要你答應，我就找她來。」

「無論答應不答應，你不要替我把她找來？我當她面前不能說的話，也不願對你來說。」

「你答應我接受我的提議並且使她也接受嗎？」

「我想會答應的，但我不願說。我要她來聽聽你說的話。我惹我會答應的。」

戴夫人啞然若失地搖搖頭。

「你不妨先允許，」有經繼續說。「無論你願不願意，我一定要見她。她是在那邊，即便要我一間房一間房去搜查，我也要去找到她的。她聽得到我的聲音的。」

他仍要挾手段來對付了。

「好罷，」戴夫人答道，「我看我非允許不可了。請勿讓用人知道。你假裝是我的客人。你見過她之後，讓我送你到聖約可罷。勿要跟她們一起逗留到半點鐘以上。」

這個可怕的結局，使她惶恐失智了。

當他們的車子在月光中顛簸前進的時候，有經坐着慶賀自己，甚至於興致勃勃地揮她的臂膀，叫她不要那麼失望，說一切都會好轉的。他們要對蘇珊談話。他就看她有什麼話說。

「你等在這裏，」她說道，這時他們已走到彎路口一個樹木繁茂的丘嶺，那個地方居高臨下，俯瞰一片廣野，此刻皓月當空，已被閃爍的銀光照亮。「我進去找她來。我不知她在不在裏面，如果不在，她一定在管屋人家裏，那末我們就到那裏去。我不願用人看見你跟她相會。請勿露聲色。噢，小心點！」

有經微笑了。她是多麼慌張！她說了種種惴惴的話，現在又是多麼不中用！這樣看來，這就是勝利。他經過了一場多大的鬥爭！現在他已在這座美麗的別墅外邊，他能看見燈火在銀灰色的暗影中閃着黃金色的光，空氣充滿着田野間郁郁的濃香，聞得到潤溼的土氣，不久這個土地將變成堅硬而被白雪所深深掩蓋。間或還有鳥鳴和微風吹動樹葉

住了。

「到底來了！到底來了！」他說，狂熱地吻着牠。「噢，蘇珊！噢，美人兒！」

「我知道你要來的，」她說。「我對她說過你要來的。我要跟你回去。」

「是的，是的，」有經說。「噢，這個美妙的夜晚！這個美妙的團圓！噢，又得把你抱在臂懷裏了！」

威夫人站着旁觀，緊張得臉色發白。你想她的一個女兒竟下流到如此，真使她神魂顛倒，眼見她的邪行而無可奈何。這真是觸目驚心的稀罕事情！

「蘇珊，」她叫道。「噢，我竟會活着看見今天的事情！」

「我對你說過你要後悔帶我到這裏來的，」蘇珊坦然道，「我對你說過我要寫信給他的。我知道你要來的，」她對有經說着，情愛地捧他的手。

有經深深吸了口氣，對她凝視。繁星閃爍的夜空，在他四周圍成一個燦爛偉麗的半圓形軌道。這是勝利的先兆。這太美麗，太奇妙了！你想他竟這樣的勝利了！世界上那處有人能獲得這樣的勝利？

「噢，蘇珊，」他情不自禁地說，「這真是美妙，真是妙極了！」於是兩個人手挽手地從她母親身邊漫步走開去。

五十二

這個情勢的癥結，就在於有經再度把蘇珊得到臂懷裏來之後，並沒有提供特殊的解決辦法。他不但沒有籌劃出一個公開或秘密的情奔計謀，或者用強迫力量帶同她雙雙遠奔，就像她憧憬中所盼望的那樣，而且他祇在這裏重複着她母親所說的話，不但沒有說一聲「來罷！」，他反而期望聽取她的意見。

「這就是你母親剛纔對我說的，蘇珊，」他開始道，隨即源源本本加以解釋。這在他看來似乎是一個王國的遠景。

「我對她說，」他指她母親而言，她這時就在近旁，「我不願有所決定。她要我說一聲願意這麼辦的話，但我堅持非讓你來說不可。如果你要回紐約，我們就走，今夜也好，明天也好。如果你要接受你母親這個計劃，那也很好，我這方面沒有問題。我倒願意現在就得到你，但只要我能見你，我也願意等待的。」

他此刻已經心平氣和，已有理性，心裏在作蠢想。蘇珊詫異起來。她沒有意見可以提供。她期望的原是一種驚人的高潮，但高潮既未來到，她只好就此滿足。事實是她對有經思慕太切已不由自主了。當初她就覺得有經不能做到離婚，同時她從讀琴的心得以及她幼稚的哲學觀念想來，又覺得結婚並非必要之事。她不願對安琪太卑劣，不願有經

以公開的離棄制她的死命。她幻想中以為有經既然說安琪不能使他滿意，他倆之間並無真正的愛情，又說安琪實在並不在乎——她自己信中也差不多這麼說——那末，她跟她同時佔有他，也沒有多大關係。他此刻解釋的什麼——對於他們今後的辦法有什麼新見解嗎？她以為他來找她是要像俠客那樣把她帶走，可是他在這裏對她提出的意見毫無一點豪俠氣概。這真是莫明其妙。她不知有經怎麼會不想立刻離開的。

「哦，我也不知道——不管你想的什麼，」她說。「如果你要在此等待一個月，那末——」

「不，不！」有經連忙叫道，聽得那個說法出了毛病，急欲改正。「我不是這個意思。不是。我要你現在就同我回去，可能的話，就在今夜，我要告訴你的祇是這個意思。你母親似乎很有誠意。如果我們能夠一方面跟她友好，另一方面仍照我們的意思做去，那末我們不走就反覺得可恥了。我除非不得已是不願闖大禍的，除非你真正情願，而且——」

這時，蘇珊簡直說不出自己感覺如何。照當前的形勢，關鍵全在於她的決定了，這實是不該有的事。她不夠堅強，不夠老練。有經應該當仁不讓，應該自作決定，無論他怎麼決定，都是不錯的。

事實是這樣的：他把蘇珊重新抱入臂懷裏之後，有經當着她母親面前，實在不覺得自己是他想像中的勝利者，也不覺得他畢生的問題已經解決。他想，他不能全然不理會

戴夫人心中的提議，只要她真有此意。剛纔他來到蘇珊面前的時候，她還對他說過，除非他接受這些條件，她將繼續爭鬥——她要打電報給郭希蘭，請他來協助。有經雖已提取所有的存款，準備可能時同她私奔，但他一方面顧慮到郭希蘭，另一方面想要保持他目前在社會上的鞏固地位，並且從戴夫人所提供的條件中獲得實利，因而他遲疑不決起來。究竟有沒有方法使一切順利解決呢？

「我不要你作最後決定，」他說，「祇問你的意見如何。」

蘇珊情悅迷離，不知如何作想了。有經已在此地。這真是僵局，而且月亮又高高升起了。

重新有他在一起，那是美妙的。感受他的撫愛，那是奇妙的。可是他並不跟她私奔。他們並不反抗這個世界，他們並不幹着她幻想中他們該要做的事情，因而並不奔向勝利的前途，可是她寫信叫他來的本意原是爲此呀。戴夫人將要幫他辦妥離婚手續，那是她說的。她必要時將給安琪以經濟的援助。蘇珊將先結婚，然後當真安定下來。那是何等奇特的思想。那不是她想要的辦法。她原想破釜沉舟地幹一下，想照她的計劃，照她的夢想，打破習俗，別樹一幟地幹出些事情來。這可能有無窮的後患，但她想來不會如此。她的母親會屈服的。有經爲什麼要委曲求全呢？這是奇特的。這時候她心中形成的思想，對於他倆的羅曼史實是最大的禍根。他一來就應該跟她結合。私奔應該是結合的一部份。誠然，她到了他的懷裏，但她心中輾轉着一些迷惘飄渺的思想。當時籠罩這個

情勢的，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東西——好像明月前掠過的浮雲，一朵不比手掌更大的浮雲，那可能是一種預兆，也可能不是。有經還像往前一般可取，但他並不跟她私奔。他們談到以後要回紐約去，但並不即刻回去。那是怎麼一回事？

「你想媽媽真能透過郭先生來破壞你嗎？」她說到某一點上便好奇地問道，那時有經已經提到她的惘嚇。

「我也不知道，」他一本正經地回答。「是的，我想她可能的。我不知道他會怎麼辦呢。這樣或者那樣，都沒有多大關係，」他加添道。於是蘇珊莫明其妙了。

「好罷，如果你要等一下，那也很好。」她說。「你認為怎麼樣最好，我就怎麼做。我不要你失掉你的位置。如果你認為我們應該等一下，我也願意。」

「如果我不能經常跟你一起，那就不行，」有經回答，一遲猶豫不決。他不是一個真正勝利的鬥士，不是籌劃一切的領導者。他愚妄地迷戀着一個自以為稱心如意的辦法，以為藉此可以在紐約見到蘇珊，跟她同乘車，同跳舞，除同居而外，無事不可為，然後等待時機設法實行真正的結合，公開也好，祕密也好。戴夫人答應接受他作為女婿，但那是她一時的權宜之計，為的是爭取時間來思考，來據理力爭，讓蘇珊終於明白過來。她想，時間會解決一切，而今晚她不得不離的跟着他，偷聽到有經說的某些話時，她心裏已感到寬鬆一點了。他不是漸漸理喻起來，便是開始悔恨自己的狂妄，再不然他是給她的謊語迷惑着了。只要她能使他跟蘇珊再脫離一星期，她到了紐約，就要去見郭希

爾與溫凱蓉，看能否慫恿他們從中斡旋。有經一定會被解職。他走入邪路，神志不清了。她的謊話顯然嬌媚動聽，能給她爭取到遷延的時間，而這就是她需要的一切。

「哦，我也不得而知。無論你怎麼想，」蘇珊過了一會在抱吻交錯之中又說道，「你不要我跟你明天回去，還是——」

「要的，要的，」他連忙用力回答，「明天，不過我們一定得努力辯論一番，讓你母親心裏覺得順服一點。她見我們在一起就覺得她失敗了，所以我們必須保持她這種心理。她講起過一種妥協辦法，那正是我們所願望的。如果她願意我們謀得解決辦法，那爲什麼不好？我願意讓事情延擱一個禮拜左右，她要的話，就給她一個機會也好。那時她再不改變態度，我們就做我們的。你到萊諾城住一個禮拜也不妨，過後再來好了。」

他說話彷彿他是一個獲得大勝利的人，其實他正是慘敗的一個。他從此得不着蘇珊了。

蘇珊暗自深思，這不是她的預期——可是——

「好的，」她過了一會說。

「明天你跟我回去好嗎？」

「好的。」

「跟我到萊諾城或者紐約城嗎？」

「我們看媽媽怎麼說。如果你跟她談得攏來，無論你要什麼，我都願意。」

再過一會有經與蘇珊分別就寢。他們約定明晨再見，並且向車回去直到萊諾城分道。戴夫人將協助有經辦理離婚手續。這似乎是一樁愜意而美滿的事情，但有經仍有點覺得自己處置失當。他們在屋裏各睡一處，有經在一個地方，蘇珊在另一個地方。戴夫人總總過慮，一逕留神，守在近處，其實這是不必要的。他不再窮思極想。他入睡時想來，認為不久的將來一切都能給他安排妥當，而他與蘇珊行將有結婚的一天。

五十三

翌日，他們有點舉棋不定，不知要不要在這裏繼續纏綿的逗留幾天，同時又聽到戴夫人假惺惺的再三訴願，說他們應該顧忌僕役們作何感想，說他們或許已經知道，或者他們從三河埠站長的話中已有所猜疑，於是他們終於決定回去，有經回紐約，蘇珊去萊諾城。回阿爾巴尼的路上，有經與蘇珊在那輛普爾門車廂裏同坐一個位置，伴在一起快樂得像兩個小孩。戴夫人隔開一個位置坐着，反覆重述她的允許，同時暗自思考，她究竟立刻去向郭希蘭申訴以結束一切好呢，還是稍等一會看事情會不會自動消滅好呢。

翌晨到了阿爾巴尼，蘇珊與戴夫人換上去波斯頓的列車，有經繼續向紐約前進。他一到辦事室心裏寬暢了許多，過了大半天又回公寓去。安琪老是提心吊膽，一見他進來，對他瞪目而視，彷彿他是一個幽靈，或是一個起死回生的人。她覺得詭罵無用，她

早已覺悟到這一點。她最好的方法是申訴。她等到晚餐以後——晚餐時他們談論些日常瑣事——便走進他房裏，只見他在解開旅行提包。

「你是去找蘇珊的嗎？」她問道。

「是的。」

「她跟你來的嗎？」

「沒有。」

「噢，有經，你可知道最近三天我是怎麼過的？」她問道。

他默不作答。

「跪着過日子。跪着過日子，」她宣告道，「祈求上帝拯救你。」

「安琪，別說廢話，」他冷酷地答道。「你知道我對這件事情感覺怎樣。我現在比以前那裏壞了許多？我原是打電話想告訴你的。我去找她並且要帶她回來，我一路帶她到了萊諾城。我要得到蘇珊，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你願意讓我離婚，那你是可以的。我會給你富足的贖養費。你不願的話，我仍舊想得到她的。我跟她已有了默契。顯顯狂狂有什麼用呢？」

安琪對他含淚凝視。這難道是她知道的那個有經嗎？每次跟他吵架或向他哀求之後，或者就在當時，她都碰着他這個倔強態度。他當真對那個女孩子那麼癡情嗎？他真要做出他所說的事情來嗎？他十分鎮靜地把他最近修正過的那些計劃向她說了個大概，於

是安琪聽到說及戴大人的地方，便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她決不會把她放棄給你的！——你要明白。你以為她願意。她說她願意。她是騙你的。她為的是爭取時間。你想想你幹的什麼事情罷。你不會成功的。」

「噢，是的，我能成功，」有經說，「我簡直可以說已經成功了。她會到我手裏來的。」

「她也許，她也許，但是什麼代價呀。有經，你看我。有我還不夠嗎？我不是仍舊好看嗎？你幾次說我有的是一個美麗的身體。你看，你看，」——她扯開她穿着進來的棉妝罩衫和長睡衣。她準備好這一幕，特用心計想出來，以期感動他。「有我還不夠嗎？我不仍舊是你欲望中所要的一切嗎？」

有經憎惡地掉轉頭去，厭倦似的，他對這些演劇似的哀求已感頭痛。這是安琪最後扮演的一幕，可是最無效驗，也是最不識時務的一幕。這確有劇意，確是動人，但在那種情形之下却全無效果。

「對我那樣做法是毫無用處的，安琪，」他說。「你那種樣子再不會感動我了。我們夫妻間的感情已經死滅——可怕地死滅了。幹麼還用已經沒有感動力的東西來向我求情呢？我也無可奈何。這已成了死灰了。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安琪心灰意冷地掉轉身來。雖然她神經紊亂，瀕於絕望，但她眼前演出着的悲劇，仍使她迷惑。難道她真無法使他覺悟了嗎？

他們當夜各走各處去睡覺。第二天他又在他的寫字檯前面了。蘇珊來了音訊，說她仍在萊諾城，又說母親已到波斯頓去住一兩天。第五天郭希蘭跨進他的辦公室，對他和悅地招呼着，坐了下來。

「哦，老兄近來情形怎麼樣？」他問道。

「噢，差不多老樣子，」有經說。「我不能說有什麼不如意。」

「你一切都好嗎？」

「是的，還算不差。」

「我在這裏的時候，平常不會有人撞進來找你嗎？」他好奇似的問。

「我下過命令不准人撞進來的，不過我今後要格外留意這件事了，」有經說，立刻驚覺起來。郭希蘭要跟他談論他的事件嗎？他臉色有點蒼白了。

郭希蘭向窗外望着赫德孫河的遠景。他摸出一根雪茄煙，切去一端，但並不點燃。

「我所以那麼問你是爲了不要給人打斷，」他若有所思地開始道，「因爲我有一件小事要跟你談一談，不願給別人聽到。戴夫人前天來見我，」他安詳地說，有經聽見提到她，心裏一跳，臉色更加蒼白，但不露別的聲色。「她給我講了一篇大篇話，關於你跟她女兒要做的一件事情——說要跟她私奔，不得到證書也不離婚就去跟她同居，或者離棄你的妻子，諸如此類的事情，我也不大注意，不過我得跟你談一談。哦，我實在不歡喜干涉別人的私事。我覺得那與我無關，也不覺得對我的業務有什麼關係，或許祇有稍

隋的不利，可是我要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的，」有經說。

「戴夫人是我的一個朋友。我認識她已有多年。我當然也認識韋夫人，但情形不很相同。我見她的機會不及見你的多。我不知道你婚姻的不滿，但那也不是一方面的問題。主要的一點倒是她似乎快要鬧出大不名譽的事情來——我看她似乎有點神魂顛倒——所以我想還是我來先跟你談談，他避免發生真正嚴重的事情最好。你要知道，如果此刻在你身上發生任何不名譽的事情，那對於這裏的業務會大有妨害呢。」

他歇一下，預期有經有所抗辯或解釋，但有經祇強自鎮靜。他神情緊張，臉色蒼白，內心騷然。那末，她到底去見過郭希蘭了。她並沒有去波斯頓，並沒有守信，而到紐約來找過郭希蘭了。她把整個事情向他告白了嗎？很可能地，郭希蘭儘管說話和婉，對她却會同情的。他對他將作何感想？他待人接物向來是保守派的。戴夫人在她的社交方面對他能有某種幫助。他從未見過郭希蘭像此刻那樣冷峻，那樣胸有成竹。他似乎竭力裝作一種公正裁判的口氣，那原不是他的特性。

「老韋，自從我初次見你以後，我覺得你的性格很有趣，所以一還在觀察你，」片刻後他繼續說。「我想你是一個大才，了不起的天才，但像所有的大才一樣，你可惜有些不正常的性向。我有過一時的感想，覺得你也許坐下來就能計劃出一些事情，而且做得很成功，可是後來我就判定你未必如此。你頭腦能吸收一些很有力很有條理的思想形

態。我也想你還有別的種種本領——我很難說出究竟是些什麼。其中一個本領就是眼光。我知道你有眼光。另一個就是對才能的賞識力。我也知道你有賞識力。我見你選拔過幾個超羣出衆的人才。你有點計劃能力，但你計劃得不大近情理，不多加考慮，或許我是看錯的。我想，眼前這個戴家姑娘的事情，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們別談她罷，」有經冷板板地說，稍有戒懼。蘇珊對他是一個痛心的論點。一個危險的題目。郭希蘭已有覺察。「那在我是一件不大好談的事情。」

「好罷，我們不談罷，」那個人安詳地插進來說，「不過這一點也能從別方面來立論。我想，你也承認，你對眼前這個情勢計劃得不很妥善罷，因為要是計劃得好，你從一直所做的事情中就能看出你是直接走着失敗的路子的。如果你當時要得到那個少女，如果她好像願意而實際也是願意的，那末你早該不讓她母親知道就佔有她。她也許過後自會安排一切的。即使不然，你也已經得到她，我想要是那樣，你即使以後被人發覺，也情願忍受一切後果。而今你已讓戴夫人與聞這件事，而她的朋友又都是有權有勢的。你不能不顧她。我也不能。她準備孤注一擲的跟你爭鬥，看來她要運用力氣來壓迫你，使你放棄。」

他又歇一下，等着有經有何話說，但有經不作批評。

「我要問一句話，我可並不要你生氣，因為我沒有別的用意，但這句話曾使我心裏對這個事情完全明白，或許以後也會使你明白，只要你願意的話。你跟那位小姐有過什

麼難以挽救的事情嗎？」

「沒有，」有經搶着說。

「這回爭鬥已經多久了？」

「噢，大約四個禮拜，或者不到一點。」

郭希蘭把雪茄煙頭咬了一口。

「老章，你要知道，你在這裏很有一些強敵呢。你管理人事並不很寬厚。我注意到你的情形，其中有一點便是你不懂得運用政治手腕。你挑選的一些人，只要可能，都想把你取而代之的。如果你這件煩惱事情給他們詳細探聽到了，你的位置就連十五分鐘也難保持。這個你當然明白。無論我怎麼辦，你總得辭職，你在這裏自己會站不住的。我也不能讓你歇下去。我想，你沒有想到這種情形。戀中的人都不會想到的。我知道你感受如何。自從見過章太太以後，我已經說得出麻煩出在那裏。你給她管得太緊。你在你自己家裏不能作一家之主。這使你惱了。你似乎已經終生失敗。你已經失掉時機，你以為再沒有為婚姻角逐的機會，道使你大不甘心。我認識那個少女。她長得確是美麗。但是，老朋友，正如我所說，你沒有估計代價如何——你沒有計算準確——你沒有計劃。如果我一直對你有一點疑心能用事實來證明的話，那就是這個：你計劃得不夠謹慎。」說着他向窗外一看。

有經坐着凝視樓板。他猜不透郭希蘭將對他怎麼辦。他看他現在那種思索的神情比

以前任何時候更爲沉着，沒有一點激昂動人的樣子。照例郭希蘭說話是吼叫的——指手劃腳，有聲有色——做着激烈的動作。今天早晨，他慢條斯理，很用心思，或許是他動了情。

「老章，我儘管對你個人很欣賞，而且每個人對朋友都有點情義——但生意場中這可不行，——我漸漸得到一個結論，也許你在這個地方畢竟不是理想的人物。你太動情感，我想——太怪僻。老魏早已再三跟我說過這個話。但我不願相信。現在我接受他的評判了。如果沒有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照他那種感想或者意見來當真辦理。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不要這樣做，但我覺得你確是處在一個岌岌可危的境地——對這個公司很是危險的境地，你當然知道這裏是決不容許發生醜事的。報紙上會鬧得滿城風雨。那對我們真是後患無窮。我整個觀察下來的結果，認爲你最好還是離開一年光景，且不能否把這件事解決妥當。我想，除非你能離了婚跟她正式結婚，你還是不要把那個少女弄到手爲妙，而且除非你能靜悄悄地辦到離婚，也還是不離婚爲妙。我意思祇爲你在這裏的位置着想。此外，隨你怎麼辦好了。不過請記着！出了醜事會影響你在這裏的信用。如果事情還能彌補，那也好，很好，要不然，那就不行。如果這個事情弄到議論紛紛起來，你知道你就沒有希望回到這裏來，我想你不願放棄她罷？」

「不願，」有經說。

「我也這麼想。我知道你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怎麼樣的。這正是你這類的作風。」

你能跟章太太辦到離婚嗎？」

「我也確不定，」有經說。「我沒有正當的理由。我們祇是意見不合——我一生是空空洞洞的。」

「好罷，」郭希蘭說。「這真是糟透了。我知道你對那個少女感覺如何。她很美麗。她正是造成這種情勢的一類姑娘。我也不想告訴你怎麼辦。你可以善自判斷，不過如果你聽我的勸告，那末你沒有跟她結婚之前別跟她同居，像你那樣地位的人是不能這樣的。你在社會上太受人注意了。最近幾年以來你在紐約已經弄實有名，你知道嗎？」

「是的，」有經說。「我以為這件事已經跟戴夫人安排好了。」

「看來還沒有呢。她告訴我，說你要勸她的女兒跟你同居，說你在相當時期內還無法辦到離婚，說你的妻子——原諒我罷，又說你必決要跟她女兒混在一起，而照她所說，這目前是不可能的。我心裏覺得她是對的。這原是難事，但也無可奈何。你說如果不准你那麼做，你就要把她帶去同居，她說你是這麼對她說的。」

他又歇了一下。「你不要這樣？」

「是的，」有經說。

郭希蘭慢慢地扭着頭髮，同時望着窗外。他想，愛情真是一件怪事！

「你想，」他最後問道，「這件事什麼時候才能做到呢？」

「噢，我也不知道。我現在什麼都弄亂了，我得想一想。」

郭希蘭沉思起來。

「這真是一件奇事。很少人會像我那麼了解得清楚。老章，很少人能像我那樣了解你。老朋友，你沒有打算好，所以你待吃虧。我們都是如此的。我不能讓你留在這裏。我但願我能留你，可是我不能。你得離開一年把這個事情想個明白。如果沒有出什麼事——如果沒有發生醜事——好罷，我不願說我將怎麼辦。我可能在這裏給你隨便安插一個位置——不一定是同一個位置，可能是另一個。我還得想一想。不過目前——」他停下來再想。

有經漸漸看清楚他的情況了。所謂回來乃是空話。郭希蘭心中的意思明明白白定要他走，而他之所以非走不可，其原因不在戴夫人或蘇珊，也不是牽連到他的道德問題，而是郭希蘭已不再信任他這個事實。由於魏伽羅，由於戴夫人，也由於他自己來去不定的行動，郭希蘭終於得到一個結論，認為他性情古怪，捉摸不定，他此刻所以被革職就因為這個緣故，再沒有別的原因。這是由於蘇珊，由於命運，由於他不幸而有這種性格。他悲傷地默想，然後他說：「這件事你要什麼時候實行呢？」

「噢，隨使什麼時候，愈快愈好，我怕不免鬧出醜事來。你要多留些時間，三星期，一個月，六星期都可以。你最好當作身體不好自動辭職。我意思是爲了面子好看一點。這跟我以後的決策沒有什麼關係。這個地方現在已經弄得很好，今後一年都沒有問題。那時我們可以再作決定。就看看——」

有經願意他沒有加上最後這句虛話。

他跟他攤了手，走到門邊，於是有經緩步向甯前走去。這樣，他那個鞏固的基礎就此垮了，彷彿給砲彈打垮似的。他就此失掉了他那顯赫的地位，年薪二萬五千元的地位。他那裏再去找得類似的地位呢？還有誰——還有那個公司能給那麼高的薪金呢？他除非跟蘇珊結婚，怎樣還能維持現在河街那個公寓住宅？他如何還能有私人汽車——有廚司？郭希蘭對於他薪金的繼續問題一句話也不說。他為什麼要提呢？他原是無負於他的。他薪金原很優厚。比他在任何別處可能得到的都要優厚。

他後悔自己對「碧海村」懷抱過多的幻想。由於愚蠢的熱忱，他把所有的錢財都凍結在那裏面了。戴夫人會不會去找溫凱蓉？她的談話會不會對他在那裏的關係發生實際的妨害？溫凱蓉對他一直是好朋友，很看重他。她這番談話，她這個誘拐的控告，可能使溫凱蓉改變態度，這真太可惜了。但是為什麼呢？溫凱蓉也有女人，雖然他沒有妻子。他這件事沒有計劃得好，正如郭希蘭所說。他現在明白了。他那個光明燦爛的幻想世界，像晚霞一般漸漸消逝了。或許他追求的祇是一個出沒無常的鬼火。這真是如此嗎？難道真會如此嗎？

五十四

這一個可怕的打擊將使有經受到挫折，那原是意料中事，而事實也是這樣。這真使他驚心動魄。戴夫人找郭希爾勸他運用勢力使有經棄邪歸正之後，她並沒有放鬆，却準備再接再厲。她正考慮着某種計謀，藉使有經前途愈形黯淡，使人人知道他的真面目，而同時不牽累到蘇珊。她受了有經無情的迫害以後，自己的態度也變得無情了。她要他立刻放手，可能的話，完全放手，不再去見蘇珊。於是她先訪溫凱蓉，再回萊諾城，希望能防止他傾再傳消息，防止蘇珊有什麼舉動，或者防止有經再到她那裏去。

她去訪見溫凱蓉之後，在道德與情感方面實在並無多大結果，因為溫凱蓉不覺得自己已有干涉的義務。他既非有經的監護人，亦非公眾的道德裁判者。他堂堂皇皇地把整個問題拋在一邊，不過這件事，確是他所樂聞的，因為他可以就此占有經的上風。他有點替他惋惜。那個男人不這樣呢？可是，他一想到碧海公司的改組，便覺得那樣也不壞，他訝異起來，不知有經的股權有什麼變故。當有經過了一時去找他表示可能出讓股份的時候，他覺得無法辦理。那個公司責任情。不很好，還得多多增資。所有應有的股票必須儘速出售，否則公司就得實行。租。照目前的情況說來，唯一可以答應的辦法，祇能把有經的股票折合一小部份的價值來兌現，其餘由新任董事會另發股票。於是有了有經發見那方面的夢想也顯然告一段落了。

他。覺了戴夫人的作用，同時也發覺有把情勢明白。知蘇珊的必要。整個事情演變結果，使他遭了殃。於是他訝異起來，不知他將如何得了。他二萬五千元的年薪一經斷

絕，他在「碧海村」立自給的希望一經毀滅，他原先的生活就得因缺少財源而停頓，因為誰能沒有錢在社會上活動呢？他發覺自己已經陷入社會地位與商業機會全部毀滅的危機。如果他跟蘇珊的道德關係，以及他對安琪喪失天良的態度，偶爾給人家議論起來，如果比方說這件事給魏佛羅聽到，那末他將如何得？魏佛羅會到處傳播。這將成爲街談巷議，至少出版界要紛紛議論起來。他從此不得再進出版界做事。他沒有了位置。他祇有很少一點錢——總共不過五六千塊錢。他有蘇珊的愛情，但她的母親還在對她爭鬥，而且他身邊還有未經離婚的安琪。他現在怎麼安排才好？他怎麼好意思回到她那裏去？決不！

他坐下來，寫了如下的信給蘇珊，以爲她藉此可以明白現在的情況，同時假使她須要的話，也可以給她一個翻悔的機會，因此他覺得現在他對她該當如此了。

「珊：

我今早跟郭希蘭談過話，以前我害怕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你的母親，並末如你所說到波斯頓去，却到紐約來了，而且已經去見過他，照我猜想，她也去見過我的朋友溫凱蓉。她在那方面是不會給我什麼妨害的，因爲我跟那個公司的關係不在薪金，也不在任何一種固定的收入，可是她却使我在這裏受害無窮了。老實告訴你罷，我已經失掉我的位置。這件事要不是還有跟她無關的另一種壓力存在，我不相信會發生的，可是她的控告與怨訴跟另一個人對我的反

感恰巧湊上，遂造成了本來她一個人做不到的那件事情。環，你明白這個意思嗎？我有一對你說過，我所有的積蓄都凍結在『碧海村』了，我原希望大有所獲的。這原無不可，但我這裏的新金斷絕之後，我在那邊也發生了大大的變化，所以現在我非立刻在別處受聘不可。我也許會被迫放棄我河街的公寓房間以及我的汽車，同時我在別的方面也得儘量緊縮，以應付當前的困難，這就是說，如果你到我這裏來，我們必須靠我做藝術家賺的一點錢來生活，除非我決定另找工作而且能夠找到。當我來加拿大找你的時候，我心中已有這些想法，但現在事情既已發生，你的想法可以不同了。如果我『碧海村』的投資沒有問題，將來也許有獨立自給的可能。我也說不出究竟，但那還遠得很，目前祇有這樣，而且我不知道你母親是否還有別的辦法來破壞我的名譽。她似乎大有盤算到底的心思。她在閒路談話的話，你也聽到的，現在她顯然背信了。

「那，我把這一切向你告白，讓你能明白實在的情形。如果你到我這裏來，也許會覺得我的名譽已大非昔比。你得明白，聯合雜誌公司出版部經理韋有經與藝術家韋有經，其間大有不同呀。我由於對你的愛情，一選漫不在乎，對人頑強。因為你是那麼可愛，真是十全十美的造物，使我把一切都供奉在愛情的神壇上。我現在還要這樣做，我是心甘情願的。在你沒有來之前，我的生活是死氣沉沉的。我以爲我生活着，但我心裏知道這只是一個骯髒的殼子，只是一

神自歎。你來了之後，噢，我是怎樣生氣蓬勃啊！日夜如美夢一般。白樹林、碧海、柏里岩、以及第一天在南海濱的情景，我能遺忘嗎？小姑娘，我們的情形真是美滿而和平的。這是孤注一擲的做法，但爲我着想，我也並不懊悔。我做了一場非常溫柔非常美麗的春夢。如果你知道了一切，看清了形勢，照我現在的要求，停下來想一想，那時你或許會懊悔而要改變心思了。如果你感覺確是那樣的，你儘管改變心思，不必猶豫的。你知道，你沒有告訴你母親之前，我早已教你靜心想一想。我們計劃的是一件胆大而出奇的事情。我們不能盼望社會跟我們一樣看法。麻煩的發生原非意外之事，我以前覺得很可能發生，現在也是一樣。如果你到我這裏來，你說罷。如果你要我，你這裏來，也說一聲好了，我們將去英國或意大利，我將重新振作去幹我的藝術工作，我相信我能這麼辦，要不然，我們可以留在原地，再若我能否得到另外的聘約。

不過，你要記得。你母親的爭鬥或許還沒有完畢。她可能變本加厲再來大幹一下。你以爲能控制她，但事實似乎不然。我們在加拿大的時候以爲已經勝利，但看來並不如此，如果她試欲限制你對你父親遺產的使用權，她可能在這方面給你大大的麻煩。如果她試欲監禁你，她也許會成功的。我但願能當面跟你談談。我們應該考慮，應該計劃，要有行動的話，此刻就該行動。不過，如果你懷疑的話，你不必因爲顧慮我而妨礙你的前途。記着，現在情形已經不同

。你整個前途繫於你的決定。我也許早該對你如此說，可是你母親現在所做的事情，當時我沒有料到她能成功。我也沒有想到我的經濟地位會發生問題。

「珊，現在真是我受難的日子。我很悲哀，但祇爲怕有失掉你的可能而悲哀。另外的事情實在都不足道。只要有 you，無論我境況如何，一切都會圓滿的。沒有你，那就漆黑一團了。一切由你決定，而且必須見諸行動。無論你如何決定，我都願意照辦。我說過，你不必因爲顧慮我而妨礙你的前途。你還年輕。你將來還有社會前途。我、竟年齡比你大一半。我說話所以這樣穩重，乃是因爲你如果此刻想到我這裏來，我首先要你明白你是怎麼來的。」

「噢，我有時訝異，不知你是否真正了解。我也訝異，不知我是否在做夢。你是那麼美麗。你對我真是一種靈感。難道這真祇是一種誘惑，真是曇花一現嗎？我心裏一運有點詫異。可是我真是愛你，愛你，愛你。接受我千百個吻罷，我·着你的音訊。」

蘇珊在萊諾城讀着這封信。於是，她生平第一次開始嚴正地思想和考慮了。她一直做的什麼事？有經做的什麼事？這個結果真叫她寒而慄。她的母親那麼胸有成竹，真非她想像所及。你想她居然去找郭希爾——謊話連篇，捏造作態，不料她竟會如此。她也不料有經會失掉他的職位。她一運看他什麼權有勢，以爲他可以爲所欲爲的。有一次他們同坐汽車出去時，他曾問她爲何愛他。她說，「因爲你是一個天才，一切可以隨心所欲。」

但如今這似乎已受到嚴重的挫折。他並不那麼有權有勢，而且他講起貧窮，坐不起汽車，那情形就不同了。誠然，她仍舊愛他，或許她仍能強迫母親和解了事。

以後兩三天之內，仍有爭論，當時她的財產保管人，即麥主德信託公司的畢赫昂先生，以及她的至友華醫生，均被召來幫她辯論。蘇珊優柔寡斷，祇聽她母親深有用心的申訴，說只要她再等一年，到時只要她說一聲實在要他，她就能得到他。她聽得畢先生對她母親說，他相信一經告訴，任何法院都會判定她已無承繼之權而將她的財產加以凍結。她又聽華醫生當她面前對她母親說，他認為不必以瘋狂由託人看管她；但如果她母親堅持的話，法官無疑會判定她神經錯亂，至少為防止這種卑污的結局起見，會下此判決。蘇珊當真惶恐了。她接到有經來信以後，倔強的意志已逐漸減弱。她對她母親異常忿恨，但她此刻第一次想起她的朋友們將作何感想。假定她母親當真把她錮禁起來。那末朋友們將把她當作何等樣的人？這些日子以來，這幾星期以來，她母親已弄得焦頭爛額，當然對她自己的意志力，或者寧可說是她神經的支持力，也不無影響。這實在太緊張了。於是她訝異起來，他們是不是照有經的示意等待一個時期為妙。他在聖約可時曾答應等待，只要她也願意。唯一的條件就是他們仍會見面。現在她母親又變起戰略了，危言聳聽，仗勢恫嚇，勸她至少再過一年往常的生活；心平氣和地等待，看她究竟對她是否真正有心。

「你怎麼知道呢？」她不願她無意再談的心情，對蘇珊堅持說道。「你一往情深到

了這步田，還沒有給你自己以思考的時間。一年並無妨害。那對你對他會有什麼妨害呢？」

「不過，媽媽，」蘇珊隨時隨地都是這麼反覆着說，「你爲什麼去告訴郭先生呢？那是多麼卑鄙殘酷的做法！」

「因爲我想他需要用這個辦法來使他定心想一想。他不會挨餓的。他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他需要用這種辦法來使他頭腦清醒過來。郭先生並沒有革他的職。他告訴我他不會的。他說要他離開一年去想想清楚，他對付他的辦法不過如此。這對他沒有損害。卽使有損害，我也不管。你看他使我受苦的樣子呀。」

她對有經覺得深恨痛絕，因而她終於能佔優勢便非常得意。

「媽媽，」蘇珊說，「這個事情我永遠不會寬恕你的，你手段太辣——我願意等待，但結果依舊一樣。我要得到他的。」

「一年以後你怎麼辦，我都不管，」戴夫人暗自歡喜地說。「只要你能等待到這麼久給自己多多考慮的時間，以後你仍要跟他結婚的話，你可以照辦。無論如何，在那個時期內，他可能辦到離婚的。」她說話並無真意，但她祇求能夠延擱，覺得：「無論什麼說法都是好的。」

「可是我要不要跟他結婚，自己也不得而知，」蘇珊頑固不化地說，又回到她原來的觀念上去了。「那不是我對這件事的觀念。」

「噢，好罷，」戴夫人順她的意說。「過了一年你對自己的想法就會更加明白了。我不要強迫你，但我也不能袖手旁觀，讓我們的家庭與幸福就此破壞，連你也沒有停下來思考一下。這是你對我的情份，我這許多年來為你關心，你也得顧慮我一點。一年時間對你，會有妨害，對他也不會有害。那時你會發覺他究竟愛不愛你。現在這個情形可能是一時的幻想。在你之前他有過別的女人。在你之後他可能再有別個。他也可能跟章太太和好如初。他對你怎麼說，都不關事。你在破壞他跟我兩個家庭之前應該先試驗他一下。如果他當真愛你，他是願意答應的。蘇珊，爲我着想就這麼辦罷，此後我再不會阻擋你了。如果你肯等待一年，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幹，我所能希望的祇是不準你 dạng 正式妻子那樣去跟他，但要是你堅持的話，我也得盡力隱瞞這個事情。寫信告訴他罷，說你已經決定你們兩個應該等待一年，你毋須再見他。這祇會把事情重新弄糟。如果你不見他而祇給他寫寫信，那對他也比較好一點。以後你跟他重新見面再來考慮一下，他也不會覺得難受的。」

戴夫人深怕有經一來發生影響，可是她又不能防止這一點。

「我不願這麼做，」蘇珊說，「我不要這麼做。我要回紐約，沒有別的話說！」戴夫人終於作此讓步。她不得不然。

三天後，蘇珊寄來一封信，說她不能詳細答復他的信，但總將回紐約來看他。於是，不久之後，蘇珊與有經在戴莊當着她母親面前有一次會談。當時華醫生與畢先生

都在屋裏另一處地方——把那些提議重新討論一番。

那是十月間一個寒夜，天空鋼灰色，嵌着一個鐵刀月，西方初見嚴寒的預兆，光芒尖銳的星星，在頭上逐漸繁密起來。當他坐着他的汽車在水塔島渡船上過渡時，他看見一長隊水鴨，正向南游，要到那些蘆葦叢密的澤地上去求歸宿，那正是白里安寫作『給水鳥』一詩當時心中的景象。牠們刮刮地叫着而去，那些幽揚的叫聲從空中傳來，使他倍感淒涼。他從暮秋的枯樹面前疾駛而過，終於到達戴莊，走進那個大客廳，只見爐火熊熊，於是觸景生情，想起他曾在那裏跟蘇珊跳過舞，心裏不禁怦然一跳，因為他是來見她的，而見着她就像病體服了靈藥，也像口渴得冷飲一般。

他到來時，戴夫人對他傲然瞪視，但蘇珊歡迎他到她懷抱裏來。「噢！」她叫道，把他攬緊幾秒鐘，熱情如熾地喘息着。一時寂然無聲。

「有經，媽媽很堅決，」她過了一會說，「要我們等待一年，我想事情既然已經弄得一團糟，或許等待一年也好。我們以前太匆忙了一點，你是不是呢？媽媽去找郭先生，我對她這種舉動已經把我的想法告訴過她，可是她似乎一概不管。她現在威嚇我，說要把我判定為神經錯亂。我想我既無論如何總要跟你，那末等一年實在也沒有什麼關係，是不是？不，我原想應該當面告訴你，問問你的意見。」她歇一下，注視他的眼睛。

「我以爲我們在聖約可的時候都已經講定了，不是嗎？」有經轉向戴夫人說，但同

時感受着沉在心底裏的一種刺感。

「我們都已經講定過，祇差你不再跟她相見這件事。我認爲你們兩個在一起是大不合適的，照眼前這些情形，這是不可能的。人家要說閒話。你太大的情形必須安排好。你一面跟她東奔西跑，一面你太太將給你生小孩，那是不能的。我要蘇珊走開一年，讓她靜心想個明白，我也要你讓她這麼辦。如果一年以後她仍堅決要你，而不願聽信結婚的道理，那末我就整個放手不管了。她可以得到她的遺產。如果她要你，她也可以得到你。如果那時你頭腦已經清醒，我但願你如此，那末你離婚也罷，仍跟韋太太和好也能，只要你合情合理，怎麼辦都好。」

她不願在這裏刺激有經，但她對他確是切齒痛恨的。

有經祇是愁眉蹙額。

「蘇珊，你真這麼決定嗎？」他厭倦地問。

「我想媽媽是可怕的，有經，」蘇珊閃爍其詞地回答，或許她這話是對她母親的回答。「我跟你已經計劃過我們的生活，我們就要照此實行。我現在想來，以前我們有點兒自私。我想一年或許沒有什麼妨害，只要這亂糟糟的情形能從此結束。我是能等待的，只要你做得到。」

有經聽到這裏，一種不可名狀的失望之感壓上心來，深切的悲哀使他幾乎不能說話。他不能相信說這話的是蘇珊。願意等待一年！早先說不願如此的也是她呀！這沒有什

麼妨害？你想，人生、命運、以及她的母親居然這樣征服了他。

「這真是你的決定嗎，蘇珊？」他悲憤地問道，他整個心身給籠罩在憂鬱的霧中
了。

「我想或許應該如此，有經，」她回答，還是閃爍其詞的。「這很為難。不過我將一直對你忠實。我答應我不會變心。你想我們能等待一年嗎？我們能等的，是不是？」

「一年都不得見你嗎，蘇珊？」

「是的，一年終要過去的，有經。」

「一年嗎？」

「是的，有經。」

「我再沒有話說，戴夫人，」他嚴肅地轉向她母親說，眼裏含着抑鬱陰沉的閃光，一時對蘇珊變得硬心腸起來。你想她竟會那樣對待他，正如他所謂把他打倒了。好罷，人生就是如此。「你勝利，」他加添道。「這在我是一個可怕的經驗。一個可怕的热情。我愛這個姑娘。我全心愛她。有時候我彷彿疑心她或許不會開口。」

他向蘇珊轉過臉來，於是他第一次想到他並沒有在她心中發見真正的了解，而以往他原是一逕以為她是了解他的。命，在這一點上也欺騙了他嗎？他對這一點也看錯了嗎？他追求的是美色的、個誘人的幻影嗎？蘇珊祇是叫他又撲一個空的陷阱嗎？上帝呀！命和家說他七八年後將有第二個倒毒時期的預言，又回到他記憶中來了。

「噢，蘇珊！」他簡短地叫了一聲；不自覺地帶有悽惻動人的樣子。「你真正愛我嗎？」

「是的，有經，」她答道。

「真的嗎？」

「是的。」

他伸出雙臂，她走了過來，但他拚着性命，也趕不走這個可怖的疑懼。這使他接吻失却樂趣——彷彿他夢中擁抱一個美女，醒來一看空無所有——又彷彿命運差使裏邊扮着少女來欺騙了他一次。

「讓我們結束這件事罷，韋先生，」戴夫人冷冷地說，「延擱下去是沒有好處的。讓我們暫時告一段落，等一年再談罷。」

「噢，蘇珊，」他接着叫道，像餘音嫋嫋的鐘聲一般悲切，「跟我到門口去。」

「不，僕役們在那邊，」戴夫人插進來說。「請你在這裏告別。」

「媽媽，」蘇珊憤激而倔強地說，一時悽然動情，「我不要你這個樣子說話。請離開這個房間，否則我就跟他到門口，而且還要跟他走遠去。離開我們，我請你。」

戴夫人出去了。

「噢，珊，」有經悲傷地說，「我簡直不信。我不信！這件事弄錯了。我早該佔有你的。現在結果如此。一年，整整一年，要有多久呢？」

「祇要一年，」她堅持道。「祇要一年，相信我，你能等嗎？我不會變心的！」他搖搖頭，於是蘇珊如削一般把他的臉捧在雙手裏。她吻了他的面頰，他的雙臂，他的頭髮。

「相信我，有經。我似乎冷酷了。你不知道我的經過情形。到處麻煩，沒有別的。讓我們等待一年罷。我答應到你這裏來的，我發誓。一年。我們能等待一年嗎？」
「一年，」他說。「一年。我不能相信。一年之內我們大家不知到那裏去了。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這太難受了。現在是我要受罪了，是的，我受罪。」

他捧着她的臉，注視着它，注視着它所有的柔美動人的相貌，注視着她的媚眼、她的櫻脣、她的面頰、她的頭髮。

「我原想，我原想，」他喃喃自語道。

蘇珊祇用雙手撫摸着他的後頭。

「好罷，如果我非此不可，非此不可，」他說。

他轉過身去，轉回來抱她，然後又轉過身去，頭也不回，逕向廳外穿堂裏走去。戴夫人在那裏等候。

「夜安，戴夫人，」他陰鬱地說。

「夜安，韋先生，」她冷若冰霜的作答，但心裏對她這回勝利却有悲劇之感。他拿了他的帽子出去了。

他是坐了自備汽車來的，但實際上他並不要它。人生若夢，而他自己的一生也已經失敗。你想他所有的美夢就這樣消失了。不久他將沒有汽車，沒有河街上那個住宅，沒有職位，什麼也沒有了。

「上帝呀，這我可受不了！」他叫道，一會兒又叫道——「天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到了白堤，他捨車步行，叫他的車夫把車子駛往車房，然後沿着紐約下城那些兩旁高屋聳立的灰黯的街道慢慢走着，十分憂鬱。這裏是他常跟郭希蘭與溫凱蓉同走的百老匯路。這裏是華爾街周圍的金融世界，他原希望在這裏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呀。現在遭些高樓大廈是靜悄悄的，彷彿見他就退避似的。頭頂是燦爛的繁星，非常爽朗，但對他已毫無意義。他怎麼解決好呢？怎麼調整好呢？一年！她永不會回來——永不！一切都已煙消雲散，光耀的雲彩已經消退。海市蜃樓已復歸空虛。地位、名望、愛情、家庭——它們往那裏去了？祇有一會兒，一切都像從未發生過似的。該死！命運蓄意毀滅他，真該咒詛！

蘇珊回到戴莊自己的房裏，便鎖上房門。她對整個的經過情形也不免漸漸發生悲劇的感想了。

「噢，噢，噢」她叫道，生平第一次感到彷彿心痛得要叫喊出來——可是她不能叫喊。

而在河街上却另有一個女人，正可苦失望地、無可奈何地思考着她遭遇的悲劇的性質。事情如何安排？她如何自救？噢，她的一生，她的小孩！但願能使有經了解！但願能使他明白！

五十五

郭希蘭跟他談話之後，蘇珊下了那個簡直等於排斥的決心之後，幾個星期以來，有經正設法結束他在聯合雜誌公司的事務，並且安排他跟安琪的關係。這並非易事。郭希蘭給他相當幫助，勸他說明他將為公司暫時出差，同時裝作非立刻動身不可。有經把各部份主管人員召入辦事室，照郭希蘭的示意告訴他們，但加添着說，他想他們也知道他另有投資關係，或者他們已有所猜疑，而此刻那些關係已使他很難分身，所以他可能不再回來，或者至多回來一個極短的時期。依他當時遭受的困難情形而論，他裝出那種自鳴得意的神氣，確是非同小可的，於是大家驚奇之下，事情就此掠奪過去，誰也沒有猜疑他眼前遭遇到任何厄運。實際上，大家都以為他時來運來行將飛黃騰達——去經理他私人的利益。

跟安琪談話時，他明白表示他將要離開她，他不願裝模作樣，她應當知道實情。他

已經失掉位置；他並不立即到蘇珊那裏去；他要她離開他，否則他就離開她。她幾暫回溫高泉故鄉，或去歐洲或往任何別處，讓他一個人奮鬥出一個結果來。照她目前的情形，她並不是非跟他在一起不可的。她可以雇用看護婦，可以住產科醫院。他願意償付一切用費。他決不再跟她同居，只要他能避免，決不要再跟她同居。他渴望着蘇珊而眼前所見的是她，那就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是一種責難，是一種恥辱。不，他將要離開她，或許蘇珊將來增加了實際爭鬥的勇氣時，仍能到他這裏來的。她應該如此。安琪可能死掉。是的，這似乎是非人性的，他也想到。她可能死掉，然後——然後——即使她死了，小孩可能活着，這個思想他却沒有放在心上。他還不能了解這一些，還沒有把握這一點。這在他祇是一個抽象觀念。

有經在干橋租了一間公寓房間，深居簡出，一時沒有外人知道，大概也不會有人來看他。於是，他眼前所見的，是一個顯然已經身敗名裂的人的淒涼景況。他的觀念、情緒、意向、感想都混亂得很，都給一個慘淡的結果所挫敗。假使有經年齡再大十年十五年，結果可能是自殺。這在一個性格稍有不同的人，也會引起拚命、謀害、等等的結果。可是他却不然，他有時茫然危坐，回味他的美夢，思念蘇珊與安琪，不知她們現在怎樣。他想看一般人對他的議論和感想，也想着自己如何收拾殘局，圖謀補救之道。

其中唯一得救的因素，便是他天生的工作欲望，雖然起初並不顯露，但後來逐漸恢復了。他必須有所作為，即便祇是再嘗試繪畫工作也好。不能為找聽業而一逕東奔西

走。「碧海村」方面對他已一無所有。如果他不要存心卑劣，就得維持現已分居的安琪而工作；同時從整個經過情形看來，他自己覺得也夠邪惡了。她性情雖然跟他不合，但她苦心孤詣一直想迎合他的欲求。歸根到底，這不是她的過失。今後他該怎樣工作，怎樣生活，怎樣企求東山再起呢？

他與安琪對當前的情況曾有長久的爭論——安琪含淚泣訴，眼見人生所珍貴的一切都已崩潰，深感痛心。他們的情況雖然淒慘，結果却仍不免分離。這時已是十一月間，房東聽到有經濟上的窘迫，或者最近的不幸，也就答應退租，雖然租期還有幾年。他的公寓房間就此放棄了。安琪心緒紛紜，幾不知何所適從。這正是人間一種殘酷的恥辱的景況，令人疾首痛心的。她無可奈何地跑到有經的梅兒姊姊那裏去，梅兒姊姊先把這件醜事瞞過她的丈夫，但後來終於向他告白，並且開始考慮「付辦法」。巴法郎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數年前他妻子曾以精神療法醫治瘤腫，他覺得非常神奇，所以他現在已是基督教精神治療法的一個堅定的信徒，而對於安琪的情況，他也想勸她應用這種精神治療的智識。

「梅兒，煩心沒有用的，」他對他的妻子說。梅兒確有信仰，但她弟弟遭受了那種禍患，使她一時驚惶得莫知所從了。「這是一個人心理作用的又一個證明。照凡人的自私觀念看來，這是被現實不滿的，但照上帝的仁德看來，那毫不不足道。只要我們思想正確，這種事情仍會好起來的。安琪現在可以進產科醫院，或者等她臨產時再去。我們或許

以勸導有經棄邪歸正。」

他們勸告安琪去求救一個基督教精神治療專家，梅兒又去訪問那個曾經醫治她癡癱的婦人，並且求她運用她的勢力，或者用她的精神治療的智識，去感化她的兄弟。她聽她說，這件事非他自願不可，但她仍將為他祈禱。如果他們能勸他自動來請求精神的指導，或請求神力的援助，那末情形就不同了。她說，雖然他極度的錯誤在她看來是顯而易見，十分可怕的，但她的信仰不容許她來責備他，惟如此，她愛他呢。他是一個堅強的人，她說，常常是奇怪的，他與安琪或許不大相配。但一切都能由教義來糾正。安琪準備行裝收拾東西時，其間經過的是一個悽涼的時期，處處使她觸景生情，憶起往日的安樂與顯赫，一見她覺得那麼可愛的東西，便不禁歎歎號哭。

我們應該在這裏說明，有一個時期蘇珊以為自己是愛有經的。可是我們也應該記得，她所以對他動情，是因為他性格的奇妙對她發生了魅力。有經的性恪似有一種意圖打破習俗的特質。他跟人接近的時候，顯然像一頭馴服的羔羊，表情儀態都很隨俗，但內心却像一頭兇狠，憤世嫉俗，全無顧忌。所引人間的規律和俗流的生活方式在他是一種譏笑。他憧憬着一種超乎物質生活的事物，一種精神事物，或者說一種不朽的東西，而把所有的現實事物看成它的影子。人際間在堂皇與動亂之中維持着的那種制度，究竟是否真正給維持着，那是人間的偉大的力量所不容的，那裏管得到呢？他有一次站在一個屍體陳列所裏，看見人體顯然化成一種粉糊一般的化 物，那時他曾對自己說，我

們如果設想人生本身能對製造這些人生現象的力量發作多大的作用，那是多麼可笑。化學的生理的巨大力量在發揮它們的作用，這些力量或許湊巧能造成一場虛幻的人生戲劇，但不久它便風流雲散了。可是它出現的時候，又是多麼美妙呀！

自然，蘇珊目前是垂頭喪氣的，因為她像有繩一樣會得忍受痛苦。但她既已說出等待的話，祇得決心守住它，雖然她並未守住她另一句話。她已在十九與二十歲之間，而有經將近四十了。無論她怎樣，人生對她還會有安慰。至於有經，人生祇能使他更苦惱。戴夫人終於帶同蘇珊與其他兒女到國外去了。

於是，有一天傢具送走之後，安琪便暫時去跟梅兒同住。她離開紐約的時候，又是一個哭哭啼啼的場面。她這回，萊新看她的妹妹瑪麗，預備在她離開之前把她遭遇的可怕的悲劇當作一個深心的秘密告訴她。有經送她上車，但心猿意馬，毫無興趣。其間安琪唯一的思想，便是希望時間會使小經回心轉意。她能儘量等待，只要她能平心靜氣生活下去，只要她不死也不離婚，他或許能恢復理智，仍舊把她當作值得同居的一個人。那個小孩是能做到這一點的，小孩的出世一定會影響他：

「告訴我，」有一天，當他們交鋒着爭論與計劃的時候，她對小經說，「如果小孩出世了，而我——我——死！你決計要拋棄牠嗎？你要收養牠嗎？」

「我要收養牠的，」他回答。「別擔心，我不是毫不講理的狗子。我本來不要牠這原是你的詭計，不過我仍舊要收養牠。我並不要你死。你知道的。」

安琪想，只要她活着，她情願重新跟他同度一個貧窮艱苦的時期，只要她能活著見到他頭腦清醒起來，見到他道德心復活，甚至於事業上仍能稍有成就。那個小孩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從未有過小孩。儘管他現在多麼討厭小孩的念頭，但他當真出世了，他可能改變心思的。只要她能渡過那個難關就好。她年齡已經那麼大，她的筋肉已經硬固。當其時，她去求教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算命人，一個星相家，以及梅兒推薦的一個基督教精神治療專家。這個東拉西湊的辦法，既無目的，又屬可笑，可是她傷心過甚，在這個暴風雨中，覺得任何一個港口都值得趨避。

醫生對她說，她的筋肉十分硬固，但施用他指定的攝生法，他確定她仍能有良好的經過。星相家對她說，她與有經過這場風波是命星註定的——尤其是有經。他說他可能回心轉意，那樣的話，他仍有一線興發的希望。說到她自己，他搖搖頭。是的，她會好起來的。他說的是謊話。算命人放下紙牌來，看究竟蘇珊會不會跟有經結婚。一時安琪心滿意足的聽他說，她永不會走進他的生活裏來。告訴她的是一個妖形怪狀的女人，穿得非常富麗，戴着珠寶首飾，她前房裏充滿着求教的女人，她們患的都是「心病」，不外失財、情敵、生育的危險、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那個基督教醫生宣稱一切都是神意幻影。神意就是萬能的，全知的，全知的善道，其中不容邪惡的存在——有的祇是邪惡的幻影。「凡是對神意有信心與信仰的人，都覺得它是實實在在的，」那聽導者說，「但對於自知已成為上帝心中某種意念的一個完全而不可毀滅的反映的人，它却並無實際的

意義。上帝是一個原則。當那個原則的本質一經實現，而你自己也成爲它的一部份的時候，邪惡就像一個煩擾的惡夢一般脫落了。它沒有現實性了。」她對她肯定的說，她對基督教精神療法一旦有了真正的了解，任何邪惡，會落到她身下來的。

律師聽她熱烈地講述有經的不端行爲之後對她說，這些罪行既發生於紐約城，則根據紐約州的法律，她丈夫即使有財產，她能爭取的也祇是極小的一部份。求取離婚的判決，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五十六

安琪終於回家去看她的父親，他現在已經老態龍鍾，非常衰弱，又到亞歷山大城去看有經的母親，她也已是風中殘燭了。

「我不斷的希望你對我的態度會有改變，」安琪寫信道。「如果你願意，請時時給我音訊。那對你的進行步驟並無關係，給我寫一、二句也沒有妨害，況且我是多麼寂寞。噢，但願我能死掉。但願如此！」雙方都不談起實在的情形。安琪託言有經已厭恨經商，同時因爲郭先生的公司發生意外變故，所以他樂於暫時恢復他的藝術工作。他可能來家一趟，可是他實在太忙，她是這樣撒謊的。但她給梅兒寫信時，却把她所有的希望，尤其是她的憂懼，統統告訴了她。

有經與梅兒曾有多次會談。梅兒是他幼年的伴侶，對他非常喜愛。他的特性，天與無邪的那些特性，現在由她看來也還像他們幼年在一起的時候一樣。她到王橋他那個可愛的公寓房間裏去找到他。

「你爲什麼不來跟我們同住，有經？」她懇切說道。「我們有的是一套舒服的公寓房間，你可以住在我們隔壁那個大房間裏。那裏看出去景緻很好。法郎也歡喜你。我們聽安琪說過，我想你是錯的，但你是我的兄弟，我願意你來。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上帝會來排解。法郎跟我都替你祈禱。照我們的想法，世上並無罪惡，你要知道。現在——」於是她發出她舊時「孩子般的微笑」——「不要一個人住在這裏。你願意跟我住在一起嗎？」

「噢，梅兒，我十分情願住到你那裏去，不過我現在不能。我不要這樣。我須要靜心想一想。我要孤獨。我還沒有把要做的事情辦妥。我想要試試我的字筆，再多繪幾幅畫。我還有一點錢，我現在正有着需要的時間。我看那邊小山上倒有幾所精緻的房子，我或許能找一間有朝北窗子的房間，可以作爲畫室。我先把這件事情想個明白。我真不知怎麼辦呢。」

「爲什麼你不去找一個基督教精神治療專家呢？」梅兒問。「那對你不會有什麼妨害，你也不必信仰它。讓我把那本書給你讀一讀罷。且看你以爲這裏面有沒有點道理。你在那裏譏笑我罷，不過，有經，我無法告訴你，它給了我們多少好處呢。總而言之，

替我們解決了一切。我跟五年前不同了，簡直換了一個人，法郎也是一樣。你知道我當時病得多麼厲害？」

「是的，我知道。」

「你爲什麼不去看看瓊司太太？你不願意的話，也不必告訴她。她醫好過幾回病，非常神奇。」

「瓊司太太對我能做什麼呢？」有經狠狠地說，嘴唇抿緊，形成一個譏諷的模型。「醫好我的憂鬱？使我不再痛心？單是說說有什麼用呢？我應該把整個事情放棄了。」他瞪視着樓板。

「她不能，但上帝是能夠的。噢；有經，我知道你感受如何！請去一趟罷，那對你沒有妨害的。我明天把那本書帶給你罷。我帶來了你願意讀嗎？」

「不願。」

「噢，有經，請看在我的情份上讀一讀罷。」

「那有什麼用處？我不相信這一套。我不能相信。我有我的智識，我決不相信那些廢話。」

「有經，你怎麼說的！你會有一天改變心思的。我知道你怎麼想法，但是無論如何請你讀一讀罷。請你讀一讀好嗎？答應我能。我原不該請求你。但事情不是那麼樣的，我祇要你看一看。去找一找瓊司太太罷。」

有經耗絕了。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此了。基督教精神療法！基督教的廢話！他知道他將怎麼辦。他的良心催使他放棄蘇珊，回到安琪那裏去，回到他將生的小孩那裏去，至少暫時得回去，可是美麗的誘惑、個性的誘惑、愛情的誘惑，多麼可怕，使他內心多麼煩亂！

凡是對基督教精神治療術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它主要的信條，就是承認上帝是一個原則，不是一個能從人生的凡俗或官能方面來了解或想像的人格（人格祇是一種幻覺），承認人（從精神方面來說）祇是他的幻象或類形，人不是上帝，也不是他的任何一部份。他是上帝心中一個意念，祇是意念，所以是完整而不可毀滅的，而且正像上帝心中的意念或原則一樣，一定是和諧而不受擾亂的。對於沒有形而上學的觀念的人，這原是曖昧而無意義的，但對於具有精神的或形而上學的觀念的人，這將發出一種偉大的光明。物質變成了一些幻覺的構形或混合，這些幻覺的演變不盡如人意，但它們無疑地是憑空造成的，或是由一種不可眼見不可捉摸的意念所造成的，除了根本崇尚精神的人所給與的信念或信任以外，別無意義。否定它們——知道它們的底蘊——以後，它們也就不復存在了。

有經這時候正在意氣消沉的狀態中——愁眉不展、精神萎靡、心灰意冷、眼前只見罪惡與破壞的力量。這種哲理很可能對他發生意義，如果他真能聽進去的話。他天生是有哲學頭腦的一個人。他平生思考的，是凡人生活的種種玄妙問題，常讀斯本塞、盧

德、赫胥萊、廷達爾、安扶布萊、羅素、華萊士的著作，後來又常讀洛琪與克洛克的著作，想用歸納的唯理論者的方法去發見人生的究竟。他讀了愛默生的『超靈』和『馬古斯·奧里略的默想錄』以及柏拉圖的著作以後，有時以為自己有了些心得。上帝是一個神靈，他想，正如基督對薩瑪利亞那邊那個女人所說，但這個神靈是否關心充滿苦難與爭執的人事，那又是一回事。他個人從未相信過。也從未肯定過。他常常被『山上的訓誡』所感動，被基督對人世苦難的態度所感動，也被古時預言家那種奇特的信心所感動，據這些預言家堅持的說法，上帝就是上帝，他面前沒有別的上帝，又說他對罪惡者必懲以怨怒。上帝究竟是否如此，一直是擺在他眼前的問題。這個罪惡問題常使他迷惑——那個原始的罪惡。世界末有人類以前，有沒有上帝心中的法律呢？如果有的話，它們是些什麼呢？它們有關婚姻嗎？有關於比人生更久遠的某種精神結合嗎？它們涉及偷竊嗎？人生範圍以外的偷竊又是什麼呢？宋有人類以前那裏有偷竊呢？還是它是跟人類歷史同時開始的呢？可笑！這一定是與化學物理中某種東西有關的，是這種東西造成人生中的『竊行』的。一個社會學家——某大學的一位偉大教授——曾有一次對他說，他不信有成功或失敗，不信有罪惡與正直感，除非它們與那個種族所形成的本能有關——所謂本能專指與種族自我保存和種族進化有關者而言，此外毫無意義。靈性的道德？呸！他一點都不知道。

這種猥褻的不可思議論，對有經自有它的影響。他一還是一個懷疑論者。正如我在

前面所說，在他的解剖刀之下，一切人生都四分五裂了，經他割裂之後，他便無法合乎邏輯地把它們重新拚合起來。人家都說婚姻神聖，可是，天哪，婚姻也是一種進化！他知道這一點。有人寫過一部論著，分為上下兩卷，名為『人類婚姻史』，其中說明動物的配偶僅維持到能養大幼兒為止，到牠們能自力營生的階段為止。這實在不就是現代婚姻的**基本精神**嗎？如果他記憶不錯，他在這部歷史中曾讀到這些話，說婚姻之所以被認為神聖的終生大事，是由於人類幼兒的養育確實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可是養育兒女乃是每個人的責任。

啊！問題就在這裏了。他一還煩心的就是這個。家庭是以此為中心的。兒女！種族的**繁殖**！拉着進化的載重車！不照做的人就該死嗎？這個種族的精神反乎他的性格嗎？你看那些不願照做的男女，那些不能照做的男女。成千成萬有在那裏呢！照做的人常以**為不照做的人是錯誤的**，他一還覺得整個美國人的精神是固定在這個方向的。生育小孩，教養小孩，老是一種保守的俗套。看他的父親就知道。可是另外有些人特別狡黠，他們利用這種精神，把工廠移到這種精神最盛行的地方，以期獲得低廉的童工。他們却並未遭受任何禍患，不是嗎？

但梅兒繼續懇求他，要他看一看這部聖經的新解，堅說它是**真確的**，能使他對靈性獲得一種了解，藉而驅除俗世的罪惡，說它是非俗人所能想像的。靈性統治一切，因此他思考起來了。她對他說，如果他停止跟安琪同居是正當的，事情就這麼辦，如果不

正當，那就不要這麼辦；但無論如何，無論繼續同居與否，他知道了一個真理，他就會有和平與幸福。他做事應求其正當（『先尋覓上帝的王國』），然後所有那些和平幸福都會加添到他身上。

起初有經覺得要他聽信這些無聊話實是愚魯得可怕，但過後他稍稍不同了。梅兒公寓房間裏曾有長久的爭論，熱忱的懇求，他們早午兩餐常在一起，星期日午餐有經必到，一選跟巴法郎與梅兒辯論教義的各個方面，有幾次他跟他們同去參加他們教堂裏每禮拜三舉行的個人經驗講述會，在那裏有經聽到一些有關神奇的治療的講述，使他簡直無法相信。如果這些講述儘可能由神經過敏的想像而發生的疾病，那末他確定它們的醫治可能由於宗教熱忱打消了他們對某種欠缺的東西的妄信的緣故，可是他們說到醫好過癆腫、肺癆、脊髓癆、甲狀腺腫、肢體萎縮、疝氣病的時候，他就不願說他們是撒謊者，他們似乎非常誠懇，決不致撒謊，可是他設想他們祇是弄錯罷了。

他們或者這個信仰如何能醫治癆腫呢？慈仁的上帝！他依舊這樣懷疑着，始終不願閱讀那本書，直到有一個禮拜三晚間，他剛巧在紐約基督教精神治療者第四教堂裏，看見他身傍一個人從他自己席座上站起來說：

「我願用我的情形來證實上帝的愛和慈悲，因為我不久以前有過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而且我那時正是一個挨到透頂的人。我生了一個早晚都讀聖經的家庭裏——我父親是一個頑固不化的長老會教徒——他要我把聖經生吞下去的那種樣子，以及我當時在基

督教義與實際之間所發覺的種種矛盾，連我家庭裏也不免的那些矛盾，真使我深恨痛絕，所以我對自己說，我住在父親家裏靠他吃一天飯，我就順從一天，但一出家庭，我就要爲所欲爲了。此後我在父親屋裏又過了幾年，直到十七歲的時候，我到了一個大城市辛辛那底，但我一旦離開家庭得到了自由，我就把所謂宗教的訓練統統拋棄，開始去做我覺得最快樂最滿意的事情了。我要喝酒就喝酒，雖然我喝酒老是喝不會的。」有經驗笑起來。「我要賭錢就賭錢，可是我賭錢向來不夠精明。不過我總賭了一下子。我最大的弱點就是女人，說到這裏，希望你們誰也不要生氣，我知道她們不會生氣的，因爲也許還有別的人很需要聽聽我這番話的。我追求任何別種誘惑決沒有比追求女人厲害，我想要的就是她們的肉體。我的慾望是可怕的。我想入非非，見女人就如聖經中所說不能不對她存貪淫之心。這是邪惡的。我終於衰弱成病，人家把我送到支加哥基督救精神治療者第一教堂，這以前我找醫生找專家會化盡了我所有的錢以及五年的光陰，患的是脊髓癆、浮腫、以及腎臟病。以前我還生過別的病，是用普通藥劑醫好的。」

「如果聽得我的聲音的人裏面，也有跟我同病相憐的，我要他靜聽我的話。」

「我今夜要告訴你們，我現在已是一個好的人——不僅身體健好，而且心靈也健好，而且更妙的，依我所見的道理來說，我是精神健全了。我化六個月功夫醫好了，那要歸功於支加哥一個基督救精神治療專家，她一經我請求便接受了我。現在我站在你們面前可說是健康而完好了。上帝是慈仁的。」

他坐了下來。

當他講話時，有經就近觀察他相貌的每一線條，他身高而瘦小，髮鬚砂褐色。他面貌並不難看，修長正直的鼻子，明澈的碧眼，而顏淺紅色，渾身很有矯健的氣概。有經最注意的一件事，便是他態度冷靜、從容、沉着、很有生命力。他說得頭頭是道，非常有力。他聲音嘹亮，很能傳神。他衣服端整，是嶄新而且精製的。他不是乞丐或走江湖的一類人，而是某種職業人，很像去工程師。有經心裏願望跟他談一談，可是他覺得怕羞。這個人的情形跟他有點類似；雖不盡同，却很近似。他身體上從未生過疾病，可是他一見姿色十分嬌美的女人就對她有貪淫之心，那是多麼常有的事呀！他回家去一路這樣想着，於是那一夜他第一次把『科學與健康』那本書認真試驗了一遍。

五十七

凡是試讀過這本奇怪而許多人覺得很有意義的文典的人，都知道它表面上顯然祇是一大堆矛盾和玄學的謬論。緒論中述及洪水時代以來疾病的迅速增多與加劇的說法，已夠使任何一個相信確切實證的舉世公認的自然科學的人大吃一驚了。有經讀到起首這一節，當然已經起了大大的反感。爲什麼居然有人說出這種蠢話來？每個人都知道並沒有洪水這回事。爲什麼引用神話當作事實呢？這使他很起反感，但從批評的觀點看來，他

又覺得有趣。然後，他讀到他認為有關物質與精神那個混亂問題的一種謬論。作者說五種官能的見證全無價值，但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引用根據這些見證的比喻來解明他的精神意義。他好幾次把書本拋下，因為引用聖經的地方使他大起反感。他根本不信聖經。今天還有人說起基督的奇蹟，那不會是嚴正的說法。可是那個人確已證實。那真是如此嗎？他全篇說話確有誠真的意味，顯有深刻的信仰和同情，他有的是一般誠真的改革家的特點，這使他有點感動。這裏那裏都顯得他很有些思想。他對耶穌已具有精神上的了解，他深心接受這種了解的虔誠態度，一逕銘刻在他心中。他特別牢記的，是書中的某一句或者某一段，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玄學氣質的人。

「……一刻兒覺得人生與智識純粹是精神的，既不實在又非物質所形成，於是身體就不會發出怨訴。如果你因自信有病而受苦，你將發覺得自己突然變好。當身體為精神生活與仁愛所控制時，憂愁將變為快樂。」

「上帝是一個精神，」他記得耶穌這樣說。「凡是向他祈禱的人，必須用精神用真誠來祈禱。」

「你將發覺自己突然變好，」有經想。「憂愁將變為快樂。」

「憂愁？那一種憂愁？愛情的憂愁嗎？這個問題意味着俗世的愛情的結束；因為那也是凡人的。」

他讀下去，發見基督教精神治療學者相信聖母瑪麗的清淨妊娠的時候，他覺得那是

愚弄的；還有，他們相信婚姻制度終必廢止，認為它代表凡人對自我創造與永續的一種幻覺，當然，藉兩性作用以生育小孩，以及身體之除去物質性——由物質轉化為原始的靈性，其中既不會有罪惡、疾病、腐化，亦不會有死亡，這都是他們的信仰或理解的部份。這在他看來是一個狂妄的主張，可是當時，因為他天生有哲學的意向，這跟他對人生的神祕觀念正不謀而合。

願讀者記得，這裏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有經所以特別適應這種哲理是由於他的氣質——善於內省，富於想像、探究心理——也由於一種暫時失望的心理狀態，彷彿餓不擇食，只要能解除憂愁、頹喪和失敗的希望，覺得什麼都好，因此他樂於探究這個顯然極端派的人生理論。他聽過不少關於基督教精神治療的原理，看見這派的教堂建造起來，它的信徒日漸增多，尤其在紐約，並且聽見他們熱烈主張免除一切的人間罪惡。空閒無事，沒有娛樂，無法遣愁，深自內省，這樣他自然為這些奇怪的論說所吸引了。

同時，他從過去的讀書以及科學的思辨中並非不知道，卡萊爾有一次說過『物質本身——物質的奴才世界，或是一種空虛，或是由於人類心靈的一種產物』（見佛洛特著卡萊爾傳中的卡萊爾日記），還有康德認為整個宇宙是眼睛或心靈中的一種事物——這是一個思想，不多也不少。他記得馬古斯·奧理略曾在他的『默想錄』裏某一處說過，宇宙的靈魂是仁愛的，慈悲的，其中並無罪惡的存在，亦不受邪惡的妨害。這後一個思想他一直牢記在心中，認為非常奇怪，因為跟他自己的感想恰恰相反，他認為宇宙，或

宇宙的靈性，是奧妙、殘酷、機巧、而惡毒的。他訝異一個能成爲羅馬皇帝的人如何能有不同的想法。基督在山上的訓誡一直使他感動，覺得那是一個對人生缺少實際知識的理想主義者的一些可愛的思維。可是他也一直訝異，爲什麼「莫在地上爲你們自己積蓄財寶，地上有虫蛀和腐蝕，有破門而入的竊賊」這些話曾使他深受感動，認爲一種非常美的東西，所以必定是真實的，「因爲你財寶所在的地方，你的心也在那裏。」濟芝曾說「美即真——真即美」，另一句是「真就是實在的事物。」

「什麼是實在的？」他這樣自問以答覆那句話。

「美，」是他的自答，因爲人生雖有種種恐怖到底是美的。

祇有大生有哲學意向或宗教意向的人，才會在心追求那嘗試改變的緩慢的過程。安琪動身去拉辛城之後，曾應梅兒的懇求回到紐約，她一到就由有經送進產科醫院，此後連續的幾個月裏，這個改變過程一遞進行着。這些原是生命的奧妙，祇有才能較高的人才會作智慧的探究，但有絕對這些問題思索得又深又廣。他跟梅兒與巴法郎常作久長的談論。辯論凡人思想的各個方面，無論是現實或是非現實的，所談論的都與安琪的情況無關。有經坦白承認他不愛她，不願跟她同居。他堅持說他沒有蘇珊不能生活。他不時檢起一些零落的哲學與宗教書籍來閱讀或重讀，因爲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他心裏雖替安琪難過，起先却並不去坐在安琪身邊。他新讀或重讀肯納的「希伯萊民族史」，威尼格的「性與人格」、卡爾·辛特的「世界機械」、牟善的「精神英雄」、姜斯頓譯的

Bhagavad Gita, 愛默生論超靈一文, 以及赫胥黎的『科 與希伯來傳說』和『科學與基督傳說』。

另一件使他迷惑的事，便是發現進化的假說到底並未排除某種統治力的觀念，那就是他設想中所謂定命的神靈，因為他看到報上有幾段文字，使他讀得入迷。其中一段引自一個名爲喬治·高特的人的一部生物學著作，原文如下：

「生命之達成自然力的控制，是由於細胞機構，而據我們所知，僅由於此。」有經讀過安特夫人的著作又常跟巴法郎辯論之後，不準憐承認這一點，但他很迷惑，看到那篇文字終於承認有某種極端的靈性在形成我們的意向。「沒有一個有機的分子顯有智識、意志、或目的的 證。它祇是數理決定的不可改變的自然力的產物。生命透過特殊化的細胞活動而得有自覺，因此人格祇能是一個機能差異更大的完整體，是比單細胞更高級更完備的一種肉體化。生命，或上帝，就在這個細胞裏……（而且細胞以外到處都有生命，同樣活動，甚至更加活動，有經內心作此保留。）細胞的靈智是上帝的。（讀了安特夫人的著作，有經不能同意這一點。照她的說法，它祇是一個幻覺。）人 也到底就是他，祇是他……如果你要說『生靈』或『上帝』以代替『生命』，我也 心同意，那末我們正是面對着那個生物學的偉大事實。細胞是上帝的工具，是物體的媒介：它是肉體化的機械，是具體而後留在我們中間的那個名字。」

另一段是星期增刊引自安加·羅辛·拉金的著作，他似乎是當代一個實驗的

家：「時至今日，新紫外光顯微鏡以及連帶的器具，即微生物照相機及快速感光片，已由發明而臻完成，因而人眼的視能已達到極大的限度。有機的與無機的微物已能看見，這些微物極其細微，舊時最有力的工具所能看見的最小的目的物比較之下也成了大塊的肉物。顯微鏡下活動的宇宙，正像已被發見的恆星的宇宙與星球的組成一般奇異。這個複雜狀態確是存在的，但探究的工作還剛開始。我們從事這種研究，毋須經過一百年，這個微生物的宇宙就能被理解，微生物活動的定律就能探求出來，正像大宇宙間那些恆星及同中心的行星與月球一樣，將被寫入教科書中出版。我把這些微生物的活動與生存的奧妙加以觀察之後，不得不立刻相信，它們是有心靈的。每一個動作都被靈性所控制。我對這些微物觀察愈久，我的信念愈深。這個微物宇宙是根基在一種精神基礎上。我立定這個了見，是斷然的，沒有推翻的可能。那些飛動的微物都知道往那裏去。

• 較粗的微物，用舊時的顯微鏡能見的微物，一旦擱在液體之中，就能觀察到它們是在迅速的動作中，以極高的速度向各個幾何學的方向突躍，但紫外光顯微鏡現出來的是數以兆計的更加微細的活動物體，這些物體以最不可信的速度沿着幾何線與圓角直衝，其線條與角度因物體的類型不同而各有其特殊之處。」

什麼是角度？有經自問。誰造成它們的？是誰或是什麼東西安排那些幾何線的？是安特夫人所謂「神靈」嗎？這個女人的確已經發見了真理嗎？他一面思考，一面讀下去，然後有一天他在一份日報上讀到羅素·華萊士對宇宙及其統治的一篇思辨文，這使他

深感興趣，認為足以證明，正如耶穌所說，亦如安特夫人所聲稱，宇宙間可能有神靈或有一種中心思想，其中全無邪惡，而祇有仁善。那段引文如下：『所謂生命，就是一種能力，它從空氣與水以及溶化其中的物質中建造起有機的、極複雜的、具有特定形狀與功能的機體；它們由內部液體與氣體的循環，表現成一種繼續不斷的變化與改造狀態。經過年青、成熟、衰老的各個變遷，及至死亡，遂分解成它們原先的構造元素。如此，它們形成繼續不斷的個體的連系，而只要外界的情況使它們有生存的可能，它們似乎具有一種能力不滅的狀態。』

「我們必須先假定有一個廣大的智慧，有一個貫徹的精神存在，然後可以解釋較低級的力量如何受到指導，而得與我們所見的統治一切的那個早已制定的進化系統相符合……」

『可是，我們言已及此，就得再進一步：我們根據邏輯與科學的理由，得有充分的權力可以發見，惟有人類才能利用的那些動植物世界中所有變化無窮的產物，其中已給我們人類一種準備，能幫助我們精神上的發展，使我們生為靈性動物的人類能夠適應環境而進步到更高境界的生存狀態。』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而顯有進步性的論說，涉及自然科學對宇宙觀察所發現的結論，使有經深有所感，認為恰好證實了安特夫人的論見，說一切都是靈性及其無限的變化，而她與英國科學的博物學家唯一不同之點，就在他們認為一種有秩序的系統，祇能依照

它自成或自發的規律來統治或表現，而這些規律是他們所能想像或探明的，至於她呢，她認為有一個統治的神靈，到處存在，藉命令的規律以及自定的權力來發揮他的作為。上帝是一個原則，正像數學規則一樣——例如二乘二是四——每天每小時每一刻都顯然可見，而且不分地域，無論廳堂與臥房，無論星球與宇宙體系的循環，到處都有它的顯現。上帝是一個原則。他現在把握到了。一個原則是能夠在同一時間內到處存在的，而且當然如此的。我們不能想像到一個地方，那裏比方說二乘二不是四的，或者沒有那個規則的。因此，上帝的萬能、全知、全在的神靈也是同樣的情形。

五十八

大約兩月以後，當他還在深心反省的時候，安琪切身的那件大事終於發生了，而這件事有經是不得不參與的。安琪在她的房裏，時刻在想她的命運究竟如何，這間房佈置得既舒適又合衛生，窗外望得見晨坡上那個大禮拜堂的場地。她上年夏天所發的嚴重的風溼症，實在並未復原，後來繼以憂悶，因而現在產期將近，雖無疾病，却是蒼白而虛弱。巡視的產科主任賴醫師，是一個消瘦的頭髮灰白的老人，六十五歲，面頰頹白，鬚曲的灰色頭髮，闊大隆凸的鼻子，犀利的灰眼，足見他由於精力充溢，明察秋毫，才能卓越，才有今日的地位。他對安琪有一點憐愛之情，因為他覺得她是一個心地淳樸而有耐力的小婦人，一生受磨折遭犧牲。他喜愛她的性格，雖然她的情形很嚴重而且陌生人

也看得出來，却依然活潑輕快而求實際。安琪的臉孔，當她不是沮喪或吵鬧的時候，天生是漂亮而快樂的樣子。這就是她能說聰明話說俏皮話的表誌，而且她無論在那裏，總是希望把她身份的一切事情做得又聰明又得當的。看護婦狄莎爾小姐，是一個性格堅強而沉靜的三十五歲的女人，她也欽佩安琪她的胆量與勇氣，並且很喜歡她，因為她雖面臨着一種實際很嚴重的情形却仍是那麼輕快、活潑、懷着希望。那個施行手術的產科主任醫師，那個住院醫師、以及那個看護婦的共同印象，便是她的心臟太弱，她的腎臟可能受她現狀的影響。安琪跟梅兒談了幾句話以後，心裏便莫名其妙地認定像基督教醫生所證明的那種精神療法可能幫助她渡過難關，雖然她對它並無真實的信心。有經將要回心轉意，她想，因為梅兒在暗地裏醫治他，據她說他正試讀着那本書。小孩出世後，他倆就將和解，因為：因為 哦，因為小孩是多麼討人歡喜！有經實在並不狠心，他祇是被魯感罷了。他給一個妖女迷住了，不久會清醒的。

狄莎爾小姐把她的頭髮放下來捲成兩條辮子，又在辮子裏繫着粉紅色絲帶結。當她的狀況變得更加複雜時，他們祇給她穿些單薄的長袍。一些柔、舒適的東西，她穿着東坐西坐，一還思慮將來。她已從消瘦而端莊的身姿變成一個浮腫而有些不雅觀的體態，可是她竭力裝得安然自若。有經見了她很感歉疚。這時已是冬末，窗際白雪紛飛，又輕快又兇狂的樣子，對面公園的場地也傾蓋着白雪。她望得見「長坡」上端兩旁脫了樹葉的白楊如哨兵般的行列。她是安靜、忍耐、懷着希望，至於那古老的產科醫師，他只

好對那個住院醫師嚴重地搖鈴。

「我們得十分小心。我親自來照管生產的事情。看你能不能支持她的精力。我們祇能希望胎兒的頭小一點。」

安琪的嬌小和勇氣感動了他，因為在許許多多產婦的經驗中，這也是他真心感到憂戚的一回。

住院醫師照他的指示辦理。他給安琪特製飲食，每天給她吃的次數較多。他又使她保持完全的安靜。

「她的心，」那住院醫師對他的上司說，「我可不歡喜。它又衰弱又捉摸不定。我想那裏面總有點兒毛病。」

「我們祇能儘往好處希望，」那個人嚴肅地說。「我們暫且不用離藥來試試看。」有經這時心境特殊，不能體會到這一切的淒慘。他氣質上情緒上已另有偏向。看護婦和住院醫師想他對妻子一定親切關心，不至張事先告訴他，免得他受驚嚇。他問過幾次臨產時他能否在場，可是他們說那是危險而困難的。看護婦請問安琪好不好勸他離開。安琪遵辦了，但有經覺得雖然他另有所愛，她畢竟是需要他的。況且他也有好奇心。他想，如果他在近傍，安琪比較受得住，而現在離關已經迫近，他開始了解，到其中可能有許多艱險，覺得他道義上應該幫助她。他又想起她身體嬌小而動人憐情的那種魅力了。她可能送命，她勢將忍受大大的痛苦。她對他實在並無惡意——祇要擒住他。噢，人

團情感的波動是多麼悽慘而令人感動啊！人類的情感為何這樣糾纏不清呢？

時間挨得很近了，安琪開始感受產前的陣痛。做母親所經歷的那些奇異的過程，其間那末來的小生命是被束縛在訪肉與筋帶組成的襁褓中的，現在已經到達完成的階段，而開始放陸一方面的緊張形勢以再施於另一方面了。安琪有時候由於緊咬的綳帶感到陣陣的劇痛。她雙手拚命抓緊，臉孔變得慘白。她哭出來。有幾回有經在她身邊目擊這一切，便驚覺到這偉大的生領過程的奧妙與恐怖，為硬俗世的常態得以持續，竟把所有的婦女追到坟墓的門前。

他到達醫院時，是下午三點鐘，那天早晨他也來過片刻時光，當時她比較上好得多。現在她可更糟了，她先說起過骨節緊張的痛苦，此刻更加厲害了，臉孔忽紅忽白，時有微微的痙攣。梅兒在那裏跟她講話，有經東站西站，十分慌急，手足失措，不知怎麼辦。安琪發覺他的憂煩。她自己雖是那種狀態，却替他覺得難過。她知道這會使他痛苦，因為他並非硬心腸，而這也就是他開始軟化的表示。她對他微微一笑，以為他會回心轉意，而終於完全改變他的態度。梅兒再三寬慰她說，她一切都會好的。看護對她以及剛進來的住院醫師說，她經過良好。這住院醫師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人，存着一雙銳敏而奇異的眼睛，砂褐色的頭髮和紅噴噴的面頰，表明他有的是一個好勝的性格。

「沒有生下來的劇痛嗎？」他對安琪微笑的問，露着兩排整齊潔白的牙齒。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痛，大夫，」她答道。

「各樣的痛都有過。」

「那你很快就會知道的，」他答道，假裝高興似的。「好像不是別樣的痛。」他走開了，有經跟着他。

「她怎麼樣？」他們走出房間到了穿堂時，他問道。

「照情形看，還算好。你知道，她不很強壯。我有一種想法，認為她會平安的。賴醫師馬上要到這裏來。你最好跟他談一談。」

那住院醫師不欲撒謊。他覺得應該讓有經知道。賴醫師也有同樣的意見，可是他寧願等到最後關頭，等到他能估計得大致正確時再說。

他五點鐘來到，那時外面已經昏暗。他用嚴肅而和藹的眼睛望着安琪。他按了按她的脈搏，用聽診器聽她的心胸。

「大夫，你覺得我會平安嗎？」安琪弱聲弱氣的說。

「一定，一定，」他柔順地說。「小婦人，大膽量。」他撫摩她的手，他走出去，有經跟着他。

「哦，大夫，」他說。幾個月來有經第一次想着與他失掉的幸福無關、與蘇珊無關的一種另外的思想。

「我想該當告訴你，韋先生，」那老醫師說，「你太大的狀況很嚴重。我不要無論驚動你。事情可能順順利利的過去。我沒有確實的理由可以斷定不這樣。她生小孩年

齡已嫌大了一點。她的筋肉已經硬固。照她的狀況我們所害怕的主要事情，乃是她腎臟方面的病徵非常複雜。像她那樣年齡的婦人，困難常在頭不容易出來，或許有犧牲小孩的必要。我也不能斷定。至於切子宮的手術，我是向來不予考慮的。這是難得使用的方法，而且不是常常成功的。我們總要竭力謹慎從事。我願你了解這些情形。我們採取任何嚴重的步驟之前，當要先徵求你的同意。不過到時候你應該當機立斷。」

「大夫，我現在就能把我的決定告訴你，」有經說，他對當前的情勢已經十分明白。一時他舊時的毅力和尊嚴都回復過來了。「只要能救她，請儘量運用你的方法罷。我沒有別的希望。」

「謝謝你，」醫師說。「我們將盡力做去。」

此後又有幾小時，有經坐在安琪身邊，看見她忍受着他想像中認為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那種痛苦。他見她不時僵硬似的挺起身體，臉上顏色退落下去，前額冒出冷汗，一會兒又鬆下來，漲紅着臉，呻吟起來，實際上却並不哭叫出來。說也奇怪，他看，她不像他那樣孩子氣，稍不舒服立即愁眉哭訴，而是一種偉大的創造力的代表，這種創造力給了她極大的忍痛的耐力。她不能再微笑了。那是不可能的。她痛得狂亂，連續不斷，令人驚駭。梅兒已回家去吃飯，但答應飯後再來。狄莎爾小姐帶着另一個看護進來，有經出了房間，安琪已準備那最後的交雜了。她穿着那背後開口的平常的醫院服裝，纏着白蘇布裹腿布。在賴醫師命令之下，樓上手術室裏已準備好一張手術檯，病室門外停放

着個輪盤棧架，準備必要時把她移往手術室。他囑咐馮看護，一到臨產的陣痛發作時就喚他進來，因為看護對這種陣痛的象樣是很理解的。那住院醫師將照管這件事情。

在這個最後關頭，有經發見他們用機械的、實際的、有條理的態度去應付這些悲劇（醫院裏充滿着女人），便不勝詫異。狄莎爾小姐來來往往做着她們的職務，態度沉靜，帶着微笑，時而來替安琪把紊亂的破單扯正或者把窗帷拉好，時而走到裝在梳妝檯上的鏡子面前去，或者走到壁櫥門上的鏡前去，把她的花邊帽子或帷裙扣牢一點，此外還做着別的瑣屑事情。她毫不注意有經的緊張態度，梅兒在房裏時，也不注意她的態度，只是漸漸出出，跟別的看着談話戲謔，做着她份內的任何事情，毫無驚擾的樣子。

「有沒有辦法解除她這個痛苦呢？」有經煩厭地垂機問道。他心緒紛亂，神經像要脹裂。「那樣痛苦她是受不了的。她沒有這種體力來忍受。」

她和悅地搖搖頭。「那誰也沒有辦法。我們不能給她服鴉片劑。那會停止她的發動。她祇能忍痛。女人都是這樣。」

「女人都是這樣，」有經想道。慈仁的上帝！女人生小孩都要經過這個難關嗎？

過了一會，那住院醫師回來診察她的狀況，但顯然沒有驚慌的表情。他對站在他身旁的狄莎爾小姐壯胆地點點頭。

大約夜半時分，那意外的變化，也是有經痛心關切的那種變化，終於來到了。梅兒沒有回來。她正等待有經給她消息。雖然安琪以前也一連呻吟着，有時渾身緊張，莫明

其妙地十分苦惱地扭曲着身體，但此刻她忽而驚跳起來，忽而像暈過去一般沉落下去。她每次這樣動一下便發出一聲尖叫，接二連三地叫喊。他衝到房門邊，只見看護在那裏迎接他。

「是在這裏，」她安靜地說。她走到房門外面的電話機前，喚威醫師來。從另一間房裏又來了一個看護，站在她身傍了。雖然安琪滿臉是緊張的神情，脈管腫脹，顏色發紫，她們却依舊很鎮靜。有經前直不相信，可是他也竭力裝作鎮靜。那末生小孩就是這個樣子的！

過了片刻，威醫生來了。他走到安琪牀邊，開始工作了。他對身傍的看護說什麼，有經沒有聽清。

及至第四五回瘧瘧的尖叫聲發出時，來了第二個醫生，一個跟威醫生年齡相仿的青年人，他也在他身傍站定了他的位置。有經從未見過他。「要用鉗子的嗎？」他問道。

「我也說不定，」另一個說。「賴醫師將親自來處理。他現在該要到了。」

穿堂裏有脚步聲，那個年老的產科醫生已經進來了。他在穿堂外端已經把他的大腿和毛皮手套脫下。他穿着他上街的服裝，但對安琪看了一下，摸摸她的心部和太陽穴，他又走了出去，把上衣換成罩衫，跟別的醫生一樣了。他捲起袖子，但一時沒有做什麼，祇觀望着那雙手沾着血跡的住院醫師。

「他們能不能給她用藥？」有經問狄莎爾小姐，這時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她幾乎沒有聽到，祇搖搖頭。她忙奔跳來跳去侍應那幾個相隔很遠的上司。

「我要勸你離開這個房間，」賴醫師對向他走近來的有經說。「你在這裏毫無用處，什麼忙也幫不了，你還可能有妨礙。」

有經離開了，但祇在穿堂裏踱來踱去。他想着他與安琪之間經過的一切——那許多年月——那許多掙扎。他心血來潮，想起了梅兒，便決定去喚她來——她原是要來的。後來他即決定暫時不要喚她。她不能做什麼事。一會兒，他又想起那個基督教精神治療醫生。梅兒能找她來替安琪作精神上的治療。無論什麼都好，讓她這樣受苦總是可恥的。

「梅兒，」他把電話接通時神經緊張地向電話那邊說，「我是有經。安琪痛苦得死去活來。正要生下來。你能叫瓊司太太來幫忙她嗎？這是可怕的！」

「那一定，有經。我馬上就來，別煩心。」

他掛上聽筒，又在穿堂裏來去踱步了。他聽得到滯澀的人聲——他聽得到滯澀的叫聲。一個看護，不是狄莎爾小姐，出來了，把輪架推了進去。

「他們要用手術嗎？」他焦灼地問。「我是韋先生。」

「我想不會罷。我也不得而知。賴醫師要把她移到手術室裏，以便必要時施用手術。」

片刻後他們把她推出來，推入通樓上的電梯。當她被推動時，她的臉略破蒙蔽，周圍的人都阻止他去看她究竟如何，但因為她默不作聲，他便詫異起來，看誰說已用過輕

輕的一點鴉片劑。這一點於必要時施行手術並無影響。有經驗在旁邊，噤口無言，非常驚惶。他站在手術室外面的穿堂裏，有點害怕，不敢進去。他回憶起主任醫師對他的警告，而且無論如何，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在那光線黯淡的穿堂裏向甬道走遠去，心裏訝異着，又向窗外遍地白雪的空閒眺望。遠處一列燈光點點的拖長的火車，繞着一個高聳的構架蜿蜒而行，好像一條金蛇。雪地上有發着喇叭聲的汽車和舉步艱難的行人。他想，人生是多麼紛亂呀！剛在片刻之前，他還望安琪死去，而如今——萬能的上帝，那就是她的呻吟聲！他這些邪念將為上帝所懲罰。是的，他將被懲罰。他的罪惡，他所有的可怖的行爲，都要給他報應了。現在已有報應了。他的境遇是多大的一個悲劇！多大的一個失敗！他淚盈滿眶，下唇發抖，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安琪。他一下子難過起來。他竭力忍住。不，天哪，他不要哭，眼淚有什麼用呢？他的痛苦是爲了安琪，而眼淚此刻對她並沒有幫助的。

關於蘇珊的思想又回來了。戴夫人，郭希蘭，可是他把它們撇開了。假使他此刻給他們看到！這時他聽到一個滯澀的叫聲，便連忙走回去。他受不了了。

可是他沒有回進房去。他祇專心諦聽，聽到一種咯咯聲，氣息奄奄的聲音。那是安琪嗎？

「短鉗子」——這是賴醫師的聲音。

「一長鉗子。」又是他的聲音。此外還一種像金屬在鉢子裏碰動的叮鏗聲。

「我怕這個做法不行，」又是賴醫師的聲音。「我們得用手術了，其實我是討厭用手術的。」

一個看護出來看看有經是否在近處。「你還是進休息室裏去好些，韋先，」她警告他說。「他們快要把她移出來。時間不會再久了。」

「不，」他立刻說。「要我親自看看。」他走進去，只見安琪輪在房間中央那張手術檯上。挨近頭頂有一隻七個燈泡的電燭檯照着。威醫師在她頭邊施用麻醉藥。右邊站着賴醫師，雙手套着皮手套，沾滿血跡，拿着一把解剖刀，壓板兒不知道有經在旁。兩個看護中的一個在安琪腳端一張擺着各種刀剪、鉗子、清水、海棉、綑帶的小桌子上工作。桌子左邊是狄莎爾小姐。她用雙手在安琪身邊整理一些紗布。在他身邊面對着賴醫師的是有籍不認識的另一個醫師。安琪鼻孔裏喘着氣。她似乎不省人事。她臉上蓋着紗布，嘴裏有一個橡皮塞子或圓錐物。有經用指爪抓進手掌裏去。

那麼他們到底要動手術了，他想。她竟糟到這種地步，不得不剖子宮了。那麼他們連殺死小孩也不能使他生出來了。據書上說，這種手術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紀錄是成功的，但還有多少是沒有記錄的。賴醫師是不是一個偉大的醫師？安琪照她心臟那麼衰弱，受得住麻藥嗎？

他站在那裏，觀望這個奇異景象，而賴醫師則趕快洗好了手。他見他拿起一把閃亮的鋼質小刀，像磨光的銀子一般光亮。那老醫師雙手套着皮手套，在燈光下顯着藍油油

的白色。安琪露出的肉體是蠟燭般的顏色。他俯到她身體上面去。

「你盡力使她照常呼吸，」他對那年青醫師說。「她醒過來就給她上醃藥。大夫，還是請你看好動脈。」

他割了一刀，顯然在肚臍下面一點，於是有經看見他的刀口接觸的地方，湧出滴滴而流的鮮血。這一刀似乎割得不大。一個石護一見有血流出，使用海棉去吸。當他再割時，腹部肌肉下面保護內臟的薄膜，似乎突現了出來。

「我並不要割得太多，」那醫師安詳地說——彷彿自言自語。「這些膿子是容易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大夫，你只要拈起那些末端就好。華小姐，拿海棉來。好罷，我們只要在這裏割到差不多就是了」——他又在割了，態度好像是一個誠實的粗木匠或者細木工。

他把手裏拿着的刀子拋在華小姐的水鉢裏。他伸手到那看護時時在用海棉吸着的流血的創口，把裏面的一樣東西翻露出來。那是什麼？有經心裏怦然一跳。他現在用中指向創口裏面伸下去了。接着又用食指與中指一齊伸入，同時說，「我找不着膿。等着瞧罷。啊，是了。找到了。」

「大夫，讓我帮你把頭推動一下好不好？」這是他身邊那個年青醫師在說話。

「留心！留心！牠還在尾髓骨的部位。我摸着了。慢點，大夫，留心胎盤。」

從那個可怕的因開刀而鮮血滴流的腔洞，有樣東西伸出來了。這是奇形怪狀的東西

「一隻小腳，一隻腿，一個身體，和一個頭。」

「上帝是我的裁判者，」有經對自己說。

「胎盤，大夫。留心腹膜罷，華小姐。完全活的，好的。她獻搏怎麼樣，狄莎爾小姐？」

「弱一點，大夫。」

「少用點藥。對了，現在好了！我們得重新整好。拿海棉來。我們過後還得把它縫好，感康。我不相信單靠療養就會好的。有些外科醫師以為能養好，不過我懷疑她的復原能力。無論如何，總得縫它三四針。」

他們一板正經地工作，像粗木匠、細木工、電器匠一樣。有經不認識的那個年青醫師，在安琪腳端捧起一個紫色東西來，捧得高高的。牠很可能是一隻剝皮的兔子，但有經驚惶的眼睛却一望而知，那是他的小孩——安琪的小孩——也是這一切可怕的掙扎和苦難的原由。牠血肉模糊，分不清顏色，像是一個怪物。他簡直看得不相信，可是那個醫生却用手拍着牠的背，對牠好奇地望着。同時來了一個微弱的叫聲——也不像是叫聲——只是一種微弱而奇特的聲音。

「她小得可怕，不過我想她會得長大的。」這是威醫生指那個嬰孩，指安琪的嬰孩而說的。嬰孩此刻已在看護手裏了。他們割的是安琪的皮肉，他們縫的是安琪的創口。這不是人生。這是一個夢靨。他神魂顛倒了，給鬼迷住了。

「好了，大夫，我想那可以了。拿被單來，狄小姐。你可以把她抱開了。」

他們還在對安琪進行好些工作，把綑帶縛在她身上，從她口中取出塞子，把她仍舊換成仰臥的位置，準備替她洗浴，把她移上轉動的檯架，然後推着她出去，當其時她在藥劑影響之下失去了知覺，只是呻吟着。

有經驗着那痛心的斷息連續的呼吸聲，幾乎忍不住。她發出來的聲音是多麼奇怪！彷彿她潛意識的自我在痛哭。而且那個小孩也在啼哭，哭得很響。

「噢，這是什麼人生！什麼人生！」他想到。你想事情弄到這種地步。死亡！開刀！昏迷！痛苦！她還能活嗎？她會活嗎？如今他做了父親了！

他掉轉身來，看見看護把他的小女孩捧在一塊白紗布或者白墊子上面。她正給小孩擦油。她此刻只是一個淺紅色的嬰孩，跟一般嬰孩一模一樣了。

「那也不壞，是不是？」她安慰似地說。她要使有經驗恢復常態。他是顯得那樣惶恐呀。

有經驗視着牠。他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從頭到足趾都感到有點異樣。這是一種神經緊張、毛骨悚然的刺痛。他摸摸他的小孩。他望着牠的雙手，牠的臉孔。牠跟安琪相像。是的，相像。這是他的小孩，也是她的小孩。她會活嗎？他將好起來嗎？噢，上帝呀，這個東西就在這個時候送給他，可是這原是他的小孩。他怎麼能不接受呢？可憐的小東西，假使安琪不幸而死，假使安琪不幸而死，他不娶別的，祇要這個東西，這是

她悽慘長期的掙扎所得來的結果。假使她死去，留下的便是這個。這對他會有什麼影響呢？摺辱他嗎？使他堅強起來嗎？使他改變嗎？他也說不出來。他祇是不知不覺地對他歡喜起來。這是暴風雨中搶救出來的小孩。而安琪呢，她此刻那麼靠近着他——她會活著看他一眼嗎？她此刻輪在那裏，不省人事，麻痺而無知覺，受了可怕的刀割。賴醫師快要離去，正對她望着最後一眼。

「你想她能活嗎，大夫？」他焦灼地問那個大醫師。賴醫師顯得很嚴肅。

「我說不定。我說不定。她體力不大夠。她的心房與腎臟有一種很糟的混合病。可是這是最後的機會。我們不得不抓住它。我很擔心。不過我們把小孩救了出來，我也很高興。看護會給他照顧得挺好的。」

他走出房到他的實際世界去，正像工人下班時一樣。其實我們都會如此的。有經過去站在安琪身傍。他爲了多年來的疑惑造成了這種結果而深感內疚。撫今追昔，他自覺慚愧，爲了人生，爲了人生的變幻而覺得慚愧。她是那麼嬌小，那麼蒼白，那麼憔悴。是的，是他造成那個結果的。使她弄到那個地步的正是他，是他的撒謊、他的善變、他捉摸不定的性質。這從某一觀點看來，這簡直是謀殺，而且直到這最後的時刻他還幾乎沒有放鬆過。可是人生對他也確有影響。現在，現在——噢，該死，該受上帝責罰！祇要她能復原，他將努力改過。是的，他要這樣。愛情是不值得它索取的那種代價的。讓它去罷。讓它去罷。他能生活下去。聖秩制度與聖橋是確有的，正如羅素·華萊士所

說。上帝是到處存在的。他坐在他的御座上。那些偉大、曖昧、不可改變的力量，並非毫無作用。祇要她不死，他要努力——他要潔身自愛。他要！他要！

他凝視着她，可是她此刻顯得那麼虛弱、那麼蒼白，他覺得她不會復原了。

「你不要不要跟我回家去，有經？」海兒先變時已經回來，此刻站在他身旁說。「我們此刻在這裏也是無事可做的。看護說她幾小時內不會蘇醒過來。小孩是給他們好好管着的。」

小孩！小孩！他已經忘掉了牠，也忘掉了梅兒。他正想着他這一生是一個久長而慘澹的悲劇——一生是烏煙瘴氣。

「好的，」他沒精打彩地說。時間已將近早晨了。他走出去雇了一輛營業汽車到他姊姊家裏，可是他雖然疲倦，却始終睡不着。他焦灼不安地翻來覆去。

一到早晨，他又早早起來，急於回去看看安琪和那個小孩情形怎樣。

五十九

安琪身體的病根，除了心臟衰弱以外，就在她分娩時因發生神經牽強或抽搐現象而更加複雜，這種現象在醫學上名為子癇。這種病症每五百回中會有一回（至少當時的統計如此）能減少嬰兒的產量，而這種結局每兩次可能有一次使母親因而喪命，儘管當時

最有技能的醫師用過什麼預防的方法也不中用。這雖非腎臟的變化所引起，却能從中診察出來。有經在穿堂裏所未會看見的，便是安琪那種瞪目而視的樣子，嘴扭到一邊，形成一種猶笑，身向後曲，形似獨木舟，彎着雙臂，拇指與手指互相屈挽，抓來抓去，捏緊放鬆，慢慢地，好像一個機械的人偶，其中的機械正在鬆解。接着這個現象而來的，便是昏沉和失去知覺，除非小孩立刻出世而使子宮空虛，她和小孩會遭慘死。如今她實在沒有爭取恢復生命與健康的力量。有一位基督教精神治療家正替她努力「實現她與善道的合一」，但她從前既無信念，現在又不省人事。她先惡心嘔吐了長久，然後昏沉沉地陷於熱病狀態中。她熱病之中發着嚙語，說到有經。她顯然在黑樹林，要他回到她這裏來。他握着她的手，哭起來了，因為他知道那種痛苦是無法補償的。他一直是多麼卑劣呀！他咬牙切齒，向窗外凝視。

他忽而說道：「噢，我真糟透了！我早該死掉！」

白天過去，又過了大半夜，安琪還是不省人事。半夜過後，兩點鐘光景，安琪醒來，要看一下孩子。看護把牠送來。有經握着她的手。看護把牠放在她身邊，於是她歡喜得哭起來，但這是一個微弱而失聲的哭泣。有經也哭起來了。

「是一個女孩，不是嗎？」她問道。

「是的，」有經說，歇了一會又說，「安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我很抱歉。我很慚愧。我願你好起來。我要改過。我實在要的。」同時，他也說着，幾乎下意識地

訝異着，究竟他要不要這樣。他真的好起來或者更壞下去，事情不都是一樣嗎？

她撫摸他的手。「別哭，」她說，「我會平安的。我會好起來的。以後我們兩個都要改好一點。這是你的過失，也是我的過失。我太兇狠了一點。」她搔弄他的手指，可是他祇哽咽着。他的聲帶有點發痛。

「我心裏難過，我心裏難過，」他終於勉強說了出來。

過了一會，小孩又給抱開，於是安琪又陷入熟病狀態了。她變得非常虛弱，虛弱得她以後醒來已不能再說話了。她試作一些手勢。有經，那個看護，以及梅兒都了解。她要的是小孩。小孩又給抱來，抱在她面前。她露着一個微弱的愛慕的微笑，望着有經。「我來管養她，」他俯在她身上說。他對自己許了一個大願。他將循規蹈矩——從此潔身自愛，永遠如此。小孩在她身旁留放了一會，可是她不能動彈。她漸漸昏沉，終於死去。

有經坐在牀邊，雙手捧頭。這樣，他遂其所願了。她當真死了。現在他得到教訓，知道違背良心、本能、以及不變的定律該是什麼意義了。他在那裏坐了一點鐘，梅兒却再三懇求他離開。

「請罷，有經！」她說。「請罷！」

「不，不，」他答道。「我到那裏去？我在這裏很好。」

但過了幾時，他終於走了，心裏訝異着今後的生活將如何調職才好。誰來照顧

「安琪！」這個名字回到他心中來。是的，他要給她取名為「安琪」。他常聽人說，她將長成一頭淡黃色的頭髮。

★ ★ ★ ★

這個故事的其餘部份，是哲理的懷疑和思維以及逐漸恢復正常的記錄，所謂正常是他那一類的正常——藝術家的正常，那是他所能承受的。他想，他再不要做嘔嘔的感情主義者與夢想家，再不要見了美貌女人便把她想像得十全十美。話雖這樣，他仍有一個時期，內心是騷動的，當時假使蘇珊突然回來，他倆之間一切都會像從前一摸一樣，甚至於變本加厲，儘管他精神畏怯，儘管他對基督教精神科學具有思維的興趣，乃至以此為唯一可走的出路，儘管他對安琪的結局自覺殘忍，幾有謀害之感——因為舊時的誘惑仍在咬傷他的心臟，雖然他有小安琪要照顧，也可以說有小安琪來安慰他——這個小孩他很快就專愛起來的。雖然他得重整旗鼓圖謀幸運的恢復，雖然他對於所謂社會輿論的那個虛偽東西具有一種責任感（這種輿論就是他認識的、或者認識他的人所代表的），但這個隱痛依然存在，而自從得到重新締婚的自由，或者得到依照他與蘇珊鬧過的那種計劃來重建生活的自由之後，那種不可抑制的冒險之念也依然存在。蘇珊！蘇珊！她的臉龐、她的舉動、她的聲音老在他心中作祟。不是安琪，而是蘇珊，雖然安琪結果是那麼悽慘。他時常想起安琪——想起醫院裏的最後幾小時，想起她最後命令似的目光

，那意思是說「請照顧我們的小孩」，每念及此，他的聲帶像被扼住似的收緊起來，眼淚像要突眶而出，甚至這樣的時候，那內心的潛流，那神秘的紐帶，似乎要把他的太陽神經叢拉出來的，都是偏向着蘇珊，而且祇偏向着她的。蘇珊！蘇珊！她的頭髮、她的微笑、她隨身帶來的那種無法形容的氣氛，都是他希望享受的那種羅曼史的本質寄托的所在，而如今她不在眼前，而且可能永遠分離，那種羅曼史便顯出一種更加輝煌的光彩，決非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一種光彩。

第一個春季和夏季，梅兒照管着小安琪，有經跟她和她的丈夫同住，這時期內他去訪過那個基督教精神治療者瓊司夫人。他從安琪的情形看來，覺得精神治療的結果並不滿意，但梅兒把當時情形的困難解釋得娓娓動聽。他心情沮喪得可怕，因而他終於聽從梅兒的慫恿去訪見瓊司夫人。她座稱瓊司夫人必能克服他的憂鬱病，能使他感覺好些。「你要解脫這個心境，有經，」她懇求道。「你沒有解脫之前任何事情也做不成的。你是一個偉大的人。人生還沒有走到盡頭。你還剛剛開始呢。你將復原而重新強健起來。別煩心罷。一切現狀都是好的。」

他去了一次，心裏仍為此而爭論，因為他雖受過種種顛沛，但對任何宗教的定論仍無信念，或許他正因為受過那些顛沛而更無信念。安琪並未得救。那末他為何還要相信呢？

可是那種哲理的編喻仍有點發動力——精神上的受苦以及尋自己的出路缺乏信念，

那是多麼難受。有時他厭恨蘇珊的冷淡。假使她一旦回來，他將給她一點顏色看看。以後他再不會有懦弱的情感和懇求了。她把他誘入了陷阱——這種做法她自己心裏何嘗不明白，因為她是相當聰明的——然後把他無足輕重地拋棄了。難道這是表示精神偉大的行爲嗎？他自問。他以為她內心含有某一種奇妙的物質，難道這種特質竟會如此嗎？啊，他倆在戴莊的良辰美景呀——那一回在加拿大的痛心的會晤呀——她跟他那樣美妙地跳舞的一夜呀！

此後，在將近三年的一個時期內，他一逕在奇思妄想和企圖改變的過程中。他起先可說是對基督教精神科學幾乎已有一種信念，然後又幾乎改換到另一種信念，認為惡魔統治着世界，這個惡魔以陰謀對付一切理想使它們變成悲劇，喜愛卑鄙愚蠢的人，喜愛下賤、耐勞、粗健的淫猥。假使他意識中可說是有上帝存在的話，那末這個上帝已逐漸地退化爲二重性格，或者形成善惡的混合體——至高無上的苦修行者的「善」與最荒唐最卑殘的「惡」。他的上帝是一個狂暴與恐怖的上帝，同時也是一個寧靜與完善的上帝，至少一時如此。然後他達到一種非自我抑制而是哲學的虛心或不可思議論的境地。他知道自己的迷惘，不知信仰什麼才好。顯然一切信仰均無不可，什麼也沒有固定。也許人生就是愛好變化，均分，演劇和嬉笑的。當他暗自思考或在社交場所辯論時，他對這種見解是要大聲疾呼地加以排斥的，同時他也理解到人生從好壞兩方面來說，總是美麗的，有藝術趣味的，快樂的，可是他也會年老起來，呻吟起來，怨訴起來，終於退休而

至衰落，話雖如此，他又喜愛又厭惡的那個偉大事物（指人生——譯者），却依然燦爛發光，他可能爭執，但它却不理會；他可能失敗或死亡，但它是不曾失敗或死亡的。他是無足輕重的——可是，噢，人生內部的那些寶藏，那些可愛的幻想，却是多大的刺戟，多麼的奇妙！

說也奇怪，正當他這樣改變着的時候，他終於有一時常去求教瓊司夫人了，主要因為他覺得喜歡她。她對他似乎是一個慈母般的心靈，使他感受到他早年在亞歷山大自己家裏感受過的那種親切氣氛。這個女人由於經常在安特夫人所提示的那種玄學的深奧之處下功夫，由於她自認為靠她的信仰或理解能給自己顯示出宇宙的一體性（它那全無惡意的慈愛的統制，以及恐懼、痛苦、疾病與死亡的免除），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信仰，認為罪惡祇存在於俗人的信念中，此外決不存在，有幾回她幾乎便有經也相信起來，認為這是真理了。他根據這些思路跟她作長久而深入的思辯。他在他的愁苦之中已把她作為依靠，猶如小孩依靠他的母親一般。

宇宙在她看來，正如安特夫人所說，是精神的，非物質的，任何險惡的境況，無論它表面如何強有力，決不能抵抗真理，決不能否定神聖的和諧。上帝是慈仁的。一切存在的事物，即是上帝。因此，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否則它便是一種幻覺，此外決不能有別的解释。她對有經的情形跟他過去對許多類似的情形看法相同，她在熱切的盼望中確信她一旦釐清了他最後的基本的靈性，就能把他從幻覺中拯救出來，使他明白

事物的現實的靈性，那是與肉慾世界絕緣的。

「親愛的，」她喜歡引用教條來對他說，「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目前看來我們還未必成功，但是我們知道他於何時顯現。」——（說到這裏，她解釋「他」就是統治宇宙的完善的靈性，而我們也就是這個靈性的一部份）「我們將與他相像，因為我們將看到他的真相。」

「每個懷有這種希望的人都能使自己淨化，甚至能做到跟他一般淨潔。」

她有一次對他解釋，這意思不是說人都必須用某種徒然的道德的奮鬥或者用削弱人體的節制方法來求得淨化，而是說只要心裏存有向善的希望，這個事實就能使他自然堅強起來。」

「你笑我謔，」她有一天對他說，「可是我要告訴你，你也是上帝的兒子。你內中有神靈的閃光。這個光必然會發揚出來。我知道它會的。別的一切都會像惡夢一般消失掉。那是沒有真實性的。」

她甚至給他吟唱讚美詩，像慈母一般溫柔，而此刻，說也奇怪，他覺得她平淡的聲音不再刺耳了，她的精神使她在他心目中顯得美麗了。

同時他又開始經常出來走動了。他曾偶然遇到賈先生，這個人熱烈地跟他握手，問他現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情，於是他舊時的藝術工作的熱忱復活了。賈先生帶着極表關心的神氣向他提議，說他應該再舉行一次展覽會，無論他採用那種方式。

「你！」他說，帶着懇切同情的口吻，同時熱情充溢的呈現着一種微妙的糾正意味的擲揄，因為他把有編織當作一個藝術家，而且當作一個非常偉大的藝術家。「你——章有編——做編織——做出版家嗎！呸！你——只要願意，不消幾年就能使全世界所有愛好藝術的人都對你崇拜的呀——你一生給美國藝術的貢獻可能超過我認識的任何別個的，你怎麼會去把光陰浪費在藝術指導，藝術編輯，和藝術出版上面呢！呸！你真不覺得慚愧嗎？但時候還不太晚。來罷——來一個精美的展覽會！一二月間趁頂好的時機舉行一次展覽會，不管那一類作品，你說怎麼樣？那時大家都會感興趣。我把我們最大的陳列室借給你用。那怎麼樣？你說如何？」他非常熱心，有的是法國人的一種特別熱心的態度，一半像命令，一半像勉勵或教訓似的。

「只要我做得到，」有經鎮靜地說，伸手表示求免的樣子，同時嘴邊帶着微微的自卑的痕跡。「這也許太晚了。」

「太晚了！太晚了！這話多麼無聊！你是對我說嗎？只要你能夠！只要你能夠！好罷，我就不管你好了！你構圖那麼柔順，線條那麼有把握。這太不成話了，簡直令人不信！」

他帶着法蘭西人的失望神氣，舉起雙手，挺起眉眼，聳着肩，等着有經表情上的變化。

「很好！」有經聽到這些話就說了。「不過我並沒有什麼希望。且看罷。」於是牠

寫下了他的地址。

這回談話終於使他重整旗鼓幹起來。那個法國人常聽人說起他的名字，而且曾替他出過過早年的作品，所以深信他有財運——即使國內不成國外必成——而他作為他的保護人亦必有利可圖，有名可得。美國藝術家總得鼓勵幾個出來——總有幾個會成功的。那末為何不提拔有經呢？他實在是應得提拔的一個。

因此，有經努力工作，把心中所有的題材畫成作品，畫得又敏捷又熱烈，終於成績斐然，雖然他時時顯虛，惟恐舊時的創造力已經永遠失掉。他靠近梅兒租了一間朝北窗的房間，在那裏試作梅兒和她丈夫的畫像，試作小安琪的畫像，構圖力求古樸。以後，他選取街頭的人物作為模特兒——工人、洗衣婦、醉漢——各種典型，時常撕毀畫布，但大體說來却有不斷的進步。他對於描繪現實生活，具有異常的熱忱，他把一切如他所見的描寫出來，把人生的狂妄、繁瑣、庸俗、滑稽、殘酷、加以忠實的表现。

當其時，他失掉了的夢裏情人蘇珊，正跟着她的母親在國外旅行——英國、蘇格蘭、法國、埃及、意大利、希臘。她為一時迷戀所引起的那場駭人的風波所驚醒，知道她走開以後會存許多禍患接連臨到有經身上，便深心震撼，大感煩擾，竟不知如何辦法，亦不知如何作想。她仍是太年輕，太茫然。她心身雙方都強壯，但思想上和道德上却是一個夢想者，一個機會主義者。她的母親深恐她再發一次倔強脾氣弄得可功盡棄，乃至最機巧的謀算也終歸失效，所以對她極其懇懇、親愛、斯文、機警——竭力使她避免國

見往事的形跡而發生心煩，竭力防止蘇珊突然的離去，那是她時刻害怕的。她怎麼辦呢？祇有讓一切迎合蘇珊的心願——她微細的奇癖、服裝的趣味、一切悅樂、旅行、友伴，都照顧得無微不至。她要到這裏去嗎？她要看看那個嗎？這樣她覺得快活嗎？那樣覺得有趣嗎？至於蘇珊，一還覺察母親的動機何在，同時因為使有輕忍受痛苦與恥辱而心有不安，便弄得弄明其妙，不知她的行為究竟是否正當。她不斷地因此而迷惘。

可是最驚心的便是她偶爾想起的那個念頭，那就是她究竟是否真愛有經。這是不是一種飄渺的幻想？是不是她熱血的一種化學作用使她愚弄了自己，而實際毫無靈智上互相接近的基礎？有經真是可以跟她幸福同居的一個人嗎？她是不是對她崇拜過甚，是不是太魯莽，太傻氣，而且打算錯誤了呢？他真是她想像中那樣的能幹嗎？她會不會經過一個短促的時間就討厭他甚至於就恨他呢？她倆能有真正的，永久的幸福嗎？她不會對另一個聰明能幹心高氣傲的男人發生更大的興趣——那可能是一個迫得她不能不崇拜不能不爭取的男人，而跟一直崇拜她需求她的同情的男人不同的。一個強壯豪勇的男人！那豈不是她的理想嗎？而有經能說是這種人嗎？如此類的問題一磨難着她。

但就在這裏，我們也不能說，蘇珊已經斷然決定不愛有經。差得遠呢。雖然戴夫人運用最聰明的計謀使她跟比較年輕的——而在她此時看來也比較有趣的——人物相接觸，但蘇珊——生性是一個很愛內省的夢想者。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却不能很快就重新被愛情所誘騙——如果她曾經被誘騙的話。她幾乎已下了決心，從此以後要研究男人，

必要時要利用男人，同時等待某種舉動，或是有經的或是另一個人的，來使她終於定奪。她那奇妙動人的姿色的魅力開始使她自己也感到興趣了，因為她現在已知道自己實在是美麗的。她現在時常對鏡自盼——鑑賞一卷頭髮的藝術風韻，鑑賞她下頰的曲線，也鑑賞她的面頰和手臂。假使她一旦回到有經那裏去，她對他的痛苦將給予多大的報償呀。但是她要不要去呢？能不能呢？他會不會恢復他的神志而用手指彈着她的臉，露出驕傲的微笑來呢？因為無疑地，他畢竟一個傑出的人才，不久總能在某一處再露頭角的。到他再露頭角時，他對她將作何感想——對她的沉默，對她的離去，對她道義上的懦怯將作何感想？

「歸根到底，我沒有什麼了不起，」她對自己說。「可是他以前對我想得多麼好！——那種狂熱——那真是奇異的！他實在是奇異的！」

六十

這一切的結局，正如常情所能預料，還在兩年以後才發生，在這兩年之中，蘇珊比較上清醒得多了，智識上多了一點修養，頭腦也比較冷靜了一點——但並非冷酷——而且比較上更善於批評了。她覺得男人達到她那類的美色都不免情慾太露，而在有經之後他們這些求情和崇拜以及永愛的許願都覺得無意義了。

可是有一天在紐約第五號路上，發生了一次重會。她跟母親在街上購物，但他倆的意向此刻原已有了距離。有纏這時已經清醒如常，舊時的哀痛已經消退成爲一個朦朧的光怪陸離的美景，一選在他心眼前晃動。他時時想起，如果他再見到蘇珊，他將怎麼辦——說什麼話？他要不要微笑鞠躬，如果她眼裏就有回答的閃光，他要不要重新開始求愛，或者他會不會發覺她起了變化，變得冷酷而無情呢？他要不要裝作冷淡，嗤之以鼻呢？或許這畢竟是爲難的，可是唯有這樣才能報復她，才能給她看到自作自受的結果。假使她真正顧念他，那末她給她母親愚弄到如今也該當受點痛苦了。他不知道她已經聽到他死了妻子生了小孩的事實，也不知道她曾經寫成了五封信，終於因爲怕他報復，怕他輕視不理而統統撕掉。

她聽說他已經恢復了藝術家的名望，因爲那個展覽會終於實現，接着他大受社會讚揚，公認爲卓越的天才——藝術家對他尤其欽佩。他們認爲他怪異而有奇癖，但一致承認他的偉大。賈先生會向一個大銀行經理提議，要他把金融街新設的那個銀行的內部裝飾交由有經驗設計——九塊大畫板深刻表現了他對人生的一些觀感。在華盛頓的兩幢偉大的公共建築物裏，以及三州的都會裏，各有兩面高大的金碧輝煌的畫板，都是他以有力的想像製成的作品——那些裏面有一種找遍海涯地角也沒有見過的一種啓人深思的美的暗示。這裏一雙臉，那裏一雙臂膀，或是一雙眼睛，都會使你驚奇。如果你認識蘇珊的真面目，那末你就會知道那個根據——她那些形貌根據——底上就有一種捉摸不定的神氣。

可是他此刻對她祇有恨，或者他自認爲對她祇有恨。在他靈智的壓制之下，那個面容，他崇拜的美色，却依然存在。他藐視它，同時又愛慕它。人生對他開了一次惡毒的玩笑——使他神志顛蕩，然後把他作爲瘋子趕了出去。現在，他再不要讓愛情來影響他了，話雖如此，女性美對他依然是一種大誘力，祇不過他已能自制罷了。

這樣，那天蘇珊終於出現了。

他幾乎不認識她了，這次重會來得那麼突然，結束得又是那麼快。她正在四十二號街口穿過第五路去。他剛從一家珠寶店給小安琪買了一隻戒指作爲生日贈品出來，便看見了那個女孩子的一雙眼睛，蒼白的面容——剎那間記起一種奇異的東西，於是——

他好奇地凝視一下——不十分確定。

「他甚至於不認識我了，」蘇珊想，「或者他現在恨我了。噢！——一切不過五年光景！」

「這是她，我相信，」他自言自語道，「不過我也確不定。好罷，是她的話，她去看鬼罷！」他抿緊了嘴。「我要斷絕她，她活該如此，」他想。「決不讓她知道我遺關心她。」

於是他們走開了——在這個世界裏從此不再相見——雖然彼此都顧盼着，頑抗着，彼此心中都幽閉着——一個美的精靈。

尾聲

所謂道德或精神的安寧，在純正哲學中似乎有它的根據，也似乎並無根據，全看個人的性質和經驗偏向如何而定。人生如寄，隨時都能湮沒在不可知的境界中。惟有暫時的情景或歷史的陳跡，可留作殷鑒，但這也是不持久的。有經在心身雙方的顛喪中居然一時偏向於各種宗教的玄想，那似乎文不對題，但人生一到風暴之中就會發生這種現象。這些玄想構成一種逃避自我，逃避猶疑和失望的庇護所，那正是一般宗教思想常有的作用。

如果須要我個人來給宗教下一個定義，那末我要說它是人類為保護被環境傷害的心靈而發明的一種綑帶，也可說是一種掩護人心的封皮，用以防禦那不可避免的變幻莫測的無限之力。我們常把事物設想為永久的，看成永久的。宗教顯然給了人生一種歸宿，也給了它一種名目——雖然這祇是一種幻覺。因此，我們又得輪迴於時空之間，回復無限的靈性，至於作為什麼形態，却不得而知。於是，我們得永遠面對着這些幻覺，把我們所不知的一切都歸諸它們。

但宗教的需要並不是永久的，正像人生別的一切一樣。當心靈重新獲得了健康的時候，它又會傾向於舊有的幻想了。女人又進入了他的生活——始終沒有別的信念——那有經或許是由於某種思慕和寂寞之感，因為他雖因遭遇悲劇而沉靜了一個短促的時期

，現在却又在社會上周旋了。他對她們的接近存了戒心，多了一些懷疑的看法，但並非無動於衷。這些女人大多是有編任被邀而來的會客室裏碰見的——女藝術家、女詩人、雜戲演員、女批評家；夢想家。由於這許多接觸、通信、初會見，也產生了若干因緣，但終於像其他的關係一般結束了。那末，他不是變了嗎？並沒有多大變化——沒有。祇是他智慧和情感上堅強了一點，已能適應生活和工作罷了。當然仍不免發生一些困難，一些很激烈的活劇，幸而一面發生悲感離台，另一面有由梅兒照管着的小安琪作爲屏障和慰藉。

有經驗然微頭微尾是一個不信教者，可是他居然樂於閱讀聖經，爲的是欣賞其中詞藻的藝術性，他也愛讀叔本華、尼采、斯本塞、與詹姆士的著作，爲的是探究其中提示的種種神祕觀念。他發覺他的女孩也是一個嬌愛的人物，一個可供研究的對象，有時他竟帶着情愛的興趣去思考她，同時發見她已有點像他，也有點像安琪，不知她將來究屬如何，她將是一個什麼模樣？藝術會不會使她感興？他想，她是那麼胆大、好快樂、而且任性。

「你有的是一個蠻女孩，」梅兒有一次對他這麼說，他聽了微笑答道：

「不過且看我能不能對付她罷。」

他偶爾想起的一個思想，便是如如果他與小安琪能做到充分的互相了解，如果她將來並不早早結婚，他倒不必以她爲中心建立起一個可愛的家。或許她的丈夫不致於反對跟

他們同居的。

這一切的最後一幕，或許可以從他那在蒙脫克萊公寓的書室中攝取，這裏是他現住居住和工作的所在，有梅兒姊跟她的丈夫替他照管家務，又有小安填作爲他的安撫。有一夜他正坐在壁爐前閱讀書，忽然某部歷史中的一個思想使他憶起斯本塞在『事實與論評』一書中有若干章論及所謂『不可知』的事物，確有驚人的見解，於是他站起身來，看看他能否把這部書找出來。他在他的書籍中搜尋了一番，終於把它抽出來重讀，還帶着一種臭味用投的表情，因爲它跟他的人生觀，特別是跟他的心情，正不謀而合。因爲它與他的觀點確有特殊的關聯，所以我把它引述如下：

「我們感官所認識的事物，固有種種神祕是超出我們智識範圍以外的，但大宇宙間所表現的那些神祕，可以說更是超出我們的智識範圍以外的，因爲那一種的神祕，有許多可能根據創造的假說來設想，也有別的人根據進化的假說來設想，都認爲可能解釋的，而後一種神祕却是雙方都認爲不能如此解釋的。有神論者以及不可思議論者必然一致承認太空的一切本質都是同有的、永恆的、非創造的。——如極有創造之事，亦必先於一切創造的。因此，縱使我們能識破生存的神祕，此外也還有更超越的神祕存在。凡是無不能認爲由於創造亦不能認爲由於進化的事物，就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事實，其起源是凡可以眼見可以捉摸的事物所表現的事實更難想像。——這個以空的存在形態，雖能在肉眼所及的範圍之內加以各方面的探究，此外却還有一個未經探究的領域，我

們想像所曾經歷的部份跟它比較之下，便顯得微乎其微了，這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太空，連我們認為不可計量的恆星系統跟它比較之下，也彷彿縮成了一個小點。這個思想實在太重大了，簡直不能深究的。近年來人們覺得無限的太空確實存在而且必將永遠存在，這個常識使我發生了一種不得不畏縮的感覺。」

「好罷，」有經說，他彷彿聽得一個輕輕的鬧聲，便轉過頭來，「這種說明人類思想的限度的解釋，確是我所有讀過的書本中最健全的一種解釋。」然後看見小安琪進來，穿着一套膨大的很像小丑的服裝，他便微笑起來，因為他知道她撒嬌善變的脾氣以及詭計多端的行爲。

「你此刻到這裏來幹麼？」他假裝嚴厲的問。「你知道你不該深更半夜起來的，梅姑母撞見了你才糟呀！」

「不過，爸爸，我睡不着呀，」她謊騙地說，很想在爐火旁邊跟他多留一會兒，同時跳躍着越過地板走來。「你肯不肯抱我？」

「是的，你說睡不着的意思，我都明白，你這個壞東西。你找到這裏來是要我抱着你要的。你還說不是！」

「噢，爸爸，不是的！」

「那末好罷，到這裏來，」於是他把她抱在臂上，自己重新坐到爐邊去。「現在你好好睡着罷，要不然你回到牀上去。」

她緊偎着他，她黃髮的小頭埋在他彎曲的臂節上，於是他望着她的面頰，回想起她出世前那場風波。

「美麗的小姑娘，」他說。「可愛的小女孩。」

他的女兒不作答。不久他趁她睡着抱她到她的臥榻上把她塞進被窩裏去，然後回過來到那枯黃色的草地走出去，那裏有一陣深冬的寒風在殘留的枯葉中間發着蕭瑟的聲音。頭上是閃閃的繁星——獵戶座的莊嚴的光帶，那些構成北斗星與大小熊星的神祕的星羣，還有那名為天河的遙遠的雲層。

「在這一切之中，」他想，用手擦着頭髮，「安琪究竟在那裏呢？我這個人物又究竟在那裏呢？人生是多麼有趣的混沌呀——多麼豐富、多麼未美、多麼殘酷，真像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交響樂曲。」

當他觀察着天空閃光的深處的時候，偉大的藝術意象湧進了他的心靈。

「風的聲音——今夜是多麼美妙呀，」他想。

於是他趕快回進去，關上了門。